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一册目次

倪石陵書一卷 （宋）倪樸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目錄二卷拾遺詩一卷 （宋）周孚撰 清鈔本 〇二四
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宋）陸九淵撰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一卷 （明）徐階撰
明嘉靖刻本 一四六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二十卷 （宋）劉爚撰 附錄一卷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卷十六配清鈔本）（四庫底本） 四九五

倪石陵書一卷

（宋）倪樸撰

清初鈔本

倪石陵書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倪樸撰。樸字文卿、浦江人。居於石陵村。因以爲號。嘗應進士舉。紹興末爲萬言書擬上高宗。而不果。鄭伯熊陳亮皆極稱之。後爲里人所搆。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吳師道宋濂皆爲作傳。師道稱其究悉用兵攻守險要。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今不傳。傳者僅此集。前載吳宋二傳。次擬上高宗書。又書劄八篇。書唐史諸傳七篇。辨一篇。大抵皆古健有法。惟其觀音院鐘刻辨論吳越所以改元者。乃因梁滅於唐。不肎反面事仇。奉正朔於唐。爲錢氏立國之大節。夫錢鏐固唐遺民也。當朱溫僭逆之時。羅隱之言。凜然大義。乃不以篡唐之梁爲仇。而反以滅梁之唐爲仇。是非顛倒。莫甚於是。樸因汴京喪亂。務伸復讎之義。遂併此事而附會之。可謂斯言之玷。鄭楷杜極二跋。乃特稱是篇。其傎甚矣。卷末又有吳萊一序。乃爲謝翺輯樸雜著而作者。獨不舉此篇。其識固在二人上也。翺所輯久無傳本。其序蓋自淵穎集錄出。此本則明嘉靖丙戌麻城毛鳳韶所輯。其不曰集而曰書者。鳳韶自序謂以上高宗書爲主。舉所重云。

甲子正月十三日據此本校豫章新刻增改三百一十六字

傅增湘借讀竟并記

[illegible]于文學浦陽人物記可考也公當宋紹興中為書萬言論滅虜事宜弗得進韶子讀其傳尚其人求其遺書得於鄉人趙氏之壁遂併他所考録刻之名曰倪石陵書舉重也公以布衣而有廟堂之志以文儒而兼武將之畧是書其緒餘爾而弗一試此予所以重有感慨痛念于斯也嗚呼公譬則良醫也是書譬則良方也良醫逝而良方存不患乎其不試也公何以有是哉浦陽山川之勝之所萃也觀公之直節勁氣壁立萬仞發於議論如山嶽隨步異狀疊見迭出巍乎其高是有得於仙華者也通達事理周流無滯發於議論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乎其無窮是有得於浦汭者也今皆泯滅無傳焉嗚呼惜哉是刻成以布于邑人邑人曰斯文不墜侯之功也嗚呼微景濂之傳孰從而知之微趙氏之藏孰從而得之而顧以功予非所望也雖然公之文衆矣此其一爾浦陽之文衆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為德行以之用於世則為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也已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叙

倪石陵書目錄

傳

倪朴傳二

書

擬上高宗皇帝書
上太守鄭敷文書
上太守周侍郎書
筠州投雷教授書
投高安呂宰書
答章子定書
與陳同甫書
投鞏憲新田劄子
上楊推官書
書唐史諸傳七

辯

觀音院鐘刻辯

跋

跋鐘刻辯二

序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目錄終

倪石陵書

麻城毛鳳韶集刊

傳

倪朴傳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恒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為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于鄉初衢婺嘗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為奏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于馬前歷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為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為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儁不羈喜舞劒談兵恥為無用之學必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間聞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

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户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群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為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僇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鉞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眼不再覧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元寶大寶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鐘刻為證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己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為何等語蓋克己多談内典故朴頗譏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陷太原侵軼真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尅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為每擯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禄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閽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廷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朗烈照耀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勲柰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王業終至偏安父讐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金華宋濂撰

又傳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為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為書萬言極論滅虜事勢不果上究悉用兵攻守險要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為人伉直不能委曲里豪樓益恭銖其與縣宰有隙誣搆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三十年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今存集七卷會元所考云蘭谿吳師道撰

前傳見宋景濂浦陽人物記後傳見吳正傳敬鄉錄列於篇端以見公之大槩云爾麻城毛鳳韶識

書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爲之憂疑不可不與之辨臣謂今賊虜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五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強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爲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強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強弱不敵衆寡不鬪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爲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敗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強弱衆寡小大而言則秦并六國而強胡爲而喪符堅舉百萬之衆胡爲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強則易挫柔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強敵易滅小敵難向使嬴秦不并天下而獨據關崤之險劉項雖強能夷而滅之乎向使符堅不有中國而椎據夷狄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強弱衆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於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而滅之符堅之智力百倍于東晉而謝玄以八千步卒挫之況今之醜虜才智不逮于庸常而吾之智力萬倍于古人破而滅之其爲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實易者此也虜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絕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強壯之夫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聞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於犯我而隙先露是天奪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莫不係於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聞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遇之際坐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怨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怨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偃兵以來知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効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鬪之心莫甚于此時也皷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中原

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者禮義之教一旦疆而夷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之俗而驅之為被髮左衽大者必不願為夷狄之臣小者必不願為夷狄之民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不叛而歸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於天下而固結於人也垂二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為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為天所弃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於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于我者吾不信也

此其可以必滅者五也虜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矣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怨夷狄之剝斂於我久矣三軍怒夷狄之陵侮於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夷虜而在蕭牆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之地禮樂之俗強而夷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胥而為夷矣胥而為夷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化今為夷狄所據者亦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虜之知則亦無復懷望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虜所可幸其少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增幣以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強彼得以乘前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不滅也夫虜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滅虜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虜雖有意於犯我而事未舉事未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令未一號令未一則屯守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令諸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虜自講和以來二三十年之間彼嘗恃強陵我而我嘗

屈于弱彼嘗以戰脅我而我常趨於和彼則不虞于我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為出其不意以壓之乘其不備以入之勝之決矣此滅虜之策一也彼如大衆已舉警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出盱眙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入陳蔡繞出賊後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擣關陝以震兩河天下定矣蓋虜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于東南其西北必虛故吾荆襄之衆得以向宛洛隴蜀之衆得以入關中關洛震動賊勢必分而我事專何

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蓋嘗為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外結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州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為吳所襲取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于此擁江淮之師牽綴賊勢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衆相表裏擣其虛而潰於内此滅虜之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

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虜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輙渡吾深溝高壘擁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攻則糧竭而財匱其衆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虜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滅醜虜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于東南其所慮于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

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于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于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于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於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將舉聚于東南而吾西兵得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強而與項籍相持于河北不覺其王為漢所得也願陛下堅守東南運籌西

北及其未發令蜀諸路召募豪智潛為進取之計就其間選智謀之將委以便宜候賊虜之衆舉皆東向便乘間深入正兵自鳳州出散關據鳳翔以招秦隴奇兵自興元出斜谷自洋州出洛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據長安以向潼關而又出荆襄之師擣[illegible]河洛以為之聲援若此則中原可指日而復矣此臣滅虜之策所以尤恃于蜀兵是故始終言之而不憚煩也願陛下深思而用之或曰兵不豫言在於臨敵制變予言毋乃膠乎臣應之曰不可豫言者兵之勢也可豫言者敵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勝兵先知而後戰不能先知敵之情則安能制勝于未戰之前乎昔聞韓信請益兵三萬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而會于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笑其狂則以為迂也言出于口而成于手若合符契無毫髮之差苟規模不素定于内其能若是之神乎然則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強兵曰防姦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旱處下者怨水潦螟蝗大作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淫雨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之以大旱州縣決讞獄放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絶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為夫今欲舉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矣哉臣伏覩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和及刻心削志不為侈靡不樂遊畋不興宫室不營苑囿言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寬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為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于下奸于上者故陰陽乖繆而雨暘為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清宇宙一旦為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為之不雨況忠臣義士勲烈炳天地精忠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竟積於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二十餘年陰陽謬戾而災變不息也臣又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勲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在滅敵陛下不念秦檜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說而痛怒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勲舊忠義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曉生固不知浚之為人也然卜之心則知浚之為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係也陛下遠其望而逆

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與以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秣所歸權輕不足以御之也臣恐輕躁妄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於敵矣此立將之說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尤在所先也昔晋將取吳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晋師起知其無備順流乘虛直造金陵若行於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晋師雖強且衆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見因其使命

求脅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於江鄂兩淮之地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以戰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亦不可以守吳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右而不知為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衆以圍昆陽而不知為孤軍之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知劉項擊其內元濟知拒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一合而後為變不惟用於一陣之間為然也散而守合而攻進而鬪退而處皆不離乎

其心足逆天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却行而求前也且陛下所為無不善當大有為之時天之心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蓋天意若曰吾將祐而助之而反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災異以警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乎臣願復故將岳飛之封爵錄其子孫以伸其冤枉之氣詔復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自順雨暘自若狂虜可得而滅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勢不為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誰耶未得其人宜

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于將者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欲築壇而拜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而後

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右右不及救左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為之聲援為之統率謂如兩淮屯兵則一統於睢陽沿江諸屯則總於建業上流委命於夏口沿漢聽令于襄陽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裏相維縱橫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吾左吾攻其右敵擊吾前吾攻其後攻其所必救出其所必趨使吾之守敵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

勢雖分而實不分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然後為善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裏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于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強不在於衆而在於精不在於精而在於氣氣不壯雖精且衆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群挾黨欲合鬬而別其雄者甲衆而乙寡乙雖寡其閭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衆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閭多有慷慨感激

之士豪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為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興由自效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許自陳團結士伍皆勿黥涅優為之制號為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風采可畏愛於下者使帥其衆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淆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鬬大者貪功業小者慕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藉為聲勢氣必百倍勢益壯而威益強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強兵者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卒皆已抽發於屯戍之所

朝廷深思遠慮令州縣有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是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為亂不可也然姦雄之人其黨與必衆其聲望必雄藏姦匿惡為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志今州縣往往以此曹雄於郡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反常以為憂且一郡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之下有小大保長之設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為之制使各自安業不

變惑其心遇有警州縣官長臨時部統而用之孰為敢變哉不然適足為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姦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多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無賴而勇健者以前強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掌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姦心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姦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藉藉咸妄謂陛下為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變危之

心強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且宜偏守錢塘修築城郭為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姦雄之人靜而無所望待大軍將舉陛下剛詔天下董六師之衆為親征之舉以號於民然後徐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內足以安民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從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況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之說其可後乎然理財之說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墾闢而今敵釁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候有警則貧民不可輕徃

臣欲望陛下算舟車借商緡則不忍為桑弘羊嘗賓都割剝天下以斂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自足也蓋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于民而聚于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于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其斂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無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爵賣度牒雖衰世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於橫賦暴斂以害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憚價例之高而樂

欲得之者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亦天之道也此權其所取之說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所常行固有天下者之所不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禮之誠實不務於耀虛文靡用度然後為得之古者掃地而祭不以為非二簋之薄可以用享今之儀則已繁矣而浮文虛費濫賞僭恩近世之弊尤極且如一青城之費用繒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池游觀之所娛悅耳目之具此豈齋戒交神之義至於三軍之賞賚百官之賜予動以千萬計此何為者哉是以三年一行諸道漕運勞於會計州縣

官吏罷於督責文符之往來胥徒之窮迫急於星火令曰大禮年分稽違者刑而不恕上催下迫蠶繅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秋禾未熟而有輸粟不時之罪承諸催科之徒杖責不辭於體枷鋼不離於項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備圜丘立明堂殺牲備禮以禋上帝以奉祖考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降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為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中原淪沒三十年矣神河帝嶽曠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寢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於祭事國步多艱財力不可以妄賞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之不可無者當具其餘一切減罷停橫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各藏豐實資用餘饒候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心下以圖報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足誠有意於省費也然當發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群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已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澤延於數世小者榮及於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已者孰肯為陛下言之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群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俾國用可足而兵食可給矣此理財之實要在於時其用而省費之說也夫漢屈群策故能不階天土而取天下楚懷群策故雖得天下而身敗於人今陛下併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絕人之見然其所言皆合於天下之公心而當於神明之理陛下無以為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為自進不根之言而黜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靁霆不足以為喻臣非土木豈固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於此僥倖於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故忠義之心感發於內不能自已言出于口而不自知也夫智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乎慮況事勢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於聽況有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臣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上太守鄭敷文書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為恨非固務為該博而多識也以為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

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於失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於殽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淆黽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殽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淆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淆黽可以藏姦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秦圖籍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阻險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急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與

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切怪夫今之學者東南西北之不知遠近阻險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册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辯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誑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觀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與縣有武棠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與於今為何縣讀西漢至圍羽垓下釋者曰沛洨聚邑名也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洨於今為何邑於是遍求地志之書裒攷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畧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概然

閔斯文之缺遂歷考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驟廢驟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辯者俾皆繩焉會歸之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伐會盟之地基遺跡旁搜竝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為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實而不浮成一家幾三十萬言分為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己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人之

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夔之於樂垂之於工羿之於射羲和之於曆而王良造父之於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于世後之為工為樂為曆為御為射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朴於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携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朴與同父皆荊溪門下生也將价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疏繆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

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朴文
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縱廣餘丈了然可觀就館
潘氏其主翁好事繪爲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閤
下庶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

上太守周侍郎書 諱葵號荊溪先生

妖淫不作天威不震則乾坤廓清萬象虛徹雲無事
於飛揚龍無事於變化風無事於鼓動雨無事於蕩
滌以至雷電霹靂莫不潛藏隱伏寂然自處於無用
之地及夫萬空之中威怒一震則噓而爲雲神而爲
龍扇而爲風零而爲雨合而爲雷電震而爲霹靂莫
不翕然集會不約而自號不召而自感是孰使之然
哉氣有自然之相感物有自然之相動耳側聞國家
興問罪之師舉吊民之役將以掃清河洛殄滅夷虜
而四方英雄豪傑之士莫不鼓勵奮發爭欲吐奇謀
賈餘勇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助天誅亦其忠義之氣
有以使之然也朴雖不才託處化鈞之下亦其忠義
之氣有以陶鎔鼓鑄爲日滋久其所成就實不肯自
後於人不惟前古之興亡得失有所知曉而凡今日
攻守成敗之勢未嘗不深計而熟究之也惟其自負
如此是以聞邊鄙候之警聽戎師之捷慷慨感激不能
帖帖坐於筆硯間思欲吐奇賈勇以伸平日之志然
朝廷無先容之人將幕無萌芽之援胸中雖有識知
無由而自進伏惟閤下挺經濟之才負天下之望而
來臨父母之邦孜孜汲汲禮賢下士思有以副吾君
寄託之重此朴所以尅心箕慕有望於閤下而閤下
憂國之心正在於得人以濟國家之急必不遽然而
忘截然而忽也然朴爲人貌陋口訥不學爲佞介以
自處足未嘗一過於公卿之門名未嘗一馨於衆人
之口一旦以片言隻字卒然扣閤下之門望閤下振
而起之使之得以赴雲龍風雨雷電霹靂之會者豈
狂也哉誠知依歸有在矣夫騏驥長鳴於伯樂之前
知伯樂有以識其才也盧狗哀號於韓國之側知韓
國有以昭其能也朴今鳴於閤下之庭者亦知閤下
必有以識其才昭其能耳閤下其信耶則朴無事於
云云也苟未信焉宜引而進之置之下座問焉以考
其實策焉以驗其智然後從而進退之則朴也雖死
於無用之地與草木俱腐無憾矣鄕者虜釁始萌朴
嘗逆料其情而策其勢爲萬言書將獻諸朝天門九
重困於無資地無階上達以今日事勢觀之大抵與
朴鄕之所言實相應併錄其副以獻如賜覽觀亦足

以知其知愚之辨景望

筠州投雷教授書

昔人嘗論山川磅礴蜿蜒扶輿欝積之氣其間精英之所鍾神靈之所禀不有異物必有異人是故申甫自嶽降楊雄王褒炳江漢之靈不可誣也蓋自周轍之東聖賢之生多出於齊魯之邦而漢之興淮泗汝潁間則英雄豪傑之所窟宅也世祖中興所賴以成功業者二十八將而南陽潁川一郡實居天下之大半雖曰帝鄉故人而其功烈皆能以才力自致似非有以私之也蓋天地自然之氣鼓其生人物各自有時無所偏徇大江之西國朝以來異人輩出人物之盛甲於東南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為天下倡而後之學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衰萎薾之餘習斬焉不存而後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為一王法則歐陽公實啓之也臨川王文公雖其所為有戾於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揚象若夫南豐曾夫子以辭學顯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承劉公道原則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體窮歷代之端緒遷固而下千有餘歲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則實筠人也至其他能以詩名如謝無逸潘邠老汪信民諸公號江西詩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蓋多士矣自時厥後奇才異秀横翔截出表表自著者固不絕于時然求其磊磊落落如前数公者殆不可多得今者閤下廼能以辭章魁天下而還尊甫青氊之舊文名赫奕聲動四方之觀聽以繼江西前輩諸名流之後夫賢者間世而生譬猶景星鳳凰千百歲而一出非世之所常有目之所常見是故見者注目而爭覩聞者傾耳而樂聽惟恐其後於人也朴婺之儒也閤下之名舊矣今雖以罪拘于此豈不能彊顏一見以快披雲之覩乎夫出玉關度葱嶺涉大夏之西去中國萬餘里乃不能登崑崙窮河源則其還也鄉人有問其所謂崑崙河源者將何辭以對今朴會蒙恩東歸有日矣婺之士大夫設以筠陽巨儒雷廣文為問而云不知可乎闕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求一見是不敬也不智愚也不敬傲也愚且傲人將棄之朴也於是乎畏

投高安呂宰書

公道之不明縉紳大夫之過也幸而有公議者在以公心之所存也人心之公天理也人欲可以勝天理而不可以滅天理也閤下宰高安治為天下最論言

之褒宜在所先而諸司之薦章猶未來上公道之不明也然閤境之內稱道閤下不容口者豈非公議猶在公心之所存乎夫人之情狥之則喜拂之則怒與之則悅奪之則怨譽之至也必吾有以恩之毀之來也必吾有以沮之令也佛之不吾怒沮之不吾毀方歌之詠之惟恐其去之而不留也俚語有之年豐雖美衆口難調葢好惡之情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間猶有怨恨長短之言而況百里之廣編户之衆土俗之繁其間強而肆者頑而狡者傲而有所恃者不知其幾也好惡不同則是非亦異至難合也然

若遠若近若貴若賤若大若小萬口籍籍稱美德政擧無異辭不知閤下何自而得此哉朝廷雖遠耳目甚明以閤下之才之美而政聲若此閤邑士庶列上其事奔走於郡守監司之庭數矣昔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乃獨明其不然而且與之游是豈孟子私之哉公論定於賢者之心毀譽不足以亂之也朴為人直道而行不能委曲隨順取媚於人故多為鄉曲所怪然而自以為是而不恤人之我非也惟其自守若此故嫉之者衆而非之者力閤下乃能獨照其心而明其無甚可罪者有曲直之得無以吾孟子之

心為心哉抑嘗以論語鄉黨一篇反覆詳味見聖人處鄉曲何其慮之深而情之至耶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漢史言大將軍恂恂如鄙人則恂恂如者孔子葢以鄙夫自處不敢以大儒之實誇燿鄉曲也曰似不能言者葢以椎魯自牧不敢以賢知之名先鄉曲也當是時知其為聖人者亦多矣而鄉曲之人且猶未之知也惟達巷黨人知其為博學而已其他則曰彼東家丘曰鄹人之子皆見輕之辭也夫聖人之善處鄉曲且然況其下者乎雖然聖人之心固自若也知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如此

而已矣論語二十之中此語凡三四見豈聖人諄諄特以此自警耶學者當求聖人用心處固守而力行之夫遑恤乎人之是非而毀譽之不公哉魯男善學柳下惠僕亦願持是說以報閤下

答章子定書

自君錫處一別恐露蹤跡反為累遂不敢復相見消再往而子定已行矣自後乏便就館村下竟不知音耗得書乃知事竟贊喜不自勝且審來歸侍下神明仗持起居康勝為慰朴株守無足為朋友言者科擧在邇凡前日之事一切汛掃弗留胸次銳然宜以志

業自勵用冀亨衢是祝是望外承惠既此何為者耶凡患難相援乃吾人之常耳苟志於利則何往而不可為者耶玆非所以待我也朴讀史見秦漢間尚俠者事雖可喜然皆不出於正故君子鄙之如子定之事甚無辜一時間未有所指邂逅相與定之耳何力之有何不相悉一至於此謹用回納又恐不吾照亮其中與留穀一端以釋左右之疑千萬情亮別有一書煩與附達龍川陳上舍欲取舊所撰輿地志其書聞尚留徐察判先生處以未相識不敢遽拜徐丈書講次煩道姓名為幸餘遲他日面究

與陳同甫上舍書

同甫足下往歲承復書過為見畏之語似非情實非所望於朋友也近者鄭呂二公相繼云亡前輩風流幾掃地矣今之世以文章名天下為時輩所推許者足下一人而已宜更自勵使道德日進為小子後生之矜式以紹鄭呂二公後是所須望朋友尚忠不宜佞唯足下察之

按譽憲新田利害劄子

朴聞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恭惟國家自祖宗以來輕賦薄斂經常之外一毫不敢妄取於民蓋所以結斯民之心為億萬斯年深根固本不拔之計德至渥也間有額外之斂皆洲縣奉行之吏卒意而為民多敝而上不知此正代天子耳目務求民瘼而去之者之所濶聞而欲見者也浦江居山僻間地狹而人衆一寸之土墾闢無遺粤自乾道中因漕司行天下榜示應州縣有陂湖圩岸及開掘土山為田不曾納稅自收苗利者令經所屬自陳縣官承風欲邀賞於朝輙嚴榜賞令民戶自經界後將桑園陸地開變為田者限半月自陳其有隱瞞去處不問多寡分許人告保正副不糾與產戶並科賞錢二百貫浦江民醇而畏法即時首陳毫釐不敢隱

上楊推官書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罪人倪朴僭越裁書再拜獻于推官學士閤下事有幸有不幸凡非其己之所自取而橫罹之者皆其不幸者也人有不幸而得非其罪仁人君子實痛傷之苟不察其有幸不幸而例惡之是重其不幸也仁人君子以恕待物其肯重人以不幸乎公冶長在縲絏之中吾夫子不惟明其罪而又以其子妻之鄒陽以讒下吏陽從獄中上書以自明梁孝王立出之而又席為上客古人之用心

蓋如是古道不振久矣側聞閤下存援古之心而可以古道告也朴之罪蓋所謂不幸者也言之則嘗為可傷不惟可傷而實可痛也夫犯于有司麗于法則曰罪罪之輕重視所犯朴之得此不知所犯者何事去年春緣本戶産去税存經本縣陳乞為豪戶樓益恭者買産不肯受税耳初無可罪之事也被樓益恭者乘縣宰於朴有譏巧之階乃妄糾朴自紹興年間抵淳熙五年經官司舊事曰某年倪朴有某罪某年倪朴論某人文飾虛詞以駭觀聽其彭鄒象似而畧有根據者皆門戶事已經官結絕矣而非其所當告者設誠有之事在淳熙五年以前更數赦矣於今復有何罪而遂至於此乎茲朴所以為不幸也茲朴所以為可傷而可痛也使朴近日妄有詞訴干涉縣道累其舊事以為罪則亦所甘心今緣理税而得罪若此使人痛入骨髓啣冤飲恨無所控愬犯由具在其造端其情犯其歲月可按而知也朴嘗讀史見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坐李陵事腐之蠶室其言傷感痛切至今千餘載讀之使人為之流涕今朴飾固陋之辭欲自明其不幸耶則事經朝廷而罪已受矣欲自傷自痛隱忍而不言耶則閤下安知其實無可罪今幸沐洪恩而為法吏所沮不得釋是又不幸之不幸也不能自已具詞經州事委清聽指定仰惟閤下按其本末深察其無事比附輕重平心指定俾得隨例承恩放還鄉井無使重罹於不幸也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御史崔衆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亭相表為無禮也因其不即付兵而斬矣予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賈以明威者權也其于事也宜光弼之斬崔衆私恨也非權也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蹙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足尚矣至於以私忿而交惡於李抱真猶於機會而許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兵當巨盜燧擁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忍人哉

予始讀顔眞卿傳見其棄平原事嘗竊怪之以為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城守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為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

太宗以辭色折程元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

為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踈矣幸而中焉不可為法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諫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裴延齡毁為太子賓客時城居諫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為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夫吳通元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殺諫官殺太子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后之居是職者欲效城所為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政治開元之升平高蹤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吏當不減于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於傳者又數人如賈敦熙當冊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於唐史獨有取于二子以為唐之循吏云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

韓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今考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喜識拔後進以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于時哉

辯

觀音院鐘刻辯

歐陽公五代史十國年譜閩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獨得其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也今按婺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捨寶石制書言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為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為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稟故改號焉非擅也官繫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於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

疑於信史也予不得不為之辯

跋

跋鐘刻辯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十國年譜謂吳越稱帝改元而
吾鄉先生倪石陵翁考婺城北觀音寺鐘刻而著之
辯謂其未嘗稱帝其所改元者不肯奉正朔於仇唐
也斯言得之竊考其僭偽諸國皆勞王師攻取糜爛
生民獨錢氏知天命所歸奉表稱臣獻土入朝保全
吳越數千里不血一刃是皆存心仁也以此推之石
陵之辯亦明矣吁諸僭國若蜀孟氏江南李氏子孫
不再傳寂然無聞而錢氏之後至今蕃衍豈非仁者
必有後之明驗也歟金華王泉里錢世淵持其家藏
鮮于公所書石陵辯求予識之撫卷嘉歎不已若世
淵者可謂錢氏之賢子孫矣夫即人知稱道先世有
所謬誤而子孫能求其有所辯論以明之蓋鮮今世
淵得此辯文而什襲珍藏求予題識以彰先德以示
來裔不亦尤賢乎哉故書此而歸之邑人鄭楷撰

又跋

古人稱良史者有三曰才曰識曰學傳疑傳信之異
詞非傳學不足以周知可筆可削之大故非明識不
足以去取此古今所以論作史者之難也昔吳越王
錢鏐之建國嘗受命于梁梁亡無所屬則改元繫之
吳越者有不得已焉非擅也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
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歐陽公作五代史
無求其事跡疑之遂不載之世家厥後石陵倪文卿
氏取婺城北觀音院鐘刻為證辯吳越改元而不稱
帝以破五代史之疑惜當歐陽公作史時無人為此
辯上之遂使世家疑而不書得不為後來之一慨哉
然此非傳學所能及幸而得石陵辯之而吳越改元
而不稱帝者籍是而見于世非細故也此文不特為
錢氏之家寶誠可以補史氏之闕宜表而出之以俟
後之執史筆者吳越之裔孫世淵家藏鮮于去矜所
書石陵辯文裝潢成卷徵賢薦紳文詞以白其事所
謂祖宗有美不可不知而不傳也世淵其為錢氏賢
子孫矣何可得哉千竊觀歐陽公五代史吳越稱帝
改元事固無所據疑之而不登載蜀府長史鄭醇翁
跋語云世家謂吳越稱帝改元此乃一時傳記之誤
曾求之考耳恐或別有所據因并及之以俟博聞者
考正焉金華杜楨撰

序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畧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責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闓奭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獨慮其亡方新弱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究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困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纍卒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豫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沉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頗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為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鋒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鞏之間遺民繈負義士奮臂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曾餘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卒不能以偏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據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必究乎周髀句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吕公云亡

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飆舉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皋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令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蕘兒牧豎悲歌躑躅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嘆也悲夫邑人吳萊撰

倪石陵書終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目錄二卷拾遺詩一卷

（宋）周孚撰

清鈔本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周孚撰。孚字信道、濟南人。寓家丹徒。乾道二年進士。官眞州教授。集首有京口陳珙序、稱遺文共三十卷。儀眞縣志並同。而鄭廷解百論跋語又稱三十二卷。與今集本相合。蓋珙序專指詩文而言。末二卷爲非詩辨妄。原自別本單行、百論取以附入、故通爲三十二卷耳。又宋詩紀事稱孚卒後、辛棄疾刊其集。今考集中多與棄疾贈答之作、然絕無刊集之文。世所傳本、實淳熙己亥歲百論爲鏤版以傳、跋語可證。疑宋詩紀事有誤也。孚七歲通春秋。爲詩初學陳師道、進而學黃庭堅。俱能得其遺矩。詩中分註、自甲戌歲始、距其卒於淳熙初、凡二十餘年。蓋皆其中年之作。學問日進。故大抵詞旨清拔、無纖仄卑俗之病。文章不事雕鐫、而波瀾意度、往往近於自然。至鄭樵作詩辨妄、決裂古訓、橫生臆解、實汨亂經義之渠魁。南渡諸儒、多爲所惑。而孚陳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據詳明、辨證精確、尤爲有功於詩教。今樵書未見傳本、〔案經義考載樵此書註曰未見〕而孚書歸然獨存。豈非神物呵護、以延風雅一脈哉。是尤可爲寶貴者矣。

蠹齋鉛刀編序

歐陽公之序蘇子美曾南豐陳後山之序王平甫皆悲其不遇以死其言反覆扼腕有大不釋然者人之讀之知其辭之緩而不知其意之切也夫二公之材高視一世文可施諸典冊詩可薦諸聲歌而坎壈流落曾不得少用其所長而夭死繼之一時交舊論次其平日之文序其窮而閔其志能無哀乎所以深悲而痛恨者自其情也余之師友　周公孚字信道自號蠹齋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於書無所不闚博聞彊記而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　國朝諸公名世之作出入貫穿造詣其畛域掇拾其精華始刻意於詩以後山為法其後由陳而黃黄而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為文長於叙事簡潔而峻厲不喜衆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言止公之於詩文蓋如此登第十年始為真之郡博士竟卒於官仕止於一命壽不登五十其窮殆與子美平甫類而不逮二公者二公所與遊皆一代宗工足以自託不腐公常恨不及見前輩不斬今之人知一時類人亦未有能知公者以故名未大耀公既沒之二年平陽解君伯時得公之遺文古賦古律詩表牋啓書序記跋青詞贊碑銘共三十卷目曰鉛刀編者屬余為之序余少從公游其學蓋得於公老不加進思公之不復見也未嘗不潸焉以悲伯時公之死交也嘗仕為尚書省監門聞公一言棄歸力學其志操有足尚者公之自真歸葬也伯時營護之力為多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余於伯時見之

淳熙己亥中秋六日京口陳珙序

蠹齋先生鉛刀編目録卷第一

周孚　信道

第一卷

古賦

歸愚堂賦

濟南辛侯作真枕樓於滁陽余登而樂之遂爲之賦

古律詩 自甲戌始

次韻陳可復見贈　贈蕭光祖

哭楊虞臣丈　贈蕭希仁 希仁精臨川之學二首

寄日新　病起次韻子和

別閭丘諸公之臨安　別仲時 五首

哭吸　偶成六言

贈宋公佐 二首　送宋元輔

公佐座上分韻 得樓字

次前韻呈公佐仲賢　歲莫不樂

第二卷

次韻洪致遠春日絶句

送張子和之金陵　送仲時赴銓試

公佐索詩次別仲時小詩韻遺之 五首

致遠屢來問詩作長句遺之

哭柳仲和　荅閭丘仲時見寄

贈致遠 四首　留別致遠

宿崇福庵顯上人房

同高伯庸游甘露有感次仲賢韻 二首

口占贈致遠　次韻仲時春莫懷歸

次韻安民　贈宋安民

夜坐偶作　巫主簿挽詞

贈陳道人　次韻贈林義之 二首

贈朱德裕 二首　戲洪致遠 致遠食貧子衆

次韻龔異良臣贈

第三卷

與高伯庸同遊王氏墳庵歸而閭丘仲時詩至因次韻貽顯庵主以紀一時事 二首

贈龔異良臣并簡雙峨趙居士

送趙師孟　高仲威總管挽詞

次韻朱德裕見贈時予病初起

病中柬謀會諸友 二首

良臣和前韻見貽復次韻 二首

九日風雨設與

即事杜牧之韻龔良臣知狀
郊行　即事二首
寄閭丘仲時　次龔良臣韻有感
寄陳道人
謝時卿見過作此謝之并簡德贍二首
兵定後寄仲時　夜坐有懷
元日懷陳道人并憶焦山舊遊二首
贈朱德裕宋安民以學詩如學仙爲韻五首
懷焦山圓禪師贈趙居士
促趙彥章山行

第四卷

再到焦山示度書記　送陳道人之金陵
題蘇庭藻竹堂　次韻度上人窻下竹
讀佛書
送日新之池州即席時蘇庭藻行方一日
庭藻所居名竹堂而梅室日新自號也日
新求予詩事冗未暇爲之
贈宋安民失解　朱德裕隱軒
十月即事寄彥章二首　哭高伯庸
歲莫有懷存沒次舊韻柬德裕安民
寄蘇庭藻二首　喜日新至
次崔端甫韻席上　贈游元著
代人張撫幹母挽詞
龔良臣無恙日手抄珪粹中詩數十篇見
遺良臣既沒於書篋中見之愴然有感因
次珪粹章韻以寓哀
送德裕太學試問字韻　崔隱叟韻贈端甫
清明日與諸友遊招隱山寺酌酒宋氏園
亭謁才翁墓而歸
觸目六言
焦山度書記以詩見寄因次韻

第五卷

勉洪致遠龔良臣與致遠善時已亡
次德裕餉人參韻
雨自四月至七月暑熱不能堪作此寄德
裕安民二首
次戴敬叔題德裕隱軒韻二首
莫秋贈端甫
次韻朱德裕讀豫章詩
冬日予與六人者遊焦山謁圓禪師訪塵

鶴銘斷碑及焦公冊臺愴然有懷兼柬朱
陳二友陳方病目而朱挍易未畢
讀呂居仁詩有味其言因錄致德裕隱軒
中且次其韻予嘗有蒼煙窮谷之約於德
德裕故末章及之
追次米元章游焦山韻寄庚上人
次韻彥章雪中見寄二絶句兼柬陳道人
用獨樂園故事以雪水烹茶招彥章
呂城與蘇庭藻飲　雪夜懷德裕
得蘇四庭藻書　嘉甫有西園之約
懷日新　奉寄西園主人
王嘉父許借清賞堂讀書
調官畢寄蘇四　贈智恭上人
題朱德裕詩卷後丁元暉携來
郊行懷日新時得書而予病方愈 二首
病足王嘉甫見過　呈伯永
第六卷
足疾未愈　次韻寄日新
與一二親舊小飲有懷日新次其所寄詩韻
寄之

德裕見過次舊所題隱軒韻謝之
二月即事 自丁亥始　贈耿介邦石
哭智恭上人
以鑾菩提數珠送王嘉甫
寒食日與郭積之郊行飲中懷日新時春
寒甚 二首　庚上人自閩中來
調趙雙溪居士 二首　寄焦山圓禪師 二首
送王季渠往行在　寄王十四丈公瑞
贈趙子和　贈侯彥康
以指螺所作四散牛戲贈度書記
遊登雲贈真禪師　寄日新
題日新梅室向在杭日所居有此今遂居
虞山舊名破山
崔仲才問詩於予作此贈之
大疫聞德厚病雖少愈而苦未能語
贈謝德瞻
第七卷
德裕久不見過迥賦此詩邀之
戲題枯木　贈仲才子和六言
題豫章先生像予嘗作看雲圖詩 二首

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爲韻作八小詩贈
伯求
今冬麥大熟非客所願也戲作詩寄王季
裴　　晚步
與游子卿別久矣比聞其調官端州有懷
其人
懷顗上人時在江州次其舊所作詩韻寄
之己卯夏予始識之于城西王氏墳菴
寄湯朝美
八月九日晨步至鶴林寺遇一上人
張彥勛自建康來相見留三宿而去且言
李先生新士張友聖俞之士久矣
病起懷陳道人
崔子虛以公檄出羅作詩寄葉伯求且言
其道途之艱因次韻以寄
再寄日新（深字韻）
喜陳道人自泰州來作此留之　　再寄湯朝美
頭風
命贍錄近詩寄日新
游元著作江天莫雪圖贈朱元禮要余賦
寄陳道人（戊子正月五日）

第八卷

古律詩

贈伯求
奉寄涌足窩主王雅州所居也
寄日新并東蘇庭藻時在秀州
閻丘仲時清晨見過作此詩遺之
贈楊德雋　　寄東觀聶道士
戲贈楊德俊
送廷藻兼呈楚州通守杜丈
次前韻呈杜丈　　謝杜丈見過
同范三哥訪鑒長老鑒捷爲人而挂錫金山
口占送江元章兼柬述之同年
有懷杜丈仲微　　次韻德裕
題劉元晦書舍　　劉氏慈義亭
題蕭元著瀟湘晚景圖
秦士史慶臣好詩而喜俠飲之酒而贈以
是詩　　陳季陵侍郎生日（二首）
史慶臣止酒
慶臣和己字韻見遺復次韻

次揚士美送蔡季任韻寄士美二首
次韻士美求予舊詩之句
次韻邵公濟六言三首贈史千史自云辛
從邵學

第九卷
寄湯朝美
史慶成貧甚湯朝美士美以書招之作
詩以餞其行
次韻陳丈　次韻蘇庭藻見寄
登多景樓
步至石翁山送江亭下贈同遊是山
次韻陳康時見贈
次知府侍郎九日登送江亭韻
寄辛幼安二首　次韻史道徽三首
坐夜懷日新　送杜文仲微赴山陽倅
次慶臣韻贈慶臣　陳史君生日二首
讀劉元晦四傳二首
丙戌重五後一日予與同三人遊虎丘庚
寅歲亦以是日至楓橋望虎丘塔追日
莫嘆息而去　送鑒老住禾山二首

第十卷
獨遊因勝懷蘇信臣寄仲微杜丈
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韻
哭貟著作
登普照山有懷宛陵陳丈侍郎二首
鄒才卿同年兩顧敝廬病轄不克見別後
次廷藻韻謝之
送劉元晦解官歸宣城兼問訊侍郎陳丈
寄史伯強　戲題小屏畫軸三首
次韻侯彥康　宋教夫挽詞
送辛幼安　次韻彥康
贈頓昂伯高燕簡王大公瑞墳寺識先君
寄辛滁州
次韻廷藻留王周賓韻趙楚材
離山陽戲廷藻韻簡叔異二首
寄朝美　贈王南仲

蠹齋先生鉛刀編目錄卷第一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 目錄

第十一卷

古律詩

道士劉先覺之金陵
用韻荅李清宇姜德光
次韻奉荅楊判官継甫
謝端硯辛滁州幼安
次韻史伯強　趙漕生日 思丁酉
金山海書記寄七騎
次韻贛州知府陳侍郎二首　前篇寄幼安
後篇寄季陵
高郵知軍覓芍藥一枝五花三絶　送陳唐卿尉繁昌二首
寄辛幼安
題彭氏韋經堂
天寧寺清宇壁間韻
與王南仲李清宇夜坐十二月八日大雨
喜清宇伯強自外縣歸
題滁倅燕丈文伯蘧廬
以黃公金華伯五字為韻上黃仲秉侍郎
贈楊文伯　送杜仲微知容州
問杜叔異覔藤州簟

第十二卷

呈曾秀州原伯二首　次前韻荅原伯二首
寄宛陵陳丈
次韻印老別峯辟閒枯木二首
再次韻前篇屬印禪師後篇屬選上人二首
次韻趙從之喜雨　送黃侍郎仲秉赴瀘南
次韻寄士美
再次韻贈從之并寄朝美士美
聽環上人琴　送俞君任
次從之韻招從之　許叔膺生日
寄陳道人時在呂城竇氏莊
有懷陳杜二丈二首　寄幼安
次韻寄從之時閒游善權寺
贈侯子病瘵之而愈
題所畫梅竹二首
次韻朱子代東懷君任教授年兄二首
別鄉舊 乙未五月

第十三卷

寄從之時聞黃丈仲秉初亡 甲午

次韻題南仲詩卷東廷琢 乙未
次韻鶴林仲書記　贈胡應誠
招陳生飲　次陳生韻
寄何髯　哭彥康次德裕韻
汪倅生日 二首　金山十韻呈坦叔
奎文閣　妙高堂
付衣堂　玉鑑堂
頭陀嵓　雄跨堂
楞伽堂　吞海亭
漫月亭　卷雪亭
趙漕毋可生日　送周詹卿尉通城
何山人欲爲僧　書日新煙江秋航圖後
題宣書記塞門積雪圖此圖真子厚所謂
千山鳥飛絕万逕人蹤滅者孤舟簑笠翁獨
釣寒江雪則以余詩見之
趙從之詩來次韻記之
送李清宇因記滁陽舊遊

一第十四卷

古律

贈相者　送韻張元功見貽
寄陳德厚 壬午　書王偉詩卷 六言二首
夢與辛幼安遇於一精舍予賦詩一篇覺
而記其卒章云他年寄書處當記廬仝
窮因賦此詩寄之
代人作孫尚書挽詞 二首　寄趙從之
題薛希誼敝窓　次韻杜正甫謝長老
冬夜懷陳大侍郎　荅陳漢見贈
送崇長老　聞辛幼安移漕京西
送印禪師赴雪竇 二首
送向漕端叔 二首　此先生絕筆詩也病中作

第十五卷

表

天申聖節表 代知州　代運使天申聖節表
代知州會慶節表　代運使會慶節表
賀皇太子表　賀太上皇后表
賀赦書表　謝日曆表
賀今上皇帝表　賀太上皇后牋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賀太上皇后牋　賀皇帝表
賀太上皇帝表　賀太上皇后牋
今上皇帝表
第十六卷

表牋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賀皇帝表　賀皇帝表
賀太上皇后牋　賀太上皇帝表
賀太上表　賀皇帝表
賀南郊表　賀趙漕轉副使表
會慶節表　謝賜曆日表
代趙漕除總領謝表
代解寺丞新到任謝表
第十七卷

書

上陳侍郎書　上虞相書
上梁相書
第十八卷
荅史千伯強書　與彭郝二學正書
代人上監司書

小簡

寄周日新十月十二日得來書正月十四日
扶病作報後三日而取回書者不至咎前
報未悉又病少愈因再作此紙
寄解伯時　又
第十九卷

啓

謝虞丞相啓
代辛滁州謝免上供錢啓
代運使賀沈同知啓
代漕與同知王樞密啓
代賀葉留守啓　與交代啓
與趙漕啓
第二十卷
謝趙漕舉狀啓　與運幹啓
與向漕啓　代向漕與龔參政啓
代賀王參政啓　與新知府解寺丞啓
代賀沈樞密啓　荅諸生啓
第二十一卷

春秋講義

春秋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公及宋盟于宿

祭伯來

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駭帥師入極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第二十二卷

策問

第二十三卷

記

焦山普濟禪院僧堂記 癸丑

楚州新城記 代人　　樊氏讀書堂記

第二十四卷

金山重建南水陸堂記

建康府句容縣圓寂寺記

蒙庵記

第二十五卷

序

送李清字序　　宋廓字子大序

贈相者游照序　　非鄭樵詩辯妄序

送湯士美之秀州戶曹序

送楊德駿序

第二十六卷

疏

蒲散聖節疏 淳熙二年已後

太上皇帝慶七十開啓疏

功德疏　　蒲散慶七十疏

功德疏　　代漕司功德疏

祈晴疏　祈雨疏
請觀音祈雪疏　祈雪疏
觀音殿祈雨疏　寺觀祈雨疏
觀音殿祈雨疏
請靈岩惠應菩薩祈雨疏
蝗螟祀境疏　祈雪疏
請海老住資福疏　請寧長老住長蘆疏
請行和尚住廣福疏　謝晴疏
重建多景樓疏
第二十七卷
青詞
衆會青詞　青詞謝火
青詞　祈雪青詞
謝火青詞　代人禳病青詞
第二十八卷
碑
宋故保信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
虞候解公神道碑銘 并序
柴氏夫人墓誌銘　徐氏墓誌銘
楊君行狀

第二十九卷
文
慶七十赦書到祭諸廟祝文
天申節開啓文　會慶節疏文
祈雪祝文　祈雪文
祈雪文　祝文
祝文　立春句芒文
諸廟祝文　祈雨文
祝文　龍潭文
迎龍文　靈岩大聖文
祭諸廟祝文　謝晴文
祝文　勸農文
延和府辭廟文
解寺丞到任謁諸廟文
謁先聖文　向漕到任謁先聖文
諸廟文　謝晴文
謝雨文　謝雪文
第三十卷
雜文
自贊　勸農文

跋王岩帖 乾道八年十二月十日代作

何山人求詩因書於詩卷

書張剛中詩卷後

辛弃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

跋高麗李司業送彭頭道詩名寅

跋童壽卿所藏蘭亭　跋鞠城諸銘

宋景文公言朴無樸音惟俗以謀為樸耳
性上人作庵以是名之而求銘於予盖既
有銘之者矣故為之銘

代廷守祭趙馬軍文　代廷守祭叔

由己齋銘

第三十一卷

非詩辯妄

第三十二卷

非詩辯妄

拾遺詩

蠹齋先生鉛刀編目錄卷第二

百倫與蠹齋先生從游辱知遇最深男瑀受業於先生之門積有歲時盡得先生家藏詩文三十二卷先生平日盡力於斯文於詩尤刻意舊句多所更定與昔少異不敢私藏于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淬拳之志焉淳熙己亥重九日郿延解百倫伯時書

友人陳珙德厚校正

友人宋廓子大校正

友人解百倫伯時編集

蠹齋先生鈆刀編卷第一

古賦

歸愚堂賦

蹇余生之多艱兮慨余曩之失謀委余佩於蔓草兮捐余冠於濁流進倡狂以干利兮與一世而並騖棄餘皇而涉川兮策疲駑而爭路蹈荆榛而股夷兮水滅頂而猶渡當衆兆之所咍兮石友哀而不忍視蚊負山而欲覆兮獨施施而不之畏責扶搖於尺鷃兮世固知其不能致也援六翮而自傳兮吾亦知其爲身之累也以斯術而欲達兮固一步而百躓惟夫人之所能兮蓋在夫稟賦之初羌造物之迪余兮不以智而以愚洵天命之固然兮吾何憚而不改圖忽歲月之不留兮駭東　於桑榆誠不忍其焉識兮胡不返余故居去十年羞余歸兮足欲進而趑趄恍室廬之何在兮悵逕術之欲蕪揖北山以問津兮挽衛蘧以相塗送余者白崖而返兮指于茲休吾車面余垢之少滌兮喉余喘之少蘇進苦茶以自犒兮招鳴鳩而相與娛睥浮雲之相蕩兮笑衝風之疾驅幸夫今之至安兮悼往昔之多虞唯蹈道之未深兮尚恐回之笑余鈞播斯物兮孰非自然翼者不馳兮陵者不淵退縮而休兮茲吾所以授之於天吾非懟於斯人兮因偃蹇而自欺唯僬僥之嚚瘖世無用兮遂余志而不敢違彼前人之昌披兮不自悟其不辰始誇詡以植朋兮終申申而尤人誣溪谷以自解兮信雖愚而非真幸余質猶未虧兮倂茲辜而終身重曰少日已衰老復憤兮勇進不可守茲煙兮卑比之炳以充貨兮蝸潛于殼可無禍兮歸休乎茲以復吾過兮

濟南辛侯作奠枕樓於滁陽余登而樂之遂爲之賦

稅余車於南譙兮歲方迫於凜秋紛叢薄與灌莽兮無以蕩吾之幽憂杖予策而出遊兮舒予情於茲樓脫塵坌之腔胃兮揖羣山於几席嵌岑巃嵸以獻伎兮余應接之不暇給清風颯以來賸兮睇歸雲之㳂乎渺大江之何許兮鍾阜淡其欲無酹文饒於懷嵩兮弔子羽於陰陵面清流之故關兮快暉鳳之就擒放遠目以四顧兮恐夕陽之西沉振予衣而欲起兮顧坐客而揖

止春玆地以擇勝兮將誰爲之肇始歐鋒鏑之
餘腥兮煥舟巠於萬丈惟因名以見意兮識若
人之有在吾聞哲人之憂樂兮盖視民而後先
匪土木之爲尚兮庶遹播之少安使嚬呻之一
有兮吾將食而不下咽招父老以前進兮潔予
尊而使飮凛德星於虛危兮闞尒曹之深幸屹
琅琊之千仞兮與玆樓而相望雖歲月之逾邁
兮尒思侯兮勿忘

古律詩

次韻陳可復見贈 自甲戌始

二年窮谷齗黄精兩見騷人賦落英萬事吾今
負初願百年君亦厭虛名花開花落春還夏窓
暗窓明雨又晴莫讀離騷但飮酒從來前輩戒
秋声

贈蕭光祖

之子固絶俗少年甘寂寥田園一妓腰書卷百
牛腰雪徑晴猶凍煙江晩不潮箇中勤着語老
耳欲聞韶

哭揚虞臣文

先君捐館時親書止四五丁寧奉遺訓我沒誰撫
汝孤生卧苫塊泣血誦此語揚公十年舊不見
五年許兩萍忽相遇握手涕如雨高懷幾骨肉老
語傾肺腑生死見交情公固不愧古嗚呼英銳
氣又掩泉下土我行田野間陳迹時一覩尚餘
舊題壁猶有所畦圃二兒吾未識必有稱家主寥
寥先友記文缺久不補渠如能綴緝吾敢憚觀
續但得行實字雖遲不猶愈

贈蕭希仁 希仁精臨川之學

鍾山昔游眺着玉莫崚嶒不覩騎鯨像空瞻下
馬陵斯文今墮地夫子獨傳燈剩欲摳衣問嗟
予病未能

又

趙子老崑壓壯心輕世儒曾無一澗裓但有百
喑嗚已作山頭雀誰憐屋上烏知公主清議試
與一噓枯

寄日新

楚水茫茫覿面難燕鴻冉冉寄書還自知荒澤
誰爲雨却怪孤雲未出山

病起次韻子和

不盡揚雄一鴟酒却吟平子四愁詩酒能作病

終何益詩解窮人亦謾爲便死政應如土偶縱貧那可恨毛錐如今只有荊卿在能記田光少壯時

別閭丘諸公之臨安

久貯筆硯棄犁鋤石友申申或詈予涉世何殊枕中夢誤人今信案頭書不堪秋莿彫荒徑欲趁春帆返弊廬回首交游幸無忝蒯緱雖短不彈魚

別仲時 五首

江山共清煥魚鳥亦蕭散歸歟三畝園趁此秋來晚

當年丘壑心皎皎秋夜月那知蹭蹬間秋風彫壯髮

童烏已黃土其柰太玄何尚喜熊兒在能爲田父歌

窻隙風微度簷頭月半敧當君感秋日是我到家時

窮愁好著書到此已絕筆十年意外謗應可殄萬一

哭畋

久識死爲疵正緣情未忘宿因吾已斷惡債爾先償臨老翻如行平生錯笑商莫風吹雨至老淚併淋浪

偶成六言

鈎簟敧眠露夜蒲團趺坐花時莫嘆老驥千里且喜鷦鷯一枝

贈宋公佐

前人久零落我亦老東南閱士幾千百如君止二三歸耕持長策袪病憶玄談何日相隨去誅茆共製菴

鬢髮僞今白顙難憶昨經君猶厠跂鼇我合棄流螢老樹秋凄瑟寒風晝窈冥山房半酣坐差勝楚人醒

送宋元輔

騃騃鬚鬢蒼冉冉歲月換良田未易求蠹簡不喜看君兮何爲者冠佩立憲憲苦來澗衼我冊繪施朽炭深慚鴻鵠姿肯作荊雞伴我窮豈中郎君才實元嘆相從琢磨地枯几塊壓案尺書中夜至柰去不少緩扁舟下東南春水綠平岸遥知醉吟處詞翰兩璀璨悲懽難一揆欲別先

自斷寄我子夜歌酬君秋雨嘆

公佐座上分韻得樓字

誰謂子青眼不嫌余白頭共穿康樂屐來醉仲宣樓風定江猶怒雲高雨欲休西山多爽氣吾忍賦悲秋

歲莫不樂

銅缾烏几伴棲遲無復風流似舊時病憶老親空罋指貧逢兒輩亦低眉世塗何異兩蝸角士價今輕五羖皮滿眼雲山不歸去問誰縛汝竟無辭

次前韻呈公佐仲賢

世態休論黠與癡賓鴻社燕各隨時稍令有地堪容膝可復從人再炙眉不恨寒梅呈素面自怜老檜剥蒼皮年來懷抱渾如此歸對交游有愧辭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一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

次韻洪致遠春日絶句 二首

石友今年斷不來紛紛沒馬但黃埃自怜老臂今三折安得愁腸不九回

卧病塵尊久不開知君新棹酒船回似嫌白髮非春事不向東風遣信來

送張子和之金陵

轉蓬相遇紫髯城老眼昏昏喜再明與世多違真宿債於身無益是虛名試將休歇償前境莫把文章眩後生君相鍾山有閑地早令秋鴈與傳声

送仲時赴銓試

桑梓與君舊來南更同州鋒云漂泊地墜好敢不修蕭條霸陵飲索寞斜川游相從能幾何歲月僅一周未竟室中語已促江上舟舟行不宜冬烈風無時休非不欲挽君恐替活國謀惰農不自安乃亦歲有秋力田苟逢年一畝千鍾收富貴今其時君行勿夷猶

公佐索詩次別仲時小詩韻遺之 五首

蘭焚以其香樗壽以其散萬物無不然愧我知之晚

莫競夢中鹿且視指端月儻能心地明萬事一
毫髮
朱絲徽黃金問子用此何從來覆霜操不及惱
儂歌
今年苦風雨老屋半傾欹投足猶無地君來正
此時
欲書歸田具請子試濡筆先之蠑蝯雙侑以藜
杖一

洪致遠屢來問詩作長句遺之

君不見伯倫平生老閉關祇有一頌留人間懷
鈆抱槧亦何益惠子五車終不傳我今所見蓋
如此堆案文書藏鼠矢自知老境要灰心却笑
少時空血指勞君日日來徵詩試欲把筆心自
疑無益已老稍識耻安敢唐突西施爲古人作
詩有成法句欲圓轉字欲活始循規矩後變化
如以金丹蛻凡骨君試停杯參此語莫笑前人
用心苦只今孰是前輩詩風猗作文君看取

哭柳仲和

干時雙落漠觸事兩趑趄意廣子知我命窮天
喪予哀音來澗壑老淚濕衿裾從此南阡下經
年獨荷鋤

荅閔丘仲時見寄

纖纖徑草不勝鋤忽有新詩來起予十載光陰
消蠹簡兩家生計共蝸廬久知吾子傳眞訣試
與衰翁辨魯書何日一筇眞過我共炊香稻擷
園蔬

贈致遠

起踏寒溪雨來嘗老屋茶論年我蒲柳涉世子
龍蛇嫩綠初還水嬌紅半着花澆春可無酒試
與問西家
廿正矜投筆人誰話濯纓君窮猶鬼瞰我病亦
天黥古寺雲埋徑官濠柳暗城便應從此去已
負白鷗盟
小柳志超逸病毛才刷奇俱爲一抔土但有百
篇詩漠漠江山靜忽忽歲月移黃塵沒馬首賴
子一申眉
旼也頗豊下本期渠亢家才令配晨月又復擿
秋瓜寒泊堪秋稻荒池足漚麻熊兒幸無恙聊
付老生涯

留別致遠

堤邊楊柳發新枝嘆息春工又一時對景不爲
千日醉語離還賦四愁詩窮途至此空回首老
色如今各到髭粗有一壓歸去好犂鋤何地不
相宜

宿崇福庵顯上人房

潦収秋澗靜木落莫山稠石路果能滑杖藜聊
此留夜房憎豹脚朝飯憶猫頭爲語湯從事無
忘馬少游

同伯庸游甘露有感次仲賢韻二首

坎人同我去淸旦杖崇岡寒日無留照驚鴻有
斷行聊將一日歎少洗十年忙衰病不相棄我
莊今未荒
縱談四壁淨宴坐一鈴鳴老火漸消盡寒窻忽
報晴溴涼曾兩士赫奕漢三明俱作南柯夢令
人骨亦驚

口占贈致遠

挪絮翩翩燕子飛小園風物總宜詩今年已解
穰侯印輸與三生杜牧之

次韻仲時春莫懷歸

奕奕新詩飽琢磨精靈如此竟誰過共聽鷄鳴
春將老舊記驪駒子試歌坐病已孤新歲酒忍
窮思種故山禾尺今石鼓文多缺誰爲銓量揣
曰科

次韻安民

肺病侵陵倦出游寒窻棐几即菟裘百年忽忽
從渠轉萬事昏昏只麼休學道幾人能杜口趁
功誰子不焦頭因君試話人間事翠竹黃花最
奈秋

贈宋安民

閒堦塵没屐隙戶風翻案敧傾數椽屋易知獨
難忘爲此室中人久薰知見香蘭彫潘洪迹壁
碎韓呂士非渠妙語言何以浣我腸蒲團兩默
坐寒窻墮斜陽我炙彼能嗜嘆息時拊床緬思
爭奪境其險劇太行病馬已毯隤三徑可忍荒
相期荷鋤歸歲晏天欲霜

夜坐偶作

霜風振枯條掩戶日已夕老屐不出游畏此寒
懍慄挑燈對空炉虫聲喧四壁翻書娛兩目湫
湫玄霧隔爬搔餘倦醒城鼓聽歷歷貍奴木上
坐相對成二客殷勤謝爾曹伴我此岑寂干時

悔前猛學道飽新得請看盤言露鶴何似遇風鷂
懷情欝不語詹月已半仄

巫主簿挽詞

正嘆淹黃綬俄驚啓素車生真元亮似老更伯
皆如誰哭三年墓空傳萬卷書蚔蝝可無念身
世本蘧蒢

贈陳道人

正諦危欲斷誰膠能續絃要爲師子吼莫看野
狐次小住真聊尒相逢獨歸然同床有佳夢或
許老夫圓

次韻贈林義之 二首

炎暑不可觸相逢正此時初無一日雅肯誦十
年詩語際傾心劇忙中識面遲幽貞可潛伏君
智固如龜

我已劉掮病君仍屈子醒俱爲石碌碌不改栢
青青吉語時占鵲窮途恥聚螢何時一杯酒相
對話飄零

贈朱德裕

老弃泮宮籍自與學子疎英英佳公子乃肯過
我廬觸熱生積痾子意何勤渠遂奠海夫癖不

幸今子如惜無一尊酒冰瓜配園蔬持家今十
年但有數冊書斯文等圭璧後生多璠璵我田
失耕耘政欲賴子鋤晩雨濕不借新涼到蘧蒢
勿嘆析柬邀衰年出無輿
高冠岌雲霓脩佩綴蘭茝潘洪已鬼録尙喜之
子在平生詩作魔見子始追悔奕奕清圓句極
力有不逮政緣一飯先辱禮辱始愧莫年專一
壑謗語溢四海逢人謗話子恐子重得罪古學
寒如灰到此已千載非無力學士始勵終則怠
子兮其勉旃清河學可待

戲洪致遠致遠食貧子衆

不妨一斛貯櫝椰蘭玉詵詵已鴈行可是譽兒
元有癖未應辟穀獨無方玉川此際貧雖甚耦
錫他年債已償世事乘除君記取轝鮮從古是
諸郎

次韻龔良臣見贈

楚國兩名士鶴居雞鶩羣有誰沾賸馥獨子嗣
清芬引睎唯黃妳扶衰秖紫君猶勝馳宦子辭
汗讀移文

蠶齋先生鈆刀編卷第二

蠹齋先生鈆刀編卷第三

古律詩

與高伯庸同游王氏墳庵歸而閱丘仲時詩至因次韻貽顯庵主以紀一時事 二首

寂寞城西寺重來已素秋未霜芳草合欲雨莫雲稠濁酒羸方戒新詩困復休翩然會心處煙徑有歸牛

法水堪湔垢僧炉自碎塵飯炊雲子熟茶泛乳花匀草草情何厚怱怱迹易陳他年輞川上爲畫兩綸巾

贈龔巽良臣并簡雙融趙居士

平生四海龔夫子昔日窮愁今尚尒車如雞棲馬如狗笑指塵編作知己群兒不識老弥明一語落脐魋且驚森森老幹蒼檜聳寥寥雅奏黃鍾鳴万牛不来羞自獻正與古人同此嘆霜髯雪鬢可柰何但願窮年常飽飯北風凜凜冬欲殘日莫更復衣裳單黃金如粟趙居士儻有綈袍遮此寒

送趙師孟

乃翁墓木已秋声喜向諸郎識老成舞拙固應綵短袖詩高或許是長城莫驚濁世還分秩聞有清淮可濯纓歲計不羸親已老肯因腰直厭逢迎

高仲威總管挽詞 二首

今年歲在巳公果閉佳城竟不登三事誰能作九京羣公謾推轂故客獨沾纓遺德憑誰紀平生不近名

憶在多艱日君王嘆鼓鼙來從三晉遠獨與二高齊佳賦方驚鵩流年已夢雞生前横槊手還誇漢征西

次韻朱德裕見贈時予病初起

蓋世功名忝一炊驚心歲月較雙馳五漿先饋那須尒二豎相凌少避之種種鬢毛吾欲老翩翩書扎子能奇黃花無語秋將莫莫惜玄談與解頤

病中柬課會諸友 二首

橘綠橙黃歲已秋疎籬戢戢上牽牛無方可已憤厥疾屬子一來開此愁

寒蛩唧唧報更遲秀目疎眉費夢思須信愈風元是檄可能祛瘧不因詩

良臣和前韻見貽復次韻 二首

蒲團枯几度春秋自笑沐猴騎土牛奇病撩人仍止酒問君何計可攻愁

久將農圃學樊遲欲賦三都愧左思尚喜彭城漢夫子肯加簡牍與新詩 時予夏課復未成

九日風雨謾興

嘗聞老潘句今日復題詩積潦朝猶淺歸雲晚更遲斷無挑葉唱數負菊花期日莫還孤坐寒燈頗見知

即事次杜牧之韻

龔良臣知狀 二首

不向辛夷樹下行老來無意賦閒情可能尚似韓夫子猶有兒曹識姓名

昔時鄴下劉公幹今日周南太史公兩鬢似霜鬚似戟不應孤負北窗風

郊行

江北江南歲已霜老節無伴自徜徉寞寞小雨朝猶劇寂寂殘花晚更香自古隙駒知歲月只今芻狗是文章虛名滿世知何益付與羣兒自較量

即事 二首

漠漠冥冥氣候多人間何地可娑娑窮途正苦身爲累老境仍嫌病作魔此日蒼生望安石向時老將憶廉頗周宣漢武規摹在誰爲君王賦伐柯

曀曀長空薪夕雲杖藜徙倚莫江濱孤城風土偏愁客別岸煙埃欲污人謾說一言能悟漢久疑三尸解亡秦風饕雪虐寒無地湖海無能泣病臣

寄閭丘仲時十一月二十八日

毿哦那狸謠別我江上宅不憂道里遠但恐生死隔忽忽分袂去悲風動悽惻寄声來問我何忍試鋒鏑憔悴山澤間藜莧尚可食寒蝸戀餘涎欲去我未得作書思報子霜鴈正戢翼迩來聞吉語草木有佳色驚雷蟄梟鏡甘雨厭螟螣崎嶇各不死仰荷天地德平生長卿舍依舊立四壁君歸亦莫緩歲晚霜霰逼相期津上亭瀝酒酹餘卮

次龔良臣韻有感予嘗言一事而驗

君家月旦擅新評尚復常談訛老生可但龍鰕

元異族不妨箕斗是虛名孤懷曩日誰能會危
語今年予不驚更欲爲渠傾底裏曉風漉雨未
全情

寄陳道人

瘦筇盤礴越江邊笑我孤燈照夜禅當日期寧
水枯鼻莫年猶着野狐涎忙中弦望鶩三易聖
處堦庭謀一先曾約芒鞵踐雲雨快來相見已
新年

謝時卿見過作此謝之并簡德贈 二首

索寞干戈際交游不棄遺君真斵鼻手我愧折
肱醫末學窮何用虛名老不宜寒窻但塵案難
療十年飢
余髮已種種子來真狂生深勤兩見集何止一
牛鳴曉徑泥猶滑春江岸欲平論詩方有味爲
報老弥明

兵定後寄仲時

憶昨傳丹詔寒盟罪羯胡分攻自西蜀指日會
東都　聖慮雖天合臣材與古殊居安空矍鑠
臨難竟侏儒騎病嘶枯枥兵寒隱敗郛積尸朝
嘯鴟遺廩夜栖烏漢水空滋楚淮山不蔽吳四
方俱泉兀一死在須臾避地怜之子傳声喚病
夫攝衣俱避逅攬轡復踟躕疢動羸方甚寒淩
喘未蘇淒涼一杯土牢落十年鷄生計哀難拾
交情愧不渝深勞魚煦沫甘作鳥棲枯咄咄形
容變駸駸歲月徂睿疑冒頊惡未受郅支誅神
武俄潛運明徵果不誣六龍才蹀躞羣鼠已睢
盱蠆尾興談次旄頭落坐隅造謀由肘腋償禍
見頭顱佳氣盤空極妖氛掃地無微生脫紛擾
一笑起疲駑喜極翻搔首狂深屢捋鬚飄流免
童僕闔聚對妻孥敗簡欣重緝頹垣得再圬殘
年貧蒲柳餘夏望桑榆短艇來何晚明窻晝可
娛作詩嘲懶慢喚酒濯鄰虞我病猶能此君行
莫厭迂相思倚江閣寒鴈下平蕪

夜坐有懷

衝風凜欲冰積雪寒未掃春光來何遲雙鬢倏
已老悲吟北窻下孤坐對參昴不憂釜生魚漫
謂詩可飽平生賞音人團聚苦不早陳翁氣金
玉蔡子文斧藻倉皇一駭散各適千里道悠悠
殘歲月忽忽老懷抱道腴雖自味俗况固難好
無疑趙居士欲剗佛殿草

元日懷陳道人并憶焦山舊遊 三首

故人應白髮今我尚華顛舊約鷗能記新詩鴈不傳功名畫地餅歲月下江船回首題詩處淒凉已去年

聯僧趙居士同宿賛公房樹暗朝疑雨山寒夜得霜經營煉丹地拂拭生禪床忽忽紅塵裏深慙鉢飯香

贈朱德裕宋安民以學詩如學仙爲韻 五首

大儒夔踸踔小儒鶴俛啄二子雖楚産獨不困俗學我見三嘆息渭清涇自濁祝君但默坐嶽嶽須折角

材俊千里駒學問五總龜前輩爲青眼多士推白眉屬我病作祟濁醪不同持山林有成約捧盤盟此詩

卒卒不會面死生兩蟾蜍相望一牛鳴可恐自作踈瀝酒不辭我徵詩又遺予膠漆自爲堅愧我今不如

孰知詩窮人而我乃妄學殷勤平生友饋我破瘕藥百年燈落燼萬事風隕籜誰能強自苦清坐亦差樂

佐飯止三韭庇身唯尺椽未絶富貴想薄有香火緣尚憂貪嗔癡更著後者鞭定傾與援溺稽首西方仙

懷焦山圓禪師贈趙居士

鍾山一馬駒蹀躞九軌路才高難爲凡質妙不愧父頂嘗造其室握手宛如故孤燈留我語碧眼照窗户寒珠湛塵源朝日破昏霧相期白蓮社此意何可負當時座間客子亦同此趣忽忽不再見忽復歲云莫衝風戰夜窗山氣挹凝冱扁舟欵問訊恐觸蛟鰐怒吾儕晚聞道歲月忍虛度声名身外物文采性中蠹當求一轉語共證十載誤春江雨浹平僧子稽首去

促趙彦章山行

傳声趙居士勝踐不應遲舊約梅開日俄經麥秀時殘花猶可醉小雨尚能詩莫作京塵客空成了事癡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三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四

古律詩

再到焦山示度書記

壅埋斷麓元曾到風度踈檽始再来春盡幽園尚紅藥雨餘荒徑自蒼苔短笻扶病吾猶力古錦囊詩子合開第恐平生老無着不能縛律似宗雷

送陳道人之金陵

一笻歷遍海邊山每見鍾魚便破顏瘦栢形骸雖已老斷雲蹤跡本来閑向來危死干戈際此去相望夢寐間十載光陰已虛度欲加訶斥待君還

題蘇庭藻竹堂

三生石上老徽之水竹風流自一時春砌陰陰翻敗籜夜窗寂寂戰寒枝已專稀阮生前境尚記羊何別後詩關徑相從定何日即今已恨十年遲

次韻度上人窻下竹

漫漫疑爭地踈踈巧避墻少紓黄落恨聊貸白間凉秀色侵朝几寒声到夜床何湏渭川口王立萬夫長

讀佛書

迷途誰解反三隅半是騎驢更覓驢一滴未逢師子吼千章虛讀野狐書

送日新之池州即席時蘇庭藻行方一日庭藻所居名竹堂而梅室日新自號也日新求予舊詩事冗未暇寫

衰老何蕭索親朋半別離未終梅室語已賦竹堂詩恐況吾方劇来書子勿遲寒藤綰蛇蚓相記待他時

贈宋安民失解

寒林經雨葉全彫莫向茅齋怨寂寥小杜科名縱濡滯老元詩律尚嫖姚窮營敗屋堪容膝病策寒藤勝折腰紬史翻經有成約不應從此厭招邀

朱德裕隱軒

十年仲蔚蓬蒿宅老伕今朝到此間驚怪名駒甘伏櫪生令倦鳥苦思山嬋媛未嫁猶遭妬夔鋒錐倏可勝閑一首陶公舊詩賦要須健筆挽令還

十月卽事呈彥章

衰病今年劇陰寒此際頻煙溪長作瞑霜葉不成春北貢來何緩西師信未真平生繞朝策吾亦愧斯人

須髮五分白相看倍愴然死吾元有命窮子定非天逢轉甘今日縣懸憶去年逢怜淸夜夢亦隨白鷗邊

哭高伯庸

晩雨澤叢艾驚風倒枯松蒼蒼固無神此語疑可從十年江南岸與君每從容披翻俱敗簡登眺同老筇平生毁譽半意子陳元龍方期萬里行忽與二豎逢哀音憶初聞一慟幾摧胷歲月逝不留炎曦已成冬惟昔在世日最厚麗與龔國材良臣聯翩奇禍作摧此西崎峯凄然荷鍤地誰復伴老慵稚兒亦可憐見我猶能恭勿說山巨源吾今愧渠儂

歲莫有懷存没次舊韻柬德裕安民

歲莫忽不樂哦詩憶同裳百憂從中來孰謂酒可忘昔我二三友芳蘭閟孤香悠悠十載間屈指略長亡褰花欲誰遺悵然結中腸二子後來秀雙鳳鳴朝陽胡不相暖熱刲我病在床只應鵬與鷃飛舞不並行春圃可擷秀曉陂可墾荒會將兩芒屩同踐林下霜

寄蘇庭藻 二首

蘇子文章舊起予英英寒玉琢冰壺十年不見空青眼一日相逢各曰須可是封侯須望尉只今著論又潛夫青燈寂寞秋堂夜嘆息寒衾夢亦無

雙井原頭秋草合峩眉山下莫煙深看人競改元和格期子重賡正始音高論與時終落落新詩逼我太駸駸着鞭一語君須記世事由來畏有心

喜日新至

衝風衝雨何時了忽忽歸來歲又冬老弟世緣眞嚼蠟病兄術業亦屠龍寒燈眩目何妨瞎濁酒洗胷莫厭濃龐子高郎已蕪沒兩窮相對且從容

次崔端甫韻席上

寒窓一再雨幽徑兩三花老境吾猶健春筵此最佳淸尊泛寒蟻醉墨落栖鴉笑語崔夫子相

逢卽是家

贈游元著

老去塵冠恥再彈只將尊酒對青山已忘穴蟻
三生夢長伴江鷗一味閒已許傍城開竹徑會
容扶策叩柴關平生月旦鄉評在著我諸兒伯
仲間元著乎鄉人也故有諸兒之語

代人張撫幹毋挽辞

自愧升堂舊鄉閭後外姻那知伏枕日正値轂
春辰帉帨方長夜蘋蘩忍獨春誰傳絳帳學李
子本天麟

龔良臣無恙日手抄珪粹中詩數十篇見
遺良臣旣沒於書筵中見之愴然有感因
次珪卒章韻以寓哀

老屋悄悄晝掩門斷無妙質苦思君屠龍每嘆
平生學下馬誰尋此日墳痛惜黃壚埋玉樹憶
曾玄鶴困雞羣西華牢落今安否見說居猶不
改薰

次閒字韻送德裕太學試

人如景德咸平際文到貞元大曆間種樹有誰
并避世著書喜子未藏山自怜尺鷃空溟海湏
信名騎合帝閑十載天荒誰與破政須力奪錦
標還

次崔隱叟韻贈端甫

與子相從自小年孰知術業是家傳胸中雄略
堪推轂筆下新詩近着鞭共嘆飄蓬眞命尒相
看携散却天然紫萸黃菊何時辦要拍洪崖醉
後肩

清明日余與諸友游招隱山寺酌酒宋氏
園亭謁蘇才翁墓而歸

小雨冥冥欲作泥晨光不負老人期綠陰蒼蘚
初分坐白石淸泉共賦詩酌醴楚魚謾今日責
才貫積定何時傷心紫閣飛揚老千載茫茫只
斷碑

觸目六言 二首

正似冉溪溪上秖欠八愚老翁陂外蒙青繚白
風前駁綠紛紅
陂空鳧鶩何在寺古鍾魚或無山氣陰陰欲雨
僕姑端觧欺予

朱德裕以言念君子爲韻賦詩見寄次韻
答之 四首

昔別柳未花濃緑今映門日月不吾淹盜驥更
驚奔佳人恥天末有志誰與言床頭頁塵編遮
此老眼昏
句曲一老翁早歲困鉛槧整冠纓爲絶晩境尤
可念聞君從之游琢磨去瑕玷何時雷夫子衛
此兩龍劒 屬碩丈應文
奏金蟋蟀間子亦有異聞引吭與相和愧我言
不文交情諒石友風味眞麴君可無一盃水與
我湔垢紊
奪薰以其猶敗素以其紫古來避世士政復門
掃軌君看草玄翁肯逐夸奪子芳蘭生深林如此
乃士耳

焦山庚書記以詩見寄因次韻
突兀蒼崖百丈餘憶曾隨處小躊躇江非灔澦
吾何畏山似楞伽子合居當日勝遊同摶轂逐
来清境屬舂鉏支郎不念平生友華髮刀騷已
映梳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四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五

古律詩

勉洪致遠龔良臣與致遠善時已十
人生多憂虞此語傳自古詩書不賙飢士亦倍
齟齬憶子少年時落筆敏風雨自言名家駒朝
箕夕秣楚那知十載後敗甑不炊午括囊經濟
策欝欝臥環堵呻吟誰與伴壞壁響飢鼠長松
要霜雪念子果如許窮通何必較人世幾寒暑
生前千駟馬身後一丘土那知五君詠老醜棄
生從勞證吾語

[illegible]人叅韻
叅墟有神草飽歷雪霜寒黄鵠何緣致玄珠欲
報難仍煩一藜杖來對兩蒲團臥病干戈裏勞
君爲控摶

雨自四月至七月暑熱不能堪作此寄德
裕安民二首
一牛鳴地無多遠襬襶經過恐不宜風雨瀟瀟
自蚕月光陰忽忽又瓜時緬懷勝踐貞成夢尚
喜窮居不廢詩肯赴凉秋通夕約短檠儲粟爲
君炊

繞晴便有蒸炊厄未雨先懷重腿憂豈爲形骸
悲莫景政因風土憶中州雷廉老木誰能賦鳶
墮空江始欲愁解洗新亭涕來作清談還待買
長頭

次戴教授題德裕隱軒韻二首

一室閑清晝妙年人所難知心有黃嬭靚面只
蒼官且喜龐公健誰憐范叔寒升沉有流轉吾
亦夢槐安

嘆息朱夫子新詩手自編正應前輩似不厭老
篤脩途更贈鞭風聲與富貴他

莫秋贈端甫

長年無好懷一病動衣決凄然清鏡中衰髮不
勝鑷自憐鬼見笑甘受天所厭坐令金石交散
作霜後葉崔郎雖龍脊翩翩古游俠不忘平生
言經過頗稠疊憶昨賦新詩賈孟困凌躐情尚
破天慳語妙出月脅老秋餘幾日叢菊抱寒蝶
何時跫然來一笑起衰茶寒酷對梨棗不惜倒
篋但恐食無魚令君又彈鋏

次韻朱德裕讀豫章詩

黔安老居士平日謾爲官梁壞哀何補韶亡續
更難真爲漢去嘆寧知楚是纍看會貴卑比去蘄
無負此冠事見集中

冬日予與六人者游焦山謁圓禪師訪瘞
鶴銘斷碑及焦公丹臺愴然有懷兼柬朱
陳二友陳方病目而朱校易未畢

平生紈綺場寧食三斗艾江山豈宿緣老去尚
餘愛茲晨幸休假共步青蓮界風漪湛如熨霜
葉紅可畫道人喜客至棐几共清話從容得一
起逡若下路羊腸濯湍瀨摩娑
一概高名竟誰氏陵谷已遷壞
絹懷九轉丹吾老庸可待陳翁熬六藥朱郎研
八卦雖去竹林集尚欠二子在發春吾將遨負
約幸無再

讀呂居仁詩有味其言因錄致德裕隱軒
中且次其韻余嘗有蒼煙窮谷之約於德
裕故末章及之

歘落不解器甑餅無緣官朱郎抱此恨終歲常
鮮懽家書破萬卷生計才一簞積憂非薰心獨
以詩自寬清於虫鳴秋淡若雲出山老眼久無

人一見爲解頗敍蒲葭筆中英才得任安向来
三日欵共此一室閑人事喜無悟比復會面難
駸駸爭奪徒臨淵轂黄問日月老鬢鬢白挽不
一還邪知箕潁波可以濯肺肝我形已支離乃
學仍泙漫會營南山廬相與同歲寒

追次米元章游焦山韻寄度上人

一別幾晦朔向絺今復裘相思未能往四序忽
已周緬惟君所廬吞波繞孤洲枯節支老病掌
得一再游風軒納飛鳥煙涯辨歸牛舊游固在
劉思脫塵累去作十日留枯桑
敗舟騎衡古有戒誰復知我愁
遙瞻經行處寒山卧蒼虬惟子妙詞章出語鞭
不柔向来書藏筆許子參其流江山固自佳況
復更凄凛秋玉唾疊緗藏以贈未肯投不應結
緑價敲以燕石雞封題定何時思子今白頭

次韻彥章雪中見寄二絶句兼柬陳道人

戛戛寒風襲敝裘積蘇宮觀恍神遊要尋仙客
攀琪樹更情王孫記玉樓
老耕南郭一畦田飽食安眠久愧天更與殷勤
厭塡壚一冬三白記今年

用獨樂園故事以雪水煑茶招彥章

西都舊事君須記東頴新詩我未能来伴支節
眺斜日晚山相對玉稜層

呂城與蘇庭藻飲

俗物敗人意子来真醒心陸沉何用嘆白墮不
妨深老去慙連璧情親記斷金歸途更清絶天
迥月低林

雪夜懷德裕

惜惜病骨冷難勝未覺山陰興可乘度鴈寒窗
不定生冰瑤林琪樹憑誰賦縞
午脊騎驢今健否夜堂孤坐對
青燈

得蘇四庭藻書

十年卧病江湖上今日蘇郎解寄書未路何人
肯怜客窮途惟子獨知余蒼苔紅葉詩應好紫
燕黄鸝夏正初耆舊彫零無可語差彊人意正
思渠

嘉甫有西園之約病未能往

風流王武子一見一番新處世識名士於余復
外姻追尋元自熟招喚不須頻孤負名園興衰

年實厭春

懷日新

芳草綠如積冋連殊未回空令掃門待不見寄書來乳燕時能舞殘花尚或開老盆常貯酒忍遣復塵埃

奉寄西園主人

幽園不到已經時尚記山翁倒接䍠老柳吹綿渾似夢斷雲閣雨政閑詩自怜藥裹方撩我試問棊枰欲對誰聞道春風未芳藥斷畦猶有剪

借清賞堂讀書

卜居厭近市臨老心亦煩目眩車馬塵耳聵歌吹喧朝棋與莫拆況復戎旅屯養痾定何所城南有名園槐柳森欲合菀李檠以蘩芳塘艷積雨跡牖明朝暾豈惟蘇病眼亦可清吟魂主人衛霍家列戟藩朱門馬埒編金臬豪習今尚存乃能容此老厚意可得言十年客此邦要以桑梓論隔墻荒罵仝奉庖執留覓今日復何日媿此地主恩他年賛易室憑君記廋翻時予方效學易

調官畢寄蘇四

十年卧江漢一旦別衡茆聖澤霑膚寸微材愧斗筲明庭看丹鳳幽壑憶神蛟弱歲虛游涣今年臧戰殺當渠觸鋒矢頳子續絃膠骨髮雖資甫酸寒未赦郊簡書行自縛松桂不勝嘲豈止慙聲吏尤深笑石交名駒猶伏櫪病鶴又離巢嘆息幽貞吉吾今負此爻

贈智茶上人

寂寂霜林裏莫鴉萍蓬相遇各天涯石霜舊話誰能會鍾阜親孫子最佳老境歸根真落葉新詩蛇蚓砂相期絶學捐書去病眼今年我

…花

題朱德裕詩卷後丁元暉攜來

斯文久寒盟袖手空歲月絅懷建安初絶嘆求嘉未逢君雲陽城尚得慰飢渴神中百篇詩與世殊軌轍不補義山亡可續浪仙絶此言吾敢妄老臂常九折向來雖數見迹者聞何闊鬢丁亦吾黨十載猶短褐廋酬得佳句渠豪君則豁途窮滯貧寒餓何自脫信知丘壑顏不受軒冕奪吾聞十五都正以荆璧割士價五羖皮未售已白髮大明揮中天蔀屋未有察君其混龍鰕

吾亦老儐頹

郊行懷日新得乳時書而余病方愈二首

水凍全收綠山寒不解青崎嶇頼藜杖憩息得
丘亭問歲方鶺鴒懷人更眘今雪崖差可眺風
樹不堪聽

衰懶何人記當家手最賢手書怜我老肺病爲
渠痊得句煩歸鴈傾盃約異蟬塵埃老雙鬢相
見定疑年

病足王嘉甫見過

此身真是一長亭却笑渠儂說養生高枕從今
謝奔走短節元自厭逢迎羸骸爵躍渾無日老
語蟬聯倍有情須信江州史君在肯從藍轝見
淵明

呈伯求

陳猺那能白寒爐或似紅雲低將作雨樹老不
禁風流落身俱客摧頹鬢已翁相看一杯酒老
子不書空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五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六

古律詩

足病未愈

舊歲元無幾餘玦尚復留從誰縮地脉空自怨
天因未有飛鳧便深懷得馬憂殷勤杖上坐與
結百年游

次韻寄日新

南去関河雪正深尚煩歸鴈與傳音沄沄逝水
經新歲落落寒松只舊心別後漢陂誰與賦老
來梁父不須吟野車款馬吾何敢抱甕相從老
漢陰

與一二親舊小飲有懷日新次其所寄詩
韻寄之

寒衣難更綈夕飯薦秋菊吾家邑中黔標致頗
投俗挽渠萬牛難得可一夔足向來山林盟相
信不待卜那知語離處老樹已重綠忽忽一樽
酒雞黍招近屬桱行子何在小雨暗崖谷富貴
朝露晞歲月流電速懷哉十日飲傷此千里目
徘徊黃金花采采不盈掬

德裕見過次舊所題隱軒韻謝之

一龍一蛇玩世人三沐三熏保家子平時百丈
渠舫憎此日足音吾爲書高標朔雪凜松檜抄
句春波泛蘋芷共鷖騏驥甘伏櫪誰言牆施壺
倚市袖中漫刺不復惜自笑衰翁安致此窮途
相從萬增嘆老語未盡壘先恥　今清明過奴
隸勿使光芒雜泥滓一杯屬子須勉旃愛莫助
之吾老矣

二月即事 自後丁亥始

窮閻無邸報病耳信塗傳黃鶴來歡道朱羆化
羽淵秋雲那敵日夏潦謾稽天嘆息公章劉華峰
連亦外遷

贈耿　邦石

經年旅食厭菖蔓雪後征衣亦自單憶子最於
三虎怒愛渠欲撓萬牛難向來老筆那容棄此
去塵冠尚可彈敗絮不溫吾自尔一杯濁酒禦
春寒

哭智察上人

石翁山邊初見子儈寶遺珠無乃是當年不貫
澄觀詩貺歲還供玉川米河潤九里人所傳我
窮禦渠今溘然秋風宿草荒基田再來阿練吾
無緣

以鑾菩提數珠送王嘉甫

得自海南天修已治歷年聊爲佛陀供豈止談
摩緣俗垢元無染心珠要自圓他年如許壽不
負趙州禪

寒食日與郭積之郊行飲中懷日新時春
寒甚 二首

江縣明寒食書齋老禿翁衰懷元自異勝賤倘
然同渚柳絲絲綠山桃樹〻紅阿連不在眼愁
滿夕陽中

貂狐猶夙債餲粥有佳招共覓竹間寺更尋溪
上橋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笑度荒陂去風
吹酒半消 南徐州記有龍目湖今失其所鶴林寺前山有名胡蜂腰者

度上人自關中來

忽〻三看斗柄回遠來病鶴已摧頹乞醫者域
吾方尔問疾毗耶子合來嘆息赤髭渾似舊喜
催青眼不徒開何時趺坐寒窗下共聽崩崖万
壑雷

調趙雙獻居士 二首

忽〻餉子一杯茶老眼蒙朧似有花莫倚溫坊

現摩詰便志神呪禦登伽
平生不領魔宮女此老今參款界禪笑道貧無
卓錐地只今家有散花天

寄焦山圓禪師 二首

渺〻城東路焦仙有舊廬寧聞大雄識真合頫
眭居貧病飄流際艱難問訊約一庵容聽法吾
老合指書
憶昨扁舟去春江渌未波相逢一瞬頃所得万
金多妙解忘羈絆初心寄琢磨靈山他日會為
記老頭陀

送王季裴往 竹在

予家本南燕我籍亦東魯天涯兩淪落遷徙無
定所一朝聞剃啄三歲想眉宇發然轉逢地剃
款相就語風帆不貸人索別遽如許予才於用
多蕃𥅆吾未覩布衣諸生耳而乃中健武俠恢
獵德網取士倍於古韓門寧有奈晉才仍用楚
由余初不棄况予自中土忽〻一杯酒吾為予
起舞

寄王十四丈公瑞

破屋燃薪炙冰硯昔與公翁同令異縣十年空看
一麟足精廬去我兩牛鳴伊蒲共飯今如約揵
稚同聽昨已盟竹笋稻麻吾不問一番相見服
增明

寄日新

好在東吳客歸期尚未聞已梅看里月可憶蒜
山雲仕路雖投紱詩壇定策勳他年一盂飯扶
來待君分

題日新梅室向在杭日所居有此今還居
虞山矣禪房花木深常建題虞山寺詩也
虞山舊名破山

阿連清標真技俗人道妙年能顧曲那知晚歲
厭囂塵歸種寒花伴幽獨西湖絶境天為破東
閣新詩手親録澤門之晳何足道相對風標兩
冰玉今年還問破山禪老樹駢〻予當熟定將
妙語絶根源可但閑房麗花木平生最於三虎
怒老境真成一夔足當何襆被過君家共挽長
條醉酃渌

崔仲才問詩於予作此贈之

日吾來此居時已聞子名墮地騏驎俊破㲉陵
伽鳴過我不憚勞琳琅照柴荊圖史佩商推辞

章嘆縱橫寅緣託末契歲月今崢嶸相望百里
遠尚記十載情抽中河梁句規摹漢西京賞子
圭璧姿愧我蜩螢声域靡及見追欲語還自驚
斯文爂燼餘作者曳跖弁並世不乏秀涇流自
爲清差池百年內望子爲長城已知蓄積富更
在淘汰精君看上歲田寧可鹵莽耕石槃久則
穿誓勿寒此盟床頭有獨酒會與子同傾

大疫聞德厚病雖少愈而苦未能語

棘人元自瘦况復病相侵鍾趙妖猶昔歧雷術
誤今昏昏藥應倦怱 二 日殊深安得詹何筆淵
翻慰此心

贈謝德膺

一杯濁酒撥春缸喜向燈前見老龐傾坐清談
信哀玉傳家妙語更澄江此時杜老錢三百付
日虞卿璧一雙聞道平生同學友半驅羸馬踏
逄逄

蠹齋先生鈆刀編卷第六

蠹齋先生鈆刀編卷第七

古律詩

德裕久不見過賦此詩邀之

頃年來卜西里居知與吾子同枌榆趙郎過我
問信初袖中售子所著書短牋小字紛虬蟉我
初讀之意魁梧聞名不識深愧渠驚風翩翩下
箨見握手正自山澤癯短人雖短才則殊囊中
錐見難須史如君精悍誰得如又以一飯先老
夫窮年翰墨同染濡當時此約何可渝歲月怱
怱霜生鬚空房肺疾愁相如趸然叩户今則踈
斯文綴緝誰助余顛沛望子一臂扶前村雨足
瓜芋區向日敲廬新糞除祝子來過勿躊躇堆
床敗蔺翻蠹魚共倒濁酒羹瓠壷

戲題枯木

老矣木居士蒼皮今幾圍輪囷臥澗壑吾與汝
同歸

贈仲才子和六言 二首

視世崔郎一吷友子趙子三隅千里看兩鴻鵠
一詩重百車渠
著論信子真輩疾惡真元叔徒雕龍固擅當世

希驥不應老夫

題豫章先生像予嘗作看雲圖詩二首

吾生較此翁已落二紀後一時偶蹉跌千載難
解后悠悠牂柯水冉冉摩圍雲自恨詩語拙笑
尉沉湘䰟

今朝閒此圖英氣尚髣髴酹予中郎酒酹此浪
仙佛束髮守孤學觸事多罵譏九原不可作吾
老欲安歸

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爲韻作八小詩贈
伯求

閱人固無多每爲子傾倒雖非矍鑠翁竟是鮮
健老

收駒沂渭間誰識此老驥伏櫪我何傷着鞭渠
可畏

抵寒唯麁絺詆飢但晩粟切勿笑此翁此翁吾
所伏

行須置町畦禪要着槽櫪覆我千日酒面君九
年壁

怱怱把臂間各不負初志淵明荷鋤翁子雲執
戟吏

微心秋月明觸事浮雲壞崑鶴置勿論凡楚竟
誰在

不取禾三百同䉛侶八千歸歟建德國吾馬不
須鞭

人生老戒貪金堤捍河水他年渝此約何面視
邑里

今秋麥大熟北客所願也戲作詩寄王季
龔

覆塊初驚綠未蘇轉頭飛雪上齋盂腥鹹此際
寧愁子餅拓今年不負吾蜀豉加塩還記否湘
蒿薦筍有詩無爲君一洗南烹惡從此儒仙莫
怨臞

晩步

汙垢不可奈晩涼眉始開孤節信江去老袂覺
風來鶩大那須尔凝蚊安在哉寥寥初月上却
照老夫回

與游子卿別久矣比聞其調官端州有懷
其人二首

三吳望百越霜鶴亦迢遥疊疊山愁客涔涔瘴
迫人老慵吾自厭声問子當頻莫作飄流想寒

梅不買春

予官高要去扁舟早晚回曾逢歸鴈否幾見隴驀來老去腰猶折誰能較少稚他年相遇處吾馬亦虺隤

懷顯上人時在江州次其舊所作詩韻寄之乙卯夏予始識之于城西王氏墳庵

長號西山雲見子單陶夏孤生九死餘相遇天所借崎嶇馬寒暑荏苒問田舍流萍忽復散皓月耿清夜孤筇子何往征馬吾屢跨空餘碧雲詩十襲陶蘭麝在廬富清景得子更增價他年東林游吾猶厠陶謝

寄湯朝美

綠樹陰陰噪莫蟬雀羅門户更蕭然平生流輩誰今在鄉里衣冠予最賢老境幸逢傾蓋語畏途當記說車篇荷鋤端欲相隨去却恨初無二頃田

八月九日晨步至鶴林寺遇一上人

蹁躚身何向飄飄意自佳流年感秋燕幽興續晨鴉未墨終年累江山着處家寒衾無用汲吾病不禁茶（適有是語）

張彥飭自建康來相見留三宿而去且言李先生新亡張友聖俞之亡久矣

萬事紛紛一夢中虛堂相對且從容蟄龍老鶴如何往社燕秋鴻喜再逢陳迹只今空自記莫年非子欲誰從蒼崖促轡還如許孤負黃花酒一鍾（時去重九五日）

病起懷陳道人

臥病久不出四郊霜葉紅摧頽元屬我鮮健不知翁莫惜書頻寄深思酒一中移心未得法君去亦忽忽（張平崖翁嘗語人云予病中曾得接心法否）

崔子虛以公檄出羅作詩寄葉伯來且言其道途之艱因次韻以寄

詩來君馬嘆玄黃正坐鹽車道路長倒壑枯槎無復綠並岩殘菊尚餘香眼看落日還應駐心對寒溪却暫涼昔日維摩君記否迹來兼病亦懷鄉

再次深字韻寄日新

濁酒青燈語夜深短琴相與作南音當時懷越悲莊舄此日游吴憶季心日莫飢鴉無定止天寒孤鴈自悲吟遥憐果杖蒼煙外舍北梅花正

背陰

喜陳道人自泰州來作此詩留之

光風轉芳樹子向毗陵去霜風揉枯荄子自海陵來悠悠萬里江一葦安可杭浮杯不作難子亦石肺腸文章一小伎知我獨子耳食貧㩧折腰此復愧於子草草具一餐芋火對懶殘孫節匆遽往歲莫方沍寒

頭風

陽虛已宜病冬々痛復參同老耳時吹雨蠢軀未可風昔針空自驗今擻竟誰工製帽孤皮在兒童匆笑翁

寄湯朝美

夙痾苦牽纏舊學久廢忘閉門老叔夜慵懶害無上朋知音問絕正復相缺望獨餘思子心砥柱閱寒浪作書往問信聞子亦微恙深怜三醫勤却嘆五鬼妄新詩勤諷誦渠魄自應喪吾儕曉天星齒髮已非壯羈孤寡會合尚復困此障衢風戰寒林落日翳疊嶂軒車何來遲爲子倒家釀

命瞻錄近詩寄日新

涉世殊無味言詩粗有芽尓能明瑟僩吾不憚車斜老僧元江葦寒殘更蜀麻因書寄癡叔剩爲乃翁誇

游元著作江天莫雪圖贈宋元禮要余賦

艤舟洞庭三日雪一夢十年今白髮君家此圖忽墮前便擬寒流泛秋槳玉花淅淅紛長空征鴻不度天無風枇岩暗水咽哀玉並溪古木僵寒銅李成不生郭熈死問君今世誰能此群兒丹鉛較形似我識此翁非畫史坐來正復覷我顏試問倦鳥何時還少文已老座埃門從翁乞我松陵山

正月五日寄陳道人 戊子

衢寒索去一何忙當日詩盟忍遽忘薄宦於人信箕斗老懷唯子不參商自怜勝日方懸榻狩趁春風便促裝弱歲幻心雖淨盡新年佛法要商量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七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八

古律詩

贈伯求

不作馬前拜肯爲牛下歌窮途食蘖易荒歲啗瓜妙士固難推挽渠仍不揣摩黄禾起巃馬嘆息柰君何

奉寄滿足庵主王雅州所居也

知音捉老竟誰逢摩度羅域宿契同妙語奉陪三日欬病懷頊失十年窮向時尺鷃嗟渠笑今日冥鴻信此翁莫惜平生太元草君山元自識揚雄

寄日新幷東蘇庭藻時在秀州

漕河千里流十日可往反風帆晝夜至子獨音問罕平生雖盡沙落紙龍蛇蒲不應孟公豪直作叔夜懶豈云附炎熱正恐厭衰散交遊半鬼録老病僅餘喘久爲後輩玩智與髮俱短徼書子勿怪炙手借餘煖向時蘇李子堅操石可轉邇來亦効顰煩子更推挽倂將百篇詩慰此昏病眼

閭丘仲時清晨見過作此詩遺之

子來始晨炊飯糜語未盡豐鍾九秋鳴歷歷有餘韻朞年不見子子學乃頓進吾州士冀北子實千里駿緬懷十載語至此方盡信滔滔大河流可借九里潤哀年舊學廢得安闕親近明牕兩趺坐日求失餘困世情貧更薄吾貧老亦鈍得與田蘇游從今復何恨

贈楊德雋

頃年聞子名蹀躞天馬駒初疑但秦豪豈料還魯儒理當久騫騰術業誰不如尚淹惠文冠更請域旦書一語不相應屢將猛虎須長松表寒林信與蘿蔦殊壓埃塥胷次一見氣少蘇念子如孤雲漠漠天一隅骯髒固當尔顛沛誰爲扶子看獨鶴歸雅盱有群烏兎毎太行路勿令摧子車

寄東觀聶道士

幽憂忽忽未能除濁酒相逢輙倩沽老語參同真石交高懷一見只膻儒當時共嘆遼東鶴此日還思葉縣鳧老柳吹綿春有幾會須重醉紫瓊腴

戲贈楊德駿

風流揚伯起相遇紫髯城逸思何軒豁高懷更
垣平秦冠空自累漢賦幾時成莫作敲榜想鶖
鶖亦易驚

送廷蔭燕呈楚州通守杜丈

相從常恨十年遲握手忽怱每日疑風艇煙帆
還此日隊燈籬井定何時試看子學猶難售須
信吾窮未易醫千里同風杜夫子可能時寄彈
丸詩

次前韻呈杜丈

老去休嗟見事遲蘇郎有語不當疑驚看渠學
非前日悔奉公游已後時襪襪只今還自笑膏
肓從昔更誰醫時花俚服空爭巧須信人間自
有詩

謝杜丈見過

短章韻墳麗大篇諧韶濩詩中晏平仲執鞭所
欣慕相望一水遠匏繫未得去軒車肯窮巷閭
里亦驚誤向時蘇季子嘗有過情譽輕身先匹
夫豈不以渠故茅簷一席地坐語西日暮袖中
石鼎詩未出吾已懼十年風雅學徒徑多窘步
譬如策駑跛行此九折路書須把下得禪有鼈

山悟祈公不惜口更舉末後句

同范三哥訪鑒長老鑒捷為人而住錫金山

愔愔山月照娥眉未暇西游鬢已絲勝日來陪
巨卿交莫年覩見德雲師解除須髮元非錯肯
老山林更自奇趺坐繩床兩無語此心真有幾
人知

口占送汪元章兼柬述之同年

君行社燕前老意倍淒然離思秋鼓棗歸程夕
照邊久藏和氏璧行着祖生鞭為語同門友吾
貧亦去年

有懷杜丈仲微

弱歲元知有此翁寸莛嘗記昔春容貞元名士
渾無幾正始遺音僅此逢別後篇章應日課老
來伏臘定誰供飛鴻過盡空回首倦客新年更
自慵

次韻德裕

此郎筆力如江漢收卷波瀾作此嬉三嘆方驚
求嘉未兩章還到建安時衹知妙語能祛瘧可
悟虛名不療飢同病同憂有如此向來吾亦蠹
魚癡

題劉元晴書舍

不厭居龍學吾衰秖見公勤如表伯業清甚陸
龜蒙身健何妨老詩工莫厭窮要爲千歲託試
判一生功

劉氏慈義亭 自此後戊子

天公殊憒憒此語不須疑已失黔婁婦還亡伯
道兒孤亭時一慟行路不勝悲會借韶鈞手重
爲楚些詞

題游元著瀟湘晩景圖

與翁家世俱東魯不記翁游曾到楚看翁寫此
瀟湘圖惟翁筆力能如許孤篷合處漠看村老鴈歸
時帆入浦丹楓翻翻江氣寒莫雲初晴山月吐
杜陵野老經行處庾夫病郎用心苦惟翁妙思
自暗同楚玉何曾識神女信知胷中着雲夢不
止毫端挾風雨只今小紙美姿態氣韻酸寒終
愧古蜀山秦樹各異狀所向一律人笑汝誰能
爲證張與吳十年此病翁今無

秦七史慶臣好詩而喜俠飮之酒而贈以
是詩

踏遍荊吳鬢欲華夢中煙雨暗三巴白鹽赤米
猶能飯碧巘清流便當家子黨昔誰怜范叔吾
門今始識劉乂鵝斯賊食雖堪笑相祝無勞豈
齒牙

陳季陵侍郎生日 二首

政簡官多暇刑清獄屢空年從父老語俱括使
君功鴻寶寧資汝黃麻正待公仁人自宜壽天
意與民同
聖世唐虞際公才稷契間清仍能律俗直更不
容義比歲頻分閫今年定賜環從來香案吏合
自廣桑山

史慶臣止酒

韓時孤憤客楚境獨醒翁莫景還誰似高懷只
子同已七千日醉可更十年窮吳稻新春白猶
堪慰轉蓬

慶臣和巴字韻見遺復次韻

獨鶴投林畏莫鵶何時入蜀強劉巴痺鄉自古
難爲客老境無人不念家一飯肯來從我覓百
錢何惜爲君叉麁繒大布差安穩莫學渠儂戲
虎牙

次湯士美送蔡季任韻寄士美二首

君才元落〻吾語只平〻意廣眞堪笑情親却
自驚瘦筇殊未到短笛爲誰橫肺病雖羸甚猶
能倒屣迎
兆湖南北路投老始來游少作三年別當爲二
頃謀問闃元徧歷衰謝合歸休更問西莊叟能
容此客不

次韻士美求予舊詩之句

寒江不療風雅渴一讀新詩黑華髮鳴岡雛鳳
固自諧歷塊名駒寧復蹶十年韜縮不願售須
信柙藏定干越昔人羈窮正坐此落〻君心抵
金鐵蟄虫欲作雷破柱大勝秋蛩弔寒月徛邪
清廟君所知莫學杜陵老翁窮徹骨

次韻邵公濟六言三首贈史千史自云嘗
從邵學

閱子西山遺墨愛渠東周故家欲與俱鳴此日
只今老眼昏花
學須有委有源約略爲君一言淳夫迂叟舊客
魚巳醉翁嫡孫
貯腹古文奇字發策長款短行挽子縱談今夕
小風時動簾旌

八卷終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九

古律詩

寄湯朝美

君家堂下錦千堆老眼春風亦快哉勝日久孤
三徑約淡辰深愧兩書來公祖已辦應多暇家
釀重開定幾回會挽蜀狂成一醉莫嗔衰齒破
蒼苔

史慶臣貧甚湯朝美士美以書招之作詩
以餞其行

情時騰如斗論事須磔蝟閱人習熟中見子差
吐氣十年臥蚍蜮一芥視富貴只今五窮追嘆
息一飽未子才固崎嶔渠眼亦參髯黃金鑄鍾
期此語可歔欷中山兩公子好義吾所畏深惜
涇渭雜屢斥堈塘沸大書獨喚子如子亦差慰
相從一語合肯顧百金費孤松危欲死莫惜加
灌溉向來監河侯吾懟可勝諱

次韻陳文陳文宣城人歐公詩云共防梅
老敵難當

詩似梅翁不易當公今後出更專場自來不數
王揚輩平處猶參沈鮑行梅柳作新還此際江

山增重信吾鄉會須乞取飛霞佩老藉猶能與
頡頏

次韻蘇庭藻見寄庭藻所居號竹堂

怱怱别後已經年堂下新篁又長鞭何日來成
漢陂集只今空寄陝郊篇封丘正自妨吾樂畏
壘誰能識子賢俱坐先秦古書累吾儕流落本
非天

登多景樓分樓高天一握爲韻得一字樓
非舊址准東面可眺三隅暗甚時方改作
榜稱米元章書蓋僞也語寺僧當易之

往時百仞山冊樓麗朝日江天富佳致收攬不
遺一怱怱際豐事電往那可詰故基誰爲徙勝
槩從此失如窺一面網又墮三凌室幽懷鬱壓
霧老眼暗添漆雖云一牛鳴每至輒悔出史君
改築意正欲名稱實丁丁斤斧功趣此玄月畢
扁榜照華棟仍須此翁筆

步至石翁山送江亭下贈同游是山予意
昔有石姓居之今説怪甚

蜿蜒一徑路蒼龍趍此霜林葉未紅翠壁嵯雲
疑欲雨滄江翻浪故多風淒凉遺事從誰問避
迹清游與子同會問詩翁覓新句落霞孤鶩本
非工

次韻史康時見贈

兩稜下蛾岷猶閬梁可人相逢老史族仍是少
公親濁酒能流月新詩不負春步觀還伎癢吾
亦捧心顰

次知府侍郎九日登送江亭韻

茲山聳孤秀正自愜公心頓覺天能近都士地
可臨煙江殊衮衮霜柳尚沉沉但恨無陶謝芳
醪只獨斟

寄李幼安 二首

我屋與君室濟河南北州相逢楚天曉却看蜀
江流老境渾能追妖氛竟未收何時一壑地歸
種故園秋

別去才三月人來已兩書老懷多弛曠厚意獨
勤渠共嘆飄流際能收謗罵餘春風綠林壑還
佇短轅車

次韻程道徵 三首

二年五經過子亦倦行役踵門覓一壑正尔不
能得窮愁侵兩鬢無酒灑胸臆見溺不解援我

空三嘆息
子家江濫觸還送江入海凄凄兕虎嘆屈指已
十載飢唯三韭足寒止一衲在試問十二宮從
來誰主宰
宿草被三徑呼兒不須鋤從來駟馬客肯顧蝸
牛廬那知傾蓋交向我情不踈惜無一端綺報
子雙鯉魚

夜坐懷日新

小室頗修潔短窻亦虛明紬書豈不佳念汝翻
愴情憶昨乾元初春風被簷楹炙背俯晴軒鏗
然讀書聲忽起四方志遂作千里行別來四寒
暑歸計猶未成買桂炊白玉崎嶇客都城兩鬢
不受愁應已白髮生斗粟能幾何終年費經營
短鞭望馬腹我亦飢寒并老懷少機械世路多
溝坑安得沮溺田與子𦲷歲耕

送杜丈仲徵赴山陽倅

城外長淮綠渺㳷此行聊復鴈門蹄邊烽已息
何妨醉民訟全希尚可詩昭代聲名方此振中
年離別未須悲溧陽老尉還天幸政自按援得
退之

士友高伯庸滑稽玩世屢與人忤而見余
則加敬之共怪之士八年矣今慶臣風度
大略相似而所忤所敬又極同也感嘆之
餘次慶臣韻贈慶臣

鬱鬱東岡柏自青惜無大藥駐頹齡忽驚優孟
重來楚但怪蘇耽却姓丁千里自來須騏騄兩
蒙於子信螟蛉隙駒歲月那容玩老語從今便
當銘

陳使君生日二首

今時潁川守往日太丘翁已葦因循弊蕪收撫
字功民言方頌此天意曷酬公莫把彭鏗比恐
非斟雉同
控鯉雲煙外釣龍溪水邊遺蹤猶可見故老不
虛傳道豈容指物功須解補天看渠落公後縱
健只臞仙

讀劉文元畸四傳戲題二首

使長河作酥酪真赤手攬象犀斯丈誰解捉搦
此老大能滑稽
知音止老柳州如君亦奚斯流真復煩管城子
端不數下邳侯 韋華傳非退之 大因話錄言之

丙戌重五後一日予與同舟三人游虎丘
庚寅歲予亦以是日至楓橋望虎丘塔迫
日莫嘆息而去

百丈寒嵓塔孤蓬倦客舩来迎十里外相識五
年前天迥方斜日林深忽瞑煙平生我三宿爲
汝復凄然

送鑒老住禾山二首

破璧荒垣誰解新渠僕方向阿師勤送知竪拂
拈椎處不負青山起白雲

黄流渺渺獨浮盃後鶻冲天亦快哉王麈談玄
他日事不妨無帶此山来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九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

獨遊因勝有懷蘇丈信臣時任衡州幕予
明年亦官淮上矣

力田不罪歲吾猶識斯人氣清色坦表可畏還
可親五年鹿門遊莫辨主與賓老屋每下榻寒
庖屢分珍人生會合難朝吳莫燕秦忽隨湖雁
去坐見江梅春滄波與天連音問何由頻向来
燕居室蕭然無塵簿書換清談嘆息生一貧新
陽華故歲我復効此顰吾人亦何事政愧邦
孔賓何時北山南得與翁並鄰

寄仲微杜丈

小雨催春杏半紅轉頭庭戶已秋風劉楨昔病
雖差愈侯喜今詩竟未工瘦馬羸僮還自笑漆
尊黄菊定誰同十年塞耳人間語剩欲從公一
破聾

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韻

嶷嶷陳夫子高名天壤間讀書能妙斷行己有
深閑句法窺唐杜文章規漢班九原埋玉樹遺
簡仰高山 可正平詩
甚美元多惡嗟公墮此間真爲四君次可厭七

年閱汴泗空千載晁叔用何斯舉僅一班凄涼大陽
履埋没君何山
哭貧著作
每憎雞蓋毅自許鳳鳴岡論事方劉向修文遠
卜商高名寧泯没老意自凄凉嘆息諸中惠此
生那可忘
登普照山有懐宛陵丈侍郎二首
登臨才非日時序亦忽忽敗碁無巢燕寒空有
斷鴻老懐空對月病骨不禁風遠水澄寒練令
人憶謝公
遙聞宛陵老猶寄梵王宮穫稲雖終畝詩節未
畢工斯文元有托吾道豈終窮莫作居東想君
王識鄭崇
鄧才卿同年兩顧敝廬病躓不克見别後
次庭藻送行韻詩之
富貴移人或望塵獨於衰病却情親瀾翻未聽
渠儂語髭髯懸知我輩人正續黄粱今日夢敢
尋紫陌向時春三年兩踏逢嵩徑此客他時不
是新
送劉元晦解官歸宣城兼問訊侍郎陳丈
羣書諷誦不離口君才豈止王季友力探千載
自青眼智効一官今白首三年拄頰京江上車
如雞棲馬如狗旁人愁嘆君則笑一閧從来有
奇偶椎鼓發船忽復去聚散忽忽一翻手涇川
渌漲三百里試脱征衣濯塵垢人間至計只標
標身外虚名本箕斗君歸更問旦過翁富貴何
如一杯酒
寄史伯强
一日抵三歳子衍踰十旬昔如宮應商今君參
避辰力挽殊未來嘆息寒江濱附書雙鯉魚滄
波正森淪平生金石交如子不數人飽更松桂
秋不羡桃李春向来相期處可但鬆絶倫一朝
忽去眼那能不酸辛悠悠世網中雙鬢各已新
豈無耦耕約奈此離别頻富貴朝露耳莫負頭
上巾歸来建德國與子同問津
戯題小庵畫軸三首
扁舟渺渺入平湖秋葉經霜半已無不是幽林
欠残雪爲君題作剡溪圖寒林平遠
一落蔡維中末别嘯雲友秋月耿寒林時來夢
中否後

當時餓鴟箭驚呈無復魂囷卧堦下草深愧主
人恩摩

次韻侯彥康

簞瓢從古亦山雌嘆息渠儂定可師挽士眞難
九牛尾酬君誰可五羊皮過逢政自艱難際感
槩俱非少壯時摟散鄭虔官益冷得錢沽酒不
須疑

朱毅夫挽詞

責棄長安市退藏三十秋來從阿戎語始與德
公遊一別俄黃壤遙憐尚黑頭心知漆燈在應
爲此留翁

送辛幼安

西風掠面不勝塵老欲從君自濯薰兩意未成
還忤俗一飢相迫又離羣只今參佐須孫楚何
日公卿屬范雲節物關心那可別斷紅踈綠正
春分

次韻彥康

讀書業新功于久最此課蒲楮籲冥雲了不見
坎軻深懷浹背恥但欲袖手坐新詩忽來存快
讀起疲懊還疑正始在欲突黃初過斯文未易
到吾黨眞可賀向來豫章法政復如此作鈕頭
三寸澤子貧況黃稗只今百尺的已見一矢破
更期十載後凛凛誰子柰者年日凋喪我亦老
寒餓奇窮不自惜乃復珍此貨但恐黃禾空手
駒誰秣莝

贈頻昂伯高兼簡王丈公瑞頻嘗識先君

凄凉元祐幾遺民避追京江兩病身阮籍莫年
唯可醉楊雄平日固當貧久知丘壑須吾黨晚
喜簞瓢有若人同識嵇公更誰在仲任雖徒鬢
如銀

寄辛滁州

江皐追送憧踰旬節物俄驚一度新西澗潮生
還值雨南山雪盡正逢春遙知風韻如前輩可
有篇章憶故人擬向瑯琊問幽事兩翁遺迹未
埃塵

次韻廷藻留王用賓韻別趙楚才

落魄山陽市悲歌獨子聽相過常出日小住亦
翻星此際心還折何方鬢解青一杯寒食酒相
與記沉冥

離山陽戲次廷藻韻簡叔巽二首

忽忽掠面只黃沙行盡孤域不見花政是江南
好時節暖風吹柳欲藏鴉
去日寒亭尚有梅歸來已過海棠開叩門剝啄
家人笑驚惟安西老万回

寄朝美

君才秀吾鄉真可歌大雅踈通信而靜少有似
君者十年卧墻東𣗥𣗥笑梧檟摩挲懷中璧顧
我知者寡一朝簪雲去始駭天下馬寧知不祥
金未鑄先躍冶煌煌漢家業條畫待董賈皇文
閣石室秘署向金馬飛騰吾敢羨拙直真毀瓦
出處判殊塗歸耕弋陽野

贈王南仲

妙語富停蓄高標邈嶢嶭半面逆旅中知子固
不凡語離今幾時歲月如驚帆南鷰再相過黃
塵撲征衫握手互嘆息白髮不可奸吾儕與世
踈觸事俱穀函飢鷹久已疲狡兔方自㲋二頃
可以休此意神所監縱復落癡鈍猶應免貪饒
一語子可思病馬愁轡銜寄語同社人吾將老
寒嵓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一

古律詩

道士劉先覺之金陵

挽袂小排徊秋風菊正開方驚鷗可狎忽與鴈
同廻老幹元如腊衰懷久已灰丹砂未得訣佇
子寄方來

用韻荅李清宇姜德光

忽忽一席地夢千數追尋厚意嗟虛辱衰年愧
不任高懷元淡薄妙語不崎嶔老檜千尋直寒
泉百尺深世方憎落落吾自畏駸駸生計貧非
病羇窮古亦今未須悲齟齬直可付呻吟誰復
明兹事深思話此心空垂老任釣莫辯伯牙琴
試採南山蕨同君潔釜鬵

次韻奉荅楊判官繼甫

向君官昇今復涂十年兩地無此儒喧啾塞吃
方一區君自鵠白渠自烏士安門人有摯虞斯
文灭冷今復蘇賀次與古真合符鄙夫獲落世
所無逃禪政自禁瓠壺豈有筆力凌三都老傖
人方笑玄謨愧君清坐容歌呼君材如魯我則
鄙氣味莫問沂與沫甲辰雖俱那得如蒼髯直

幹霜不枯歸來破屋從繩樞飛騰付君吾敢謏
謝端硯辛滁州幼安
君家即墨君不與世同調紫雲蒼寒冰色與質
俱妙誰知窮荒地尤物來越徼探囊忽見畀此
事出吾料隋珠暗投處嘆息真可弔物生各有
用瑚璉薦清廟君才兩漢餘妙句出長嘯吾衰
亦粗尔老語世不要摩挲冰玉質自慶還自譙
願君為追琢勿令硯空笑
次韻史伯强
金陵望京江與子俱異鄉以膠投漆中非子吾
誰望平生山林願兒乳寧可斷拓子獨不來同
誰弋凫鴈乖離念存沒一飯再三歎往者十年
夢在者千里別寄毅問平安此去何時還熾火
煖濁酒此盟安可寒
趙漕生日 思 丁酉
治世才難得公生瑞聖朝高懷元稷契異實更
松喬驥騄須千里鵷鸞合九霄明年東府晏相
與記今朝
名族仍前輩高材更望郎經年淵龍節數日冠
鵷行白鶴閒新醒青黏屛舊方春風柳條綠傳
賜看句芒
金山海書記寄七騎
兩騎並驅爭欲前兩騎舍矢俱應弦一騎揮摑
一負箭一騎力挽弓彎圓寒風蕭蕭沙漠漠封
豨可擒熊可搏漢家飛將李出關政使渠儂專
此樂君不見往年胡瓌寫此圖宛陵詩翁最愛
渠戲將醉墨作長句歲月政當嘉祐初故家文
物今星散老筆從誰辨真贋胡兒走馬大梁城
對君此畫空三嘆
次韻贛州知府陳侍郎二首前篇寄幼安
後篇寄李陵
秉軺西去定何人驚倒吳儂政要君平日比肩
空絳灌此行知己有華顛不令殘孽終煩國信
是高才可冠軍絳蛸斧螗當着語病夫今歲懶
於文
朝班數日待歸來又醉凌虛百尺臺兩歲雖為
汝曹福一州那盡此翁才只今音問踰千里何
日登臨共一盃宣室受釐知已久問公藏縮獨
何哉
高郵知軍克芍藥一枝五花三絕

芍種逢花已自難瑞雲攢處凭欄干煩公問取
同州例一幹三花奏牡丹
蜀錦圍欒照眼明游蜂乍見亦須驚君知此種
來何處花萼樓中五弟兄
涇川游女漢宮妃壓倒渠儂金帶圍吾府只今
虛席在栈羊醞酒送公歸 五月同州奏牡丹一枝三花見文莊公集
云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芍種金帶圍芍藥名事見後山談叢

寄辛幼安

飛鳶跕跕瘴煙中嘆息渠儂伎已窮敬壑老松
真耐久燎原荒草易成空危機可畏渾如此莊
語能聽只有公已識柴車勝禾轂快來相就北
牕風

送陳唐卿尉繁昌 二首

一貧那可忍子亦老夫如晚歲難忘祿生平誤
信書相逢搔首處共是折腰初莫作高常侍狂
歌憶孟諸
老筆倦場屋今年方自如無爲墮丹墨可便廢
詩書妙質嗟誰似脩塗記此初摩莎和氏璧吾
語亦磻諸

題彭氏韋經堂

鮮卑語熟更琵琶渠向人前亦自誇棐几明窻
那可肩書君能記魯東家
公主侯印照鄉閭到了扶陽只漢儒不向師門
論官閥未知四賜可無人

天寧寺清宇壁間韻

風歷寒牕竹自鳴老談還得片時醒撓君小住
君知否恐有楞伽未了經

與玉南仲李清宇夜坐十二月八日大雨

急景不可駐十年無好懷飄流還此日團聚且
吾儕短日衣衫盡寒雲雨與偕昏灯照清夜安
得酒如淮

喜清宇伯強自外縣歸

不見曾前兩友生流年欲盡不勝情寒牕孤坐
風初定短筆同來雪正晴濁酒只今俱入務新
詩從此試尋盟黃塵撲面無佳思乞得逢君眼
便明

題滁倅燕丈文伯遽廬

浮雲過眼只斯須兀兀粘緜政笑渠萬事悟來
俱蟻穴一官隨處是遽廬已知要路真聊尔試
問高懷竟孰如老樹扶疎真可愛因君又欲感

歸歟

以黄公金華伯五字爲韻上黄仲秉侍郎

求道固多岐我焉去以黄耳聞老叔度欲聚三
月粮今日復何幸得上君子堂醫門不拒疾請
試囊中方
先朝盛文物莫盛元祐中我生百年後深思附
冥鴻人欲天不違今復識此翁何以知其然風
味如長公
古貨不易售八荒孰知音零落子雲書屋埃伯
牙琴我懸久病此屬公聽呻吟可笑未浮漫屠
龍費千金
硬語幹地軸奇辞挍鯨牙向來豫章公　洗空
百家此灯不可傳公實優曇華銀河會可窮從
公丐靈槎
名如九鼎重筆有萬鈞力并從穎川最厭就
承明直頃時未承顔既見有矜色歸語同舍生
吾幾類河伯

贈楊文伯

忽忽求陽城別我正月尾當時已念子山路石
磊磈只今再相見霜風凋百卉長年走道路焌
庸能得幾信知書作祟可但窮有鬼殫精謾屠
龍適用終獲稀鼓危不少愜嘆息子亦偉倒囊
欲振子吾事真不避西州老次公择掇到葑菲
肯令霜雪幹凋喪雜蒲葦子材正牢落我意空
憤悱勉旃無多談寒酷緑如蟻

送杜仲微知容州

丁年不肯短檠灯中歲危塗屢折肱自古詩人
固屯蹇喜公今日少騫騰遥知去路方收秫預
約來書定盤冰句嶢丹砂能寄否拒本扶病髮
鬅鬙

問杜叔異覓藤州箪

舊識藤州箪清寒愜病夫深宜薦黄妳真可配
青奴絶境無由致衰年政此須慢膚仍復汗君
記法曹無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一

蠢齋先生鈆刀編卷第十二

古律詩

呈曾秀州原伯 二首

嘆息茶山老知名四十年驚看二龍在喜有一
灯傳厚禮慙虛左微材許詣前形神見公妙閉
口敢言禪

古人不可此見恨與生俱平日輕餘子今年識
大巫迷涂方此困羸瘵待公蘇換骨寧無法肸
煩舉一隅

次前韻答原伯 二首

食蓼不知厭雕截踰十年唯斬一語契不必萬
人傳凜凜元劉上駸駸晉魏前須煩三昧手爲
變小乘禪

浩翁所傳法皎與日星俱舉世淪燕謊看公走
鄭巫至音常想像贊腹謾摸蘇安得空桑曲相
從奏坐隅

寄宛陵陳文

莫雲低處是江東病眼淒迷夕照紅千里相望
空咄咄一書欲寄竟怱怱已休心跡囂塵外更
付功名筆硯中遙想家居老彭澤晩年身世只
僧同

次韻印老別峯壁問枯木 二首

與世爭春念已忘道人還許寄齋房草問翁仲
眞知已試問曾經幾度霜

耒陽祠宇渺天涯幻事何須置齒牙肯伴石霜
林下客優曇當有寄生花

再次韻前篇屬印禪師後篇屬選上人 二首

老禪眞與世相忘十載驚濤濺石房指似貞心
人不解斷槎素壁白如霜

阿師曾入丹淵室買馬今年得鋸牙樹倒藤枯
渠解寫老夫眞欲笑挑花

次韻趙從之喜雨

倏看半嶺莫雲張無復燒空更夕陽蟥蟥初逢
辟邪玉畦塍眞有反生香遙知涸澤還應漲便
覺炎風也自涼囿互凶豐一翻手君看造物信
難量

送黃侍郞仲秉赴瀘南

召杜久不作公來甫暮年吾民亦何負今公迈
三川王命不可稽無由挽公船纍纍嬰兒啼政
復來道邊驚鴻未安集嘆息渠可憐公材岷峨

秀風度晉魏前宜方次公駕可拍叔度有茲行
去中都江月六上弦雖云諸侯師我意終歆然
孝友當處中此翁那弍邊落日照歸掉春江動
離筵餞公野王箏老淚如迸泉

次韻寄士美

長夏苦不佳渴熨方少休床頭得新詩恍若從
子游約爛脫花秀榮紆芙江流寒蟬久聒耳見
此長鳴鶴吾友蘇季子莫年專一丘相從寄琢
磨喜予今得儔隋珠荊文璧子餽渠則酬寄轂
問平安憶此衰病不親交半九泉老境集百憂
能來叙離闊過是吾無求

再次韻贈從之并寄朝美士美

大湯陳元方小湯許文休向來京江岸政作汝
穎游一隨簡書去寒江自滯流我憎天際鴻渠
嘆波上鷗之子雖近交襟懷亦林丘緬惟兩玉
人非子孰可儔高標互揮映妙語相應酬鼎立
照茅茨何日能此不句曲向荊溪還徒非所憂
得客三士間衰年更何求

聽環上人琴

幽絃窈眇方秋蝇和音條鬯俄春鶯斷冰哀玉
俱入耳聽盡清商聽清徵浮雲斂盡江月明不
意莫年聞此鼓夷中知白骨已朽後來如師亦
希有但憂曲古世其聽那不少徇時人情寧弃
絃斷挂壁角纏聲鹿鳴渠不學

送俞君任

中歲厭乖隔此行幾挽裾故交還去子老境孰
知予重屋傳觴處春波解纜初相過每倉卒欲
別重踟躕身健宜加飯官閑剩著書它年亦車
召留眼看相如

次從之韻招從之

學子今方竹葦如自憐老腹獨空虛短哇小摘
猶能飯荒徑徐行可當車世事從來多鹵莽吾
儕何自有贏餘肯來蠹簡同籤整却恐令君得
異書

許叔膺生日

酌公以京江瀲灩之酒壽公以海蕃氤氳之香
南山歲風下煙霧北嶽老松凌雪霜十年陰功
不勝紀偃仆爲蘇瘵爲起況復拄陽的孫子大
褒文梨固應爾公衮元圭侍冉來不待渠儂菊
潭水千二百歲從今始

寄陳道人時在呂城竇氏莊

渠家五桂後卜宅近青郊老竹窻前幹寒松屋
外稍才抛汙脚襪真得蓋頭茅落日春山路病
夫還解包

有懷陳杜二丈 二首

客南老守幾時回更携重看江上梅便熟膝笙
猶可滌未寒筒布會須裁
寄語金陵漢部丞與誰同醉復同醒不須弔古
烏衣巷且復尋春

寄幼安

送君城西原春水今鑿冰兩州瀍爪地一往竟
未能衡門閉青苔欲語誰復膺招邀西飛鴻因
得問寢興向時金華翁與君嘗伏膺清談尚尊
俎高標忽丘陵梁木果尔摧天理妄可憑吾儕
鬼揶揄可但世所憎霜風拉枯朶嚅君護茵馮
我病比復加日飯那得升殘年卧閭巷盛事望
友朋得見君奮飛吾甘老薪蒸

次韻寄從之時聞游善權寺

曲檻臨煙雨晝來政獨憑斷崖青自献森樹綠
相仍勝践吾方夢長閑子未應聊煩相佳處衆

老欲依僧

贈侯兗元子病療之而愈

此生毛髮燎烘鑪二竪駸駸更擣虛惡劇方渠
甚炮炙殘年非子已丘墟較量絕藝真神似驚
怪龐骸却壯知莫道何顒百無着識君嘗自十
年初

題所畫梅竹 二首

東坡戲作有聲畫嘆息何人爲賞音雨葉煙梢
出新意老夫知子用功深
駸駸老境困埃塵閑卷霜林解笑人畫地饒涎

君莫怪十年魂斷故園春

次韻朱子代兼懷君任教授年兄 二首

吳門南望求漫漫擬欵高飛欠羽翰老境思渠
甚飢渴尺書煩子問平安自知譜牒俱冰氏敢
厭班資但亂官它日相逢吾有約秋霜侵鬢折
腰難
粲粲新詩墮我前夜深霜月照瓊田共驚敗榻
才三語大勝塵編更十年伏櫪世誰怜老驥浮
空君自笑飢鳶一窮似我那須怪解困吾曹始
是天

別鄉舊 乙未五月

耕田畏秋旱我老將奈何清晨一葉舟凌此萬
頃波此豈我欲然食口如鴈鶩逢迎非本心慙
賀生積痾君看柴桑翁當時亦絃歌人前強磨
洗謂與渠同科悠悠天壤間何向非南柯饔錢
苟有羸吾願初無多歸從五㹀牛自種千把禾
不學陶士衡衰年更婆娑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二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三

古律詩

寄從之時聞黃丈仲秉初亡 甲午

隴月撩人特地圓真成千里共嬋娟尺書好附
今年鴈別酒空聽去夏蟬二頃未知何處是九
原誰似此翁賢老懷欲語還惆悵腸斷春江上
水舡

次韻題南仲詩卷兼柬廷珍 乙未

新詩可但老夫降窺杜真能見牖窻靜夜飛泉
鳴遠壑莫秋孤月印晴江絃從渠去雖難續鼎
自君來信可扛銀燭高張那得尔且揩眵眼伴
殘釭

次韻鶴林仲書記

不須沽酒引陶潛脩竹陰陰翠滿簾拂拭面前
塵土案與君相對課楞嚴

日者吳九萬精三命又精於相三命則吾
不知骨相不猶則吾自知之

官槐廣文舍愧子獨來頻老境寧高位衰年只
病身平生長孺戇半世子雲貧照影吾猶笑如
渠豈貴人

贈胡應誠

敧傾老屋寄江濱曾見官居四過春兩屐崎嶇那擇遠一尊倉卒不言貧舊游到此俱塵迹異縣唯君是故人逼仄老懷無與語更炊香稻住逡巡

招陳生飯

別甑炊香飯吾方望子來難從瘦節覓試小肴詩催老語元誰聽幽懷始此開庭虛貯明月相與小徘徊

次陳生韻

子肯來從我塵沙兩鬢黃飢鷹那擇肉老鴈尚隨湯蠹簡真堪怨寒醅未易忘滕滕浴沂老吾敢笑渠狂

寄何髯

髯何不見二年餘落魄京塵強徙無淮上風沙尤可厭今年我亦白髭鬚

哭彥康次德裕韻

力學世不售廿心委埃塵悠悠長夜臺一往不顧晨雖過賈誼年竟似黔婁貧拖拖者誰子佩玉拖朝紳交游能幾何又復失此人妙語不可繼老懷向誰親憶昔共艱阨我軀猶子身右較忽尓摧此去良苦辛豈無堂堂交政恐難與仁載歌黃鳥詩老淚淋衣巾

汪倅生日 二首

寄語溪頭赤鯶公只今爲計莫匆匆直須整頓乾坤了却駕飈輪洗此翁

大兒文采漢於菟叔季駸駸汗血駒當有傳家如此少請公但醉碧琳腴

今山十詠呈坦叔

奎文閣

煌煌百寶函球璧爛星月驚倒西域胡祥光與天接

妙高臺

江雲隱簷楹海月淨窗几安得德雲來與渠同徙倚

付衣堂

大地不解客四衆俱欲殺不辨如是心定難消此衲

玉鑑堂

微風不動波瑩可照毛髮誰解與渠磨寒空秋

夜月頭陀嵓
餘妖屛蛇虺老屋化金碧惜無柳柳州爲銘嵓
下石

雄跨堂

一廛雲漢章林壑遂增價便是補陀峯還須避
三舍

楞伽室

不見碧眼胡忽忽心未穩印心須此經煩君剩
傳本

呑海亭

誰云滄溟深一吸了無在試問何様人身如椰
子大

浸月亭

寥寥清夜月現此亭下水誰能同斯游歸嘆寒
山子

卷雲亭

方驚匹練橫忽駭群羊散縱使蹈蒼崖老禪惟
解看

趙漕再可生日

不丹待砂入頰紅長生元復自陰功但令仁與
並崇似甲子三周會見公
萬頃春江一葦杭追鋒歸去覲明光明年此夜
端門宴應向紅雲侍　玉皇
一杯請壽碧琳腴佬客駸駸欲白須會見廟堂
登聖相自井山澤着臞儒

送周馨卿尉通戍

別君所畦槐忽已蔭簷瓦三年望歸舡老屋勤
掃洒只今十日款信是天所假朝棲語已靡夜
燭醉還炧兒童互窺覘有客如此寡觀君豈癯
仙髯蒼面如赭不應酸寒債亦復似東野忽忽
從此去孰是知音者折腰易斗粟吾輩計亦下
我場無良筍何由縶君馬

何山人欲爲僧

來償綺語債各已鬢星星債吾方困迷塗子遽
醒真爲鏡空老不負佛名經一紙龍鍾語憐君
獨肯聽

書日新樓江秋晩圖後

莫年何處是菟裘遊帽黄塵子更愁開倦只今
先有識晩煙寒葦雨沙鷗

題宣書記塞門積雪圖此圖眞柳子厚所

謂千山鳥飛絕万逕人蹤滅者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則以余詩見之

冰崖雪嶺鬪嶢嵓中有新詩子試參短笠輕蓑釣寒瀨爲君題出是江南

趙從之詩來次韻寄之

論高不蓬際語妙無摘裂堂堂正始流渠可補此缺斯文久不見老意今始愜摩沙斷輪具兩手付已决吾聞古志士立操凜冰雪方其自樹立政復識誰別書成付後世豈爲兒輩設浮雲雖晻藹孤月終皎潔此言知苦茶乞予甘齒頰

送李清字因記滁陽舊游

君行還過求陽郡忽憶老夫嘗賦詩燕子泉頭納涼處醉翁亭上送秋時春來猿鳥應思我別後林泉定付誰爲語東風木芍藥暮年衰鬢不相宜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三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四

古律詩

贈相者

卧沙老木强雕鎪正自旁人替子羞縱使今年果騰踏也應笑倒鄧元侯

次韻張元功見貽

山林未成歸須鬢各已老下田我方耘薄俸子始飽細懷千里駕荒徑宿秋草誰知剥啄聲真來慰懷抱崎嶇得一笑支拄費百巧羇窮了如舊但覺詩愈好青山飽桃李渌水漾芹藻惟時夏正中觸熱畏長道子車且休息我屋當洒掃覿面尚未旬語離無乃早槐陰可縱觴共子一傾倒但恐老伯松羞觀太玄草

寄陳德厚壬午

駸駸胡馬驕漠漠楚氛惡妖區未灰釘劇陣猛剥斫向來百金軀垂老付溝壑頭涔何必療心悸還自愕平生陳孺子夙佩千金諾渠知早奮飛鄙歲終有託那知亦蹭蹬正復同索寞汙池雜蛟蜃叢艾紛燕雀窮閻倚楹嘆搏擊望一鶚祝君魯曹子玉陛奏方略銘功爍燕石畫像椎

漢閣平特萬戶賞端不羞衛霍屠羊反故肆吾
分本藜藿

書王偉詩卷六言二首

玩世子方窮巷懷人渠已荒丘文舉舊陪何尹
退之今信宜州
政自磊磊落落不須草草忽忽韋興懷後山老
解着眼豫章公

夢與辛幼安遇於一精舍予賦詩一篇覺
而記其卒章云它年寄書處當記盧仝窮
因賦此詩寄之

秋霜草花落夢君浮屠宮羈塊得清游短章見
深衷破屋仰見天何人記盧仝相逢大槐國一
笑仍忽忽與君十年交九年悲轉蓬君行牛斗
南我在淮漢東脩途繚山岳此會何緣同伏枕
自嘆息衰懷託西風啾啾離間雀冉冉天際鴻
擔簦亦何憾吾生自當窮扁舟具蓑笠久已藏
胷中它年君來特葦間尋此翁

代人作孫尚書挽詞二首

耆德今無幾公誰敢比肩甘泉方舊籍京兆還
新阡清議今何負遺書竟自傳單盃無自奠老
淚倍潛然
平生玩鷗老韓孟復相逢暮齒俱三虎中涂止
一龍公今還此誓吾老欲誰從它日延陵劍猶
堪挂墓松公素與汪公翰林齋名俱以謫去朝而汪公歿十五年矣玩鷗汪公零陵時所居亭名也

寄趙從之

皖公城外佳山水經歲登臨亦快哉未省曾逢
玉蟾否已應親見石牛來洗空俗垢吾方羨收
盡詩材子始回紫筍蒼芽應好在午窗春軒政
如雷

題薛希誼傲窻

平生湖海老元龍何事低佪向此中恥把牘懷
陪聚蟻力將幽趣付冥鴻甑當墮處真堪笑雖
到無時未服窮他日徵來豹林谷尚應叉手對
諸公

次韻杜正南訥長老

鼎鼎百年才一炊人生何處是真依百方莫放
癡蠅出一語還驚俊鶻飛喜子解圓今日話看
誰能湊此翁機不須更說衡山事只得渠家半
芋歸

冬夜懷陳丈侍郎

寒繒配新編得公章貢信日日望公歸枯株借餘潤公今向何所寂寞返鄉郡風江困沿洄雨嶺倦登頓豨膏運方穿自古同此恨吾儕互驚惋公意誰喜愠新醅醇易醉晚稻香可飯已無越吟悲那有楚騷怨平生白鷗盟天與諧夙願玉音久不嗣故歲行欲盡空齋撥殘灰哀鴻有餘韻繫書元浪語安否憑誰問寒燭識此懷詩成泣餘寸

荅陳渙見贈

好學有如此胥來從我游聞名知未謝老面不勝羞政復勤三上行當讓一頭寒魚在沮洳縱有不須求

送崇長老

渺渺天童路今年草又秋淨餅誰解趯鈍斧子牢收作略如投子生涯只趙州山田一盂飯此外更何求

聞辛幼安移漕京西

孤鴻茫茫莫天闊問君章貢何時發去年不得一字書今日又看千里月向來人物推此邦至人不死唯老龐請君剩釀蒲萄酒爲君酹渠須百缸

送印禪師赴雪竇二首

拍杖門槌且罷休又將竿木向何州瘦藤去處君知否袖有黃巢折鋼頭

師子峯高壓白雲當時此老最尖新百年舊事誰昭洗今日南來又蜀人

送向漕端叔二首此先生絕筆詩也病中作

斷雲疎處雨蕭蕭強挽歸舟候晚潮除却王生貧病客更誰解識孟寬饒

紛紛寵辱不須驚且把遺編較兩程不負虎丘山下語此翁真是老書生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四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五

表牋

天申節表代知州

千載一時幸遇生　商之旦九州四海俱有祝
堯之心得與群黎同稱萬壽恭惟　尊號　神
功默運至道無為玩心赤水之珠靜惟神合忘
味金莖之露筭與天同惟　誕節之載臨宜
麗休之翕受臣拘縻外服夢寐中宸遐企　漢
儀莫獲趨於　東閤載歌周雅願有過於南山

代運使　天申節表

鬱鬱葱葱適生商之令旦皇皇穆穆講壽漢之
上儀協氣橫流頌聲載起恭惟　儲精蠖濩採
賾胚渾道妙環中不待崆峒之問神凝物表自
有華胥之游載臨震夙之辰倍集綿洪之祉臣
偶持符節莫造闕庭俛惟拱極之誠不忘夙夜
仰祝同天之筭少効涓埃

代知州　會慶節表

千載一時適契流虹之旦群黎百姓俱懷望日
之心願茲守土之微敢後祝釐之請恭惟甚盛
之德配乎　祖宗不殺之仁周於堯夏用大鈞
而播物執左契以臨民載臨震夙之期實有綿
洪之慶酌衢尊於萬國咸戴　皇恩握金鑑於
千秋難窮　膺筭臣幸逢　華旦阻在外藩孤
迹零丁莫厠鳧趨之列禁閣綿邈第懷鼇抃之
勤

代運使　會慶節表

真人應世闡流虹飛電之祥率土傾心起就日
望雲之想願擬華封之祝歡騰嵩岳之呼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心傳精一幹孫謀而御極
積厚德以重光宜嗣歷之無疆獲降年之有永
臣叨分符竹遠企冕旒奉都護之觴神每馳於
北闕歌周臣之雅壽仰贊於南山

賀　皇太子表

以新陽之令辰展大慶之殊禮自中及外式舞
且歌恭惟　皇太子殿下德性粹冲天資淵懿
承祧主鬯共仰文孫之仁視膳問安輔成
聖父之孝殊休格於千載喜色形於兩宮豈止
宮闈之歡實曰宗社之福其限以在外不獲趨
詣庭陛稱賀

賀　太上皇后表

歳元肇易壽典備成歡愉見於兩宮祝頌周於
四儀　太上皇后殿下德惟坤媲明與日符虞
帝期頤正資潙汭之助文王壽考實惟太姒之
同共膺岡陵之休坐享雲來之慶臣以符節在
外不獲躬詣闕庭

賀赦書表

慶典備成鴻恩誕布歡聲浹於四海和氣周於
兩儀恭惟聰明文思剛健純粹履千載非常之
運成百王莫備之功傳繼有歸如唐堯之禪舜
溫凊不倦真武王之事文茂膺有永之祥大霈
惟新之澤歸尊於父降休自天臣偶以薄材得
官外服遥瞻天闕身莫與於走趍寅奉　德音
心第懷於蹌舞

謝曆日表

課新曆於清臺頒成書於下國緬惟孤賤亦被
寵休恭惟　皇帝陛下動必法天政先稽古幹
春秋之五始用以宅中演洪範之九疇推而建
極臣幸備守藩之列得聞告朔之期敦勸農桑
苟民無失時之嘆不忘夙夜庶臣爲報國之方

賀　今上皇帝表

佑下民而作之君寶曆幸逢於傳舜有大德者
得其壽緜儀復覩於尊堯自古所無至今而見
恭惟　以乾之健重離之明述作之勤未嘗敢
怠溫凊之問每進愈勤惟皇心自佚於宴間故
睿筭倍膺於悠久載崇寶册已新唐室之成規
親奉玉卮更舉漢家之故事成命一布歡聲四
來臣幸生盛特得覩熙事緬瞻天闕講九賓具
列之儀謹與臣工歌萬壽無疆之頌

賀　太上皇后牋

天休滋昇睿筭增隆凡屬覆臨舉同歡抃恭惟
躬履慈儉性資懿恭夏以塗山共輔勤勞之業
文惟大姒同膺壽考之休稽簡籍以未聞暨中
外而同慶臣以在外不獲趍詣闕庭稱賀

賀　太上皇帝尊號表

御圖三紀龐恩固結於方維冠德百王鴻號聿
崇於典册事瞻前而鮮儷裕垂後以無窮神人
叶謀華夏胥慶中賀恭惟　尊號　太上皇帝
陛下憲天覆育體道沖虛性靜而仁自存誠著
而德弥邵皇文煥而與堯克配聖武昭而惟湯
有慙顧衆善之兼該宜徽稱之備舉刻之琬琰

而不朽參之典謨而益彰天子有尊用極養親
之孝群臣歸美庶伸報上之勤屬明時縟禮之
成致下國歡心之篤臣濫膺郡紱阻造朝班欲
盡形容日月每難於繪畫第深贊頌山川願等
於久長

賀　太上皇后牋

禮嚴寶冊尊上徽稱益昭母道之崇庸表坤承
之助涓辰叶吉率土交欣恭惟　尊號太上皇
后殿下居順以履中躬儉而節用上齊明德下
廣慈仁延福祿以綿綿宜子孫而蟄蟄臣幸逢
華旦獲覩盛儀入賀兩宮雖莫陪於舞蹈仰祈
萬壽第自極於歡呼

賀　皇帝表

養莫大於尊親方上玉卮之壽名必歸於有德
載揚寶冊之儀喜溢兩宮慶均萬國中賀恭惟
尊號太上皇帝躰乾之健振炎祚於復興
尊號太上皇后以坤之柔佐洪休於有永凡厲
照臨之下悉蒙覆庇之功恭惟　皇帝陛下道
本傳心孝能繼志謹一日三朝之禮未盡荅揚
竭九州四海之供曷殫敬愛惟縟典之備欲光
於前後故徽章之上宜至於再三誕布堯言仰
知舜慕凡百王之未有誠千載之罕逢臣職在
淮邦神馳天闕遡聞盛事拜莫厠於鴛行第與
斯民懽有同於爵躍

賀　太上皇帝表

縟典告成乃千載罕逢之會慈闈篤慶實萬世
無疆之休凡與見聞惟增舞蹈中賀恭惟
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配天其澤與物爲春曰帝
曰堯玩意無爲之境惟精惟一傳心有道之君
謂世世修德莫若於文王故巍巍成功難名於
堯帝已涓吉旦誕受徽稱事掩前聞裕垂後裔
臣濫膺郡寄邈在淮壖呼傳漢嶽之三莫陪近
列福贊箕疇之五第竭微誠

賀　太上皇后牋

穀旦既差縟典備舉表九重之孝洽動萬國之
歡心中賀恭惟　尊號　太上皇后殿下象體
坤承德侔天作褘衣助祭昔嚴祼獻之容玉冊
揚休茲盡推尊之義實養親之爲至誠曠古之
所無臣幸值昌辰遡聞盛事鬱哉佳氣瑞已驗
於書雲介以壽祺明永瞻於儷日

今上皇帝表

誕膺駿命不忘付託之公尊上鴻名庶盡荅揚之義禮已洽辰而吉備事誠曠古以無鄰聖德何加民心胥悅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善繼其志允執厥中億萬斯年續綿綿於周曆五十而慕體業業於舜心謂承顏順色未極於養親故崇德廣業乃彰於致孝載揚徽號屬在明時臣遙企天光欣聞帝詔稱觴上壽固莫測於嵩呼稽首揚休實願同於虎拜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五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六

表牋

賀　太上皇帝尊號表

酌皇祖之令章徇聖子之誠請爰差穀旦誕正鴻名凡在覆臨惟均鼓舞切以尊　親者孝之極致得名者聖之所難考漢未央之朝尚多闕禮視唐興慶之冊未極徽稱猶且載在信書以為盛事舉此一新之典自我重明之特恭惟受命穆清宅心昭曠仁出於性小湯武而不為德積以誠與天地而相契宸章煥於奎壁皇威肅乎風霆集列聖之大成適千齡之嘉運茂膺寶冊以介壽祺方謳歌朝覲之歸蓋嘗薦舜總神聖武文之運用以尊堯惟事宏業鉅而難以名故詞複言重而盡其美自今創見于古尠聞臣去國年多瞻天意切與五帝而六幸親逢於盛時稱萬歲者三恨莫陪於此日

賀　皇帝表

爰歷靈辰載崇徽冊尊親之義曲盡愛敬之心兩全恭惟　太上皇帝躬神聖之姿而宅中太上皇后推儉慈之化而輔內雖不可名言如

天地之運而凡所臨照如日月之明旣壽而康
式燕且喜恭惟　以下武之聖繼重離之明繼
志述事之勤未嘗少懈視膳問安之敬不以自
勞輯百王未定之儀彰千載莫逢之慶惟發舒
盛德號難襲於尋常故啓悟皇心請特勤於一
再　尊稱旣正孝治愈隆臣身處塞垣心存天
闕厠奉常之列愧常効於諫村拜上閤之章恨
莫陪於盛禮

太上皇后牋

日時協吉典寶告成孝治發於內朝懽心浹於
寰海恭惟　侔尊宸極媲德坤元並大明而御
天擴至慈而育物大禹建夏自塗山而肇基太
姒于周得武王而爲子爰對膺於徽册用仰答
於洪休彤管生輝紫躔增耀溥天率土共仰嚴
君之尊億載萬年躬受聖子之養臣以在外

賀　太上皇帝表

孝治增隆正虞舜養親之日帝齡黙昇協唐堯
巽位之期載籍莫聞神人同慶恭惟　凝神物
表探賾環中齋心服形躬履　黃帝之訓深根
固柢不忘老聃之言惟恬淡寂寞而德以全不
吹噓呼吸而壽自至福有同於箕翼筭行倍於
松喬付大器於笑談已光于古縱宸心於閒燕
其始自今欣抃所同形容莫旣臣幸生盛世得
覩殊休載驅載馳方愧皇華之選如山如阜第
歌天保之詩

賀　太上表

涓選令辰肇稱嘉禮徽音旣嗣懽頌交騰切自
載籍以來歷數宮闈之盛雖能釐齊嬪御以正
六寢之儀未有奉承舅姑親饗一献之禮集玆
盛事允屬昌時恭惟　義重繼承恩深燕翼眷
惟聖嗣有肅雝無射之勤相以元妃盡儆戒相
成之道誕敷明詔光正徽稱日遡月以爲明陰
與陽而分治臣幸生昭代得覩殊休喜溢兩宮
復見葛覃之化慶流萬世載歌瓜瓞之詩

賀　皇帝表

涓吉日於泰筮崇徽稱於長秋慶自中闈歡均
外服臣聞親迎于渭開周受命之祥釐降于嬀
助舜奉親之孝惟今載見於古有光恭惟　躬
德圓穹匹休聖父躬問安侍膳之敬不敢怠遑
推求賢審官之心尚資儆戒擇淑德於彤管正

常尊於紫蹕日月增明天地奠位臣濫持符節
阻造闕庭捧萬年之觴雖莫陪於下列上百男
之頌切願效於謏材

賀南郊表

升煙泰壇肆嘗象魏協氣蟠於穹壤歡聲徧於
遐邇中賀臣聞非天子不考文惟聖人能饗帝
代堯主祭舜德感於百神推稷配天周命隆於
二后蔑兹盛美屬在熙朝恭惟　齊聖廣淵剛
健純粹振墜典於千載之後追遐蹤於三代之
前年穀屢豐兵革不試祇承聖父之訓仰荅皇
天之休薦明德於粢盛導至和於雉磬烈祖並
侑群靈畢從省牲眡滌之辰積陰頓霽奠璧獻
斝之際祥光四臨備熈事於一朝均湛恩於萬
寓胞闔咸喜囹圄一空非曲盡於宸心曷默來
於靈貺臣魂馳帝闕身繫塞垣當宣室之受釐
莫陪清問為元和而作頌第切丹悰

代趙漕轉副使表

忽奉中俞備使外計人共駭其非據臣亦慙於
罔功臣猥以謏材濫膺煩使一持使節三易歲
華以其承命之勤委以救荒之政九損除租賦
使無追呼之擾與振發倉廪以消流亡之憂皆
聖訓之所裁顧臣勞之安有方自陳於疲苶庶
少竊於安閑成命再加初心有愧況臣孤根難
植小器易殫自顧缺然無左右游談之助其惟
致此盡聖神特達之知恩大難酬感深以泣恭
惟　堯仁宅下　舜智察倫謂著在三尺之文
莫非寛大故差擇百城之寄要在廉平不謂迂
儒亦玷華選臣敢不祇承德意遵奉詔條期在
富民敢較米鹽之細謹於律下誓懷冰蘖之清

會慶節表

皇天育聖肇開長發之祥良月應辰式記誕彌
之候自南自北以舞以歌恭惟　欽明文思剛
健純粹別白賢否則帝堯之哲寖昌虞夏則文
王之仁式休命於九圍接大統於千歲惟克明
其德既與日以俱新則於萬斯年宜配天而罔
極茂膺百福以錫庶民臣職綴內朝身居外服
雖心存天闕不忘子牟之忠而躬奉　帝觴更
切倪寛之意

謝賜曆日表

欽崇天道器爰正於璣衡敬授人時書乃頒於

正朔允叨寵錫舉極欣榮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凝命宅中奉元養物法傳堯曆析因夷隩之得宜紀叙禹疇歲月日時之無愆推聖心之所在重民事以惟先臣濫領郡符獲承 帝詔農桑是飭願登豐稔之年財力有餘共樂舒長之日

代趙漕除總領謝表

出將使指專一道之轉輸入備省曹職六師之饋餉狃於徼幸切自慚中謝切以楚蜀之軍爲令勁旅江浙之地自古富州惟漕輓之計至繁故總督之權亦重粤從近歲皆出宸衷必須通明詳練之才始稱獎擢陛辭之意如臣之顓愚於世少倫坐閱歲時空有伐檀之愧顧贍儕輩獨無橫草之功當明命之載臨駭誤恩之無自此蓋伏遇 至明普照大度兼容舜率下而以仁湯用人而惟己謂宿兵於外今惟兩淮之多而將漕于東臣實四年之久意其更事可以責成臣敢不酌斂散之宜嚴督程之法均通貨食軍所需而悉供鉤考簿書吏有姦而必去庶盡疲駑之力少酬覆燾之私

代解寺丞新到任謝表

責江介淮茲爲名郡續長補短以付下臣拜命自天寄懃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飄流於異域晚値遇於聖時特憐孤忠錫以宸翰粤從常調推與中銓方差擇以佐州旋超遷而領郡追餞丹陛留官中都一叨大農之除復歷四年之久偶緣人乏俾綰宜春之章又以食貧令易建安之組當隆恩厚施之疊至顧綿力薄材而自羞視事之初撫躬增愧茲蓋伏遇 舜仁博施湯德懋昭知臣艱難顛沛之時粗能守節察臣踈遠羇孤之迹初不因人錄其葵藿之誠責以涓埃之效臣敢不恪遵令甲祗服訓辭夙夜惟勤上體焦勞之意毫釐不擾下安疲瘵之民臣無任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六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七

書

上陳侍郎書

孚不佞誦閣下之詩文願見者十有五年矣曩閣下奉使諸郡也孚以居家艱而不克見迨閣下自典客而歸也孚以拘法禁而不敢見中心蓋嘗快也以謂世有若人焉不能一拜履舃識非學者之願然尚有可諉者曰地遠而不能致於前尒今也再過吾里而吾適有所齟齬焉則信吾命之窮也夫窮於一世何害吾欲與古人相角逐今有如古人者而不得見則吾行何所矜式言何所折衷倀倀然何以自配於古人哉此某所以竊自悲其窮也懷之久矣今閣下來開藩於此而某適為民於此蓋向之悲今之幸也閣下之位尊矣攀援者衆矣位尊則譽諛之言厭於耳攀援者衆則請求之煩厭於心而某木訥於言固非能諛者以貧為常又不敢輒有求於人嘗自以為出於二累之外是以敢肆言焉某幼而讀書自知於時事闊踈以功業富貴非我所能致輒欲自託於文章而學之十年所趍愈上而所得愈鈍蓋嘗取左丘明莊周太史遷之書而學文矣而其文終無汪洋自適之態取屈原蘇李建安諸子之詩而學詩矣而其詩終無渾厚不彫鎸之妙以為所學者非則古之人蓋有以是成者矣以為所學者是則某之卑汙蹇淺者獨何歟二者交戰於中而不能釋閣下今學者之和扁也必有砭石焉儻肯為某一擧手乎謹取舊所著詩賦雜文六十篇合為一編以獻幸閣下一觀之不知卑薄之質尚可息黥補劓以希古人之萬一耶抑亦終碌碌而已耶古語有之讀書三十年不如一諳習主簿此某今日之志也惟閣下察之

上虞相書辛卯

七月十七日左迪功郎周孚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僕射相公鈞座天下之士言利害於相公之前者日不知其幾人雖甚迂而不可行相公亦未嘗斥絶之也相公雅容於廟堂之上而智者陳其謀勇者獻其决能者出其伎何其用力少而收功多也某迹雖踈外其託於陶鈞之内亦久矣不敢匿情而思效其愚非有他説也相

公方博採天下之言以見於政士亦方馳騖於言以求售乎不佞於是事偶有見焉是以願私告於相公求以決擇之惟相公寬其罪而使畢其說幸甚幸甚夫天下之事不難知也而天下之言為難察也世之事衆矣吾不敢臆度而自用也必使夫能言者言之而後為吾用焉此常理也然人之情貧而欲富賤而欲貴凡紛遝於吾前者皆有求於我者也有求於我則其言必思有以悅我矣故常伺吾之嗜而為之辭吾苟樂其甘而不核其實則施之於事其能有成乎故曰知事非難而察言為難今相公之秉政再朞矣天下之策士來言於相公者不一其事體最大而言之不輟者強虜之未平也當

明天子宵旰於上相公夙夜經度於下而議者能言之亦可尚矣而某竊疑焉夫天下之人固不可以不信而億之然亦不可不先覺其情也天子與相公之欲成是功也切故彼亦乘吾欲進其說何則進退抑揚之途在是人孰不樂富貴而惡貧賤亦何肯以難售之語而自取棄置也哉是以喋喋之辭日有聞也且今之視虜當如越之視吳范蠡之在越越王屢召而與之謀蠡終不輕告之也蠡非不忠者而遲回如此蓋勁敵之所在謀未成而覺與舉而不中俱為後憂此蠡之所以為難而今議者易之是人人皆過於蠡也且所謂知兵者古亦罕矣而今之世人人能之是可信乎夫招來中原之民要結外夷之援示欲戰以使之畏縱反間以令其疑議者之言不過此數端耳賈生有言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曩張丞相之當國急於平天下之難而欲求速成之功當時之嗜利者亦嘗以此借口矣張公不察而與符離之師迨王師至符離言者所陳未嘗有一驗也夫以是藥攻是病既不效矣而復進之此庸醫之所羞而今議者之所尚也且自為是言亦踰歲矣其効猶前日也苟窮之則曰王師未嘗與也師與則應者至矣是復以符離之役要我也劉裕之平燕平秦其功亦所自成顧其兵力如何耳初不聞以是數者為先務也凡此恐非其誠也恐所謂求悅我者也萬一不察其肺肝而陰受之日復一日徒為議者富貴資耳國家何

賴焉相公何賴焉以相公之英姿絶識豈不知此特曰吾將以是來天下之言耳夫人之品不同故其趍向亦異且古之爲國者類皆淵深沉鷙之士成之而浮躁輕肆之徒敗之是二人者不並立也彼進則此退矣某切恐相公本樂聞天下之善而徒有紛紛者溷視聽也

天子以宗社之重付相公天下以平治之功望相公相公之志亦何嘗一日不在中原也夫事患無其志尓志旣定則功將何逃伏惟相公深考秦誓之戒而却暴虎馮何之言以來荊深沉鷙之士不肆不惰以伺驕淫之虜覔之於古斷之於心夫豈無隙之可乘而焉用是嘵嘵者哉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區區之懇惟相公容之不宣

上梁叅政辛卯

某聞漢人之諺曰孰爲爲之孰令聽之天下之言豈復有悲於此者乎夫士當窮阨摧折之時力學自修不敢少墮其意非苟然也而倀倀一世卒無所遇至於鬢毛白紛而甘老於山林豈其意哉揚雄號爲不汲汲於富貴者其著書也曰吾以待後世子雲耳疑其不求世之知也而其論王陽貢禹則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歟觀雄此言蓋亦自傷其無能聽之者故自分於碌碌而不悔也士而至此可不爲之大哀乎今某之不肖何敢自附於雄而讀書爲文亦久矣方其應進士擧也擯於有司與以家艱而不得與者凡二十年朋舊交弔之某以爲士之學非止爲利祿計也今雖窮不可自棄故取古之書自六經而下悉觀之而於楚人之騷太史遷之史唐韓杜氏之詩文尤切學之私心蓋嘗竊竊其一二而朋舊見之者始弔其不幸而終笑其迂也且天下之人方以襲積故實爲學騈儷對偶爲工彫繪其辭支離其義而已之所好獨與之違則阽死於溝壑亦宜矣而某亦不暇恤也丙戌之春相公知貢擧擢於稠人之中使與一命之寵向之笑者爲之驚夫學不適時而得科第人之驚也固宜而某亦恐其名與實違而爲知己者之累也取向所切好之書精思而熟讀之迨今六年矣夫性之拙者其用心必專而又自去士而吏其窮愈甚是以愈欲自託於斯文故

凡愀然而悲釋然而喜慨然而欲泣者皆見於此其心自以爲於古有毫忽之合而世之笑者愈衆盖愛奇者以爲拙尚新者以爲陳而樂放縱者以爲齷齪也屈馬韓杜不在世吾將於誰質是非哉此其所以雖鄙棄於人而不之懟也雖然猶有懼焉盖未嘗自致於相公之前也古語有之兎走歸窟鳥反其鄉向日歡歆之文前輩所謂聲律記問破壞其躰者相公旣已厚收之矣今之所作雖未敢以爲是而比之前日則心頗無甚愧相公其忍逆棄之乎謹取詩賦雜文合四十九篇以献機務之暇幸一觀之且其之心力殫矣而窮亦甚矣苟於此而不之遇焉則某終身將無望矣昔人有賦褰裳之詩以餞人者其人曰吾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是亦區區之願也不宣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七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八

荅史千伯強書己丑

辱書加之以甚重之名責之以所不能爲之事伏讀再四惕然以慙向僕見子於稠人中共饑寒困苦旣與吾類即之語而所學所守適有相契者故妄意求交於子不曰吾有道德文章可以爲子之師也子何所見而爲今言乎吾意子言之失也始僕之讀書盖未嘗與世相聞其用心僻其信古篤迨今辛苦而得之者皆時輩之所笑也而獨甘心焉子乃欲劓相技拭以夸於人子何恃而爲此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子何以異此從子之言則世必有以僭議吾而妄命子者矣吾爲此懼雖然方吾見子也以爲與我同類者今而力拒子之言則似少戾夫僕非拒子之相琢磨也不欲子之以此名相號名也攻苦而食淡窮則無所想言則無與應倀倀然困於世凡吾之學此其効也子苟能相從於是而無怨焉則吾將分坐而處子矣何必師之云乎子其思之不宣

與彭郝二學正書

孚再拜昨日辱寵臨委諭諄複誠愛我厚知感知感鄙性執愚與人不疑曲非但今日也不知能見諒否古人有言人心不同其如面焉世之人孰不樂富貴而惡貧賤而孚之性則樂貧賤而畏富貴者也芑藿之食甘於五鼎繻接之衣煖於文綉徒步而徜徉以爲安車駟馬之不如也自得一第十有二年而始書一考中間欲應所謂詞學科者習之歲餘忽自笑曰吾應是欲何求哉乃舍去吾子觀之僕豈汲汲於宦達者自到此所行所言吾子亦孰知矣餐錢稍贏得百畝田以歸老此語不但對吾子言之也凡相識者皆知之此僕之志也至於薦擧一事非徒不出諸口亦且不萌諸心然與人同居一州既爲吾之長不敢慢也不敢諛也要以如禮而止則吾之道畢矣吾亦何所冀於人哉然平常知我稍深待我稍敬苟以是來則姑受之以不逆其意安有平日以衆人遇我而一旦號於人曰此吾知己吾將誰欺乎如曰既爲是官則當受是擧是薦擧之法以官而不以才也是豈設法之意乎僕才既在人後矣乃於此昧冒而受之是無耻也讀古人之書而爲苟賤無耻之事縱僕不自愧柰友朋何且既非知我者是必怜我而與之也怜而與之是黔敖之食也餓者之所不受而子爲我願之乎凡此幸吾子思之昔夫子於季孫而不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此先君子之所行也僕何敢忘焉吾子行將仕矣亦不可不熟講之目疾未愈草草上狀殊不盡所懷幸炤詧不宣

代人上監司書

人有身處於塵坌之中而心騁乎雲霄之上者世皆笑其狂而學之者雖槁死而不悔也問之則曰吾何憂焉安期羨門之屬皆在世哀吾志而授之道則吾願獲矣夫其難也如是而世又且笑之然學其道者未嘗輙自棄也然則天下之事其可以一難而遽止乎伏惟

明公才大而德宏視明而聽聰以天子之命按剌一道凡八州之吏惣千百焉莫不奔走乎後塵而俯伏於前列是亦縉紳者之安期羨門也夫槁項黃馘老於窮山唯古之所謂仙者不哀之尓使其少動心焉則決不汩汩

逐逐而夭且亡也此其所以有今日之請也明公之馭吏也可謂寬矣而其適得隸麾下明公之待下也可謂有禮矣而其嘗得承顧眄之末是其幸也天所賦也明公歲得上其屬於寮官而其困於選調亦久矣不識明公其將捨之乎抑亦爲之動心也明公方蒐彌英豪而進之朝而其輒有干焉不謂之妄則謂之僭然其之肺肝明公固已察之雖其材不足以備採擇而其朴誠之操兢兢而不敢犯法者敢自必也譬之安期羨門之於人也豈必待如已者而後授之道哉苟以其志之堅而有動於吾心則足矣今日之事升之而青雲焉抑之而汙瀆焉繞一毛於太山高寸木於岑樓在明公一言之間耳和扁之側病者呻吟豈惟病之劇而然蓋亦有所望焉爾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區區之意惟明公矜而憐之

小簡

寄周日新

十月十一日得來書正月十四日扶病作報後三日而取回書者不至以前報未悉又病少愈因再作此紙

其自相別以病絕不作詩所寄上韓子師詩大意似矣而工夫未甚至此病亦只是讀古人書未透要耳切勿信言詩者說活法夫前輩所謂活法蓋讀書傳用功深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活法當自悟中入悟自工夫中入而今人乃作一等不工無味之辭而曰吾詩無艱澁氣此活法也苟如此則三百六篇并離騷可焚去矣此非可造次後山蓋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第勿怱遽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久則至矣近年人例以詩爲容易故卒不造古人藩域老兄蓋學詩二十年矣三折肱知爲良醫故此奉報他日有便人幸寄示近作詩一二首當續錄拙句相報也

寄解伯時

江津語離勞長者遠出訖今皇愧人至領教字欣審別來台候萬福某初八日交割連三日有會十一日方請交代許立者且留過是日發遣耳范三哥歸聞嘗相見不知渠何日過江幸幼安書中云云亦頗有向來所傳所幸者有頗不相

恍者沮之耳辛戒小人以且痛忍戚否不知是可忍手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此東坡平生得力處也豈可以一官而改耶一笑乎三兩日間事稍定當別拜書次不宣

又

日新來問西江之陽自有出處已撿與渠看若要議論文字莫須更讀些書否他事可用術數此事恐不容機械可得也發一笑乎緣肺氣并痔疾併作極無況未間切冀保重不宣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八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九

啓

謝虞丞相啓

擢從冗散之職畀以師儒之官衆爲嗟驚自慙徼幸伏念某受才龍鍾百無一堪觸事屯邅十幾九躓昨叨一命之寵已踰五年之期惟窮邊之劇繁不容尸祿而文吏之齷齪或至辭難屬新制之舉行自故官而汰去方其襆被之際幾有向隅之悲雖窮當益堅自甘踽踽之誚然老其將至不勝皇皇之心豈謂高明見錄微小賦以斗升之祿俾與簪裳之游間使盛時復有綿蠻之嘆更憐薄技得盡侏儒之能況某少多病而今益衰壯嘗學而晚彌甚常憂尉曹之責恐非書生之宜精神疲於徼巡術業荒於奔走惟今所授實自本心倖入厚而足以活妻孥待擻亡而可以閱文字率爾而得恍然以驚茲蓋伏遇大有以容明而無蔽才之鉅細各收其用人之邪正洞察於中謂朽株猶足爲薪而老馬尚能識道故推大惠以及小夫仰懷濡手之勞愧無以報惟有銘心之感誓不敢忘

代辛滁州謝免上供錢啓

比陳危懇方竊戰兢仰荷至慈特加開可民免
追呼之苦吏逃稽緩之從戴德無窮感恩有自
伏念某偶以一介得領偏州較之兩淮實爲下
郡地僻且險民瘠而貧兵革荐更慨莫如其近
歲舟車罕至嘆有甚於昔特忽於瘡痍之餘暫
以承平之賦符檄相仍而至官吏莫知所爲難
截在有司當謹出納之數然驗之近制尚有蠲
免之文去不歛民實爲罔上不避再三之黷庶
期萬一之從建被湛恩實逾始望
某官仁不間遠明可燭微伊尹佑君恥一夫之
不獲周公在內期四國之是皇故令窮陋之區
亦在憫憐之數向愁與嘆今舞且歌某恪承德
意遵奉詔條仰惟鈞石之平不遺小物敢有毫
釐之擾以速大尤

代運使賀沈同知啓

伏審光奉綸言晉參樞筦處百萬宿兵之地已
賴籌邊同二三執政之臣益資彊本明良胥會
夷夏竦聞恭惟
某官學踐聖藩材優國棟貫穿百氏爲時儒者
之宗精白一心勵古王臣之節自茂膺於注委
即入贊於幾微姦黨革心正人增氣眷惟右蜀
實控西陲整我六師方倚召公之翰駕彼四牡
式遄山甫之歸旋疏丹陛之恩再畀青鎖之舊
惟天下之望所屬故聖主之眷愈隆兵柄有歸
國勢增重謨明帷幄非如梅莫能籌之忠結晃
旒見夷吾可無憂矣夙夜仰陪於基命精神坐
抑於遐衝即觀鍾鼎之勳功共慶台衡之正位
某自怜孤迹嘗望末光誰知簪履之微復處爐
錘之末一枝所托幸安鷦鷯之棲大夏既成敢
忘燕雀之賀其爲懽詠罔既敷陳

代漕與同知王樞密啓

共審光膺明制峻貳元樞仁賢彙升華夏均慶
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德人柱石之材足以持危
任重蓍龜之智足以燭微察幽以一代之元勳
膺兩宫之隆眷當上聖撫重熙之運而明公爲
同德之臣入贊本兵亦已踰歲凡折衝尊俎以
制四夷之服與垂紳廊廟以佐萬機之平所言
無毫釐之差其効如日月之見迨茲進拜益將
責成雖卒是伐功有資借箸之畫然質諸輿論

可後告庭之除佇從斗極之司遄正台衡之任某自惟疵賤久賴陶鎔趍進未諧悵方違於此日攀援有自喜獨倍於他人寸心所懷尺牘難盡

代賀葉留守啓

伏自頃者易鎮南荆抗旌西蜀相望百舍緬惟跋涉之勞欲置一書少効寒暄之問適以筋骸之疾退安閭里之居既乏使令莫附郵置雖攀援之意未始少變而弛曠之罪其何以逃非大德之普容豈細故之可略茲承使節歸尹別都新命一闈孤悰增抃共惟

某官以伊皐之業值唐虞之時智略足以燭微器識足以任重出臨方面靡容毫髮之姦入佐經常不益錙銖之賦爰總戎於武部旋承命於樞庭鬱眷彌隆輿情攸係唯此保釐之任實爲柄用之階以理而推數日可待路車乘馬少淹南土之居袞衣繡裳遄俟東都之迓自惟菅蒯賁侍門牆拯困扶危翰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誨何以報淪肌之恩茲以卑身復托大府雖循墻以省昔虞三虎之疑然引袖自憐今有二天之覆佇待燉煌之坐少陳危苦之辭

與交代啓

唱第彤庭已叨下列備員外學復玷後塵飾濫貿以續貂竊虛名於附驥靜惟幸會曷易名言恭惟

某官地望高華天材敏邵文兼政駿之富經有韋平之明分教于茲閱時已久雖鄧公雅志不卑博士之官而賈生妙齡宜在大夫之位佇拜褒嘉之命即躋清峻之班豈惟校秘籍於鴻都蓋將明典綸於黃閣某幸逃汰斥得奉終更仰覿高標已尉傾瞻之素敬循餘蔓更迅賡敗之虞感愧之誠敷宣罔既

與趙漕啓

偶緣末第竊辱祿於膠庠幸以鄙身託餘庥於旌棨惟大府材能之會而台閣德望之隆乃令寒陋之資輙冒師儒之寵傾依惟舊瞻覿有期共惟明允篤誠靖共正直文雖華濟之以質學既富而處之若無入典郎曹詳練之材已著出臨輔郡循良之譽復聞當獨冠於鵷行尚少淹於龍節取與以道民不告勞剸裁有方吏皆知畏顧星軺夙駕已殫四壯之勤而公袞遄歸佇

正三台之任重惟膺妄特荷知憐既紹介之不先仍光儀之未覿固已竊聞於道路盖嘗辱問其姓名今者猥以晝墁之心來効執鞭之役惟明且恕少弛轡銜之威雖賤而愚終莫忤憾之賜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十九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

啓

謝趙漕舉狀啓

投閑置散衆所鄙夷嘘枯吹生獨加論薦心自知其徼幸人亦為之嘆驚切以拘而不通世士謂之樸學鄙而可厭古者以為陳人是皆譏嘲謗罵之由終非富貴利達之具苟不先於伏匿將自速於譴訶惟其之愚以此為戒既二累之所萃雖百窮而是甘坐閲兩朞自揣無能之質未嘗一字妄干不疑之誅區區簿書之間稱焉流輩之後顧食淳而自愧將嵩汴而弓良盖多尾晝墁方切悲於此日豈乞將得酒敢輒望於他人不謂誤知特形公舉奬拔出於非望褒稱過其所宜辭避靡容兢慙愈劇此盖伏遇某官持心寛裕秉德靖共以識拔後輩之公任作新多士之寄雖知憚於昧冒不忍使之棄捐斷自高懷以收孤迹然某禀資甚薄得數復奇强以散材來與衣冠之列嘗期莫景決為農圃之歸雖此際以被恩終何階而報德其為感怍未易名言

與運幹啓

漂零異縣第深向德之勤邂逅同僚幸有趍風之便方承庇賴但切欣愉共惟

某官才高一時學貫百代蘊儒珍於席上擢俊惟純條娩畫於幕中聲猷甚著方皇家蒐獮遺材之際正賢者騰踏要津之時不待終更即膺峻擢丹鳳紫泥之詔金馬石渠之班衆所共期言非爲佞其來從農圃濫玷官班惟玉在山雖餘輝之可借與驥同願皂顧鄙心之甚慤傾依之誠敷述難盡

與向漕啓

伏審芝封疏寵玉節生輝以一代之偉人任兩淮之重寄凡居庥庇舉切懽愉共惟

某官地望高華天姿超卓蘊淵源之學故能致遠以鈞深負通敏之才足以撥煩而治劇以儒術而飾吏事仗節義而結主知比奉隆恩出臨劇郡欺誕之風頓絶嚴明之譽藹聞奏最獨先酬功可後已試撫摩之政載昇澄清之權惟玆邊方實今重地非蕭何轉漕何以成漢家萬世之功非劉晏幹旋何以復唐室兩京之舊僉言允協聖意有歸事業迥出於古人功名當驗於今日剸裁以道俾屬郡以妥安彈壓有方雖彊鄰而懾伏第恐未溫於坐席已聞促召於鋒車

某職忝冷官分甘寒谷自憐兩歲閱蠹簡以徒勞誰料一朝登龍門而有便其爲忻快未易敷陳

代向漕與龔參政啓

疏恩秘殿均佚輔藩凡屬私人舉興善頌共惟

某官柱石任重蓍龜察微陳善閉邪有孟軻氏之敬獻可替否得晏平仲之和出逢千載之辰存被兩宮之眷講明國是排斥官卜責平之咎既除太平之功可俟而力輸誠詩尉能繁擇才大投艱鉅上心之未已辟隆辟寵宗公意之莫回恐桑蔭之未移即鋒車之促召某偶從泥滓得在鈞陶薄冰深淵方有戰兢之懼震風凌雨尚賴帡幪之餘炎歊在辰旌祭就道願謹菌馮之節以爲邦國之休

代賀王參政啓

光膺綸綍之恩進二鈞衡之政凡居芘覆舉切忻愉共惟

某官博大閎深高明諒直辟章圭璧配光焰於

六經氣節氷霜鎮浇浮於百吏輟自北扉之直峻執中樞之權四夷華心六師增氣才無施而不可位每進而益隆爰被聖知晋參國論貳公洪化雖方奉於用書經體贊元尚猶虛於揆席佇聞爰立以副具瞻某久辱誤知忻聞新命托身爐鍾之末雖自昔年馳魂墻屏之間更恰今日暑雨方霽薰風載凉更乞相六氣以節宣慰四方之顒望

與新知府解寺丞啓

光奉絲綸榮分符竹平時浙右旣風采之想聞此日淮堧復雲天之幸仰先聲所暨與切拿非臣某官造識高明負才宏博機藏不測旣能應變而出奇刃發有餘亦可撥煩而治劇仕塗峻歷主知亦深爰從内朝之班式畀侯藩之組曾未踰歲復加眷恩矧惟儀真舊號名郡江山明秀風物夥繁儻非遴選之才莫稱撫摩之寄試望之於馮翊聖主之意有歸召黃霸於潁川故府之典尚第恐不容於視篆佇觀別拜於封泥某潦倒陳人飄流冷族素知甘分旣一飽以奚求所賴依仁苟三餘而自樂其爲鄉詠莫罄數陳

代賀沈樞密啓

光膺明制進領中樞凡有識知舉懷忻抃竊惟大臣進退之義實自聖心選擇之公粵自初元以至今日當其可用則九遷之賞不疑迨其閑功則三宅之罰隨至自非歲旣久而誠益著安有身雖遠而眷愈隆允惟元臣專此盛美共惟某官德業之懋配古皐夔威名之聞實今方邵撫南荊之巨鎮總西蜀之全師愛威並施姦獷咸革偉華金厄方嚴入覲之儀袞衣繡裳旋三本兵之任雖部分諸將在今則重而飭得尊文非公孰宜恐未半於脩途已入司於中鉉某一違鈞著兩易歲華望瑞節於天涯屢形夢寐侯歸艎於江渚幸拜光塵惟丹悃之所懷非短牋之可旣

答諸生啓

退藏十載嗟壯心之已灰出效一官悵衡顏之如甲自憐晚境得奉英游惟積年向往之勤與此日過從之幸方布叙之未暇忽音問之見貽誠意勤渠鄙懷震疊詩書執禮幼雖學而老則

眘直諒多聞昔所志而今始見晤言伊迩　向
德宗勤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一

春秋講義

春秋

聖人之經其所以為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為易書之為書詩之為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晋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為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為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元年

春秋之始乎隱先儒之說不勝其繁也蓋東遷於孝公之末年孝公沒而惠公立春秋作於惠之元年可也舍惠而隱此先儒之所以紛紛也至唐啖氏始曰惠公二年而平王遷其說比之先儒雖不為鑿然考之太史遷之紀則無傳焉不知其何以得此也吾獨以歐陽子之說為實其言曰昔孔子老而著書並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脩之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歐陽子之學簡易明白不為苟說以亂經予患是學之不明久矣故願與諸君盡心

焉

春王正月

正月周之正月也周以建子爲正而春秋從之何也曰春秋魯史也魯史以周正紀月理也何以知其用周正也曰春秋嘗書十月隕霜殺菽矣又嘗書三月無氷矣十月而霜三月而無氷以今之曆推之非異也以是知其用周正也然則夫子之語顔子則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爲一王法則用周正而不改何也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而輙易正朔亦僭也春秋嘗疾吳楚之僭而夷之其肯自蹈之乎曰孟子以爲春秋天子之事而今之說者則曰夏時之正夫子語顔子矣而春秋之所書蓋見諸行事者也又何也嘗曰以賞善罰惡以示勸懲此天子之所當爲而春秋所由作也亦豈必改周之法而自爲法哉夫執聖人之言不求其意之所在輙附會以施於經其說雖美而於義未必安此近世學者之蔽也吾之言質諸聖人而已今說則吾不知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邾子克也春秋之法附庸之君例書字其與公盟正乎曰天子在上諸侯相盟非正也曰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法及其禮儀自周公以來未有改也而春秋非之奈何曰先王之盛時設牧伯以長諸侯其協者牧伯聽之而聞於王王予奪之未始容其私相盟也諸侯而相盟則王何在焉予以爲周公之全書乎

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不書弟也其書克以力勝之也弟之不弟所以罪鄭伯也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得其誅管蔡亦不遺餘力矣而後世不以爲非則鄭伯何罪焉曰管蔡之封非周公爲之也其討之者非周公私之也管蔡誅而後王室安此周公之心也段之居京莊公之封其完聚繕甲兵莊公縱之迨其惡稔而後加之以兵莊公之心安在哉司馬懿之誅曹爽亦猶是也而謂與周公同乎將仲子叔于田之詩序俱以爲刺莊公是亦春秋之法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魯侯之妾也左氏公羊子以為惠公穀梁子以為孝公魯史亡久矣是不可考然其為妾則一也何以知其為妾以僖公成風知之成風莊公妾也春秋於秦人賵也其書之之辭與此同以是知其為妾也然則穀梁子之說可從矣曰不敢必也若二傳何寧闕之以俟後之君子雖然春秋之義初不係乎此也天子以禮維持諸侯者也今以非禮而賵人之妾是有短垣而自踰之也然則春秋無貶詞何也曰實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九月公及宋人盟于宿

宋書人微者也以公及微者魯之恥也宋之會季孫以公命命叔孫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豹猶恥與邾滕之君位公甘與宋之微者盟公以為禮乎魯之不振昉於此矣

祭伯來

祭畿內諸侯而朝於魯魯安受之俱罪也不言朝不與朝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彼以是親魯魯不朝王而祭朝魯可乎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祭伯於是失先後之序矣

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大夫卒日與不日有義乎曰春秋有舊史以成書日與不日舊史之文也聖人何容心焉曰今之學者是以分君臣恩禮之厚薄可從歟曰春秋書大夫之卒者三十有一其不日者四而在隱公之世者三人立乎定哀以指隱威決之闕遺者多矣聖人安得而盡知之三家之專魯其權迫君叔孫得臣之卒而宣公獨不加之禮乎恐非其實也學者知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則不固矣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公之會戎有愧於周公多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無義戰凡兵之志皆譏也入者弗受也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大夫之未命者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隱公之從戎也亦甚矣徐戎並興東郊不闢伯禽禦之之術尚可考也委而不脩汲汲然與之盟此春秋所以譏之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故逆女亦必以卿或曰親迎于渭文王爲諸侯之禮也春秋書此譏不親迎也曰渭周之竟也故文王逆於竟上爲得禮且使晋娶於齊必責之委宗廟社稷之重經時不反而行親迎之禮其可乎先王制禮不如是之迂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魯史之闕文歟曰非也甲戌己亥陳侯鮑卒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謂魯史之闕文可也今三傳異辭左氏之例不可　而二傳之説則自不敢以爲是豈春秋之實乎春秋雖曰聖人筆削之書而指爲有所譏刺初不敢載之簡牘也弟子口相傳授久而失其傳者有矣故其書有師授之父而訛者此是也有秦火之後微而亡之者陸淳所謂夏五是也例以爲魯史闕文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以是爲君氏二傳以爲尹氏捨左氏而從二傳何也曰經之書尹氏則有之矣而以君之母爲君氏則未之聞也古之仕者世其祿而已官人以世商之所以亡也而周循之春秋可得不書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賻而周求之俱非正也武氏子者大夫之未命者也父喪已終宜嗣父位而平王崩冢宰不敢命大夫故猶曰武氏子其不稱使亦猶是也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一

盡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二

策問

問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古之制也雖然平治之世官有常職職常有守人臣能盡其職足矣苟欲人人而責之功功立而加之賞則後先之間日更月易以求効於職之外於事未見有濟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王成之欺所以得售於漢也且又有疑焉夫世所謂功不過理則而使之豐治兵而使之精職業脩而欺弊絶耳信如是則開元之世如張守珪牛仙客者亦當相矣而張九齡力以爲不可何耶夫欲使在位者皆趍事以向功不要功以生事如成者不得欺如守珪仙客者不得近推九齡之所言以求合於古之制其何術以能此朝廷方以功擇人諸生其條陳之

問聖人之心不宜有所黨也顏子在陋巷夫子以爲賢而長沮桀溺隱荷蓧之不仕其無意於世與顏子初未見其異也而獨非之何也且所遇之時同其所以處者又同而一予一奪學者將何所折衷或曰三子者素隱行怪者也故得罪於聖人然今以夫子與子路之言考之大槩不過世不可辟而仕不可廢尓未嘗有壹言及其行恠也是説其可信歟道貫而隱天下之所同也在門人則取之在他人則非之聖人亦有黨乎二三子其別白之

問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孟軻氏之言而後之言王霸者未嘗不折衷於是也以今考之同力度德武王所以剪商也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所以服諸侯也以爲不然觀皇矣之詩周之伐崇者亦不遺餘力矣況於牧野之戰流血漂杵者乎信乎德之侵於力也豈文武之道周未純乎王而雜於霸歟抑詩與書夸大一時之功而然歟不則孟軻氏之言妄矣或曰軻之言將以驚夫恃力而廢德者夫立説以驚世將使人信之也考之於古而不合施之於今而非宜彼亦何自信哉軻與詩書其言之所謂必有能明之者　二三子其條陳之

問禦亂以兵雖聖人不敢廢也戰國之亂極矣孟子以儒道説齊梁之君而其所言者止曰制民之産勿奪其時申庠序之教壮者以暇日脩

其孝悌忠信則無乃緩而不切乎當是時也秦之視諸侯如虎之於肉諸侯無歲不奔命而孟子之言其效常在一世之後諸侯就能用之而秦不尔容也正恐政未及施而兵已傳其國都矣且以蘇秦之合從才朞年而秦使犀首敗之況於孟子之言乎悅仁義之虛名忘侵凌之實禍此徐偃王之所以亡也而孟子忍為之世言儒者迂闊而不適於用孟子豈亦世之所謂儒乎意其為術必有使吾之政行而秦不忌與秦兵雖至而莫吾害者而世未知聞也幸諸君推明之

問學所以通天下之務學而不通天下之務古者謂之腐儒不足道也然漢之董生於一時之儒可謂傑出矣三策所陳粹然出于正而後之論之者乃曰緩而不切豈惟董生哉轅固申公守儒而不變者也今考之於傳亦無一語關於世其採當世之利害考往古之得失粲然成文可以施行者惟賈誼鼂錯為然而議者以為申韓之學而不謂之儒也豈所謂儒者俱迂緩而不適於用其適用者必輔以刑名功利之學而後能乎諸君以儒自名朝廷方以有用之學望諸君　其將守儒之業而為董生轅固申公邪亦將以迂緩為戒以適用為急而為賈誼鼂錯耶使其泥而不變則雖言而未必有益於國使其有他術自輔雖曰有用而君子又不與也諸君將以允於斯二者有司願與聞之

問隆古盛時百官脩輔一德以事上今詩與書載之詳矣故自百揆時叙推之而至於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自召南之大夫節儉正直推之而於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得人之盛有如此者是以明良之歌棫樸之詩載之扵今為後世法洪惟

主上知人之哲與舜同克宅厥心與文王同身為度聲為律以表率群下凡中外之臣任之未嘗不極其才也待之未嘗不盡其禮也其有善者雖纖介必錄而有功者雖九遷其官不恡也是宜精白一心保乂王家而乃有不然者舞智擅權形於戒敕之旨禮義廉恥弛而不立見於逆臣之跡比之習誕謾詭譎之說列於諫官御史之章夫

上之所以臨照百官與古之帝王初無異也而後之世得人之盛如此而今之世乃懷私自便如前所陳者何也雖然先王之治道之使善者化也革之使正者政也政不刑而刑生焉故湯制官刑儆有于位非獨身冒其禁者有罪也其輔佐之者不爲之規正則其刑猶墨蓋其嚴如是豈上躬行之化雖至而董正之刑未忍舉歟舜與文王不聞有是刑而百官亦治又何也伊欲在位者承上休德洗濯其心同寅協恭以稱天子所以委任之意不假湯之刑而百僚師師濟濟多士皆如舜文王之時蓋必有道矣幸諸君推原之

問以文辭取士隋唐皆然而彌縫其闕使至于正未有如國朝者也昔天聖明道之文嘗弊矣故慶曆之制升策論於詩賦諸經之上使宏博之才無沉滯之嘆熙寧元豐之文嘗弊矣故元祐之制以四場之工拙爲去留高下之別使專門之學不得以所長蓋人是二法者皆彌縫斯文使不失其正之術也比年以來士以剽切破碎爲學有失朝廷設科之意迩臣以爲言且條變革之法以献上重其事方後議之請問諸君今日之文其淪於弊者何自其使之反諸正者何術慶曆升降之次元祐去取之式不識可舉而行乎抑亦舍是而別立法乎若是者諸君講之熟矣願宗言之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二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三

記

焦山普濟禪院僧堂記 癸巳

天下之事固有非世智所可測者夫人之情莫不嗇於財而吝於施而土木之功雖縣官猶且難之有司之於民常賦之外有一毫之斂莫不悻悻然見於辭色其有所興作雖計日而督其力尚或不辦也此二者世智之所能測者也至於浮屠氏則不然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貧者敝衣菲食之不給而闊施於佛則往往假貸以自効老而耄者其自奉養有所不忍而持以供僧唯恐其不受也夫如是故郡邑之閎穹極奥宇隱然相望總其工而計之官府之力或愧焉是豈世智之所可測哉唯其世智不可測故吾以為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至者而世未之察也潤之焦山普濟禪院予自冠而往游視其寝廬齋宫庖湢之室無一不備獨其僧堂庳下而隘不能容百人寺之衆以為病迨今二十年矣歴住持者五人而卒不能有所增加也今長老定圜來主是院知衆之不安乎此也乃選其徒普安使經營之探於橐得人之捨於已者錢五十萬以畀安而郡之大姓耆老相勸出金帛以佐其費一年而財辦二年而堂成蓋為屋九楹為錢千八百萬有奇高明宏麗動人心目自是至普濟者無遺憾焉圜嘗為予言曰夫馮虚貴實化瓦礫為金碧之區使學道之士得安意肆志而無偪仄囂溷之嘆此世智之所難而吾教之所易也然向之諸師蓋常有是心矣而卒成於吾之手非吾能也物之壞成廢興有數行於其間數未當然雖殫心弊力終不能益毫末及其至也如反掌然吾於此適承其數而已何勞之有雖然寺之興創悉皆有記子與我厚可強為我記之予以謂圜之才能成積年不可成之役一宜書既成矣不自有其功而歸之數二宜書故并書之且使世之人知浮屠氏之教其所以能振起者蓋如此彼呫呫詆之者亦足以自警也

楚州新城記 代人

乾道六年春三月詔城山陽命守臣左祐董其事左侯既受命迺營度之兵夫之在道者方半

卹財用之調於諸州者未全至也會左侯以疾卒天子以事之未集推擇其可當是任者於是光州觀察使陳侯敏自高郵往代之侯既至郡覽視河山知天子所以防患之意而又知役之大費之巨而人不可以勞也迺計工庸差物宜裁其費之冗者譎其卒之不中程者畚鍤板幹之勞風霜氛霧之毒侯相其早莫而以身率之凡在役者讙以聽命自侯之至爲日者百八十有五用人之力總六十一萬有奇而城以成其長四千二十有三步其高二丈有七尺濠之廣如城高之數而殺其一爲門六水門二樓櫓機械之用畢具沈沈翼翼視舊之功蓋有加焉時　適從事此邦而侯求文爲記　嘗從侯而登周覽四向矣蓋淮東諸郡其視以爲喉襟者莫逾楚也楚之地西一舍而贏則淮陰兩清口之所直也北不三里則漕河淮之所灌輸也航清口而下淮逆漕河而上少北而西則鶴水崇周之嘗鑿也自鶴水而南則走高郵惟揚道也使有一朝之驚而楚之壁壘不嚴守備不具則自固且不暇而欲責其扼吭拊背之功得乎此天子之所以委侯而侯之所以盡瘁也往時淮東宣撫使治所實在楚蓋嘗屯重兵矣虜既求成兵不此屯者幾三十年今　天子按舊籍復駐師于此而首屬侯焉其責成於侯者豈淺淺哉侯亦能仰稱　上意故於是役也不倚辦不淫費謀之審成之果使上享成利而下無怨言侯可謂忠且才矣夫以侯之忠且才而　天子責成之堅苟少須焉則其所成就者豈止楚一城而已哉　敬書其事于石以告來者

樊氏讀書堂記

永陽樊君德明於其所居之前得廢地幅員僅十畝前對歷陽諸山後有坂可眺大木十圍脩竹森然度而爲堂面山而背坂堅完爽塏悅可人意既成取六藝百家傳注之書與夫秦漢以來前人所作奇偉譎異之文章皆治其中而君朝莫游息未嘗不在是也則以讀書名其堂而因延安李君清宇求記於予始予自潤適滁過君居見君之伯氏秀實與之語有合予意者既至滁稱之滁人則又聞君好脩而力學不妄與人交心固已奇之而清宇又與予善故雖未識

君而許之記會予疾未暇作而君來速予文不已廼爲之言曰世之學者皆知書之不可一日廢也然予常怪漢之諸儒如韓嬰董生輩止守一經終其身不易以今之士視之不亦淺狹而可笑哉而其事業文章後之人卒未有能過之者夫書豈徒以誦讀乎哉蓋不誘於外故能致思精不役於名故能信古篤唯其如是是以書之節會旨繁皆可銖分而縷解之故一書亦足以爲吾之用夫書豈徒以誦讀云乎哉此昔之學所以爲善而今之學所以爲不及也君於此盡亹焉夫博而不要其統學者之通患也故予因記君堂而及之且以自警焉乾道九年夏四月旦

滁州奠枕記

乾道八年春濟南辛侯自司農寺簿來守滁時滁人方苦於饑商旅不行市物翔貴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風作惴惴然不自安侯既至釋民之負於官者錢五百八十萬有奇凢商旅之過其郡有輸於官令減舊之十七侯又陶瓦伐木貸民以錢使新其屋以絶火災夏麥大熟商旅坌集榷酤之課倍增流亡復還民始蘇侯廼以公之餘錢取材於西南山役州之閒兵創客邸於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於其上作奠枕樓使民以歲時登臨之是歲秋予客游滁侯爲予言其名樓之意曰滁之爲州地僻而貧其俗勤於治生而畏官府自力田之外無復外慕故比他郡爲易治然處於兩淮之間用兵者之所必爭是以比年以來蒙禍最酷自乾道初元迨今八年矣　天子之涵養綏拊兩淮者至矣而滁之水旱相乘凢四載民之復業者十室而四吾來承乏而政又拙幸　國家法令明備循而守之無大闕敗今歲又宜麥而美秀是天相吾民也吾之名是樓非以侈游觀也以誌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須臾之安也子以爲如何予以爲天下之事常敗於不樂爲者夫君子之仕凢事之在民者皆我所當盡力也盡吾力而不成吾無憾焉苟曰吾樂大而狹小豈民望哉今以侯之仕進而較其同列蓋小屈矣人意侯不樂於此也而侯勿惰勿媮以登於治亦可謂賢矣故樓之役雖小而

侯之心其規又然在民者尚可驗也夫敏以行之不倦以終之古之政也其可無傳哉故予樂爲之書十月三日左迪功郎新差充眞州州學教授濟北周孚

蠧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三

蠧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四

記

金山重建南水陸堂記

乾道九年金山寺之南水陸堂成予所善僧慧海爲山之衆來乞文以爲記予問其堂之制并其工用之幾何曰堂脩七楹從十有二楹兩廡視堂衡之數而增其三總爲屋二十有九凡吾敎之所嚴事與所振拔者咸肖其狀於壁總爲像七百有六若木若竹若金碧之飾若雕鏤之巧總爲工萬有三千計材於三月之庚子而用工於五月之庚申至九月朔而告成總爲日百八十有八問其財之所自出曰今長老印公脩其人施於已者凡三年得千一百萬而堂成又求於衆得二百萬而像設具予嘆息曰不思其有推以福於人又能與人同其善是皆可紀也乃爲之記夫佛之敎雖爲世所趨向而其塔廟之在四方者亦或隆替不常是何也蓋道不虛行必待其有能以是鼓舞斯人者罔能若是興也自予居於潤閱茲山之主者亦多矣或因陋就寡支傾補壞以苟歲時或有興作之心而入

不信以私自蠹卒壞于成而比年以來土木之功蓋未常輟也故其奉　勝詩者有閣侍游觀者有臺休老疾者有堂而又面江之陽為門者三並山之腹為浮屠者二里於外廊內寢咸闢而新之費蓋巨萬而又及於庭堂也其椎威壯麗駸駸乎熙豐之舊矣是皆積年之所兾而不可得者夫成壞以數其所以成壞則以人自古以來可覆也然予聞諸里人茲山當大江之衝風水相搏主者難以久自達觀穎公而拔數之其歷年多而人信之者惟佛印元公與今印為比丘景倫自溧水來止於其縣之香林院衆素聞其名相與出錢買地於山之陽以留之而知縣事鄒惟叙助為之請且言於府乞以紹興詔書移故圓寂寺之額於此知府事葉公夢得許之方夏未遑葺規度庭宇而景倫卒景倫之徒道愿來主寺事而同門道忠實佽助之二人惡衣菲食撙施之入雖一錢不敢私通倫之世二十有九年而寺始成蓋有殿以嚴像設有室以安勤舊有堂以待方來之衆寢廬齋庖各以其序而充覺金石之用丹堊髹彤之飾又皆稱然也則其所成就蓋有陰相而默贊之者矣而人何足以見之雖然印得道於中峯氏公而圓悟勤公之孫也彼其中蓋寂然而無所營泊然而無所慕雖草薦堂下而莫之顧者也而予迺以其有為者言之予亦陋矣淳熙元年四月十日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學教授周孚記

建康府句容縣圓寂寺記

句容縣之西南三十有五里有山曰赤山舊時邑民之避亂者常棲焉群盜旁午而卒無患相謂山之神有以相我願致力於佛以報神惠會其事也道愿圖其寺之所在而以書來言曰此邑中昔借之額而先師之所未能成者也今幸成矣願乞文以為記予發書披圖為之嘆息夫天下之事方其勢之可以垂成也孰不願徼幸焉苟或事與意相齟齬而歲月不可冀則色倦神沮以他為解甚者釋之而去委其責於人惟其如是故事卒不立今是縣介於兩州之間而地又僻且縣之籍初未嘗有是寺也歷年之久向之願施者雕零略盡後生晚出疑笑者半憊不撓不隨獨能有成嗟亦勞矣故吾於此有感

焉願持律嚴甚其學者詵詵奉其教不敢少犯
是寺之興蓋未易量也故予之記圓寂本梁同
泰寺治平間始賜今名云

蒙庵記

浮屠鑒公初主蘇之瑞光院名其宴坐之室曰
蒙庵既去瑞光則日東西南北法身皆然而吾
庵何遷哉故凡所至輙以是牓其室戊子之夏
與予遇於江上予數過之指其室願有述也余
曰子何取於是名哉子之教号曰大圓鏡智而
見性如隔羅縠如來猶訶之柰何子之自託於
是也且子豈真昧昧而無識者而學佛者亦豈
必知盲知聾而後謂之得道哉予之於衆亦有
緣矣使子而求蒙也則彼何所賴子故吾以是
疑子也雖然子之意則有在矣子學博而知守
之以約行高而知持之以晦其於物也無所麗
其於時也無所競則其退託於是者蓋將以警
諸徒也吾其為子記之使世之人讀吾之言則
知佛之學不以昏昏默默無所識別為賢而觀
子之所以自處則知譸張夸大之說不足信而
睢盱自矜之心不萌於中亦教之一助也鑒捷

為人初為士舍而學佛得法於鹿巷華禪師與
之語循不忘儒也間出其贊佛之文示予理邃
而語工予是以與之游九月日記

臺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四

畺齋先生鈆刀編卷第二十五

序

送李清宇序

予有與生之疾言而觸忌行而招殃置之荆棘而不之懼示之文綉而不之愛其詳不可得言而見於外者其證若是予知之久矣而未之能革也廷安李君清宇予始識之於滁與之語歡甚視其所去取與所趨避鮮有不與予同者蓋其疾猶予也是以出宦十年而窮愈甚予嘗以是問之則曰吾何憂焉此汲長孺之戇而未游之狂也吾得從二子游足矣今年春過予於儀真曰吾官期至吾願見子而行且獨無以告我乎噫吾之言豈能有助於子哉雖然語有之溺人必笑今吾與子捨常珍而嗜土炭亦已久矣蓋積痴潛痼固結而不可療者也獨不以是爲憂而乃以得附二子爲喜子亦窮矣哉且二子之時其富貴利達百倍於二子者皆是也是其爲術必以二子爲戒然自今觀之二子之病舊時則謂之痼比之呻吟號呼迄今未已知平津安昌侯輩孰輕孰重世必有能辨之者矣故予因子之行而出是言使人知予與子其窮而不悔者蓋知此以自勵焉

宋廓字子大序

下邳宋廓以其名來求字於余余字之曰子大而告之曰吾聞古之言曰張小使大之謂廓甚矣小之爲害也人不小學不大達不小慧不大愚是二者人初豈願其如此哉蓋樂於易售之能溺於易習之言自欺之心生於中訑訑之聲音顏色見於外而與善始離矣積而久之其聰明日以蔽而識慮日以闇故卒局促而無所成古之人與人同生於世而其言足以爲世訓其行足以爲世法非有他也主之以誠將之以勤日滋月益以至於此極也吾與子游久矣觀子之所學皆古之道而其志不求合於今之人深居簡出澹然幾與世相忘故易售之能易習之言不足以惑子而自欺之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求之於子無有也俗學之患既已免矣而吾之所以望子者不止於是也是以願子大之也質雖美矣而又砥礪焉學雖博矣而又淘汰焉不惰不偷以底于成使後之人咸曰是好大而能

爲大者不亦多乎古者冠而字祝之辭以申戒之今是禮亡矣然子之請不可虛也故吾爲之盡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子勿以吾之愚而易是言也

贈相者游照序

吾有所疑於相久矣未始言之也今試言其略大槪中汪信民官宿州有相之者曰是人當貴外雖羸而内行冨晁伯以聞之曰内行[illegible]於古可言今則已矣未朞年而信民卒人有常言天之道常與善人如信民者行脩於家信著於友亦可以爲善人矣而卒如此豈古之爲善則天畀之以貴且壽而今則夭且賤歟以爲不然則晁伯以父之言何自而驗也夫人所信者天耳而天之於人有古今之異吾將孰信乎且是說也古之人有言之者乎而晁伯以父始言之乎吾皆不能釋也襄陽游照以相名其來儀真屢過吾舍吾與之語其辭云云大抵如昔人之語信民者始也吾疑之今也吾憂之照無以木食方以其術售於人身之泰否視其言之中否古之道已無驗於今靳靳焉守而不變則照之術蓋致窮之具也窮豈照之欲也信於古者乖於今其報固若是也吾何爲而不憂踰月而照告行次弟吾語以贈之使世之人知古今之異宜雖照之不中未可遽以爲詬且以告吾黨之士庶有知伯以父之所以言者焉

非鄭樵詩辯妄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採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緊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摠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送湯士美之秀州户曹序

戊子春予始與君之兄朝美遇於鎮江朝美簡而文剛而不犯予固樂從之游焉其後因朝美

而識君君之才蓋不愧其死者也今三年矣其好未始一日替也子窮於世久怨尤而抑悔之者多矣而見予獨加敬焉予不知其何以得此也今年冬君將赴秀之户曹掾自句金來別予且乞言以為贈予自耶其言之不足進也而君之請不已嗚呼其可以予之陋而孤君之意哉向予見君之家居也仰有趨俯有諾優游而自適者累年於此矣一旦出而為吏官長之嚴行檄之繁吏民之欺舉萃於前凡事其能盡如人意耶擇家居之樂而任此責君亦少勞矣雖然吾意君有所不能免也夫四民各有業而世祿之家以仕為業者也敬君之事以貴其宗此父兄之教而可忘乎今　國家入仕之塗雖不一而公卿大夫之世進而得美名者踵相繼也君之閥閱既不下彼而其才又與之頡頏則雖欲退而不售其族姻親黨羞排而莫之容也君其可以憚是勞而不行乎夫志於學而不忘於用君子謂之固庸宴安之樂而聽世家之稽君子謂之陋固與陋豈予所望於君者哉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君其勉之

送揚德璇序

讀書知古人之事業為可尚居官廉且勤不敢一毫出於法之外與之商摧世故銖分寸別人不可欺而終歸於厚知是者亦足以為王官矣而吏於州郡十有餘年卒無援之者貧無以養其親迺始間關百罹水行數千里捨平生之學而服勤於羈旅之事其故安在以謂自晦其才而不求人知歟則既出而仕且宜其官矣固非不願知於人者以謂雖知之而拘於法禁不得為達歟則　天子方勤於求賢比年以來外服之吏牧伯以名聞於朝者衆矣而獨見遺故君之是行吾為之不樂然君不以阨窮為戚而以得養其親為喜問之則曰吾分當然將誰怨蓋君之志其自處者如此吾是以愧其為人天地之數至周必復故否極而亨人之常理也今君之期已過矣安知不有憫其窮而嘉其志拔而升諸公者哉故吾樂為天下網羅人才者道之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六

疏

滿散聖節疏 淳熙二年五月以後

觀聖之期寔惟茲日祝釐之典迨于有邦仰憑
仙釋之功少伸臣子之願伏願三靈敷佑百順
備成玩心汾水之陽脉道大庭之館自南自北
一仰重離之明如岡如陵百倍純乾之策

太上皇帝慶七十開啓疏

帝齡黙界式開祚聖之祥明詔誕敷許效祝釐
之敬仰憑仙釋之力少伸臣子之心 尊號
太上皇帝伏願媲比辰之常十等南極之遐昇
凝神道妙探賾物先自七十二君以來始逢盛
世宜萬八千歲之永共享殊休

滿散慶七十疏

大德必得壽方開有永之祥率土莫非臣願效
無疆之祝祗承詔旨恭諸法筵伏願寶筭增崇
宸襟沖豫脉天游於汾水訪道妙於崆峒豈惟
五支六幹之旋能弥戌數將見三統九會之運
再數殊祥

功德疏

五百年而生神聖屬逢弥月之祥八千歲而爲
春秋宜效後天之祝集緇黃之淨侶演仙釋之
微言庶憑不轉之功仰贊無疆之壽 皇帝陛
下伏願高穹錫羨上帝與齡高周曆數之長獲
見今日文武父子之處有光前人

功德疏

長發其祥將屆生商之旦心得其壽共伸祝聖
之誠恭誦寶書仰資睿筭 皇帝陛下伏願乾
符襲慶離照重明車書一混於漢封基緒遠符
於周曆四方來賀知瞻北極之尊萬壽無疆願
比南山之永

代漕司功德疏

皇德惟新固肅容於刻畫帝齡肇界亦何俟於
儔祈報憑鍾唄之靈少伸臣子之願伏願 睿
賡遜德義昊齊休喜溢兩宮日上玉卮之壽歡
均四海歲陳寶冊之儀

祈晴疏

吏失其職既蠢且愚天降之災當暘而雨原防
已缺濟倉俱盈縞惟豐凶之期在此旦莫之頃
莫知爲計報復有祈伏願排斥陰雲導迎出日

苟怨咨之聲不作雖罪瘠之罰是甘仰冀至慈
俯鑒危悃

祈雨疏

不職之愆胃聞于上帝賜之罰波及于民矣風
霜災雨不克施烈日造孽稻將或枯雖爾縷縷
之詞難述皇皇之意仰祈眞蔭少鑒危誠賜之
三日之霖慰此一方之望

請觀音祈雪疏

時雪不應歲律已窮麥雖種而未蘇雲將合而
輒散雖吏之有罪不足顧恤而民之無告其忍
弃捐伏望大士以廣大心施解脫力少畀盈尺
之瑞以寬嗣歲之憂仰冀至慈俯徇微願

祈雪疏

比以時雪愆期方有虞於胃把至慈育物終不
忍於弃捐惟茲晴昔之祥少救垂枯之麥尚冀
同雲溥布密霰紛凝仰惟仙聖之靈大副烝黎
之望

觀音殿祈雨疏

去歲之旱民所收無幾補創救敗望在今歲今
將夏矣而旱未之種尚未入土吏民皇皇無所
歸命惟我大士憫吏之愚哀民之窮賜以三日
之澤以慰一方之望蓋為力雖微而為惠實大
惟大士鑒之

寺觀祈雨疏

常賜作沴害將及於麥未至鑒民應不遹於於
辰決錫以滂沲之澤俾消旱暵之憂惟是鴻私
敢忘昭報尚期終惠以充有秋

觀音殿祈雨疏

其以不才濫長此邦去歲之旱民無食者幾半
今歲夏矣而天又不雨農民嗷嗷無以為計拱
手待斃其誠何心謹齋心潔慮乞怜于我大士
惟大士至慈至聖不遺我民油然而雲錫以甘
澤豈惟無辜之民得被實惠而不肖之吏亦有
以逃其責也大士其鑒之

請靈巖惠應菩薩祈雨疏

去歲之旱亦已亟矣嗷嗷之民所以不至流散
者以種既入土而西成之際尚冀萬一也今夏
將中而雨不至已種者無自而生未種者拱手
待斃是誠可哀也此邦之人以大士為命與哀
飢歲之民赦吏不肖之罪錫之一雨使充有秋

捨大士將誰望耶　謹遣官撰日以告

蝗蝻犯境疏

嘉穀垂成方爲農善飛蝗輙至遽動民憂乃因控告之勤度致祓禳之禮載惟災起應軫歲飢念吏犯法而生蝻敢忘自咎使田有神而畀火庶免孶痒仰賴至慈俯從私悃

祈雪疏

自夏至冬以旱繼潦歲且盡矣雪猶愆期民將奈何麥未覆塊仰祈真蔭少憫蚩蚩之氓敬詣靈宮（本作法筵）躬布拳拳之願

請海老住資福疏

正宗淡薄在昔曾聞叢林清談于今尤甚肯加瞎棒孤負達摩大師鋼汁鐵床報答閻羅老子園生木因山長野干從來自不明心到底都成謗法海公長老參揚岐之正派慧國一之道場四衆傾依諸天臨鑒不著方便平時突秀閑西肯判身軀今日看修山主那須擬議便好承當

請寧長老住長蘆疏

達摩道場寥寥幾至八九真歇法嗣零落略無二三要須見在兒孫重續向來香火寧公長老殊能照燭劒可吹毛以枯木寒灰之心唱白雪陽春之曲欲興敗壞政在老成當年奪嵠田之牛是誰墮懶今日作歸家之鶴更自精神倚俟一來欲伸三請

請行和尚住廣福疏

傳如來心是名善知識瞎衆生眼當墮大阿鼻而況沽激聲名貪婪利養溺泥老象觸處皆然露地白牛萬中無一伽藍神既云護法吞吐無門閻老子不會容人搜尋有日此非妄語實有明文行公長老嘗爲淨社中人應記宗門下事擒山苦口不輟誦持臨濟實情更須點撿見飯喫飯古人可鑑實爲將盲引盲智者自宜恐怖續佛壽命作世揩模大家切要惺惺此事不同小小

謝晴疏

比因淫雨輙控危誠方瀆冐之是憂豈感通之可必乃寬吏罰遂獲時暘禾無生耳之虞麥有秀岐之望儻囷倉之有積庶婦子之皆寧尚冀殊私克終大惠

重建多景樓疏

江山故刹尚存梁蜀之遺臺觀危基未復豐熙之舊欲繼承平之迹可亡興作之功普勸邦人同茲勝事宿雲清霽聞張祜之詞晚照殘霞不異蘇公之日苟少加於輪奐豈止助於登臨邀江月以同參聽風林之說法唱殊禪師之曲在某甲以雖慙賡未襄陽之詩況丈君之默許儻蒙垂諾佇見落成

耋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六

耋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七

青詞

衆會青詞

淫為六厲數雖值於今年較以四方罰孰加於此土冬常暘而不雪春積陰以中人呻吟日聞夭折相繼閭巷至於葉廢巫醫為之術殫痛矣哀心言之酸鼻必有干於戚命致自絕於天年追懼災抑亦弥月是以臣等仰止九閽之邃敬陳六祝之辭伏乞特賜憫憐普加矜貸少霽雷霆之怒曲全蟓蟻之生一氣不愆大陵之星退舍羣邪自屏時徹之功告成仰瀆高明弟增惶灼

青詞謝火

材德不稱其袂及民法律有差於占為火尚賴九閽之聽不遺一介之臣雖譴所加而災無幾臣是用式延真侶敬集靈場具陳已往之愆少冀方來之福緩岳土塗之備固不敢忘瓊斝玉瓚之微其何能報

青詞

政刑之誤有干陰陽凶豊之期決在朝莫屢蓬

勁以翳物氣鎰隆而中人夏苗已空秋穀復搗
雖長吏之可罪然下民之何辜伏願俯鑒危褰
少回宸眷召神龍於俄頃挫旱魃於屈伸苟焦
爍之害旣除則流亡之憂可弭傾投五體瞻仰
九閽

祈雪青詞

巍巍九閽亶容屢廣芸芸萬衆是弃可憐麥雖
殖而根已浮雲將合而風輒至雪不應候歲將
告凶臣是用仰企叢霄敬陳淨供狀祈至鑒霰
先集以告祥庶使新陽民蒔飯而得食俯增跼
蹐仰冀哀矜

謝火青詞

俾民安堵惟廣茫之政不聞仰天乞憐庶禳竈
之言有驗恭惟眞聖俯徇郁悰衛風之怒旣回
飛焰之災遂息謹延淨侶躬詣靈壇已令畢方
之妖遠投荒裔敬擧元冥之祀以吞洪休

代人禳病青詞

病恙交攻幾瀕九死精神未泯聊布一言仰祈
覆物之仁俯察由衷之請伏念臣某衛生無術
臥病有時自去夏以浸離迨今春而愈劇年齡
已邁不啻二豎之嬰遐壽半空何翅三豎之謁
雖癇適之度責之於已而修短之命制之在天
驗五行所叙之書適二運互衝之歲苟窒也數
也其理不昧則忽然霍然何時可期臣是用望
丹陛以馳誠假青　而請命伏願察其危懇赦
其死而俾生責之後期得以善而自贖求免紛
張之咎再爲安蕪之人

壺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七

碑

宋故保信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解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解氏諱元字善長保安數玫人始隸鄜延路廣銳指揮自清澗都虞候陞武經郎累遷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江浙制置使司選鋒軍第六正將武功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左軍選鋒軍統領淮東宣撫使司前軍統制翊衛中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真除同州觀察使保順軍承宣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御前諸軍都統制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保信軍節度使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薨于軍享年五十四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有六日葬於鎮江丹陽之下邳公在鄜延以勇悍聞韓公世忠奏隸麾下以為選鋒將韓公與苗傅戰臨平以公為先鋒破之追至浦城所將卒獲劉正彥虜大入浙西從戰皇天蕩虜四合韓公危甚公以它舟潰圍入擒其千戶一人挾韓公以歸韓公圍建陽兩月未下公從參知政事孟公庾異道既至視賊城曰可破也白韓公即其夜命諸軍張火炬攻其東而潛師自西北隅入賊驚潰別將攻賊呂僉於邵武擒僉以獻賊劉忠阻澤之白面山張甚 朝廷委韓公經略之韓公命公先走澤州招賊馬友降之擇其卒二十人以益師官軍既與賊遇忠建樓山巔置旗其上命其黨視旗所指併力以戰官軍不能進公選善射者親將以往注射奪其樓忠衆始敗歸公之為淮東宣撫使也方移軍廣陵而虜分兩道入寇一自淮陰移高郵一自天長移大儀韓公自將備大儀募諸將保高郵公請行韓公欲以兩軍從公公曰他人之軍非其素隸且將擇利而避難無以責成即日就道召其鄉民徐康使結集沿水民為寨決上河水以繞城城東西南淖不可騎翌日虜自城北魚貫進公以精卒當其前而康以小舟載強弩夾其旁士分番戰虜困不支宵遁公追擊至寶應俘女真二千餘人軍資器械以萬計 上嘉嘆賞賚異等訖今功為淮東諸將之冠又與虜首領貫舍人戰於落馬湖破之降其將張澤以四百騎攻虜之劉冷莊破其衆

万餘諸道宣撫使既罷樞密使張公俊奉
詔來勞師奏公摧都統制諸軍虜棲自清河来
冦張公檄公清野淮陰山陽移屯高郵公自實
應置柵至郡伯亘二百里與虜相拒者半載虜
兵無所掠卒遁去　上由是愈知公能卒除公
都統制　上方注意於公而公病亟　上以手
詔諭公曰　朕已除卿爲保信軍節度使矣蓋
欲公生知之也曾大父沂大父榮故不仕父青
贈武節大夫母薛氏追封太碩人子四人公既
塟二十有九年其弟吉州判史忠來言曰先兄
宜得銘也願有請且以其狀来忠在淮東軍以
壯謹知名韓公章謂之不玷其兄者其言宜不
妄
銘曰
自歲敦洽迄于作噩　皇于出師以整亂略
公於是時或捭或專　鋪敦淮濆如虓虎然
天子知之畀以旄節　脩涂方夷車軸中折
皇之力臣如公有幾　壽胡不遐而止於此
曹莊之原松栢森然　我銘昭之以示其傳

柴夫人墓誌銘

崇國太夫人柴氏世爲開封人故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贈慶遠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毅武王公諱勝之妻敦武郎閤
門祗候允迪閤門宣贊舍人允昌忠訓郎閤門
祗候允亨之母也始毅武公居金陵聞夫人賢
聘焉時毅武公已貴内外宗族甚夥夫人入門
皆宜之總治内事斬斬無一毫亂毅武敬焉毅
武公莊强有力者挾前憾誣以事人爲之慄夫
人卒能與公直其寃而强有力者亦自愧也世
以是知其賢毅武公既没夫人拊育諸子甚至
時以公所教諸子者督之不專於慈也莫年留
意黄老道焚誦無虚日後毅武十有六年以乾
道元年五月一日卒以其年七月壬子合塟于
毅武公之墓貫黄山之原
銘曰
維鵲有巢鳩則宜之　維山有澤谷則濟之
顯允夫人尚其似之　命服有輝帝則畀之
胡不百年誰其尸之　銘以告來其勿毀之

徐氏墓誌銘

予同年友河間俞允成以書先其母徐夫人之
狀遺予曰允成之昆弟四人先君先夫人嘗相

其材而教之允成由是得為士其供億而助之者先夫人之力為多允成不天前本窆之六年而先君亡今先夫人又棄諸孤允成自惟其無以報也顧子銘其墓以慰允成無窮之悲余曰婦人無外事凡行於其家者人所不能知然觀其子之端愿而文亦足以信矣乃第其狀而銘之夫人吳郡人父某世為吳大家年十八歸同郡俞君某夫人性儉慈其歸俞氏常恨不及事舅姑凡四時之祭雖病必親歷五十載如一日曰非是無以自盡他平居淡若無所營而家事秩秩無詠忽差接族姻以禮撫諸子諸婦仁而不私與婢僕語惟恐其傷之也自少已不喜為華靡事迨暨居衣寢食淡學浮屠法雞初鳴起誦金剛觀音兩經雖祁寒感暑不變疾既革誦經猶不輟其語不亂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終年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某日塟於長洲縣彭華鄉鹿山之原祔俞君之墓子允成從政郎建康府學教授允文先夫人卒允元承信郎允功女四人二早卒仲適進士袁珪季適廸功郎趙經孫光庭揆庭揚庭儀庭瑞庭

銘曰

臨化而湛如既逝也　不沉於冥冥之墟此
竺乾氏之書　如夫人者殆庶幾歟

揚君行狀

君諱某字公才潤州徒人君少警悟初入學受書比他兒三四時從義君方事生業而君之伯兄以病廢從義君嘗以事委君君治之悉如其意從義君才之未冠而家事無大小皆倚辦於君從義君沒君之二兄曰自吾父時事已付若吾今日惟若從君力為經畫不十年而富倍從義君時君為人敏而毅人不可欺而不立町畦故人樂親之鄉閭有訟不决者嘗折衷於君君一言而定君不事鋼利歲饑出私廩以糶年下市估三之一而無錢者貸之凡族人之貧者人士之無歸者塔廟之久廢者君惟財赴之如不及姊嫁而寡君收字其孤事姊如母男婚女歸未始有倦色安於田里初無仕宦意以

顯仁皇后外家恩授監和州來石稅未幾堂除監秘書省門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自微時與君游以君才薦於領殿前都指揮使事揚公存中

辟充本司幹辦公事揚公爲　御營宿衛使君又爲其屬以勞差監鎮江府推貨務都茶場歲將及而有寅緣權要者奪而代之君不恤也君暮年得脚氣疾初不甚劇問語人曰吾歲周甲子又三年矣且吾父以是歲沒吾其殆乎人皆怪其語不倫既而昇疾自城中歸中途趣行輈至家言語如平時夜未中而君沒將殁令左扶其母樊夫人之墓之側且搖手止家人曰吾中了了汝勿哭人皆異之來哭之者皆盡哀君累官至敦武郎妻印氏封安人子三人攜年右宣教郎攄年承節郎插年文一人未嫁孫三人思愈恕君常自恨其不卒學問從後湖蘇公庠遊記其語以自警而擇師教子尤力攜年俱應進士舉再試於禮部以君之才使上有所援少見於世則其張施當不止此雖然人亦何必至公卿充吾之志仰足以養俯足以育族姻無間言鄉鄰無誚議則吾不既足矣乎古之人蓋有爲此者矣然則君仕雖不盡其用可無憾君之卒以乾道九年九月甲午其葬以十二月庚午在唐村之原去樊夫人之墓三十有五步孚與攜年遊知君爲詳敬狀君之行以告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盡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八

壺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九

文

慶七十赦書到祭諸廟祝文

茲者　天子舉壽親之典施霈澤于四方詔名山大川百神之祀在祀典者守臣咸致禮焉敬以茲日告休于神夫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允惟之所以供神者皆　聖天子德之所寓也神其享之無忘　聖天子之賜

天中節開啓文

長嬴紀月神聖應期欲陳祝聖之儀少伸歸美之願伏願日新其德於萬斯年非世可量壽若西方之佛與天同久尊如南極之星

會慶節疏文

皇天育　聖數適值於千齡良月應辰貫尚餘於八葵仰祈仙釋之眷以助邦家之休伏願皇恩周於華夷　盛德同於穹壤東漸西被誕揚不殺之仁竹茂松苞莫紀無窮之算

祈雪祝文

比以雪不應候有祈於神神惟民之窮不忍終弃乃庚子之夕先霰而雪神之心旣憫民矣苟使麥復甦而疾不作吏亦將以牲酒答神之休神其圖之

祈雪文

麥已覆塊雪猶愆期惟農事之失中與冬溫之作沴恭惟仙聖大賜哀憐仰祈密霰之祥少著豐年之兆

祈雪文

今歲之災神所鑒也所望一麥以寬民憂而冬已過中雪不時降皇皇之民無所告訴惟神血食此方歷祀已久尚期降休以矜我民

祝文

吏治不善神降之罰爰作淫雨以害稼穡吏則有罪而民何辜清風時興陰曀掃除民之望也惟神圖之

祝文

夏旣澇矣秋復淫雨神不尔責吏慙且羞惟神血食此邦民賴庇庥豈以吏之不職而弃所撫臨之氓伏冀哀矜畀之甘澤吁嗟之請神其鑒之

立春句芒文

惟春之元國有常典爰出土牛以戒農事尊迎和氣迓續豊年惟神之休神其鑒之

諸廟祝文

惟政乖繆以干陰陽祈雨與旱瀆神者屢矣神之聰明宜降之罰今茲之雨豈吏之誠有以感神而應之也蓋神哀矜此邦之民而眷存之故吏雖當罰亦赦而不之責神之惠大矣敬擇日以告

祈雨文

夏令將中農事已急苟時雨之不降恐歲功之或隳仰惟至慈溥徇群願錫之三日之澤慰此一方之民

祝文

諺曰狐埋之而狐猾之是以無成功今歲之麥神惠大矣苟雨應期而稻稷成則民始終受神之賜神豈忍於斯而敗之乎驅斥旱魃畀之甘澤神亦何辭之有敬擇日以告

龍潭文

聞之於古若歲大旱取虎顱骨納之龍湫雨則時降今白沙之田旱過半矣雖一再雨不盈膚寸歲已度暑而西成之期尚遠渺茫農民嗷嗷無所歸祈敢以所聞乞靈于神惟神呼吸陰雲布宣時雨邦人所侍盖將千祀尚其降鑒以福我民

迎龍文

日者以常暘之災有祈於神神不拒違賜以勺水蜿蜿蛇蛇以示靈變迨今弥旬雨一再作惟神旣赦吏之愆而憫民之無辜矣然焦爍之害譬之積痾非藥瞑眩不能已也惟神不遺餘力有以大洗濯之若捄宇之新以表神之靈封爵之請以答神之勤吏亦不敢遺餘力也惟克有秋以無忘我民

靈嵒大聖文

雨暘之數雖職于神然神之於職不能無差戾也非有以大慈悲心具大解脫力者爲之先後不能導之必然也此邦之人凶豊之期以大士爲命者意在此也茲者之旱問諸邦人蓋十數年未之有雖吏治之不善宜有以得罪而民之喁喁者不可終棄也今大士旣憫之矣然一盃之水救輿薪之火民之心尚有冀也一雨三日洗濯焦槁耕耘之利尚十得其五蓋其爲力也微而爲惠也廣惟大士有以終賜之也此吏之

欲而民之志也

祭諸廟祝文

惟聖天子肇稱元祀咸秩無文命我有邦凡山川百神在其境内者皆加祭焉禮與敬可謂備矣神其躰聖天子愛民之心使疫癘不作雨暘以時以福我民則神亦無所愧有司謹撰日以告

謝晴文

某爲政乖戾貽災于民不能自屏乞憐于神神不我違賜以開霽惟神之休吏則有愧

祝文

今歲盡矣而天不雪豈惟麥在田者不得發生而疫癘之災亦將乘間而作吏無以爲計乞憐于神惟神大施惠於斯民使歲有以豐而災有以弭期已迫矣神亟圖之

勸農文

太守之於尔邦行將去矣始至而旱民不粒食去歲僅得中熟而追呼之擾出納之吝有愧於汝曹者亦多矣其將何辭以勉汝而汝亦何肯以其言爲信哉然仲春之月勸農于郊著在令甲太守雖不敏其敢以己之懃于民而輙廢國家之典是以強與汝言汝亦當強聽之恭惟聖天子方畀服即康功田功凡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聖心未嘗忘也向者振貸之 恩與今陂塘之令汝曹悉蒙被而奉行之矣當 聖天子務農如此其可或倨拱手自暇自逸使鄉鄰之間自爲惰農罰雖不汝及而耻則大矣春雨時至土氣震發枷芟穫擾從事於畎畝之間汝曹毋怠無忽

延知府辭廟文

某濫守此邦歲已兩朞茲者終更得脫明譴皆神憐其不肖而陰祐之也今將行矣不敢不告

解寺丞到任謁諸廟文

某不材荷上恩憐委以此邦惟神血食于茲爲日已久視事之初敬謁祠下亦惟降福以祐我民

謁先聖文

某以諸生得位朝著奉 天子命出守此邦人民社稷之寄萃于厥躬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此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某雖不敏敢忘斯訓

向湝到任謁先聖文

某濫蒙　上恩將漕淮部幼學壯行敢不自勵
食足於上民信於下於斯二者請罪誅之惟先
聖先師實鑒厥衷

諸廟文

某不才蒙　上推擇倫員一路以嚴戢吏以仁
撫民某不敢不勉區區之心神實監之視事之
初敬以誠告

謝晴文

比控危誠仰徼靈施自知黷冒方切悚惶不謂
時暘順行淫雨立止顧真蔭之所自豈鄙心之
敢期更望沖私克終大賜

謝雨文

惟大士庇于此方者舊矣此方之民雨暘之不
若皆以大士為歸今歲將旱矣大士至州之三
日而雨民訛懽呼去憂而喜大士之惠其將何
報尚冀至慈不倦於施甘澤時至歲功有成此
民之望而吏之欲也惟大士鑒之

謝雪文

孟春方中時雪來應常暘為之退舍宿麥得以
生苗仰仙聖之殊休慰農民之素望躬詣淨宇

（道作真字）以布鄙悰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二十九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三十

雜文

自贊

寧瑟而不竽舍兆而甘枯株如杌如槁莫與濡陸沉於書紙以自娛斯可謂古之猶者而今之腐儒

勸農文

古語有之一日之計在寅一歲之計在春今春雨雪應期麥苗茁秀天時已至矣調習耒耜疏導陂塘耡耨以時播種以法所謂人力者在汝曹而已汝曹勉之　勿惰勿媮以稱　朝廷重農之意而有司亦不敢有所與發役漁以爲汝曹之擾汝曹勉之

跋王嵒帖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代作

臣守滁之十月全椒縣僧智淳以王嵒帖來獻且言向嘗刻石天慶觀中臣召道士王中勤問之信然臣又詢諸州人得嵒之六世孫進士王大亨言嵒晉陽人柴周之攻淮南嵒適隸　太祖皇帝麾下顯德四年　太祖皇帝攻楚泗嵒實被命來此帖本藏其家政和八年始取歸禁中後以石本賜天慶觀迺刻而龕之端命殿之壁臣以周史攷之世宗攻楚泗歲月與帖所載合且竊惟滁雖僻郡而司馬光常以謂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肇開　王迹者實在此土較其難易與周之伐崇唐之下霍邑等當此之時凡執羈紲奔走從命者皆一時之傑嵒行事雖不可攷然以其時儕輩推之蓋亦以材選者臣懼其湮沒故備載於下方且使嵒得託以不朽云

何山人求詩因書於詩卷

張舍人安國見吾詩欲求識面未果而死負著作顯道過泗式以吾詩示之負嘆曰去鄉萬里今得友矣不浹旬而負暴亡吾詩之凶蓋如此唐小說建中間有人至朱方人必有禍過諸塗多避之走後四百年吾來居此吾詩之凶與之合而避之走亦多矣獨何山人全不之畏求吾詩不已勉強爲此十數篇遺之且語之曰強食自愛勿吾怨也向來二公皆官達者吾詩或能爲之祟何之窮過於吾以毒解毒庶幾無恙也

書張剛中詩卷後

欲作詩者當先讀山谷大雅堂記及書王知載

集後湛思久之乃可下筆不可輒以己意自作律度也山谷贈後山詩云呻吟成聲可管絃能與不能安足言此詩之妙處但悟者少耳辛卯人日因讀此冊竟書其後

辛弃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

言不中律行不適實唯德之疾以今之學思古之昔唯疾之藥凡吾之欵攻不遺力迨其去矣吾膚自碩瘢憂未亡正氣以殘小過不作大德可完中無所愧其躰則胖祝子無止豈惟幼安

跋高麗李司業送彭顯道詩後 壬寅

金富軾其名見於大觀中徐兢奉 詔所作高麗錄李深詩詞亦可觀顯道以孤身要萬里之功中道而躓談者惜之今須鬓將白與之語雄傑之氣略不少衰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顧道其自愛

跋童壽卿所藏蘭亭

是非公論久而後定性時定武丙氏家俱有此本初不以為重元祐中此本遂為首冠蘇門下米禮部家各有本自以為可以奏購而書家終不許之也兵火之餘古刻湮沒反復觀之廢卷三嘆

跋鞠城諸銘

右鞠城銘十有一余讀之喟然曰此難補闕之義疏而題萍鄉壁文之刑錄也世以決曹為冗官而擇為之自漢之儒者唱此說世之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退之尚云尔也況其他乎夫擇其為而强使為之則視成於簿書之間待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怪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者同科余方學為政焉凡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者陳簡以此相寸三復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

宋景文公言扑無樸音惟俗以為樸耳性上人作庵以是名之而求銘於予蓋既有銘之者矣故為之銘

吾聞萬法俱目中翳一法本亡而況字義子名斯庵云何其音請置其迹而觀以心寄明於晦處清以濁如輪囷木不雕不斷古人讀經章句或誤勤而不已卒以是悟此庵何在在東院西為蛇畫足而吾銘之

代延守祭趙馬軍文

辛巳之秋狂虜渝盟侵犯王略其來自汝潁者蓋數十萬衆而公嬰其鋒力戰上蔡蔽遮削襄使卒無援者繫公之功 上初即位收攬英傑舉鄂渚之師而畫以畀公撫摩士卒凡歷五朞恩如冬日威如秋霜而寬猛之施兩得其中歸掌環列寵以節旄 上之注意愈久而愈隆公雖老矣如漢充國年八九十而巍巍堂堂尚足以威遠而懼戎人皆望公轉 明天子復祖宗之境土與周方召相爲長雄今遽如此故天下之識與不識者咸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知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攜奬予至其以名聞于九重入對便殿出守兩郡 上之心非公是信則愚庸之迹尚在泥塗之中訃音之聞義當執紼以從輿人之後而拘於簡書其願莫從佳城鬱鬱不可得而見矣臨江長號而涕流于胷

代延守祭叔

以公之才遇 聖天子一日九遷未見其止忠蹇自將世濟其美謂當百年永侍丹扆壽胡不遐而遽止此丹旐翩翩歸柩里朔風助號行路出涕聽陳此詞淚落如水

由巳齋銘

汝儀趙從之名其齋曰由巳而濟北周孚爲之銘曰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惟其自畫卒爲丘陵尅意于聖曾之君子以退爲進未見其止子是之學不怍不愉如瘵思起如農望秋惟常故明惟常故久我欲知是誰與其肘彼陋巷翁是爲吾友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三十

非詩辨妄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為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為子貢敘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賜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却不傳返出於趙也毛亦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昔乎若之何右韓而下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為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為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裒裒者裒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為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者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辯乎真偽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衛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們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敘故雖詩傳亦皆有敘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逮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為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於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彖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彖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彖象也蓋自爲一篇題其首
曰彖曰象也其初無彖曰象曰之文而後之
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
孔子所謂彖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
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
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中象指一爻如潛
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爲已所述者爲彖象
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彖象
不可不辯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
易之書爲彖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
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於聖人是猶路人
而恃父兄也知理者固知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爲此言
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
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得者乎
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爲韓詩之次與毛
詩合於緜自土漆沮以爲齊詩土作杜則齊
韓之詩蘇子固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
愼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弃毛氏不幾
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
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弃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
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前天子之
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
号而以爲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尒不必
以君爲諸侯王爲天子也

鄭子曰以芣苢爲婦人樂有子者據芣苢詩中
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
例是求義以爲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
尒且芣苢之作興所采也如後人采菱則爲采
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
興尒何它義哉
非曰芣苢車前也釋尒雅者言其子主婦人
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
疾尒且芣苢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

何以為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尔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豈以異於先儒為功乎

鄭子曰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為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寓衛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奪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為一星尔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為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為諱人之疵辞也其意若曰東則太日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本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隰之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尔雅下濕曰隰

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泰氏樂象者之所歌則知今叙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奏字衛宏錯認之尔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奏象舞也何義乎

鄭子曰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虫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容奈何叙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為雅雅為頌乎唯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諭也

鄭子曰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尓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螽斯者取二字以命篇尓實無義也言螽斯羽者謂螽之此羽尓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爲辞者如菀彼柳斯弁彼鸒斯是也而以訓螽斯則不可蓋螽斯或謂之斯螽豳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襛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辞婚也曰齊大非吾偶也則古者婚姻之礼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曰下嫁

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爲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爲莊姜詩盍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肯言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爲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言淫亂故以爲公子頑也

非曰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爲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爲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而而毛公承之耳讀書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爲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奧豳七月也王城即東周也豳國七篇豳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黍離爲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衛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

名哉周謂東都爲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
洛黍離不宜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
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
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
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其風
鄭子於此亦將强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
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
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敘
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爲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
子聽樂而檜已無譏矣况於子夏之時相去
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
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
則亦不指名其人愼之至也揚雄氏有言曰書
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此檜
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
即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丘東門之枌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
幽僖之迹無所援見作敘者但本諡法而言之
耳

非曰安知立諡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諡之耶
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
援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
援迹而言

非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諡矣
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
矣靈公之行應諡則幽僖之諡安知其不本
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詩序不爲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佼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
也故以蜉蝣爲刺昭公昭公之實無其迹但不
幸代次追於共公故爲衛宏所實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
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
人者必其有可法經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
其人矣鄭子患其說之不通也故又爲是世
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敘而不顧其自
相抵捂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
言而是理曲者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

說詠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敘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下

非曰此以礼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礼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礼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既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通也

鄭子曰六七詩不曰六七詩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

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義三百五篇皆弦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辭皆可聽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七詩不當曰六笙詩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三十一

蠹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三十二

非詩辨妄

鄭子曰作敘者以陟岵之人做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擬楚茨崇丘胡不擬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做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為題更無他義敘者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卒脫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中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誦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三來使魯自幽取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弃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證曰赫赫

東周褒姒滅之旦平王東遷于王城故以鎬京
為宗周
非曰威訓滅尓非實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
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
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
為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尓非自平王
而始也
鄭子曰維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曆莊王二年十
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九年書冬十月
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即桓之十七
年也此其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
雅亦足以見作叙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
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
自仲尼丘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曆之
說而信其為辛卯則是以杜預為過於仲尼
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爗爗震電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
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甫孔聖作都于向向東
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
此詩不為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國州國州漢之左
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彼從者
欲以成其為莊王詩也且桓王之八年以東
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即位鄭子謂
莊王二年有皇甫城向之事則向屬于鄭十
有七年矣非皇甫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
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無
篇中之字故作叙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
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雲之人也
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暴公蓋外諸侯入而為王卿士者
如芳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
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已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桑柔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
如蕩召旻見於詩明明如此尚不可信況此詩

誰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防良夫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之統曆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
興周之云爾非以受命爲稱王也舜之受天命
孟軻氏言之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
者劉歆誤讀詩序故尔非衛宏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
淺而能識以興兄弟不遠弃而使能親
非曰葦之爲物微矣以况兄弟何義乎且以
爲比耶興耶以爲比則不類以爲興則鄭子
又以爲比也爲詩而不知比與適足以自惑
鄭子曰毛鄭輩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日識理理非村里陋
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
興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興感雎鳩在河之洲雎
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

何必於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諭后妃悅樂
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爲興則曰關彼雎鳩足矣
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摯摯也且其言
曰設若興見鶖鶬則言鶖鶬興見鴛鳥則言
鴛鳥蓋其所學止於此尔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
功之詩也鄭以謂喻女在毋家形體浸浸日長
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中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識鳥獸草木之名
也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鄭子曰鳥獸草木之學維陶隱居識其真如尔
雅錯失尤多
非曰鄭子以葦爲葭蒹即尔雅所謂葦萩蕭
也鄭子以荷華爲芙蓉則可以爲木芙蓉則
不可取其義而弃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周頌之叙多非依倣篇中之義爲言乃
知所傳爲真

非曰周頌以其不依倣篇中之義故鄭子以
為所傳者真且六𡈼詩已火秦漢儒何所依
倣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倣而有序則諸序不
出於漢儒明矣此吾就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泮宮即廟也若是學則獻因獻馘於此
何為哉
非曰鄭子以泮宮為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之辞也此魯人頌僖公之
語尒猶書曰用紹會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
以其事曰在泮飲酒然則廟中而飲酒可乎
鄭之ヒ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高宗尒故商頌以
為祀此三君焉
非曰孟軻氏言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可
言唯此三君

畫齋先生鉛刀編卷第三十二

畫齋拾遺詩
次韻荅周子及同年
窮年蠹魚癡吾伎止此耳圯下一編書宜州老
太史欲追千里駕竟作一簣止隔江招手處此
事付之子秋蟬號寒林祝渠從此始
寄庭漆
霜風凜凜戰征帆夜月船窻許對談當日心期
付張八吳年詩筆憶陳三王難售楚真堪歎学
解欺齊竊自慙堯壽歸來未糊口更煩米價問
淮
挽戚朱元禮
姚䖵匆匆已過時山丹瑩草不禁詩回頭笑問
朱都丈玉葉霜花恨較遲
代作高氏令人挽詞
哀訃馳千里荒詞侑一尊潘輿春事改衛幕舊
儀存公子悲愫橘家人記禾鯊傷心南球路愁
看英雲昏
自愧十年舊飽門林下風嬪夫輿欽欽敎子范
滂忠遺跡風鶯獨芳名月滿空憑誰相蒿挽筝
入召南中

題三瞎圖

穀雨晴時春晝長鵓鴣啼處百花香誰能爲喚渠儂起共對東風笑一場

贈王履方

王郎騣騣巴馬子歷塊過都心未已向來上書欵天閽肯使佛貍飲江水長牋小字寄我詩祝君窮達自有時縱貧不廢草玄樂至老勿起沉湘悲

送日新

昭代知名易中年話別難我方安句曲子莫貧摟藺觀耕從何給鷗盟想未寒塵埃雙白髮從此更彫殘

次韻德裕紀夢

十年黃鶴山南寺汲水煎茶識大蘇忽作遼天驚鶴去同堂誰念若中徒

山下寒沙咽暗泉故人何在又彫年從今只合逃禪去老境知蠶已再眠

九曲新詩誰解續令人氣短北窓前聞君近得丘遲筆不墮斯文信有天

次韻送師廷珎忠州學官

踵門人已笑那更話因依我拔真至拙君材自造微一官俱蠹簡兩地各鶉衣跡適江南路扁舟今又歸

次韻王南仲

長安冠蓋地予別竟誰依又見歲華晚尚應生事微澆漓寧可醉散垢不堪衣定憶巴山路春風聽姊歸

右懷容州杜文

祁公老孫子晚得兩朱輪宵旰方今日論思欠此人應憑江月冷却看嶺梅春北鴈不能到音書何自頻

贈沈子頤

跌坐寒牕墮夕陽向時五鬼未銷去方穿頤子猶名士狂尺嗟吾亦漫郎未暇共傾元亮酒試來重譜葯宗香三生蠹簡猶餘債爲語平生盛孝寧

蠹齋拾遺詩

傳是樓善本今歸繡谷亭插架
雍正元年春王人日時記

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宋）陸九淵撰

附錄少湖徐先生學則辯一卷

（明）徐階撰

明嘉靖刻本

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語錄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陸九淵撰。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乾道八年進士。紹熙初官至奉議郎、知荆門軍、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據九淵年譜、集爲其子持之所編、其門人袁燮刊於江西提舉倉司者、凡三十二卷。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竝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總而計之、與燮所刊本卷數相符。獨年譜稱持之所編外集爲六卷、殆傳寫譌四爲六歟。此本前有燮序、又有楊簡序。燮序作於嘉定五年。簡序作於開禧元年、在燮序前七年、而列於燮後。蓋刊版之時、以新序弁首、故翻刻者仍之。又有嘉定庚辰吳杰跋、稱是集爲建安陳氏所刊。而年譜未載此本、豈持之偶未見歟。前十七卷爲書、十八卷爲表奏、十九卷爲記、二十卷爲序贈、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爲雜著、二十五卷爲詩、二十六卷爲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卷爲墓誌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試之文。末爲謚議行狀、則吳杰所續入也。其語錄四卷、本於集外別行。正德辛巳撫州守李茂元重刻是集、乃并附集末、以成陸氏全書。其說與集中論學諸書互相發明。合而觀之、益足勘證。今亦仍附於末、不別著錄焉。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

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

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

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為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覩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

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衆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邊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侍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殁餘二

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刋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矣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尊叙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

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與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衰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遁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

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乎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

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噫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遁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乎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

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為序辭不獲因取
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
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
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
政使前奉
勑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

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
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畧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
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
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
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
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録象山先生書文語録論學
者釐為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
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倂
四百年于茲其微言與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
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
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
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脩有偏重
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
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
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
擯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采聲
道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
為已分而以繼往開來為立心以沉迷訓詁為支
離而以辨別義利為關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

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
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
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
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為俗與釋
者皆可得而論其槩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為多學
而識而孔子救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比其患言
之多也則他日又曰予欲無言聞見為知之次者
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釋學之旨其自私為已與
絶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為異端固聖世之所必
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為教固以為實際理地

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
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
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為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
指以示人者既為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
陸子而夷之為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
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坍之於禪是
何異訟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
判其牘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
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
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為果道

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
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
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
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
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為
禪乎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即今而爭焉而斥
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怪夫學絕道喪門戶
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
所為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
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弑君子

弑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
亂賊爾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
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
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說爭競之衆
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
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為此者有本有源
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
沿習沉痼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救
也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
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

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
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刳身然指而不悔者其志
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
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為忠信篤敬之徒矣
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為聖賢之志因循前
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
心以為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
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詁涉獵以求為功果
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
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為佛者其說誠冥莫

迂遠而其為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
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
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
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為人
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安甚或自悔於晚
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
意尚有未慊而况槩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
之過也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
於貪淫而強附宗言譏之毀謗其於執着是已之
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

有患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芻
蕘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
以偏倚而執之堅或恥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
門異戶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
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為病
所謂本原沉錮經綸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
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燁然譬之古
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為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
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
五穀不如荑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

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沐之腐下學不知方
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
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
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為聖賢之志而
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礪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
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闢靡也必有所主
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
而凡其畔援之說舉不得入於其中則久之必有
合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
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學之士其知所以敬承

之乎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
金谿人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
識

象山先生文集序

象山先生全集目録

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 二　與趙監 一

與鄧文範 三　與姪孫濬

與李省幹 二

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二　與朱元晦 三

與吳顯仲 二

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與劉深父

與張輔之 三　與曹挺之 三

與曾立之 二　與黄日新

與黄元吉　與喬得占

與諸葛受之

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諸葛誠之 二　與王德修

與劉淳叟 二　與趙宰

與胡達材 二　與潘文叔

與彭世昌　與曾敬之

與符舜功 三　與符復仲

與周廉夫

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與呂子約 二

與戴少望　與舒西美

與高應朝　與楊敬仲

與項平父　與舒元賓

與徐子宜 二　與趙子直

與辛幼安

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二　與傅子淵 三

與傅聖謨 二　與包詳道 七

與包顯道二　與包敏道四
與吳伯顒　與吳仲時
與吳叔有

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與彭子壽
與邵中孚　與顏子堅
與張季忠　與胥必先
與朱元晦　與吳仲良
與詹子南三　與陳倅二
與包顯道四　與周元忠

與蘇宰　與程帥

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與宋漕
與陳教授二　與趙推
與蘇宰

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二　與錢伯同二

與楊守三　與黃監
與林叔虎　與陳君舉

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二　與應仲寔
與張季海二　與張元鼎
與黃康年　與胡無相
與朱益叔　與路彥彬
與涂任伯　與董元錫
與倪濟甫　與黃彥文

與劉志甫　與邵叔誼
與江德功　與曾宅之
與周元忠　與詹子南二
與吳顯仲

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三　與吳子嗣八
與傅季魯　與陳宰二
與李宰二　與趙景昭
與王順伯二　與尤延之

與豐宅之

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四　與趙詠道四
與陳正己二　與張誠子
與張輔之　與饒壽翁七
與倪九成　與張季悅三
與劉伯協二　與黃循中二

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與郭邦瑞
與李信仲　與潘文叔
與朱子淵三　與薛
與羅春伯　與鄭溥之
與馮傳之　與朱元晦二

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與包敏道二
與嚴泰伯三　與傅子淵
與羅章夫　與廖幼卿

與傅齊賢　與胥必先三
與蔡公辨　與張德清
與高應朝　與姪孫濬四

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二　與孫季和
與唐司法　與傅克明
與章茂獻　與羅春伯
與薛象先二　與朱子淵
與劉漕　與吳斗南

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五　與張元善二

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二　與豐叔賈
與鄭文範　與致政兄
與張伯信　與似清
與沈宰二

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荆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脩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壁記
卷之二十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黄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一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黄舜咨
贈汪彦常　贈陳晋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誤舉　贈陞唐卿

贈疎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矯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祿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四　易數一 與叔權書 與叔顯書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二十二
雜著
史評二　雜說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白鹿書院論語講義　大學春秋講義
荆門軍皇極講義
卷之二十四
雜著
策問十六

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閩鶯
鶯六言　晚春出前溪二首
子規六言　蟬
贈化主　蹂山道中
鵝湖和教授兄韻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西監　題慧照寺
贈畫梅王文顯　簡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王芝歌

卷之二十六

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穎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荊門祈雨文
望壇謝雨文二　東山禱雨文
東山刑鵝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教授陸公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卷之二十八

誌銘

黃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黃公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顒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使民宜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卷之三十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常勝之道曰柔　政之寛猛孰先論

卷之三十一

程文

制科 解試　料敵 解試

賑濟 解試　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德仁功利 省試　漢文武之治 省試

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智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己者

人不可以無恥二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爲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正

續書何始於漢　策

卷之三十三

文安謚議 袁燮撰　覆謚 丁端祖撰

象山先生行狀 楊簡述

卷之三十四

語録

卷之三十五

語録

卷之三十六

年譜

象山先生全集目録

附録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道此之謂

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為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為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見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者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畧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為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

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為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寔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為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

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
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
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
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稱立並行者之可
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尊道問學
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尊尊德性而其
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
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
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

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
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

荆門州儒學正閩尤溪廖紀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旦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稱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
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彈忘笑談之間度越如
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
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
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
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
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
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

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
之正僞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
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
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
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
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二此之謂
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
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

盖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為曾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逊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逊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

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傅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流淪胥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辨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劄至止竟墮渺茫何耶甚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槱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濺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適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勤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

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瘥始得發視敬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荅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

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

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

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殁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含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

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

為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積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

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檃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傳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厮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款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

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旨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

多惟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荊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雜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

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英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貢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與趙監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

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狥物欲者旣馳而不知止狥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

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勑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䘏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國未易執和國未易致也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叙此爲其區區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敎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請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

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緜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

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答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為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為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

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為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送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惻

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
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
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剌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
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
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
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
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
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社尹士充虞之惑者其
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

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
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
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
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
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
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
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
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
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

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
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
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
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
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
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
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婞變孝毗
以媢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
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
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

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嚴解惑去此心
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
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致延跂
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
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
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
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

紙寓諸鄙簡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皐陶矢謨其聞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獨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乎曰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

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怱怱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飢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胥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冒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

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廻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廻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

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廻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

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敎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鄕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飜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恠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趨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

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敎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偕易陳露所見蒙敎復詳至聞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孫人之辭多者謂其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敎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猶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長髮潔緇而從吾游耶

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
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
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
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
又難論令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
只成是自據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為兄之資稟
質實強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為平日所鄉所
學所習之所操持容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
忘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

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
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
何苦守其畢汗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
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
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
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
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不了四相者
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
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
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

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
未出輪廻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
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廻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
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
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
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
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
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
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為佛事淫
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

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未忘
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緒餘土苴
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
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
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
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
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
道耳又謂若眾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
言經世與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
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

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自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

擊磬者果為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備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通歲必歸宅上不知會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為親壽以厚新祉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

之劇不得解問候又經時日深馳鄉閫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德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飛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

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鵞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覧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

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

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

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

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

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

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今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
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
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
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
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
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
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别邪正決疑似固貴於
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
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

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
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
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
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
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
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
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胃疾遽興重為
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
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
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
竊知召命不容辭兄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
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
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盡教否前書條
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
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
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
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

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
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
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
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
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
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

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

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爾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頗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

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

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

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設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

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

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

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

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

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

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

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禁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其五月

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書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令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

敘

與吳顯仲

屬承訪遠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磨弛豈所患也又所係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淩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安帖無

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矣也況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為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荊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舘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脩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慼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

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闕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輙布此為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

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

父兄之譴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霜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龍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謂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論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爲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乎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歎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荅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

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膚詞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評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秪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儻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已或能爲之人之

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過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圖檐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

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書兒可面知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辭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豈非所敢憚也

二

前嘗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

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書

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騖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

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燈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見皆以爲山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吝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没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

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與曹立之

某駑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當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是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

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懇款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渭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窒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

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辭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卻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　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爲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

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己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於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

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已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講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辭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以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

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擗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閑奥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

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

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其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

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與黃日新

執别瀰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毁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毁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

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巳智識隨巳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憒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巳聞巳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實行也學者未得

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某時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惟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爲學曰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潜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輙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逮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

反巳未切省巳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

見李德遠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
可以責已也非以其積祿邑之饒可以惠已也非以
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
凡有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
祿邑之饒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
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
必相與群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
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
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
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敢而進之於閣
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
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
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媟失之
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諛大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緐縟
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媟足恭諛敬則僕之所

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
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
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
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幾百餘
言而李公嘉之是歲會今天子新即位須科詔而某
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
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
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
退又為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
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
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
以其涖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
見焉而王公適以名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
而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
所為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為贄焉爾惟執事進而教
之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
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苟苟然不敢少違至於
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

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理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爲文辭牽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爲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意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爲尤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意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爲僭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忝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位之既觀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爲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爲未安適以書言於撫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特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爲陳說之而掾辭不復摶蓋知其不能捨爲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爲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爲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

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爲必變法僕以爲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悖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哉何而不敗適事哉然紐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爲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責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

矯激之難也今其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巳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欵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

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為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若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為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為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

者也如舜禹益皐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方合并之朔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礙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乜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乜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兄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從之耳

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訴而勿從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謀息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為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

如此於此遲疑不便着襯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所示書槀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竄來有病此乃揚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修

銓曾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

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徒羡徒羡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家鵠論詳復深感厚誠第槩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其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恭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

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迴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為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承諭為學無他疑但卻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

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為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

謬妄之習為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苟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

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盍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特文衡將此理是責誚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

為穿齋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顏史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吏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

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攻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禀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斂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蘇之婬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

使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闕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宏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飲然自安於獄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僞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弘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縶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聲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寖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諭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耶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賣諛獻

伎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岧嶤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吏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間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罄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嚮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

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緊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悉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廪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

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安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煅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勸進修向時嘗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

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為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啓予顏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慮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為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嚮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為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

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掊摡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問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

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衆便違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象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狥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覩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纔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

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於廉夫資稟隱約都不甚異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宅㝥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旣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討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欵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殊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黙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延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發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惕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執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弊溺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之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

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為篤切鞭策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循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洛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主止謬生疑懼浪為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皆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

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内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

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累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

知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户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

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漑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累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

學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礲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

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其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論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為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聞讀踈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

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廻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黙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節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學必日新根不蹬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釋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排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

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通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綦行之何以不來麥部彭子復載少望皆安在為兄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歸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為吾道自

重

二

發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
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
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强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尤前
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知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
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
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
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
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

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為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
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
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
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為日久矣所欲為者如取
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
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
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
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
稱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
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

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黙有維持未
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
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
之羽翼為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
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
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淚徇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水
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其

竊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
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
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
固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
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覩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歛戢鄉來憪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

數之間此姦貪寖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踈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畱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額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辨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弃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税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

觀之亦庶幾一堵墻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鬻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審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為無疵語有失言

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
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辭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
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姦廋慝
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
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
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
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
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

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
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
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
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
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
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
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
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

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
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
而徒欲為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
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為輕罪而有疑固宜
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
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
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究出於其心而至於傷
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
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

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圖
國為之械繫為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
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
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底今　天子愛
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
班宣惟勤勞來不息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
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
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
膏血頭會箕斂搥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
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

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刦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刧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數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蠹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

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若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祗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咎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

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橐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

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
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卷之五終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暮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敎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冲敦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

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矧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道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闓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

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爲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

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為祟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戚其所不當戚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己為是歸非

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躐等凌節所謂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

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為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
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
可盡當還面剖

三

日邇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
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極以書肆其無知之
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恠獨恠其敢爾恣肆無忌
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鍋鏊往往累人事
楊朱則託置楊朱事墨翟則託置墨翟不明者往往
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寃也此等固不足道

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斷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
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
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
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
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貪
實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肘見纓絶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
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
也夫子絶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
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
死而從容如此貪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
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
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甚閱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

省録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諭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
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
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
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絶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顔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
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
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
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

當論志不必遠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紋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啟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實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

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覩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為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

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繆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芻狗耳發諸書畢後當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

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肆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彷彿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誑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

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恠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池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

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騖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説蓋甚悖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悖説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謡中林薾薾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悖説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悖説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適恐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令詳道日親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憑心爭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晁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説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卻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拘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卻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爲學日益良慨所望卿來清濁智愚之説頗無益鄙言時一閲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虚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後者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寛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旨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可得借妄於非所能至矣嘗把分貽笑召悔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療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為學日進尤以為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逐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强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為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區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其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如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說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

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己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叙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跋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己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

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其未得差勸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寓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瀾之名耳

二

得晉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曉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郤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儘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瀾朋友相聚為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又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

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敬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于四月閒來滋瀾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某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某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草草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議差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遜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凉有肯顧之意儻不至遲當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後幾未嘗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諸仙里屈顧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其來歲携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家邇應天願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澆薄非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顒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又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盍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澀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昔嚮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爲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

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禀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澀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御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

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将二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塲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塲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将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已胷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

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胷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曾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寖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齊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徤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

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

與勾熙載

初聞憂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豪厲音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執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暧昧去議者究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閒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

長治亂攸分學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慭慭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脈自源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腳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閒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公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為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蠹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鄧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

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

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且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人推較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啟追念曏昔為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過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志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覺辛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志病自少所患

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顒書云驛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遲就荒吾之三遲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十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

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勑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其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脩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此一再見以塵容多魚鱗而至

未得逢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傅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劉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為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叟然亦頗自附於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為朝廷惜耳某對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

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性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椽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欵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聞號為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為

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為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

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說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己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呶呶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槩益之論人己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卻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歧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

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
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
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
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
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
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
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平日疎嬾成性投之

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
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
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
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
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
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
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
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
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
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

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為而
不以為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糴一事
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為心者絕少
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
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
肯日暴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
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掊斂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
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
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
有名無實徒為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

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卻
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
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
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為
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
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
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
與催解見在合解錢來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轉
以禀聞或有可采其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
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

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間
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
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
僞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吏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
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間恭權呼鼓舞之狀此數人
雖下邑賊胥然爲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横斂類以供
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爲不可拔之
勢官寺因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刼脅

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欲是豈可縱而
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賊
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
甚矣然凡爲之役爲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
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吏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
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
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某甚
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
有可采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
逐一效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
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
庶可磨筭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
着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
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
可爲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
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
此可以决矣今日爲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
而吏日以横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
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爲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
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爲大務必假闕

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爲師
與吏爲伍甚者服役於吏爲國家忠計豈顧此等人
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
有一毫爲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
辦但徒取百姓怨讟耳幸有以申戒之恭前者復渠
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
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
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

旋又復作而前藥輙不效醫家知脉者又以為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脢翁偶遽甚未暇幸為致此意近 主上因進擬監司論宰執以為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謗人妄說耳承幷聽訛可笑者甚多語事蠢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

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録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循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令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録

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非曉朝顛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肯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

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其若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其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喜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擇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說顧道而稍有

見識者讀之卻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寖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謂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

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薦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繫仁侯是望　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

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爲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爲禀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

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箴櫝千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其僭有白事民户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當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户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户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税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税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

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户苗米數内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咼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户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户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二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户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户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寖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其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咼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其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令肯令人户把斛槩矣但令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其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户自持

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户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户多譌諸使家求依趙刪定例令民户自持槩盪令景明之事既遠民户有不能記憶間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户爭斛面者民間嚚嚚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禀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産之絶出等夷者税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閒之故老

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

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椎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卻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其後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

郡縣日窘獨吏胥爲獻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雖肘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

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昔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絶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間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

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乂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儻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

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謳謠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沒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糶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郎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禀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禀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

有霽色極為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又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曀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來之多少則繫為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鄰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矣又逐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

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後用頗多妄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為和糴以備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會或見錢為便錢雖難於挈挈尚可為便兒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為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茍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

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為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歛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為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後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甚詳今梭山兄并留逐時書問以為根柢陳主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為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絕多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

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間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幸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

常司其權平民一詆於獄唯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
何求不得文案旣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
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
雖使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
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
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
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
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堅
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
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

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
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
推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
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
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
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
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
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
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
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
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
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
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
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
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
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
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能得事實非
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能以事實行之
爲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不使君好音
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
時與命初不足爲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
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
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
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
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冗員坊為浮食是衙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
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省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
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眾害每
與同官悉意論駁　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
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
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刑門某竊惟為
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尚未罷積斥得共乃
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
反為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

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
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
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
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
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
失朝廷之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
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
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
重蓋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姦計不復輸納徒
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

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眾拒捍其
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
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
弊日積陳既被召為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
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
為說蓋未為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
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
一槩責括亦幽舛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
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
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

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
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
比之稅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
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
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
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
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
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
為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
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

須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民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戶絕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適負絕少郡縣供億所頼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

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辦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于謀國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

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頼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啣冤茹痛相枕藉為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

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縻紙札徒廢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焉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

告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誅而易天下之至計其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老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凛凛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為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遑緩之以傾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偪又韓為權心慘慄怛悍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訟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

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爰念敢布腹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卿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精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姦亂為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致聚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簿書彝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彝事理良

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丈夫大卿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稱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與王謙仲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為大明惜之心去冬不顧着足闕籃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敲未能遽解則此

行殆為私便某占藉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稍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為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槩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卻從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闢山之

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泌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簾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

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懸十許人西山之崖有獃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菴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巃有樺木巃有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屛名曰翠屛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

也下見龜峰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王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毅山之左西望乾姑石琵琶諸峰嶒峙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闕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蜿蜒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常沒於蒼茫煙霧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常至無為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常少而為義者常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敎輸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矜特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敎前月之雨霧霈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為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貴郭一寺中井泉湧

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變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丞丈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進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

政日有所聞閭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樁惜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漕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踈數尚奚足言荊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

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荊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荊公之蔽反堅　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荊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荊公哉祠宇廢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請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遺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精莊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牛山磜潭不下玉淵牛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飜濤四曰跳珠五曰氷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

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淵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纔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瞻涯分尤深感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詭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東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隣二境皆有盜賊之

惠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絶晉國
之盗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
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
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
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
却要連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
覩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
臺需糴本為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
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其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
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
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
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
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責
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
人何啻蚊蚋蟻虫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
承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
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
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
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
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
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蟊賊質之淳熙勢之强
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
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窺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窺
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
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
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

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
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
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
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
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
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踈事漏
而無以絶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
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
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
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

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大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

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罪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豪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斂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

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尤秉彝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宮之壯根不得卽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

粗辯然極可憐魏節與仲權正巳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番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塟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録令小兒録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荊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

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晦翁書晦翁覽痛不能書伯同過替復送來某自書時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敘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早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峰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懇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令録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其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為小人而其心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其心為小人其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

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辯無極之說而巳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屏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

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鉞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乆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者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望誰者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其近抵娍

閭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夭拯援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碁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聽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駮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

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乆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發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諉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廣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

護惜玩惕之乂寢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患
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
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
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末䏚奉拜數字附鄉
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
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
還城下則棨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寘於復漕臺書
中寄意語次亦嘗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

九真日南為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渡更為近服班宣
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塩末務
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嘗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閫督
屬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
有餘地遠方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舉
擧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證健羨健羨某
往歲亦蒙誤恩畀壘荆門尚遲餘敘以逃大戾區區
近況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槩見矣去年秋冬又
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乂欲請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鈌然斯懷金谿西北
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鉏秋乃可望常歲及今
再耜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
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
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
旱微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貧
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
雪積雨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霪未止為
之柰何浦城小邑幸已成檎警候之幸尤非今日所
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

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為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
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乂以道濘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
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
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
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
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
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
之否鄰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

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惆悵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此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溥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臾全豁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絕今

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即悟其為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為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為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為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植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

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後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發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劃定夫得數目之欵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訃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識此理雖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疏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

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不可不知也聞歲合拜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為病

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瀛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其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未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此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感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稱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論其言特霧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禀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

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遠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晝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輙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爭戾姦憸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為其氣質偏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

井之習又輙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瞽即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决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討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遅遅也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廣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顧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予今録向來書稟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

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膝索觀之為佳道之行
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
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
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則非
加剖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叙
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使須認為己物一句尤害義
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
遂為强盗為强盗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

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為數語述所聞每乘其實既得
旬日淡之欵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
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為痼疾豈
更可言為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
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
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
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
問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
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
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己任又

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任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
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
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
來造見對語移時初聞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疑既
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
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
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
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
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
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

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
恐可療也某後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便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
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
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
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
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

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
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
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
所示即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
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
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
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
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
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
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

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
以俟之不可强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
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
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
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
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
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
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凉能一來乎先
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

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

積雨避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
俟王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霽日媚景晴雲
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歲和會當少出
幽陰緩響天衢眾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
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
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

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
紛紛為大小之辨也

二

康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繼讀甚慰驗系用力
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
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
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
疑亦豈足願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
願速更之毋滋其惑二包至此又矣今皆歸其家約

秋間復來頻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
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
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
實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吏附便奉違不能多
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
學仍見敎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嘗
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第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
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

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
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為憂為耻乃是喜誇好
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自
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朴實頭作箇
求正於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見在有
何不可但頻頻看前兩章書使自不至顛倒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
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
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
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
時文之習何足以汩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
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
此志幸甚

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
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
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都甚
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
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絡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
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
無間然昏明何事與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
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

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顔子之學本末甚明學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氷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氷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敬旃是望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學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吳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狥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廢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荅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塋虞予與夫興辭覲二孫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狥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為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荅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說與其服為巫覡事深用歎但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荅有失言之罪茲奉

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

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紬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爲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靡雜膚淺何足爲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今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懵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潛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爲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六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

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雖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爲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

本旨也今從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極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爲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泝醽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與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躡

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與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飈先雨又復淒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與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君此兩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已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已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違理而能爲理之累五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爲書之

與傅季魯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賁國二十五日觀聿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巳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

疊嶂畢露疎雨遙灑清風滲然不知其爲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遁藏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瀆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爲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

反後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二

無似之雖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遽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荊門在重湖之北有適院之號事力優衎與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紫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為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隣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猾獗姦民以嚚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為交關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為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恧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略於錄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於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

黎與李翺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寖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究梏於末節細

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爲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强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爲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

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眞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槩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與趙景昭

新除極爲贊喜郛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臯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

懐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
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恭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
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
豈宜上累當塗遂絶此念且甘貧餓以逃罪戾不謂
竟蒙判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
假以遲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爲毋多矣
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教以
羅屯田牧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

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掖
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群疑消
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
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要稍展
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
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
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
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與

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
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
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
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
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
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

之人固爲朝廷之大祟群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
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爲力
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
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
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
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
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
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
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眞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
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

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爲區區兾有拂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答觀崇復書謂爲至論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嚮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間却有疑尊兄所爲不免

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爲非有何以是嘐嘐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爲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汙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爲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爲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寖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亳矣况今相睽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論胥則有之矣如謂輟育英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

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爲其人所爲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盡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

其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甚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其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為請教之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尤延之

違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為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秪增慨嘆越自　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矯首盛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為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藩之不同輒肆媒蘖使人重為駭歎玆焉假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某褰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將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荊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卑尚

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簡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頌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稟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煥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草究所懷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來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必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

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汩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傅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與而殊乏剛强深懼其汩沒於世習而

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荅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究之天下不以爲泰予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耶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

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於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於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閒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閒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謏謏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於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轍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

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二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柰何况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關命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真正晝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𫎇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懲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邊入蓟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

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蠍堪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

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閒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騖之私憂思抑欝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善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强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皆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輙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為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絶不與交談亦未為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絶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為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為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已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己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泰之出所惠字知書紉已東歸獅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為子不滿傳聞鑠院知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勲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倀倀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内省不疚無

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為之過多在於迫切斜急以此為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忿潛為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違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驍敏淫朋醜徒

押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號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違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群索居綱弛棣挑市井群兒之態復得為祟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

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為苟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韻可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厲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厲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尚有兩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母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

民之故史言其境關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為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别紙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六

閩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静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業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

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冤乎鄉黨隣里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塋地未有塋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窒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諭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為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

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為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人蠹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覬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悅

盛僕茨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
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息而登車輒
齊獨垂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縫綣日相周
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
縹渺呈露數峰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
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達盛僕來取
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
雅諭宜不迷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
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
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

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
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
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處之者
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
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
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
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
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
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
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
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
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
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
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
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止
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為進
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為所搖為吾效

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
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
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
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
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
君子阨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
時則勢尊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
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

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其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為厲民之事

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荊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穿窬閒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羡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賊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

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

翁問答良所未諭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禀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為聖賢地位又如何為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介至此偶

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為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殊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録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録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賫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内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

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身之内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喪其性誰非正人縱有喪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髮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别後遂除未足爲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

道意至今歉然前者蒙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譬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眞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况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荅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爲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侯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調度詳細既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戢之至其淳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

先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綫
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是失之人素積
疑畏而又屬有檢校詳辭以嗾之故冒昧出此亦可
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
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昇祠歸伏田畝日得與
家庭尊幼鄉里俊彦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
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婆之憂蓋所不能忘
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旱歉調

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稿健羨其屬方登山同志亦稍
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拾
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
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堂
者為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
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
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為堂在寺故址未愜
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眄山形宛然巨象因名
象山輙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
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

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勢層巔東望
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
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
群峯嶒崪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
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
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
卑下爽塏非甚清徹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
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
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造
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好覽大用以究厥志

異時厭飫綠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
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窺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
此公越尚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
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遣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琴已具後馳我青陽行既厥事矯首
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敝廬迫
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
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
因循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

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閒遞爲隱見彌旬未解頗盡奇變前峰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修眉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照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也

與薛象先

閱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

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强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恍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爲刀劒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與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排其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

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荊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荊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荊公之說行豈獨荊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慤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尚何望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爲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久

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爲愓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

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聚戲雜以獶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爲久駐之計去冬與邵叔宜一書頗究爲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

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其向嘗妄論賢者對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

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彖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徧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

卻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餘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閲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賛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為外面擾動是矣若眄眄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儕之氣質恢乎似過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慓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聞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稺三歲乃擬為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寖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為苦數日方少瘳矣傳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

聞其之歸此病傾瘵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刋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稟屈强慾雖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哲將使吉則輅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為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强但力疾卧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為益又不細矣十三卷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者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賊丈夫實可慚耻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悉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樊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

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嚴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為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

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為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

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

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

與廖幼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為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

與傅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於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為而茫然於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

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為貴頃俞德固且熟讀比卦為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於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會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為肯來是幸

三

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為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蔡公辯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未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著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厶字但以不著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晝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盖嘗說及此等處何為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最撿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待之甚懶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徤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鶩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為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款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滛後不軌之事誘

引小子健訟以相誣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為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為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聞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顛共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浣良劇山房比年况味
想盡得之師濬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
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
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
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
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
朋友寖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興懷應
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述繆之甚急扎
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
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

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却語及之渠力索
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
能辦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
貌言論與纍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
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
下有茅塞之患師濬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
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
韓處見之矣第師濬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
誤可從師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濬

家間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
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
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為護匿
媒蘖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
司成又進而為大貟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
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
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鷙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
關雎亦鷙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
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
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候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

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
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
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
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
失其靈耳群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為
禮見市井不遑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
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
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况
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還與夫相迎始復為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頼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群小則固皆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説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閲舊藁中有一般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伯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掃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顔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盖好人者非

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皋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

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為已晚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録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為汝剖白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驟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按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

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録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其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已為是以他人為非耳當與之辨

白未可使以好勝絶之遂尾其説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説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絶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其欲作一揲蓍説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説晚後學生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

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

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妄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謫妄之情狀大槩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

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

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為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説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説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説亦是妄説其言闢佛老者

亦是妄説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説他時雖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却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兒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擭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傅會如蛆蠱如蟊賊以自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説至今茅塞每為悼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聞為況要

非紙筆所能宣達李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鄉之疑不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顧閭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户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尚私門户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户孔子亦無私門户與人為私商也薄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識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絶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睍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其承乏於此懔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閭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為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

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僞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緜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狃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敎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

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並去其煩事至隨手决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户可閒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因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盖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

拙鈍之質廼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群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两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為國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詠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户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决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潜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竒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槳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為然不為之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閲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董湖之民乍到首遣两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閲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　聖節

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于城教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亦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今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兑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為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為城於此元善閑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

城見劉宰言亦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為之後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户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為鐵錢地分民户艱得銅錢為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羸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户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令歲計方窘手時所糴者商稅比以邊郡榷禁嚴甚商旅為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户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關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

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為吏作此乘障真如面墻初聞是間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椿留萬緡為修子城計略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壓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患三記不勝厚顏驚騃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籌書未及深究吏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駑蹇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隣富之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諭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衢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亏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為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将四換歳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闊絶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姦為祟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歳送迎寝爾空竭榷酤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為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岡尚遲次傳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為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

其弊壞民之藏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

易古經為貺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是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梏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己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揲著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大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荊州逃卒視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此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隣郡爲約以絶逃逆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其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二

某備數屬壘條閱半祀名雖比鄰寔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瘝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牘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沐江湖而忘水楔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斷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晉鈌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恥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已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侃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嚮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爲誰主之也仰視臧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爲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旱勢可畏殊甚襄郢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敝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遺之所朝莫致敬

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徹四無纖雲旣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冐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霶霈南鄉最旱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

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潰流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旣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通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

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輙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恃之再望道德之光豪接過之寵爲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聞民有姓易者爲乏食戶强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比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揷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揷秧

問何以能備此秋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葺此習又未知果能葺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中稔為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

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貴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槩民之樂為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閩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若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為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其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奸民肆

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刧盜中有二人是攪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為盜猶可憐也此上雖雨澤粗足尚用

懍懍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疎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茹麻粟皆為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為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岸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栽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

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千石見椿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趁時糴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糴者絕少比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諜出賞牓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輙以恐有遏糴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詰以問吏吏復爲遏糴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

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决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惟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耶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知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鬬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况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遏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

間多不以舟小民趍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况肯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雨市輙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墟者皆謂未常見囷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奥大率可窺其有者乃儋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巳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藩遽亟此布禀丐

察言者之好績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禀伏幸台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誤眷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頗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頗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疎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

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小路嘗親歷其地叙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

九江德化丞鄭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忝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遺囘樣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鄭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凂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官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眞可備藥籠中物韓昌

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兩令皆賢敎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頗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豐贑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輙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筥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濶用必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群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

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執何引大體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

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悔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輙索案案之性也又不知所處動輙可恠閙憲臺之吏最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後便票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己之乎奸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輙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

充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敝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閭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

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瀆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溫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

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間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嘯其黨類十餘人擁師庭訴其豐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太慈若只送縣愈起讐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

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笞塵委試用希闊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駔儈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己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蘖之地師庭之訟此其驗也師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師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其不能枯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辭之渙若冰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即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

甚平却不至於長奸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
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切切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六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庭子城土工歳前畢事包砌東比一隅猶未周浹見輒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額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歳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権酤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凛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曾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

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其前日
贊善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
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
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令不復叫呼矣
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許次第開閘也使華過此
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由復藏
避不欲追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諭之以理
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旦晚卽申聞其詳簿書
捐絶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頗難
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審置架閣

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設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
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登諸其籍庶有稽
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
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毁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
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
累日不得卽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
勢必撞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
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
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
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

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
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
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俟命若不妨
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
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
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靳榮屈彥誠
二事旦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論之以理使自和解未
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
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
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絶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

獲令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
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卽已遠遁今固無
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
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
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
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以寄籍在此苟有盜
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
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内有六七輩
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
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檄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

所駁之說無道理比間檢斷官具析之文條理粲然設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訟當陽勘因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即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

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尋人發案下然其案遠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因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劾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常侍尊組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錄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幹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澆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疏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荊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蕞爾小壘頻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潤然山童田蕪人瞳希少户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之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爲未

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捄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憂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爲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悕旬日乃定然此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矣侍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象泉山頂禱雨

靈應甚著三祝文辭禮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迯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兩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頃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辭禮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

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皐陶曰朕言惠可底

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眙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

之罪况令人乎令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礙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令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以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坐陪吟日飽德義尉心喜可知至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廻溪爲佩氷玉明瑩雪霜勝耀則噴王新亭真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惟安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奇石懸巳如教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叢儼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峰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閬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覿面去

年百八姪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人家信緣信脚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須管便行亦且無礙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悚惻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隸

衆輸念尨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
令納去百緡頃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
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顧是幸
承欲一來諸遅面旣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羡健羡其鄉有馥程師惠
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
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
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
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禀識趣不同凡流故其

摸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
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
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
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
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
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删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
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
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徵爲尚書右丞或毁徵以
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爲
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
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
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

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
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
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
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
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
未歸讐恥未復生聚敎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
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
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感
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　陛下
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

六翮臣願 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擧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 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 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

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 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 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 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 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知知人事之至大亦莫知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刀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生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知上之所見 陛下誠能坐進此

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 陛下道哉若循屈鳳凰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趣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猥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

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其心愧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邃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

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　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以　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知　陛下之志

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　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僞是羞項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遂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閲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　聖獎嘖煩東省

反冐優恩仰覩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殺其
綿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王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
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塲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
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玆蓋伏遇 皇
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廸九德之
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
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
尺寸上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備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
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
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
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
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
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
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善
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
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
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廪府庫之間麋鹿可
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
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况其在邊乎居形勢不
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戢有緩急區區倉
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
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
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
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
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

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
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
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
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
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
之尊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内撥支
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
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
城不興墻屛思患豫防又有廟筭擇狂聽愚當不待
辭之畢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

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挻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

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鶩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廸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天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

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勑故周公以微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保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

爲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觀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厖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厖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薛子慶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

年吳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令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廩之士之廩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鬭爭敚攘憍力後賈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

之風靄然爲興牒訴希闒岍獄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優于里居閭則益發泉石之秘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兹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興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

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寖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國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脫塗淖而棲茇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蕞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横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黄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

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絶如綫未足
以喩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
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
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
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
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
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
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
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
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閒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
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
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
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
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閒斯言也亦
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
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踈
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
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

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
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
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
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甯
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
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
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
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
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
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
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
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
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
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
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
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
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
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
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

之蔽也與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賚錫之古
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
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
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
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
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
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
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

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
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
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
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
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爲故
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
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
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
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
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

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
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
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
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
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
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
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
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
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
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

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
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
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
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
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
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
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
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
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
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

講學之旣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歎嘆旣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暁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欲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

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敎皐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迹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荷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鑄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揜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況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

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竊義主利陵夷不抹橫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賊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精存殊亡轉爲藻繢邪釋繆解正漫真淪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

贊之與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子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夏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真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躪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

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爲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寖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償督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

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

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縶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籲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歉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遺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

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秖以累明非以去蔽秖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

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令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皐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泯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涖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廨宇乃京所置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高盛而老練

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全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全谿時請余既諾之矣余迫荊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

序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

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樞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綴絕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其言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渟厚而辭旨超鄉大槩罷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

難知者二夫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誅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慊哉

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審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興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鬱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遠可知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奇文滯留之輙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拄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爲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欿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饑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蓋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盍深俞君既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

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秖以爲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秖以爲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爲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感於搒掠上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爲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特悟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嚋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

旅絶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頗冉夭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瑣朋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禄躭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簀立閥閲家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既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無爲我言之

贈黄舜咨

陳正己以書道黄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說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黄舜咨者也

贈汪彦常

番陽汪君彦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

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晋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惟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爲福唐陳縮晋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

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贄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

心力捐貲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寢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爲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余言因嘉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麟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踈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龍氐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知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

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廣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

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盎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實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塡于亢著雍涒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凉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穟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淸藍鶩翅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蘿呈黃金櫁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鬚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沖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櫶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

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馬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靈阜飯餘秉輿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廣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覩目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游皆半山瀑潭風緣飛雪氷簾梯于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窺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一溜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旣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拄會長火爲畚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知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余游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懼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屛臨數之

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閼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皆若負若顧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illegible]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illegible]元瑜也故曰忠甫余

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簉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易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註以為矯亦強貌甚當若以為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

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發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朱未泯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illegible]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改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巳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illegible]能

紀後來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同丞鄭丞鄭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來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鄭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

曰丞鄭宅西面東坑徽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派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祈徽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鄭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刋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號號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爲初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諡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都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封爲强濟公杵臼爲英略公厥爲啓佑公徙廟于青

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爾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兎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

夫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吉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全集卷之二十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

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氷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 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

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旣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

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

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枸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 為鄭建叔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

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變　三偶八　為老陰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為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偶八　為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為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為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為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

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旣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

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首位縱橫數之皆十五以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

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旣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

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

然徃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為父盡父道為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為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汩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臯陶謨之九德日嚴祗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

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為常人固不能盡為然亦有為之者聖人之所不為常人固不能皆不為然亦有不為者於其為聖人之所為與不為聖人之所不為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淪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

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

詖辭蔽而不解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為詖孰為淫孰為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貫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

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宇上分諸子百家嗃嗃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為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譏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群臣或數讓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貰馬民匿

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伏庭其業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為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乍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為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為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絶道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汶於是

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汶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為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為黯請告諭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為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為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

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為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袪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敘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

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謂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

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為非反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偽為

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强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

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

藝亦不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辨志繫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成

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為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為小人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

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

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

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恥尚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尚失所恥得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恥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忘則心忘（于實首論有恥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於行（先生田編表記書山起）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强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

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刼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為之聚歛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為君子之所棄絕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强兵以相侵伐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猶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喩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

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也敬嬴非嫡而聽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為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塗車蒭靈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為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纏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

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廵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為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

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脩兵力日强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與兵圍之書人之為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
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
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
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

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
之故而有闕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
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圖之
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
矣陳常弒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
以弒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年年焉與
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
悅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

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
使其貴卿往會直書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
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弒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
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
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
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
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
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

能其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告之
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
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
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周能奔
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
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
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汩喪殆盡
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即太極也

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為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歷數與焉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予蓋以為己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晦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菑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為己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為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

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為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為救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

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定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荊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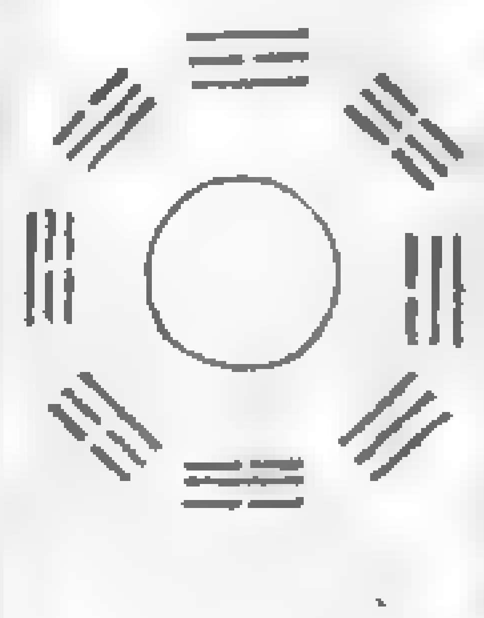
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為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

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

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卻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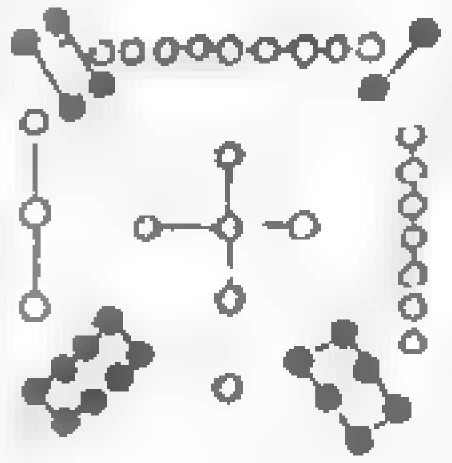
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保極可以報　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為民祈福竊惟　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

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　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畧書九疇次叙圖其繫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兑為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兑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



數

二 七 六
九 五 一
四 三 八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為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絕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

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耻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為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絕者何故己之氣質己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致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强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秘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驁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

間自是而降無足議矣然綿祀垺於西漢以曹操之强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凜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為太傅授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為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為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

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致而論之者耶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

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
亦不知孟子之辭畧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
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
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
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
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
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
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
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
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

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
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莊子所以有
彼是相非之說也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
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
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
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
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
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
深訂之

聞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時
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
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
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
有以其言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主則
惟夫子苟有志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
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
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捜求
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
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

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
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
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
求宰百乘之家赤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
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
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
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
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
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
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

為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敎也三千之中獨薦顏淵為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為學之方日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乎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為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為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為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為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為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為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為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為無用仁義為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為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

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悵悼當世鮮有能其與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著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

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遠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為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槩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為是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為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為

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為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為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為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為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治洪水益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為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為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為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為且書稱為學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覸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等之說悖乎苟以為必顏子成覸公明儀而後敢為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

可以浪為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浪為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約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為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

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為其事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為定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擬擠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為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為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

李牧乃為馮唐所折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畧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為天下以人為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為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臯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與漢三君論之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傳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敬之人矣逢蒙思天下惟羿為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殺之耶必以為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庚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群居之大

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皐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

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固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為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

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

也而其為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强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强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說儻可信乎願究其說而悉言之毋畧

問高宗得傅說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說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敎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敎童稚不過使之習字書讀書稍長則敎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敎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

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為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敎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

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群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偽相驅入於罟穫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為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為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

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絕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為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為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胷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
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
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弦萬古不傳音
吾當為君宣

聞鶯

百囀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
曉始笑從前着意聽

鶯 六言

巧轉風臺急筦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
心到遼西

晚春出筍溪 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牆頭丹杏
曉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暝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
盡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 六言

柳院竹齋茅店雲蘇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
巴蜀東西

蟬

風露枯腸裏宮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晚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
職事方惛惛言論纚灑灑安得冠其顛公材豈云寡

珠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聳山樊紛皓葩朧麥搖青穎
離懷付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飢歡憂緜令發深省

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
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縻至無胥愚
州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況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
老姦乘倉皇陰拱為師模民窮斂愈急吏飽官自癯
天子為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
石君在廬州聞者皆權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遇君蘇

君丞同安日歲旱當蠲租縣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
賴君爭之力意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
又嘗宰尤溪吏華初闋闋首以財匱告欲闕侵民途
君乃治稅籍奸竇窮根株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
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驅闕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
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僊三島
遶正陽閶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簡親承御
墨回多少簞瓢蓬蓽士輸君留宿兩宮來

和黃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益自倍將然才華共落諸公
後誠實從居野老前臘雪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
花妍從今長作豊登瑞麇庚家家臘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逕泥少蓬高會帝城西物非我輩終無
賴書笑蒙莊只强齊天入湖光隨廣狹山藏雲氣互
高低誰憐極目茭芻裏隱隱蒼龍卧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粗知方恥為人敢崇文貌蝕誠真義難阿世非忘
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衡臘雪自
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上人得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延
待也有茶澆舌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飢春頭已掘草根歸羨君細載還山
去更挾星郎大字詩

送勾熙載赴浙西盐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榷

麥禾與桑麻耕鋤到磽确往歲比不登場圃幾濯濯
荒政勞廟謨賑廩閩數數飢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
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敎詔彌諄諄聽受秪藐藐
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椎剝
按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顧眄求卓犖
君園岷峨英懷抱富荆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鸑鷟
鏘然歷帝聰簡記諒已確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
此節豈輕授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瑕駁
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
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梢已逼真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
少只恐今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冐艱
險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
石室兮宂宂苔蘚兮菁菁蔭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
琮琤賓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
羌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
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玉明冰瑩洞
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己酉上巳復覩瑤
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
一華方掇至棻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爲鄉
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爲子書之第持此以
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象山
翁書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吕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慶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興待外朴如恧中敏鮮儷晦嘗致悔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悔者終救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屢忌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頗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尋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瀦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

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眙遠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荆州云亡吾兄旣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旣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遺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值公適衢浹日至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詒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敎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輙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欵言符心契冉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鎸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

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蹶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麄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肆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旣訃音東來心裂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祈肩未肆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蹻擔簦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謂及門紼翣已邁足跰塗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斂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旣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

神其如在

代致政祭姪槱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閨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絶迫窘之中如霈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繫汝是賴籬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哉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爲汝後高璲之山眞佳城也吾見之矣豈曰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

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與國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宫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

父以為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
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涙
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
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
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
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
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
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
又有如前所陳者其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
荊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謹以上客父兄子弟

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
望則客之所病不為過矣是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
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僊巖龍虎湖嶺蒙嶺侯楝僊
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源清
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槃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
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嶺金峯禪嶺積煙吉
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駢羅環遶鞠奇
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
此不為一出雲為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
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
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荐香蓮花登石灣之
壇致謝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
致告之辰涼雨遄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祭會連日
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
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而應
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
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饗

荊門禱雨文

荊門故楚國也江漢為經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
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為蒙泉皆炳靈效異為
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往歲之冬茲
歲之春霈澤殊嗇今既立夏矣陂池涸絕種未入土
斯民懍懍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
何辜謹卜日為壇於蒙泉山頂刑牲薦血瘞于茲壇
之右虔敬告于爾有神其尚鑒于茲

望壇謝雨文

蠲吉為壇以元酒茗飲禱雨于是邦山川神祇曾不
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霈霈浹洽冬春所無靈應

響荅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茲積暘陂池
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顯無愛咸靈尚終惠之
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啓蟄之後雷震不作
已踰立夏陂池尚涸創茲爲壇用祈于爾有神爲壇
之辰油雲四興踈雨爲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
膏雨霶霈周浹連日不息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
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
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荊門
爲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爲江陵而江實在焉唯
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爲襄陽而漢實
畧襄陽而後南折爲長林東境故荊門之山發於嶓
冢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
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塔
圖在其上於西山爲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
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荅沛然爲霖比日又以
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
潚然而竟未霶霈正晝闇開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
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
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
祠山川者皆爲壇望其所祠令西山之壇既獲靈應
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
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
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茲土
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內每有雨

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
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
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于壇
側用著厥誠茲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
許其自新其尚鑒茲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茲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
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
油然有雨祈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
雨但未霶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

請敢敬以淨瓶迎泉歸置郡治東荆岑亭上朝夕致
敬以幸靈沛尚饗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為氏通曾孫烈為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為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邠岐華三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為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為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為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為第四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產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為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為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為盡能為之讀書剖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

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為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
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
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
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
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
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嘆不樂賦詩
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
所咨叩皆不茍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
節更加櫽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計弱冠造吏部
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

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
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
鄧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
歸越數年郡博士茍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
益衆茍自謂平生所尊貴者不茍至其所以禮先生
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
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
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
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茍簡涉獵
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

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
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
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為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
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
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
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
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
舍丙戌為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
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
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頓稱先生之德不以為怨丁

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
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隅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
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
氏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
當赴送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
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受興國
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
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
攘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
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

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以丞門郤之不去曰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為武夫所為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荅今先生欲身為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與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討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

郤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

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譊我者為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詩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為其為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為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為祿養今之官乃吏技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

為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令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逮剽劫踐蹂狼俱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為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

學校者無幾先生涖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
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
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貫逋不輸歲
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
負姦吏點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證先生為
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
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
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
莫不惋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
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

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
卧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
興坐于牀間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
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病中
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卧整衣
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
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
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
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
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

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
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
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
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於釋老
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
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
迫遽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
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
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
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根之氣當消之

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况
泛然之交者乎又况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
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
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小
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
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
之以其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
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珹之長女也
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卧病聞訃制服成禮
逮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艮之年十三女人皆幼先

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于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典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萬右廸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公匯江爲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

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慤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悦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與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抑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

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顧公表率親舊教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悼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遜避辭

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委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公娶黄氏子五人顔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

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于適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某在童稚時為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敘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陸某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黃氏將葬以李君墦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神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衞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為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

然黃氏余外姑之妹也嘗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內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亹亹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

世居臨川其姓則黃曰諧之女少慧且良謂殊愛之擇配至詳爰綏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絜蠲盛湘有親有賓餚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

藹然慈祥渠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盈肥於前有光
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上四十壽胡不長其穴伊何
靈臺之鄉桐嶺渠源舅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
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公諱珖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

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𢇁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等說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導延禮法之士為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卜于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予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誌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叙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戩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太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群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為之渙

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為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䘵以此足其家而無置之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為莫及當窘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

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
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果欒
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
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
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
黄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
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
州崇道觀某謹誌

黄公墓誌銘

南豐黄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

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僊巖有終焉之意其兄
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頴脫以出暇日憇石僊與世成
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
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
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
不及則推己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
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
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爲横浦張公
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絶意仕進其於國之
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

頼以有聞江西之捄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
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
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
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剸煩若易
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
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
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真僞然不自以爲是也
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絶道喪斥
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歉
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

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邪世成
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
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
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
氏子男五人長曰搢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掜曰椿曰
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
壽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
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
月己酉葬于石僊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于其
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貴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

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烏乎壼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黄夫人墓誌

余少時見墓銘日多往往緣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實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及長人或過聽俾爲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黄氏之亡乞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爲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

閭郡之士顧以爲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内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驗笄歸于外舅尊卑内外姻戚鄰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衆無間言自吾爲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爲姑如婦祭祀賓客酒殽葅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劑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祈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坐舉

若有不及笑幽閒安詳不動聲色服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數具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雅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非己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己酉葬于金谿東澧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列盱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繚若水潔旁羅諸峰麻姑就列郤負書山屏隱截嶫靈谷後車雷公並轍

維姑之賢往訓是特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定以斯穴余實知之詩之斯碣尚其子孫自致閥閱褒綸崇封奕世不缺葬月之朔壻宣義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葛致政誌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爲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爲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黄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問此衆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

實曰是獨豕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
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閩實言時實已老矣
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
嚴其母嘗秉間為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
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
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母以為苦由是母
亦諭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
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嵬崖
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趨庭間見即乃才美
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

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
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為同年進士
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
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嚮昔語且
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疑晤以究
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
甚哀余亦不知滂泗之橫集既歸即束書入山房公
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為請余雅不樂銘
墓異時所辭却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為之者皆適有
所感而不能自已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

銘之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間自番易
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
殖其家公為人剛決臨事無疑滯年十三區處家務
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
十為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
即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教愛飭盡人
無間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
度有方從容贍給建炎間盜賊蜂起所在為保伍以
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為寇衝虜騎侵軼
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

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為前鋒摧堅陷陣
未嘗有所避虜騎既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
城下他兵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既至城
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
之既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刀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
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
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為除賊賊除足矣論功
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既仕凡三
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
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

旱明年民艱糴米斗踰十錢富民方閉廪時公先下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輒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疏圃蒔茶為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豪猾持以權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遭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為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為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即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廬山公所館皆願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

之官訪舊賞新窮日不倦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晚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亦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既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逵時儒林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

其壻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卽與其父同舉者王卿有光有開如霆有為祖蒙寔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己酉葬于池頭鋪叩槓下湖陰尉朱桴濟道實狀其行銘曰捐財致身紓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吳伯顒墓誌

臨川吳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為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嫻娛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

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為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為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為世用初為詩後為書為二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為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顒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顒名灝居世系先葬具尤禮侍所為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為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

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皐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為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為子壽次為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為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既歸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扎公少力于學

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為之障燈屛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為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聮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耻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捉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

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户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拆無天吳紫鳳可依然舊繡移曲

折顛倒在短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易許氏為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于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若窺有所闚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卻之再三請益固公為一出桐嶺學者於是幾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三席自遠

至者踵縶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為甚撫五邑金谿為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為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年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為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為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

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間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偽之隱伏賢識趦趄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户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況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慨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竊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

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疇昔亟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甚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為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迹不

輕實疵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義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寘寘尤足為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為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

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貴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其效官重湖疾不待藥歛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敍次序公平生以表墓其闕命之

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為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貴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為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

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為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為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

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已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
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
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為德者也非於誠之外
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
得而識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
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
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爭矣閑
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
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
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

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
正已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閒而已
也小惠小信欲以為已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揜安
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
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
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
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
不可以為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為天下法
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

猶明魄之相為生死陰陽之相為消長非僻之習一
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
於誠之至故為冠以莊其首為履以重其足在車聞
和鸞之音行步聞佩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
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
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
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
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
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已以安百姓且日麗

必照物雲濃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
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
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
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替
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
徒謙沖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為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
者乎嗚呼由乎言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已之誠
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
在於至誠而知夫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

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慱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儆戒之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闢達開邪存誠

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如何考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慱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桀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義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乎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乎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乎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

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

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黄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為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謟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黄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為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

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當疆以啓黄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黄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顔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顔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為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為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為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為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孤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

蓋無以異於黄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黄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黄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為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為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己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邪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抑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蓍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

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蓍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

浮虛說也伊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棲之蓍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蓍以立卦蓍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

而與於其間抑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抑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蓍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蓍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

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彖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
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
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
之位其言感通為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為未感
害也蓋未為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至無
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為未光大
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
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
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
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

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而何以洗為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
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
亦不以為輕己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為
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為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
下而聖人亦為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
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
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
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
以為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
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蓍龜
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
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
人此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己之智能
而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其子
為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

成天地之能者與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
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
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者乎天之高
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
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
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為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
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
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
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
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變

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慾是繩余繆是糾廟焉蓍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為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

為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為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問有不敢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為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為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為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須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須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鼂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

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複駸駸乎佞譽諂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識焉耳雖

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慮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揆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

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況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爲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

事同而條與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奇許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技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罹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議忌之惜而惡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

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然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惑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

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心豈敢以是殫責天下獨以爲古之性說約而

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途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

而遠為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為病而已耳嗚呼循項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為貴之說乎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犂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

尊奚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騖乎詭譎奸詐之塲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之說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脫粟為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

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弘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說亦智之幸也弘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

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蔕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姸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說乎鑠金為刃凝土為器為網罟為耒耜為宮室棺槨為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為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

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私欲以其私術為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為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為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閒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

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生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為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絕聖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汚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為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牆之不暇其又何汚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為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為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騖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為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

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賊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廢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為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致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

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己而
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狥人之說以畀於必行而已
哉蓋其權奇倜儻方欝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
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蝕而忽明其勢不能
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
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
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
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
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
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

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
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
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
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
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
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
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
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
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元齡策自常情觀
之元齡不失為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

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
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奕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棊矣
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
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
或斷必其機緘識畧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
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
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
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
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辯士蓋
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畧之相

符而非苟從之者也如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
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
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
定天下其智畧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
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
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詘其辯
此亦難乎其為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
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
淺者所可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
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為不可

及歟史臣取栁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强欲以辯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泌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遠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繫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説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説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

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

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蹇不立而逃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粱肉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發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

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
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
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
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
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
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
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
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
著補辟之選精也于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
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頻呻

詣戯不敢隱塩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
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
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
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
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
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塩榷實行米粟之
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
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敵之甲
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
民且營齎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美補闕

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
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剥膚
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
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
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耻敗國甘處乎晏之
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
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傷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
庭之綦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
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
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

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
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
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
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
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
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
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
悅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
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
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

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若橘珍貢常冠諸府委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窠其人默其口而喚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誅

亦未必不與堅鈇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為俗說以輕議為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辨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辨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彊弗友之世至於頑囂疾很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必命皐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無刑皐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為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為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為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

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為用文錦覆陷穽彼其寬猛之說其為誣而設陷穽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皐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為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

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為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荅而遷就其說者然若夫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為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

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辯其非是以祛武帝之惑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辯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興繡衣之使出罔密文峻而奸究愈不勝吾於仲

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為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為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會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

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
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
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
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
能盡愜於理盍亦曰吉甫為宰相若中外誠有敢逆
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逭者盍亦明論其罪
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
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皐陶所以告舜之意乎
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
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也其後于頔勸帝峻刑帝

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俯首不言笑竟日
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
復其君者尚鑒于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
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懍惜乎其無以終之
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
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
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
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
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
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真
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
吉甫于頔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
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
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
興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
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
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哀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皐
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
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于穆
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

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
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
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
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嘵嘵然與
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為
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
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
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

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銳其力智者於此役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役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鄭之陳則鄭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

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斃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蒿衝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鏌鎁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瀦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郛也有睢夫夫焉奮劍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

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若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徇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慝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蒻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抑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抑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抑雖然登華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

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墻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潜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爲道也内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克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兑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棖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

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議爲耳矣顓爲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汙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墻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鬻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爲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爲術又有得於翁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爲蘇張之縱橫流於法者爲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爲孫吴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逺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論爲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程文

問制科　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蝸蛭之餌垂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賢至猶以為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宋其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愧焉何哉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

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發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峩峩也是以一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覽為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

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為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說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銳意方聞之彥凡記誦傳註之併識知侍從之難咸汎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實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

宣王之憂民寧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為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策當世要務罷試秘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為不可愚嘗交談其齟齬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為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說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洽則舉之思道遺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

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隷者存焉是尚為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無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鼂錯為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吏舉賢良而舉鼂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弘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

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為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故至于再至于三耳若乃鼂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弘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概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為第一此狄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愚不復為執事道謹對

料敵 解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請乘水傅壘以為必擒及叩夷陵銑以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為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覘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

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皐招徠群蠻之策以為召寇之端撫納番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為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群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畧相類一以為召寇一以為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為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為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緘識畧之相符非可以言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撫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

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罪于蒸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問賑濟 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翼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

然公廩無儲私囷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囷廩盈虛斂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爲無義顧其閒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檐乃更居最夫寬於科

斂之方畧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閒以殿爲最則愛民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通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畧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爲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爲因循含貸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爲

果知古也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幾以爲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爲大夏之暑毫末之小可以進而爲合抱之大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以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爲復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爲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并之端開避地之縣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員外置寖廣而不復除此固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隳紊而不可攷閑習弛而不可用其源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彍騎兩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脩而後之苟且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追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

豈不較然甚明執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租調之法固可以為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厭糟糠者無以為播種之資削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孰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遑遑有乏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為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雖曰為通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為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制不可復論況邇者兩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賑救之衆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耒而發者或者猶懼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彼堅驍勁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府衛之制蓋索商船於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縣而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而府寺場局外而叅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為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為此者則懼夫衣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

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困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士大夫為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抱之木毫末之進也況夫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仲尼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羣歎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

稱焉曾西有所不為孟子有所不顧威公由莒轉戰
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
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
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
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
成湯之懋德為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
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
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正觀之治而論者
以為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

宇文士及稱南衙群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
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為尤
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
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
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
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
主上盛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
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
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亹亹
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

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
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
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齊家
而已之說愚竊以為不然夫所謂脩身齊家者非夫
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
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皐夔
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
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敢
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
反覆深玩而致思之以為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
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
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
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
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
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
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
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
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

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犁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舜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罔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遜於虛耗之報而撫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

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

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盖有人焉氣稟

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

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

象山全集卷三十二 八

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

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况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賛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

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鸜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從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氣

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説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恥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顚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

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為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耻者盍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

以無耻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

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

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爲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爲美一家之仁不若鄰焉皆仁之爲美其鄰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爲美也里仁爲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

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蒙擁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已歷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罔念克念爲狂爲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爲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爲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

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遍明此理而盡之哉關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討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

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必有所辨然後私說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絕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中以圖事揆策其為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于其私者輒持其私意倡為異說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說黨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

無所辨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惑內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于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偽為也理不可得而偽為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偽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偽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

此嘗謂言而無稽徃哲以為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為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為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為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偽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槩取之則安在其為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

代興而周家又號為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偽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删言夏商之禮則以為杞宋不足証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偽是非可否而　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槩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

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城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誚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繆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

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槩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群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

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滔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廢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

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攄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羨之不能自已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

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後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闇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為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為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為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盍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為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後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華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

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後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為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為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升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窪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羞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躐等之過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謚議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聖旨時賜謚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　煒　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狥口耳之

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趍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趍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明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榘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與厲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荊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

而不爭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禀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

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覆謚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晋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

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饒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

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皺至三接手
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
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
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
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逈受與人
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
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
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
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
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

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
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
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
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
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承

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
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
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
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
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
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
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
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
適有過知之乎生各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
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

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
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
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
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
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
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
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
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
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
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

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
氏憂服闋調延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
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軰行推之而心
悟理融出於自得得
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
侍從後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學擧啓諭如家居
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　勑令所删定官同志之
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
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
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孟知武事利病形
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

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
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
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
陳大義　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
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罪對五日除
將作監丞後省駮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
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
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
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
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

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來
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
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
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
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　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
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
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賔受
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
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禀事輙有
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

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
僚屬郡田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隷走卒
亦諭以理義接賔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
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
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
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
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
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
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
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

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
狀去不復留禁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
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
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
凌晨追究其子盖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遺
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
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
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
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
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盗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

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敵有切僧廬鄰伍遍
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
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
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
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
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趋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
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趋山之道已在
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浅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
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

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
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决計召集義勇優給
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趋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
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
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總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
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情人以執役為耻吏
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
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
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

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
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
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實已多初謂以嚴禁
権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
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
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
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
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
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
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

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嚴
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
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
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
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厫比較不遺
人諸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
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厫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
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
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
講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

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
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
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
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
弓矢逃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
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
同賞儒學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群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
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

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與之洽化乎洽久而益
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
人心敘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
其家事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
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
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
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
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
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

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
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
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
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
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
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為立祠先生遺文
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
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
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
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

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復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語錄上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既為武王陳洪範則居於

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茍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

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謷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為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餘○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為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礱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礱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礱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為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

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為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為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礲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

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皐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奕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棊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棊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

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

檜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
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
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
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
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須自
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

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女曾知
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
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
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為他有許多
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
多事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
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
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
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
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
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動
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

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
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
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
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嘵嘵然談學問時
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為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為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為仇

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為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其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為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為後乃是以禮為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為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礲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語自曾子胷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

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皐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為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

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盖伏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盖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盖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姜里而賛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盖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爲大雅小雅之辨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盖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以鄉原

〇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别言格物

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爲此深沉之思所誤

〇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吾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槩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

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麄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盖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貴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爲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

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為證於是併懲其
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
春秋大槩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
繆尤甚於諸經也
嘗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
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入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
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㫖○千古聖
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

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
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
在於為私己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
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
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
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為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
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

為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
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
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
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
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
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

一揚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
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
孰為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
古書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為貴順伯曰大
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
此論極是
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掩
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闊節而疏目
旨高而趣深旨高而趣深甚佳闊節而疏目子淵好

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

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說話如何曰初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又如彼說及至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為首周南之詩關雎為首關雎之詩好善而已

興於詩人之為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勑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悦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却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氷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

未晚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
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将言語壞
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
來有省云一啟既徹群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看唐鑑令
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
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
之道而參禪淳叟荅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

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
就他明此手友荅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
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
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
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
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
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
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
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真所謂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
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
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
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鶻突處○人之文
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其有不然者
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
務此衆反以為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
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
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為仁
不存則為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先生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

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

警學者

曾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惟温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處○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何其說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頻復厲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勑局日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省先生曰

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資禀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抉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云吾與學者言眞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右門人傅子雲季魯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卽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爲諸侯者爲諸侯宜爲大夫者爲大夫宜爲士者爲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

與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麤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爲君一也陰以偶爲君二也有一則有二第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

哉所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書曉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

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紬繹誦詠五六過始云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一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數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復變而為一者一與一為二一與二為三一與三為四一與四為五一與五為六五數之祖故至七則為二與五矣是一

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而為九數至九則必變故至十則變為一十百為一百千為一千萬為一萬是九復變而為一也

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荅曰只是賞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

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欲道敛道怎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箇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

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

莫知其苗之碩謂葉幹鬖鬆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為本也夫子贊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

可求其故也

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萬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潔精明故曰萬物之絜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物粲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萬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萬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兌正秋也八月之時萬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說懌故曰萬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

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乎野是也勞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

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敘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為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為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偽日萌非明易道以示

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為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為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

於物也知物之為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為有為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如禹稷顏子

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
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
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
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
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
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
悔咎矣恒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酢酬事變非一人
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
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

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
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
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
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
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
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狥人故曰居其所而
愽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
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
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

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恒以
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
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
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
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
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
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
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
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
難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

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
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
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
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
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總是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
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
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若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纓非諸侯所當用
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
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
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
也則失之矣

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由也不得其死然死
矣盆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逆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其蒙蔽
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
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

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
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
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
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
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
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
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
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雖然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

蒙九二一爻為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illegible]

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

東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習深者難得淨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
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
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
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
足下如此說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
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
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荅堂試策先生云諸公荅策皆是隨問走荅策
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策題所纏

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
有艮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其舊登南軒

晦翁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敎衡陽三年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啓舉荅書因說近得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爲抹出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撿龍打鳳底手段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

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旣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旣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眞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媿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剗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蹙變色而荅曰荷先生敎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感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于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爲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囀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來着意

聽遊深餘韻散南柯爭柰無如春色何剩化王樂金綽約深春到處為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鷴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與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於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不遠吾子所行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為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縣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荊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寖弱先生教授極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寖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否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荊門某只得去看寬去南海其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絶之也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幾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有傳黃元吉别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荊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闇子淵與君

舉切磋又起君擧之疑得黃元吉君擧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剝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

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緖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旣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钁頭兩次斸至二尺許

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尙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答曾宅之一書甚詳檢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

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或勸先生之荊門為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為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獨其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了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晦翁亦有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惟恐人之入于禽獸是禽獸也為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為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

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却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為不識艮背行庭之旨

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嗚呼謹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

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于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他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

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枚卜功臣之遜遜出于誠漢文帝即位之遜遜出于偽云云及修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尊昌為衛將軍云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橫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為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聖人說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聖人之

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先生一日自歌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 又歌栢舟詩松為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嘗言年十三時復齋因

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
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
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
之言支離

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
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
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
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
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提孩知愛
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

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蓁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
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
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
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
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舡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
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
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
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
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
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
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
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
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
不曾說到這裡負愧何言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
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
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
思得孟子如何仲誠荅曰如鏡中觀花荅云見得仲
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
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
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荅
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
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
語荅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辯箇什
麼篤行箇什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媿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為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說溝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為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卻在這裏着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棠欽夫之教故以此為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卻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

道甚規矩

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是助長否答曰非也彼蓋作有所聞一旦悼平昔之非正與血氣爭寨作主又顧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為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為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為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疑在是

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段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汨沒未有能自拔者因歎學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為者惟有雲臺山巋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筆未安帖哮吼大罵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黃

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與棲息終年脩羽儀朝下王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有先生長者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光武謂吳漢差強人意強訓起

右門人嚴松松年所錄

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上卷終

象山先生語錄三十五卷

語錄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為中分中即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已見以為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

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

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柰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皐陶九德便有數等說中

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僞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知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

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騖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冊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呂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却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〇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再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來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
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魍魅魍
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德即小德發强
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
理充塞乎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
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
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

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
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于前掛
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
之奇然後歸之扐扐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
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
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
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

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
一偶則八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
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兩偶一奇爲
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
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
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右揲蓍說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錄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
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

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
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
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
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
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
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
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
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

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
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
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
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
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
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
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
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
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
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

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一聞人言語又復
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
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
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
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
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
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
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
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
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
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
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
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許多閑言
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說大凡爲學須
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
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
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
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

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

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誇人誇人者必為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惟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說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為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

其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奈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闊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

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

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

却無柰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敵嘵嘵勝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舊日伊

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筴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

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過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滞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滞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為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稍

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
入且讀韓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知何
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
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
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
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
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礲處
發光輝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
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

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
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
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
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
事何常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
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
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
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
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
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

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
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
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
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
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
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
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
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
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
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

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
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
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胷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
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
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
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
及天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

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
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
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
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
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
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
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
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
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

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
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
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
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
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
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
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
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
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

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
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
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
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
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
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
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
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
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

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
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
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
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
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
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
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

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

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盖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錄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沉靜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傳聖謨無志耳與草木俱腐曰他耳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緣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
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
面畧可覩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
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
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克

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
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
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
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
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
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
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揔其上又曰
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
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

第四劄上賛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
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
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
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却聽得入覺得顯
道見仲說話難予力辯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
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爲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
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即悟得大
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
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

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
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
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
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禀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
以其便以此在胷中作病了予却能知得這些子見
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

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
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
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
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

却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
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
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
是添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
爲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
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
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
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歛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
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彝厚黃老學不能汩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斂道言資稟因舉君子
不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
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爲驕不得不以爲歉小人得以爲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斂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

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夫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
世不辨箇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悞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

生云其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既亂道了如何更為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　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盡歡　樂在其中　詠歸　屢求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包犧氏至黃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盡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監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

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鶻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精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様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予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知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爲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年父兄師友之教歷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撼動得他須是一切撼動剗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

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
說話一句即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
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遺者聖人無不照燭此
智也豈是術因說舊嘗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
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
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

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
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
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
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即
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賛
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
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
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
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皐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
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
之皐陶知疑知人之類必假皐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禀清濁不同只
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
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
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
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
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
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
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
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
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
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
所以淹沒人只緣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其適被顯

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
塞時皆塞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竊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
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擧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
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
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
世俗之過却不怕

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
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即
有出路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予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
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
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
須滯滯泥泥子淵却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
區處得多少事并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脉曰固是前日亦嘗與

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却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
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
是隨他說却只似箇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揚敬
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
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
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

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
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
淡却只愛閙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
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別
弊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
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美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
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
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
却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
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
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不自
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巽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
好於巽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

巽意離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
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說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正邪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
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
麼
見季尉因說大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深是害人也形於此取人
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
天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
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
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
就事就末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
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四九明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

北四拜歸精舍生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已
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
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
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
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

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敎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於物

資禀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禀好底人須見一面自然識取資禀與道相近資禀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却去鍛煉

東坡論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成王即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

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截去了又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某於

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宮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知此

先生說數說揲蓍云蓍法後人皆悮了吾得之矣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役矣

舉抑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說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歎孟子把抑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爲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胷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父在師側父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着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蓍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棊從來不尚人起爐作竈多尚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說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絕於事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其自爲之文章豈有太過人只是得箇恰好他人未有倫叙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煆煉

詩小序解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晳是過之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說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鷄凝然自重不與小鷄同因得關雎之意

雎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興君子美人如此效

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皐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成篇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繫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

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閒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
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國度樣子只是他不
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
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學是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誰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評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
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
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
曰打入麼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楓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其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
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
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
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
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

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
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
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即獎當怒
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
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
呂化光文章缺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
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
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肖破敗意必先借
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
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輩不破指爪長後年十
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

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
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
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
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說說節不是此事
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耻與
晦菴書不是須是直凑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
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
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
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也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指顧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
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即敗獅子捉象捉兎皆
用全力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討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
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
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
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

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
會此說所以不答

右包揚顯道所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
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
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
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
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
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

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
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
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
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
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
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
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
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

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
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
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
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
自明毋恥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叙數
十家之旨而以已見終之開闔反覆自謂究竟精微
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
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

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
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
出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
之

右門人詹阜民子南所錄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
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
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已觀省與

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不傳耶

黃元吉荊州日録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顔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

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斂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欲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

爲九九復變而爲一卦陰耆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黃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脉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蓍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已則忘理明理則忘已艮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已與人參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徧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皋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皋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

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窠舊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闇闕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義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耶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斷之類如學為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灾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痾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知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給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質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所以括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地所以為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綰段秀實顏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考者知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不載

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
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閫
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暴明忽
暗必至於有諸已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
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
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
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

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舊章學于古訓
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跡倣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
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
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
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
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
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
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
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
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益
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
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
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
蒙者未能專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

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
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
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
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
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
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擒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
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

誠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避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褁中貲𧵍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産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弗用異教家道整著聞于州里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政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安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為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為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為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畧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后云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契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

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擧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窻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爲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即因以爲姻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晨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踈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嘗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

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

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窻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復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胷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前卷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

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
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
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曰先生
偶過槐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
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
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
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
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
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
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

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
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谿縣學記云不
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
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
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
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
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
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
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
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見前三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
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
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見前四卷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奏名時尤
延之袤知舉呂伯恭祖謙為考官讀先生易卷至
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
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

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傋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説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遠以內難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絶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

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説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為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荅曰幼學之志在於為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

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荅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

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
時孫應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齎𧄍篤
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
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
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偏曰槐
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
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囱南囱東有隱室又
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

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
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
任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
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
于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
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
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
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
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
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

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
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
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
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
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
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
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収拾精神涵養
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
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
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

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
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
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
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
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胷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
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着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
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
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
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
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

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
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于晦庵晦庵曰偎里近陸
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
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見前卷三)答舒西美書(見前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春閏二月十四日答
陳正己書(見前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闕中詩冬十一月送毛
原善序(見前卷二十)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

明遊會稽泆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
安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
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
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
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
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見前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

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
(見前卷三十四)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
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
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
礪建四先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復齋
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
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
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
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

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
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
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
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
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
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
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
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
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
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

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
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
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
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奥室有一縫
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
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
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
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
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欵亦有意於學
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

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
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
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
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
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
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旣者然警
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見前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俱見前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
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
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
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瀾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

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見前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
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
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
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
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

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
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鄉之
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
南康
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
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
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
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

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見前二十三卷)尋以講
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
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
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
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
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
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
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見前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
審察陸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
行華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畧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
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
始定奉親之官越上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
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謦欬然受沾汙溼亦已多
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

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
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爲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
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見前七卷)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
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
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孝尊啟諭
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畧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揔
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為多幸
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絶學損書却覺得身心
収斂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
欵曲承教盡布此懐也
項平甫再書畧云某自㓜便欲為善士今年三十
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荅書不傳按朱元
晦荅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
於昏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徳性
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說尊徳性而

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
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
上不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
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
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徳性
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還勅令所删定官先生在勅局同志之士相從
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畧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
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

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
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為寛嚴之
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
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
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
劾一節尤為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禄者當少阻矣
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
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
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

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子弟子
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
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
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
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
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
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
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
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使収
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

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勅局春祀祚德
廟為獻官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書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
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
改正得一二亦佳中爲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
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
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
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強人
意元善奕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

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
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
令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見前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
欲立社倉于青田先生與趙監書見前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
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五劄俱見前卷十八請劄
末云見前三十五卷語錄
講究武畧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

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榷益知武事
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
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
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百人打
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
不得爲人矣先生手曰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
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
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見前卷十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
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
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
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
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
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
答朱元晦書畧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奬譽之厚
俱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
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

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摔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隷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扎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為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内外無事便為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為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吴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稺時為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吴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為予道其婦翁吴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吴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吴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倿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吴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吴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為先生為國子正刪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鐀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贐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為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敕局
與尤延之書畧云此間不可為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觀見弊病又皆

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躊躇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閙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敕局夏五月作格矯齋記為三衢徐載叔書
朱元晦通書略云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為

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為然也今想
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
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
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
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
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
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駁十一月二
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

陳大義明主不以為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
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見前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見前卷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
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
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
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見前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先生訪

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
欲與諸後生說此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
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
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
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
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
院在此無只為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
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
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
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

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
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
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見前卷二十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于貴溪應天山麓張氏
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
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
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
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荅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荅沈宰書（見前卷十七）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古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鑒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特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荅須臾呈稿者數人先生嘆曰捋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荅嚮傳之書（見前卷十三）

初冬荅朱元晦書（見前卷十三）

元晦荅書畧云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說（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塟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樁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見前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春正月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見前卷十二）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前卷二十五）

荅倉使趙汝謙書（俱見前首卷）

易應天山名為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為方丈及部勒群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群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達）明德（張行己）志道（周學先）

儲雲（伯強行己）佩玉（張少石）僉高（從伯妙）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

忠達誠（朱幹叔）瑤芳（傳享曾學徒馮泰卿初名梅伯以季曾家諱先生為改令名）

濯纓池浸月池（吳子詞精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歎名以濯纓書為書）

之封庵少石枕荊（先生書于世昌之壹各國山勢之高原鳴之佳處為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見前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見前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至會揖

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顧傳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說時有从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畧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

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傳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强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為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為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酧勞而蚤起精

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傳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筆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

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四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納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于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眞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見前首卷先生有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

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見前卷二與提刑應仲寔書見前卷十與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見前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見前首卷）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見前卷二）又別幅云大傳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為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為有道之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為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由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為上下而無上何以為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為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

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為道其為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畧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

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有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嘗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黃循中書見前卷十二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前卷二 七日贈踈山益侍者帖見前卷二十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再書俱見前卷十五 論私立門户之非與唐司法書見前卷十五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

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 答曾宅之書見前卷首 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自云先夫母誌銘敘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前卷十一)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侍舉詩後三日遊翠
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見前卷二十)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
敏道書(見前卷十四)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 六月旱十三日
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俱見前卷二十六)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脩學記(見前卷十九)
與饒壽翁書(見前卷十) 與郭邦逸書(見前卷十三) 作玉芝

歌(見前卷二十五) 與路彥彬書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
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春二月
與劉伯協書(俱見前卷十二)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前卷九)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山
間先生往來必憩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前卷十九) 中瀞作臨川簿廳
壁記(簿長季海)得音疾速之任(云云俱見前卷三十五語錄)
囑傅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
是山緊子是賴其為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適
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冢穢幸有季魯在頗相依
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時為撫州學官)
書(見前卷二十)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
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瀍纓瀑水潯
陽晚薄齊安晝艤臨皐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
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荆桑棗蔭塗葭葦連
汀笑談之間造儆詰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
俯古北轅西輻薄于開藩霜寒破菊云

即日視事上謝表(表見前卷十八吏以疏例云俱見前二十二卷) 與羅點
春伯書(見前卷十五)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與漕使論
民間疾苦(俱見前卷十五)
新築城○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
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
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
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雖
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強壯可用而倉廩
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櫓重費不
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

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
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
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
護險牆之制畢備總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
初習俗術人以執役爲恥吏爲好衣閒觀至是此
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
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革弊政事俱見前卷三十三 朔望及暇日詣學
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荊門
春正月十三日郡有故事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
一章
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
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
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
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
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
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傅季
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畧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
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
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
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比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
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
者多立遣之壓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大災與鄧文範書見前卷十七 與吳
仲時書見前卷六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
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

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膚直
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
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
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錢助城費畧云荊門素無
城壁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
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
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
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貫名錢一萬七千餘
兩在常平糴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

奏於數內撥支鏹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嶠攜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見前卷十五 作監嶽兄庵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

致問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春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幸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為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擬冗附此未暇他及政遠切祈為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為如何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見前卷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見前卷十六

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見前卷十五 又云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

公判湖南帥府復傅子淵書末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二事見前卷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俱見前卷十六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揚彥巽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揚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見前卷二十 與伯兄致政書見前卷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改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迎徙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

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卻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伋率僚屬祭文畧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獻祭文畧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顚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欽等祭文云剌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奪哲人之萎也蓋剌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欲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慭遺而奪我父師

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况賢剌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畧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皐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畧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

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宜伊斯人而俾憔悴云
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畧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
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
在我能競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
歿
湖南漕豐誼祭文畧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
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為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予哭

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畧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
早不聞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
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
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
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
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聞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
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
委禹禹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
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

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其謂先覺者為後覺之
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
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外二三子亦
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
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
楊簡為記畧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
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覩乖殊
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
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
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

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
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
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
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
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
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
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

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
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
雖無思為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
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
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
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
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
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窮宅開聖道之奧諭其
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
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

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
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
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
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
為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
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寂默
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畧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僚來祭
魏詩云篤學先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

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潘經政可稽儒宮儼遺像
岳麓自江西
九日壬申葬先生之柩埜于延福鄉朱陂之下距
妣饒氏孺人墓為近（一云埜于卿之永興寺山）門人奔哭會埜
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畧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
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
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
存之造次弗舍日沆月培克實光輝奔走學徒四
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

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違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
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畧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
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
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
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
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
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
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斁思
袁燮祭文畧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

俳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兹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槖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决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傳子雲祭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

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群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偽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兹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晝索蓍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畧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

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禀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芟蝕真會當一正刻百家編纂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孔孟

紹興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見前三十三卷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于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畧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

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黄鍾太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妶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黙識心通宜致我力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李悅編遺文成傳子雲序

畧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

僞雜糅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别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致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僞之害正淪實敎

焚拯溺如已隱憂挨畝障流厥功擴大故民畏帝
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畧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
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
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寖
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
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
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
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宫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
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
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
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
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
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
同本培之漑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
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
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
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

析由剔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横流援天
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燮識先生於行
都親傳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
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
已消翔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没餘二
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
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畧先生之子持之
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
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
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兹其所以爲後學之

師表也歟
東澗楊文清公棟湖祭文未詳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謚初嚴滋
等請謚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
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
其遺文流布海内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
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
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
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漑之皆
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

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
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歉焉云本州備録申聞乞揞
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謚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
煒謚議見前卷三十三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
覆議見前卷三十三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
學教授林悈告祠堂賜謚文
云先生振絶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

揞于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
生請謚郡聞于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
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
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
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手闢
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
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頹木壞惟有文辭
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于太

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
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畧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
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
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
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
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為世俗之學
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悈重修

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騖彥悈
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
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
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
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
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
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
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
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

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
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
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乙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建
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側以揚敬仲袁
和叔
初先生本欲剏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
是袁憲泰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
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傳季魯闢而
識之曰書院為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

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
然然已申謝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
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
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
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
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遐山峰環峙
兮高可仰大溪横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
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
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
致嗣先生之遺響豈一世之聾聵平易切近明白

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
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
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己分內事渾渾
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該言者
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
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
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
非如此耶工役既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
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
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

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于江右甫將指
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
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
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
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

生之心甫兢兢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
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
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
即道有宋知荊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
示道心明白的切開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
祠圮有司弗葺被命玆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
溪之徐巖與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
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
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
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
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
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
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
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
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
而伯叔之間自為師友梭山復齋皆為一時聞人

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
以古聖人為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
之聾聵天下以為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趣
謂釋氏為私吾儒為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
綱常所關尤為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
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媢嫉者沮之
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為堂長
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
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塤和仲跋云象山
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群迷迓
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
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
楊先生絜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鍧于
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畧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
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
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曆示褒

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甬承學小子特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于邑治之西傅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甍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畧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偽說不得以殽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欲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渙然反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罻網而游之天衢扶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

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書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偽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于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塤刊先生語錄自為序

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群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釋知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為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塤曰近世儒生聞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塤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

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
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耶郡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
喪祭之禮行于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
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
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寮次九皐授徒
於家塾以束脩之具補不足卒其弟九韶九齡九
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于貴溪之
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

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勑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
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最微惟爾能睦
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勑旌爾門尤於
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勑書復畀
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
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

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
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氏而下懷終始群
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
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
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
間詩禮相傳饔飧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
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
愧孫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
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慶唐
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

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
聖明益明長耤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吻孝
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初淳祐
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
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熈名儒文達
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
詞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
歲未報後漕使曾穎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訴
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

貽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男曰旌表名儒
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畧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
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
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徒以
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
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王

更剏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
蚤剏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
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畧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矣
道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
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
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
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
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
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
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
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
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
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
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
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狥惜其
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
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紬閱百家晝夜不

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
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
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
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蠱獘之悉革誠意孚而人
心興起然而為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
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
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
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
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

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莫而大是誠之者

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

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太祟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

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寐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猶
侯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
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
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
之所歷經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
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
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
抑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
根之虛說爲病乎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

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嘗明燭至四更而不寐
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
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
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抑或謂其惟務
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
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
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
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
者則知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尚捷
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

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
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
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
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
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
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根者道明而未盛行爾
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
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
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
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

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荊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
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苔箠不施雖
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
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荊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
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
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
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
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
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
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

中身而止知命我遡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
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
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簀之時
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
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
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
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
齡字子壽諡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諡文安郡
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
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

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輈相與謀之旋得隙地
於學之西遂羣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為一堂
外為四直舍又外為書樓下列四齋横開方地地
外有竹竹間結亭内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
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偏以表公變以其為先
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偏以
傅公子雲以其為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
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
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二十卷

（宋）劉爚撰

附録一卷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卷十六配清鈔本）（四庫底本）

雲莊集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劉爚撰。爚有四書問目、已著錄。爚與弟炳均游
朱子之門。故嘗上疏乞開僞學之禁。爲宋史本傳
所採。然其上史彌遠書論用人聽言之道、及宋史
載其奏便民五事、論貢舉五弊諸疏、尤爲有用之
言。今書載集中、而五事五弊疏集無其文。則所闕
佚不少矣。是集爲祁承㸁澹生堂鈔本。前有嘉定
閒李埴序、又附眞德秀碑文、乃明天順閒其十世
孫梗所編。又別一本、爲其十世孫橙所重刻、較梗
所編少文數首、亦不載德秀碑文。橙序稱朱子晚
年以書屬蔡沈、以禮屬爚。又稱爚精力在王朝禮
編、而雜著之文略見於此。案朱子以儀禮喪祭二
門屬黄榦、未嘗屬爚。宋史爚本傳旣不載此語、而
王朝禮編亦未見其書、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殆與
世傳四書問目同一在疑似之閒歟。

十

劉文簡公文集序

宋○劉爚○撰

欽定四庫全書
○雲莊集卷乙
○○文
○○○清泉科舉諸士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序

公生於閩曼生於蜀初無一日之雅會徒以聲氣之感臭味之同出入風議不謀而同乙亥孟夏[illegible]侗孝壽備官左戚奏乞倣祖宗故事[illegible]詔求言上甚嘉納降詔罪己廣求忠直公正之言公曰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見於上人心動於下陛下雖恩廷臣之降詔求言不知陛下誠意在於閩缺失而

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天不可欺人不可罔願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覽中外書疏付之後省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付施行之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凡此數十言可謂明婉切至時論韙之蓋嘗三復公之遺文而考其施置言論無非得於師友講磨之素發於義理之至精人心之所同故其出則與之剸部一意於惠愛致和除弊救災蠲賦入則參法從輔儲禁

講論經理斟酌古今章明大中扶與義務欲納君於軌轍太子以遵其大者如勸上於諸儒講讀之時群臣進對之際必反覆問辯以求當理以諏缺政此亦人所難言而公屢言之暨長成均則首乞𢌿偽學之禁雖於用事大臣有所拂逆亦所弗憚[illegible]南奔入汴中原雲擾公乞於沿邊增築城壁輯墾民兵建制閫於淮壖移兵屯於要地絕歲幣止使命其說尤懇款弗

置蓋公之愛君憂國匡時正俗惓惓之心必以古人之師不[illegible]時之好惡為趨舍議者謂公奮於儒生素以詩書為業至其於陳政論兵事料敵應機識大體而達時變又何其明且決也位過未極而遽以疾論不克盡究其所蘊吾黨之士莫不太息焉夫言之所以獲行于後久而不泯者必其一出於義理之正而著於人心有不可廢者故世亦不得而不傳也魯叔孫豹曰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公異時雖不欲自鳴以文然其於學能尊其所聞又能深造自得於義理之至精故其文詞約而旨遠宜哉言立於後世而傳不朽平生論著有奏議𢌿藁經筵故事雲莊外藁續藁古詩賦記序祝文祭文表箋奏劄勅書答詔墓表墓誌凡若干卷於是乎序惟子孫寶而傳諸

嘉定十五年壬午煥章閣待制江制置副使李埴序

劉文簡公文集序終

劉文簡公神像 贊曰

氣完而神充經明而行脩者乎文也皆粟帛有用之才立乎言也皆河海無窮之畧爲相而正其誼兮雖然若丹山之綠鳳作霖以蘇其旱兮雖然若青田之白鶴唳正所謂山第一峯人第一流而謚爲文簡公者耶

雲莊劉文簡公像

後序

先祖文簡公在宋爲名臣平生著述甚富屢經兵燹殘缺多矣九世孫輝收存舊藁丁因公差便道還家得此本仍加采輯成編中間詩詞多與世傳真西山之作相類蓋文簡與西山同出朱文公之門同仕于朝所以其學同而其文亦類也謹繕寫考訂復得西山先生所撰神道碑附録焉循俾綉梓以爲劉氏家傳之寶云

大明天順三年仲秋之吉廣東惠州府歸善典史十世孫棟拜手謹識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凡例

一是集乃吾祖所作詩文序記去世年遠腐爛不存者多今謹以綉梓庶無遺失

一文章奏議詩詞等作其中或差訛遺失者頗以己意推測補湊成文後或收得的筆務必改正

一祖於當朝所作遺藁固不止此但散落於四方賢達之家者亦多倘後人得見未入録者即入本集幸

一吾祖之作述多以醇厚中正爲主或者粉飾亂真尋即除去庶無壽集

一吾宗族繁衍祖之遺藁亦有莫知之見者若録以傳筆禮札有限不克廣數是以板行以便族人觀覽非敢取瀆四方君子

一是集之編雖夫所藁疏議銘頌碑碣啓書等作凡宗族子孫内有收得全者别作拾遺一卷續於集後與同志共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

凡例終

雲莊年譜

按雲莊劉文簡公年譜曰先生諱爚字晦伯建州建陽縣崇泰里人曾大父諱　補太學進士父諱燾贈承事郎父諱懋字子勉終信州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母連氏吳郡夫人熊氏蜀郡夫人

高宗皇帝紹興十四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公生十六年丙寅八月仲弟炳生二十三年癸酉公習書大數十月丁丑吳郡夫人連氏憂○某月某日葬母吳郡夫人二十八年戊寅公與弟韜仲始受學于晦庵先生朱文公三十一年辛巳公入郡學三十二年壬午興鄉貢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癸未四年戊子正月公娶李氏十二月子垕生五年己丑正月丁丑蜀郡夫人熊氏憂○某月某日葬母蜀郡夫人六年庚寅公與弟韜仲從文公遊于寒泉七年辛卯再興鄉貢八年壬辰試禮部以文公書受學于東萊先生呂成公登進士第授廸功郎調紹興府山陰縣主簿　淳熙元年甲午金紫公之官會昌三年乙未公至自會昌五月從朱文公呂成公遊于寒泉公以文公成公介見南軒先生張宣公宣公大奇之三年丙申公如會昌勤省

四年丁酉公侍金紫公至自會昌五年戊戌二月之官山陰八年辛丑公任滿參部闕陞從政郎調饒州錄事參軍九年壬寅二月之官饒州十年癸卯公在饒州入幕十一年甲辰公在饒州洪丞相樂公改官公辭十二年乙巳公任滿至自饒州如信州覲省參部調汀州蓮城令十月之官蓮城罷添給錢及網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網本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公遣子垕覲省金紫公于家如南劍受學于韜仲十四年丁未公在蓮城大修學校申諸監司乞行經界十五年戊申春以如恩轉奉職郎賜緋魚袋○是歲金紫公乞致仕轉通直郎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庚戌二月磨勘轉承議郎○文公守漳州乞行經界請于漕司檄公爲屬冬公如漳州二年辛亥春公至自漳州○八月之官閩縣三年壬子公在閩縣四年癸丑公在閩縣四月磨勘轉朝奉郎五年甲寅九月至自閩縣○公如京師十一月覃恩轉朝散郎差通州潭州軍州事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春至自京師二年丙辰金紫公以朝奉大夫致仕○五月終于正寢三年丁巳十二月葬金紫公四年戊午公從文公遊武夷精舍

即其旁創雲莊山房○七月除服○創新居八月落
成西山先生蔡季通歿于道州訃至公設位哭之九
月公于京師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十二月之官
贛州五年己未公在贛州○七月磨勘轉朝郎九月
女章生六年庚申公在贛州三月文公晦庵朱先生
殁訃至偕秘書楊子直設位于僧舍哭之
嘉泰元年辛酉公在贛州十二月女貢生二年壬戌
五月公至自贛州○如京師八月差知德慶府陛辭
奏事論縣邑銷注簿書及州縣役使兵級之弊三年
癸亥七月磨勘轉朝奉大夫四年甲子十二月孫男

致生○之官德慶府　開禧元年乙丑二月視郡事
首大修學校八月奏便民五事三年丙寅公在德慶
府○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四年丁
卯六月受代歸○八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十月任
滿上殿奏事十一月除提舉廣平茶鹽事　嘉定元
年戊辰五月之官廣東○覈實常平義倉撥公使公
用二庫羨錢補鹽司逋欠十一月奏便民伍事二年
己巳二月召赴行在○八月上殿奏事九月除尚左
郎官魯國夫人李氏薨于里第奏乞御內外冗費以
救楮幣十月輪對奏乞於經筵講讀特加訪問事三

年庚午正月輪對奏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等事
與興泰班改官人選事五月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
公事十二月除國子司業葬魯國夫人四年辛未正
月公造朝供職奏乞開僞學禁奏乞以朱熹白鹿洞
規頒于太學刊朱熹四字于太學奏乞重浙西根本
八月磨對轉朝請大夫○九月兼國史院編脩官實
錄院檢討官○十一月接伴金國賀正使于盱眙軍
十二月至自盱眙軍內引奏事乞經理兩淮屯田行
內政府兵之法五年壬申正月送金國賀正使出竟
二月除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五月面對論貢

舉五弊○九月經筵徽章轉朝議大夫○十月兼權
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十一月面對論經筵
講讀乞加訪問乞頒示文體乞定州郡例冊郊祀恩
特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六年
癸酉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五月兼太
子左諭德○七月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撰
律歷志九月上殿奏事論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乞擇
諸州縣獄官冬十月雷上恐懼公面對乞訪求民政
得失乞擇沿邊將師十二月兼工部侍郎○奏乞措
置江淮民兵七年甲戌正月同知貢舉五月奏乞減

沿邊州郡七月己丑奏乞罷遣賀正使八月磨勘轉
中大夫○除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
不允九月講堂徹章轉太中大夫辭不允乞致仕十
月己丑奏乞施金虜歲幣八年乙亥正月再乞致仕
二月己丑奏乞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授兩淮四月旱
應詔奏乞將中外書疏付給舍講究施行八月乞罷
瑞慶聖節錫宴謝絕虜使九月明堂大禮進封建陽
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改奏子垕承務郎監湖州
嘉興府烏青鎮○十月除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
十一月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辭不允編次禮

記辭弟韜仲段千家八月公以慶元姦臣誣朱文公
蔡西山移學事白宰相復建陽縣學九年丙子正月
三乞致仕二月公寢疾戊戌薨于位贈光祿大夫十
年丁丑十月庚戌葬公墓在邵武庫邵武縣仁澤鄉
之桂林　工部郎中陳公孔碩撰公行狀上太常請
謚十四年辛巳六月賜謚文簡十五年壬午八月賜
謚尚書文簡公劉爚從祀建陽縣學五賢祠建陽縣
知縣蕭之敏立碑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德秀撰
神道碑銘煥章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李公臺序公
文集十七年甲申子垕陞朝堂恩贈銀青光祿大夫

閏八月贈金紫光祿大夫
理宗皇帝寶慶三年丁亥贈特進
紹定三年庚寅贈開府儀同三司
紹定六年癸巳贈少保
端平三年丙申贈少傅
嘉熙三年己亥贈少師

雲莊劉文簡公年譜終

雲莊文集目錄

卷之一

古詩

登南嶽山　題金山
送裴司直得請西歸　泉州貢闈慶成
長沙贈高年陳氏母子　長沙新第諸學士
送林日知自濮中歸常寧　題全氏三桂堂
壽楊餘父　聲鶴亭歌
送吳定夫西歸　題隱者蘇翁事迹
題湖山清隱　贈小鉄面王相士

贈岳相師　題李立父高遊稿
贈盱江張平仲 布衣　送王子文宰昭武 埜
會長沙十二縣宰　長沙勸農
别陽升伯　和趙章泉
送永嘉陳有輝　題黃氏貧樂齋
閑吟　淨豁持鉢求度爲說偈言
壽楊和甫　贈夏宗禹
贈張童子　壽楊和父

賦

魚計亭

卷之二

祝文

鎮安廟　廣惠廟
中元水府廟　范忠宣公
諸廟禳蝗　奉范忠宣公祠堂
辭夫子廟　明道祠堂
黎山廟　梅山廟
謁先聖　社稷
諸廟　東嶽
趙忠簡　韓中令

蔡端明　姜相公
開溝告諸　開湖
修城告諸廟　土神
春祈祭諸祠　慈齋廟
東山南北岸兩渡　北山謝雨
諸廟謝雨　諸廟祈雨
諸廟謝晴　周真人
社神　句龍氏
稷神　后稷氏
風師　雨師

雷神　仙游山頂祈雨
南嶽行宮　城隍
先賢祠　漢長沙
三閭大夫忠絜侯屈公　賈太傅
登胡給事墓　祭胡侍郎
五峯　祈晴諸廟
諸龍潭祈雨　諸廟
社稷以下　五處龍王
佑聖　保安軍祭諸廟
祭大仙祈雨　朱文公祠

后土句龍氏　后稷氏
春祈諸廟　東順正西明烈
福遠廟　北山神
三城隍謝雨　社稷神風雨雷師壇祈雨
北山神祈晴　福州謁先聖
社稷神風雲雷師城隍諸廟祈晴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　勉齋
南臺廟　東嶽
諸處祈晴　謁先聖
春祈慈濟廟

卷之三
祭文
祭趙制置　祭譙大卿
祭慶元張知縣墓　祭葉夫人
祭果州李郎中　祭趙經略
祭故諫議龔公國正　祭忠節廟
祭王侍郎母夫人　祭趙侍郎
祭詹大卿　祭陳北山
祭趙提舉　祭左翼軍吳將

卷之四

記類
建寧重修府學　重遷建陽縣學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　修鉛山縣學
敬思堂　矩堂
徑山三塔　定軒
全行可度牒田　弘毅堂
共極堂　上饒縣善濟橋
存齋　養正堂
修政和縣學　龍山書院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　居思堂

潭州重修大成殿
宜興縣先賢祠堂
明道先生書堂
潮州貢院
懿孝坊
忠孝祠
建寧府廣惠倉
蘄州惠民倉
新建州境龍王祠
蕭正肅公祠堂
潛齋

卷之五

序類

論語發微
送全永叔
論語詳說後
孟子要略後序

贈相字郭道人
周禮訂義
劉氏傳忠錄後序
孝經集義
續通鑑長編要略
送李茂先生之官南恩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
清源文集
贈蕭長夫
贈上饒葉宗山
傳景裴文編
送朱擇善
感應篇
贈篆字余煥
贈錢道人
贈顧涇行
送周天驥
臨齋遺文
周敬甫晉評
釣臺江公文集

送高正人
贈歐陽可夫
贈羅一新
送陳宗望
日湖文集
贈華相士
送造墨揚伯起
送吳正叟
送徐元杰子祥

卷之六

書類

上皇子
上相府
上丞相
上曾宣撫
請鄉林賜三士入尊行堂

卷之七

文

漳泉科舉諭士
勸學
諭賊
諭保甲
漳泉勸孝
諭州縣官僚
閩縣諭俗
福州勸農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卷之八

表箋

賀天基聖節
賀皇太后慶壽

謝賜衣帶鞍馬
卷之九
荅部
卷之十
制
卷之十一
批荅
卷之十二
生日部
賜史丞相　賜右丞相史彌遠

賜嗣秀王師揆　獎諭詔
科舉詔
卷之十三
勑書
卷之十四
大禮冊文
卷之十五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祭謝祝文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報恩天慶觀青詞　瑞慶聖道場設醮青詞
太一宮申乙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後殿
設醮青詞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青詞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卷之十六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閤六首　皇后閤四首
皇太子四首

春貼子詞
皇后閤五首
端午貼子詞
皇后閤五首
春貼子
皇帝閤六首
皇后閤五首
東宮五首　致語口號
曲詞　口號
勾合曲　致語

卷之十七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三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一

卷之十八

墓表
建昌大守詹侯　宋故蘄州使君正郎李侯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湯武康　宋通直范君

卷之二十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

附錄

雲莊年譜
劉文簡公神道碑

雲莊文集目錄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一

十世孫任鄯善縣典史劉棖鎬梓

古詩

登南嶽山

烟霞本成癖況復遊名山舉手招白雲欲納懷袖間噫哉亦癡絕有著即名貪振衣遇長風浩浩天地寬

題金山

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舂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峯孤根直下二千尺動影裊窕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

窻櫳撓聲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高龍旋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烟露决眥俯入歸飛鴻揺前勃澥斂瞑色袖裹哦吹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壓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

送裘司直得請西歸

輕舸龍山頭木蘭作雙櫓翩然裘司直乘向南昌去問君鵷鷺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得官掌故小須上上考豈不登省戶自言野心性睞目九衢霧脩竹歲云晚萱草秋亦暮敷敷投林鳥猶得返其哺

江西父母邦非復昔饒裕豐烟一壁鐵衆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行旅窘刀布天門窮萬里可望不可籲君今佐元帥精釆繫一路瘡痍俟滌濯盡諸歸攸助先聲路人喜高節懦夫慕遄當再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沒浩蕩蒼鵲在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泉州貢闈慶成

維南有州古佛國選士場開自疇昔誰與經始梅溪翁萬桂森森皆手植文風日盛賢材多粉袍立鵠肩相摩萬間庇士豈不欲環視㙳無餘地何那知吉壤在咫尺鬼神護呵天所惜一朝幻出青瑤宮山靈獻

卜龍遊席普慶局促今砥紓衆黄騁足騰康衢闢新葺舊兩輝暎美哉輪奐雄規模截直金虬大魁出將喜慶成逢此日来春甲子又一周天相泉南真可必輝聯四坐皆豪英一樽敬爲諸君傾浮雲富貴靡定態要看名節留芬馨我今歸作漁樵侶清夢猶馳筍江湖鳳鳴側耳聽朝陽把酒空山爲起舞

壬午春社之明日講尊老會于西山之精舍龎眉皓首奕奕相照真吾邦希闊之盛事輙成口號一首併呈諸耆壽且有堅冥日恬退之約云

耆年皆是國之珍何間衣冠與隱淪華髮共成千一歲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蜀仙游慶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櫟伴莊椿

長汲贈高年陳氏母子

陳氏春秋一百一男女年皆過七十一門慈孝更誰偷四老真堪入畫圖長官申聞太守喜召至階庭加盛禮老萊綵服作兒啼今覩古人更過之老萊一身娛戲耳況有三兒奉其親人言澤俗不古如君看此事天下稀一門高壽何由得慈孝之人天所惜我願湘民胥傚之從此九州皆壽域

長汲新第諸學士

吳清彼蕭江吳峻彼衡嶽澄光挾秀氣日夜相回薄月吸珠含胎虹貫玉生璞予方有茁裔溫然粹而慤一童與三何双鳳兩鶯鷟身辭草萊正論吐諤諤彤庭拜恩歸天香尚盈握良才國之寶一見我心樂平生功名會萬里初著脚永肩致主念更勉經世學錙銖分畫利毫縷辨純駁相期激清風與俗洗氛濁誰歟指其南是邦有先覺

送林自知自幞中歸常寧

始吾與林子周旋大江東子方青且貧簞瓢屢云空

勁氣凜不折耿耿如長虹明年擢高科對策大明宮
一尉遲五年出入無奴僮再見湘水濱凜凜復昔同
抱佳元戎幙沉綠依芙蓉小生敢相吏故人尚相從
云胡歲未竟決去如霜鴻挽之不可留聊復少從容
老我癖且鈍栽培久深功子進未可量德業方崇崇
永懷昔君子和氣填心胸濂溪霽月朗伊水春風融
至今想其人猶爲起敬恭天資貴強矯學力無終窮
我如石之頑遲子相磨礱子質雖玉瑩可廢它山攻
鴈峯毋久留來思靈麓峯

題全氏三桂堂

唐人重科甲擬以折桂榮一登群仙籍不羡千佛經
終全歲寒姿乃比秋香清咄彼牛李輩依阿至公卿
迨今耻其人名字猶腥腥卓哉劉戶曹直氣霜稜稜
一朝脫淡墨千古揚芬馨雖有名家　奕葉聯儒纓
庭中三桂樹屹立何亭亭西風正搖落翠葆黃金英
勁節松可友孤芳梅謂兄丁寧命諸郎我豈貪浮名
愛此臭味同故以書吾楹爾曹方懋學志取宮袍青
要須勉植立毋但希騰凌已大外物小道充人爵輕
當如燕山竇義方遵世評勿效東堂詵射策矜虛聲
懿哉君斯言可竹末俗醒刻詩堂之楣坐觀全氏興

壽楊綿父

迅雷地中藏當此沍寒日積陰排層空初陽露微茁
西曰天地心於此見機栝良錄勢方升猶未吐牙甲
培壅勿使傷茁長爲可遏此理之在人善端實初發
熒熒朽然消消泉欲達吁嗟道心微物欲易攻奪差
之一毫芒相去舜與跖要須二者間明辨與精察見
義勇必爲敵如矢之決去惡諒無疑剸如刃之割生
令人偽消但覺天機活四時無非春八荒皆相闔喜
君生茲辰聊爲演此法願祝君壽長莫譙吾詩拙

舞鶴亭歌

舞鶴亭空亭無鶴胡爲名亦如西山賦招鶴無鶴可
招也不惡何必玄裳縞袖二八真娉婷想像標致便
足使人毛骨清仙翁好鶴非徒爾鶴德從來比君子
坡仙自謂吾不如今翁與坡豈其殊蒼苔白石有餘
樂一似簞瓢甘澹泊笑殺飛鳶太不靈貪腥嗜腐譁
然爭九皐一唳醒人耳又如片言之善應千里更笑
荒林老木烏終日號畢逋說吉說凶誰聽渠仙翁愛
鶴愛其德我讀翁詩三嘆息便好從翁痛飲醉倒斯
亭邊振衣起舞學胎仙

送吳定夫西歸

吾衰懶對客瞎語惟青山脩竹引清風時爲捲柴扉
今晨何人來踏破莓苔斑駮顏復自喜不妨伴虛閑
世情重聲利榮塗足趍走夫君獨何爲經年闇林藪
東尋金壇翁南訪玉峯叟借問兩臞仙來時輕健否
慈湖老仙伯乘雲賓帝鄉念之每汎瀾風味不可忘
其門多英特清文照練緗爲我最諸賢佐道當自强
君臺中書趙元道袁廣微戴子是陳仲和諸公之文故云
脩源在何許茫茫白雲端要其一布衾何以禦風寒
歸來有餘仰與盡當知還須好斸空谷勝種青琅玕

題隱者蘇翁事迹

蘇翁云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爲相使
師漕挽其來一夕遯去不知所之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
陵寸膠能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間伴耦耕各
其適後人未可輕軒輊兩翁之心秋月白詩中有譏魏公不足與有爲者故云

題湖山清隱

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居皇天從來與老
眼地勝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景劄次萬古皇
王書豈是經隱者要學川雲時卷舒

贈小鐵面王相士

君以鐵面名自謂相人無軟語我亦鐵心人不把窮
通來問汝獨有一事欲叩君學海無底難窮尋我時
鐵拳透鐵壁直窺千年聖賢心

贈岳相師

余方與友人論西銘而岳相師來索直書以贈

平生慣讀橫渠銘不讀許負天綱書窮通歡戚若有
二天之王女元非殊但應內省無所疚何必從君問
休咎北窗燕坐寂無言時聽幽禽弄晴晝

題李主父高遊樓

君家百尺樓近在環堵室室處豈不佳暑溽厭煩鬱
著腳躡層梯心眼便超軼好風天外來佳月雲端出
清明湛空闊洞視了纖悉豈徒快登臨抑可驗學術
大哉天地心昭然本無物世人庳且隘動以私見窒
未能脫塵凡底處識微密羨君有斯樓發以靜春筆
知崇與禮卑二義貫于一燭理要高明履道貴乎實
庶幾足目俱不但窺鬉髴工夫妙方寸豈假身外役
此境本雖融此屋室突兀君看希聖徒陋室暗蓬蓽

贈盱江張平仲希李

去聖既云遠自理日以寘言道指虛玄語性雜精靈

正傳久蕪淺異學得騁猖卓哉周程張磊隗三代英妙蘊發天地微言昭日星後來紫陽翁抑又集大成煌煌八書訓（謂論孟大學中庸太極西銘易詩也）凉凉萬里程學者生此時坦然有規繩但患含康莊自趨崇與荊張公江東士頗嘗得師承敢衣鉢懸鶚猛志欲掣鯨袖出文一編其肆峻而清此士不易有歸歟更精勿受俗學变而爲寵辱驚貧者士之常未合宰躬耕高門謹勿謁養此氣崢嶸不見商歌人洋洋金石聲

送王子文宰昭武

樵川古樂國誰遣生榛菅往事悲復言念之輒長嘆

子往宰其子寄任良亦艱瘍哉閭閻民十室九孤煢深心察苛瘵摩手蘇痍瘢顧如百倍功勿作常時觀熒熒亘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間生了百千变雖然事幾微易屬亦易眩誤從快處生理向靜中現健決要安徐聰明貴韜斂潛齋有愚言或可代箴砭百鍊或繞指粹白儻成緇有初諒非難其難在終之道心耿纖累易爲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能勝安危子今如玉雪瑩潔亡少疵願言保令德歲晏以爲期瑩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況有壽母賢切切雖教忠承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希前哲蹤敬義兩夹持師友交磨礱餘事作詩人毋徒鏤句工平時州縣間上下貴善書肘後掣有志奚由遂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勠力萬物應吐氣相期召杜功奕奕照來世不須峴首碑自有樵川誌

會長沙十二縣宰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瘠膏共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禮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夕相攜一危酒直須散作十分春

長沙勸耕

是州皆有勸農文父老聽來似不聞只爲空言難感

動須將實意寫懇勤

使君元起自犁田野辛勤事稔知要爲爾民除十害肯容苛政奪三時

已看三白兆年豐更喜春來雨澤通從昔楚邦農事早好將人力副天工

田裏工夫著得勤翻犁須熟糞須均插秧更要當時節趁取陽和三月春

聞說陂塘處處多併工修築莫蹉跎十分積取盈堤水六月驕陽柰汝何

田家擗取一春忙男力耕畬女課桑壠上黃雲機上

雪皆聽辛苦樂聽長

鞠育當知父母恩弟兄各合識卑尊孝心盡處通天
地善行多時福子孫
千金難買是鄉鄰恩意相歡即至親年若少時宜敬
老家總足後合賙貧
健訟翻成產禍胎帶刀却是殺身媒爭先好勝文偏
速退步饒人福自來
不教言語大艱深爲要人人可諷吟把向田間歌幾
遍兒童亦識使君心

別陽升伯

二十年前忝舊遊論交今日始從頭我如潦盡寒潭
水君似天空明月秋夜雨幾時重話舊故山閒早共
歸休臨歧贈別無他祝莫忘鄒陳爲國憂

和趙章泉

天教一老立堂堂安武婺孀儘未妨元祐故家典刑
在北方正學派流長新恩已煥青藜照舊徑竹詢黃
髮良多謝寄詩勤問訊自憐疏懶似嵇康

送永嘉陳有輝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余
余未及請而君歸矣拙詩贈行且堅再會
之約云

深山讀易如康節白首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
技却於聖處策奇勳二圖君已窺微指十翼吾方愧
淺聞（君聞水心葉公言十翼非孔子作嘗質疑於其學不敢斷其說是否故云）得意春風
重過我綠波清夜話羲文

題黃氏貧樂齋

濂洛相傳無別法孔顏樂處要精求須憑實學工夫
到莫作閒談想像休
道鄉曾與龍門活認作玄關透悟機儒佛差殊真杈
處請君參取是耶非

閒吟

閒中意趣定何如靜把陳編自卷舒希聖希賢真事
業潛天潛地細工夫林泉有分吾生足鐘鼎無心世
味疏政事一貧真到骨不妨陋巷樂顏癯

淨緇持鉢來度爲說偈言

一真不昧人中佛五戒俱全俗裏僧必待方袍與圓
頂維摩龐老又何曾

壽楊和甫

壽日將何勸壽危不妨拈出去年詩大生皆自纖陽
起百善端從一念基身欲舉時須主靜心將動處要

先知老來自笑無斯句那得仙翁一解頤

贈夏宗禹

夏君宗禹示余以陰符悟真諸義嘉歎之餘爲賦二絶

虎頭自合取侯封好爲明時立儁功做了玉關班定遠却陪芝嶺夏黄公

丹經千卷浩如林妙訣無多底處尋但要靈臺常似水自然元海會生金

題黄君貧樂齋

飯蔬飲水復何求道在胷中百不憂咨取章泉充齋句底酒樓上更安樓

贈張童子

虎頭燕頷及鳶肩自笑都無一事全惟有數條瓜様骨尚堪山澤作臞山如夙骨出人倫書

閬君早號張童子顧我初非韓退之可惜浪抛沫酒業只看風鑑學希夷

壽楊和父

誕日娱親始是榮如君慶事世難并名園春滿三三徑眉壽天開九九齡帝渥頻霑新誥紫双親目即两膺封叙文瞥重與舊聽青玉杯從此年年把笑勸樽前兩福星

賦

魚計亭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圃田君一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起倘佯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緑浄婀儵魚之成群鬭寒波而遊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織初月之洸鉤倏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忻然心験神怡諷小字之雄篇哦綠軒之美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

何計之爲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爲有計耶子將誣予之欺謂魚爲無計耶吾亦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粤自太古邈淳風離勇者角力以倖勝巧者矜能而衒奇苟一飽之可樂抶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及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貴富人所嗜則繞之爾鼠紛華人所羡則兕之太犧爲利而鬬則争地之蝸角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迷鯤化於天池小則玩儵遊於濠上蓋其爲物也從容夷猶逍遥閒

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潤於噓濡而　於流滯任公何所投其揞豚且何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之蝨蟻方且操瞽安於股鬣饕微腥於砧凡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致之誘人甚香鉤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其顛巽於畏塗此棊棋危橦之喩字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賂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馽(知力切絆也)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終日識作計之甚左嗟身閒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笑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闖其萬一乃相與釃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一終

十世孫任歸善縣典史翻梓

祝文

鎭安廟

廼者吾鎭秀民歲以上春良日相率祈禱于神因飮福焉所以荅鴻休而迓靈貺也其以持節過家獲與斯會敢陳菲奠控許悃忱吁自慶元龍飛以來南宮捷音不聞於鄕人之耳者蓋十四年于今矣豈神無意於此邦之士寥寥而弗嗣也明天子將復下求士之詔惟神其大庇茲士俾濯纓天池驤首霄者維踵而起豈非神之大賜乎仰繄明靈鑒此誠禱

廣惠廟

嗚呼江東之民困弊最甚者莫如相汭旱蝗之災酷烈最甚者又莫如今歲夫以甚困弊之民而遇甚酷烈之哉何其不化而爲餓殍不流而爲餓隷比某之所以朝夕憂危思所以拯救者如其躬之疾癘然而賙窮賑困凡人力之所可爲者有司故不敢辭其責至於均調雨暘消弭災害凡人力之所不到者非神其曷有濟惟王之威靈廟于茲土凡幾百載矣民恃王以爲父母雖飮食而必祭今揝揝之民有甚於赤

孚之失孔王之慈仁亦豈忍坐視其將斃虔命幕僚
展謁祠下所以赴愬於王者如此惟哀恫斯民而亟
救之更千百年其敢忘神之大惠

中元水府廟

某自春徂冬三至禾石而三謁王顧有私禱哉以王
之威神歘砉震耀能相上帝而澤下民故也今民病
劇矣若冬又無雪則無麥春又無雨則無禾哀我人
斯將塡溝壑王其忍聞之乎乃者牓靄之祥效于日
至矣惟神終此大惠使一臘三白以袪沴氣而兆豐
年若乃田事既興膏澤時至茲猶農人之所跂望者

王其哀恫斯民民亦世世事王無怠

范忠宣公

維嘉定五年歲壬申二月初四日丁亥故丞相忠宣
范公祠堂成某謹率僚屬以一羊一豕告祠於公曰
於乎治平之元公自饑縣來漕運江東曾未數月入
爲御史故其行事不少概見其所賦籌思堂之詩刻
石猶在識通造化念其群生有德之言隨寓發見茲
非爲政者所當矜式乎是用闢堂之東楹敬祀遺像
以寓高山仰止之意若夫立朝之大節行己之大方
蓋以沒世惟公是則明靈不泯實鑒此心

諸廟禳蝗

在詩有之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毋害我田穉夫此人
事也乃以祝諸田祖之神何哉蓋禦菑捍患在神爲
之則易在人爲之則難昔者本道郡縣以蝝生聞天
子有詔俾長吏禱于山川百神之祠是亦成王先王
意也惟王廟食歲久陰威赫然霆奔風馳山岳可撼
況區區虫蝗之孽乎驅之攘之以畀炎火是直噫欠
間耳庶共致祈立俟嘉應

奉范宣公祠堂

故丞相忠宣高平范公乃者仲春即籌思堂東楹以

安公像雖有以見區區尊賢尚德之心其規模簡陋
氣象卑狹每歉然爲之不滿也夏田告登賑廩訖事
既祈貢宇遂建斯堂撰日之良載嚴登奉冠劍山立
襜容穆然凞寧立朝之英風元祐當軸之盛烈凜乎
其在目也九原可作吾誰與歸秋菊寒泉薦此芳絜
茲識姻婣公其鑒之

謁夫子廟

昔者先聖之門果如由藝如求然後許以從政某也
器九而學陋曾未及二子之彷彿而叨恩出使虛膺
以一道生靈休戚之命宜其不足以稱塞也然節用

愛人之訓拳拳服膺者未始一日而不敬奉詔之虛遂將去誓當益尊所聞而行所知以終無負聖門之律令尚享

明道祠堂

明道先生其年未弱冠已知誦夫子之遺書雖一命之士當存心於愛物况於乘使者之車乎然學力未充其媿於民者多矣叨思假守誓當服膺訓言益求所以用力者庶幾有以贖今日之過乎尚享

劉忠肅公

於乎公生于建水而沒于金陵光明彥傑之氣當已融而為喬岳聚而為列星至於議論之宏猷事業之焉偉播在簡策者又將垂千載之儀刑某以末族晚出雖不及執經於堂下然請公之書覩公之子猶彷彿之平生揭來江左屬歲飢饉鮐背黃髮之叟誦乙未救菑之績往往欷歔而涕零某之視公無能為役獨於遺訓之炳然者毋拳拳而服膺其於惠孤恤鰥之政既竊取其一二復刊梓以布之海內庶幾傳此方挾此藥者皆足以起沉瘵而蘇醒被命之廣謹拜謁祠下而去雖自今強學力行益當思所以自勵者上以無忘於師訓下以不辱於鄉評尚享

梨山廟

惟神以唐名賢膺宋祀典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一方富沙之民飲食必祭蓋無異子之於父母也某承詔之廣道出鄉郡誼當躬謁祠下而於行役遂不克前敬馳辦香恭布誠悃維今此行屬當大夏高堂有母華髮蕭然走陸浮川衝暑履濕人子之心不無憂虞伏惟神靈密賜祐佑俾起居飲食無異平時壽祿康寧益受多祉是神有大造於某也期以代還躬伸報謝茲誠悃悃王其鑒之

梅山廟

五顯王惟神封爵之崇極于二等威德之盛被于四方勝是仙山有嚴廟食邦人欽戴奉祀尤虔某承詔之廣以下與梨山文同

謁先聖

某不佞幼讀先聖之書至於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嘗不喟然三嘆以為苟得千里之地而為之則於斯言也真藥石三良規槃杅之至誠也今天子不以愚且陋擢守南土茲非推行所學之日乎夫一事之不謹不可言敬一令之非誠不可言信錙銖濫費不得為節用毛髮横取不得為

愛人一役之妄興則非時使之義顧雖不敢違於心雖不得罪於此邦之民然後爲無負先聖之訓神靈如在尚鑒此心

社稷

某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秋若故常祭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諸廟

惟上帝以好生爲心肆命諸神以奠方域聖天子以憂民爲心故環千里付之守爲幽明雖異其所以爲民則一而已某猥以菲材承乏茲土凡其職之所當爲與力之所可任者不敢不盡其方若夫均調雨暘消弭災害則非神乎孰賴尚惟陰相以康斯人豈惟民荷寵靈其亦與受無窮之賜

東嶽

五方有嶽祭秩畧同而俗宗之祠獨周遍于天下者以其居乎秩之方而主生育之事故也某猥以菲材来守茲壤凡可以致力於民者不敢不盡其方

趙忠簡

惟公以忠正德聞爲中興名相第一某高山仰止于茲有年被命來此獲瞻公式於八十年之後緬懷遺烈凜然若存何以薦誠惟此卮酒

韓中令

惟公以景德丁未來守此邦盛德格天寔生人傑是宜父子並祠至今載瞻儀刑敢不起敬

蔡端明

惟公以忠言惠政著于中和之世實自斯甸來此守邦以便親與之奉流風善政人到于今稱之某之視公無能爲役然聞者九重假寵之意明著訓詞實用仁祖命公故事顧惟不佞將何以繼之唯當仰止西風以庶幾其萬一英靈如在尚闡斯言

姜相公

於乎公以鯁亮之資盡言於猜忌之主一斥不復沒于遐陬然清風直節千載而下猶懍懍有生氣彼脂韋軟美竊寵一時而遺臭無極者未知孰爲失得也茲因祠事痛欽幽宮爵以一卮喟然三嘆

開溝告諸廟

地之有溝渠猶身之有血脉也血脉宣暢則體安而氣平一或底滯則疾癘生矣某被命此來考按圖志則知郡縣之溝壍闕歲久蓋自林侯栟之後未有再疏闢者於泥悉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爲癘疫

州人病之匪一日矣顧念庸拙涖事方新懼於煩民未敢輕議而寓公同僚交相勸勉謂將興悠久之利不可憚信宿之勞恃恭興言亦以為便乃涓良日命庀工徒惟城與隍神職是主威靈赫然尚克顯相俾畚鍾之下如移浮埃役者不勞而功以克就此州人之幸也某之願也

開湖告諸廟

郡東有湖其來尚矣在慶元中守臣劉公莂官命開濬乎疇萬畝灌溉所資其利一也以固風氣以壯形勢其利二也廣仁聖好生之德寓臣子報上之恭其

利三也而二十年間有司因循浸不此省枯淺甚懼甚懼為指庫稱而募功當農隙而舉事庶民蒙其利而不知勞仰繫明靈尚克陰相俾功以亟就則報其敢忘

修城告諸廟

郡之有城以蕃衛也比歲守臣常一新之矣曾未幾載復以圮聞某自玷州符即屬意乎此而重用民力不敢輒舉以至于今茲因農隙稍加繕治力所未及者則以俟後之人仰繫明靈尚克顯相俾敉旬之近而成百雉之功某之願也邦人之幸也

土神

守臣之職實曰扞城城圮不修咎將誰任三農之隙以漸繕完惟神其相之幸甚謹白

春祈祭諸祠

古者春秋祈報之禮惟施於社稷載芟良耜之詩是也今併及於廟貌之神蓋以水旱虫螟之禱於是在乎有不可得而廢者若夫先賢之祠特以寓邦人去思之意而非為祈禳設也考諸禮儀有未安者不思釐其愚輒用釐正自今以始釋奠于先聖之明日則遣官以祠而輒報之禮庶幾於義為得惟神其幸鑒

之

慈濟廟

維古之制捍災禦患有功於民始在祀典神之生也以和扁之技奴起之功飈游既升靈響益著此邦民之不幸有疾求救於神者如子之愬其親神亦随其所苦救而療之如親之愛其子嗚呼其可謂捍患禦災有功於民者矣歲時常祀乃未及與非闕典歟載念此邦密迩南土嵐氣鬱燠疫癘方生春夏之交多以病告斷自今始著于定例一歲兩祀于神仰惟英靈鑒此誠困俾民無疾痛之苦則吏亦免怵迫之憂

將千萬年承事無斁

東山南北岸兩渡

聞者以渡舟之多溺也深惟長利欲繫百艘而橋之蓋嘗以諗于神矣而議者不以爲便夫見其可而圖之與慮其不可而遂止凢皆爲民而已然新路既築舍道而近其趾舟更捌去危而安亦不可謂非悠久之利也惟神默有以相之俾風濤衝盪之虞無魚龍噬嚙之患行者濟者各適其所安民亦永永戴神之賜

北山謝雨

閒以旱暵有禱于神雲興雨濡旋荷嘉應芃芃之苗

將槁復茂神之爲賜大矣然自今至于秋成無非望雨之日惟神終此大賜使膏澤時至卒歲豐年實邦家之慶也亦守土者之幸也

諸廟謝雨

比以旱澤久曠懇禱未孚夙夜以思不勝震懼惟神血食此方與守土之吏同任其責今茲一雨霈然萬物吐氣不惟爲吏者得以少寬其憂而亦爲不失職矣然而焦枯雖解滲漉未深若能大赫厥靈使滂沱之澤飽足民望則拜神之賜有加無已祗荅嘉貺輒敢布之

諸廟祈雨

聖經所重惟麥與禾今禾既登場所至告稔拜神之賜腆矣乃季秋以來雨不時至高田之麥欲種而無水以耕下田之麥已種而無水以溉此農人之所甚憂況夫風高氣燥則居者用虞泉枯井竭則汲者告病惟神幸哀斯民而賜之嘉澤使憂者以愉虞者以安病者以息是一舉手而三患弭矣神其可無意乎

諸廟謝晴

比者洪濤山溜之日雨復甚至其勢蓋廩廩也使閘鑿少遲則平疇萬頃皆將卷爲巨浸矣幸神嘉惠茲

土使雨隨止而川不溢芃芃之苗賴以獲全厥施豈淺淺哉不腆樽酒惟以告虔尚惟相之迄俾有歲

周真人

謹以素醆昭告于敕封沖應真人靖惠夫人曰有崇斯山作鎮南浦真仙宅焉多歷年所庥吾一郡厥施甚普寶軸綸書光賁琳宇帝實命之厥職茲土維時常祠曠典是懼我我儒纓相師作古有飶斯馨有清斯酤叙聞其端日歲壬午維仙之飲王波琳靈維仙之發豹胎麟脯豈伊區區可薦尊俎物雖甚微誠意攸寓聽是貢與數語萬寓得拔其尤貢于天府凡茲

士鋭志在軒翥維吾真仙各傳其羽如鵬之運如鶴之舉又如蛟龍得彼風雨逢辰效奇立功致主豈人寔能惟仙黙助若甄之陶若冶之鑄洋洋文風視彼鄒魯英英人材媲昔伊呂于鄉有光于國有補玆願甚宏非仙疇予尚惟至仁救此覼縷

社神

維社有神寔主我民曰社與民厥重惟均歲旱民飢亦神之疚顧於未然畢力以救

句龍氏

於維我神予社配食有功于民故莫能易雨不以時民且告瘁神其救之庶寧之易

稷神

惟稷有神所主惟穀雨暘以時嘉穀乃熟芃芃者苗賴雨以濟尚哀斯民俾克有歲

后稷氏

維神之生百穀是植吏千百年祀以爲稷今穀方茂而雨不時哀而救之匪神孰尸

風師

在易有之雨潤風散其於生物功則一貫雲氣凝合雨乃霶注所求於神願霽斯惄

雨師

瀕海之邦土瘠易槁潤澤不時則以旱告一雨通宵已拜神賜願更滂沱俾卒有歲

雷神

鼓動萬物惟雷之功有神司之隱隱隆隆惟霆之轟雨乃大恚歟共有祈日夜以冀

仙游山頂祈雨 辛巳五月 時居憂

竊聞天以雨暘之柄付之山川百靈猶人君以刑政之事付之牧伯守宰也民有戚嗟愁嘆之未伸牧伯守宰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一以請于朝廷然後民瘼可蠲歲有旱乾水溢之不時山川百靈不得而專者當同心以請于上穹然後災變可息盖推行天地之仁者山川百靈之職也推行朝廷之政者牧伯守宰之任也顧焉有幽明之間哉夫雨暘之數雖出於天然上穹至仁易以誠格今境內之旱可謂酷矣回造化之意而救生靈之哭正斯民有望於山川百靈之時也伏惟慈仁毋以定數不移者諉諸天而以爲民請命者任諸已使甘澤早霈而嘉穀獲全神旣有辭于民民亦永事神無斁謹白

南嶽行宮

其之爲學也以不欺爲本雖未能至而竊有意焉屋漏之隱如對神明不敢忽也況今作牟于玆巍巍靈嶽雄峙天表顧眄在目雖欲自欺得乎惟庶惟仁惟公惟勤朝夕兢兢期於無愧尚惟降鑒乞用有成

城隍

城隍之有神猶郡國之有守幽明雖殊其職於民則一而已某叨蒙上恩來鎭此土深惟責任之重允躬行之當勉與民慶之當紓朝夕兢兢不敢自怨至於除灾害丕降福祥則神之職也尚惟加意俾寧厥居民齋永永事神無忘

先賢祠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峯先生胡公南軒先生張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出遂續孔孟不傳之統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蓋濂溪之生實自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者設教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於此講明論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下與來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叨宮有祠其來尚矣某雖不敏然於數先生之學嘗用力者而虛踈之資欲進未能叨恩守土用敢謁于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道有聞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

漢長沙 文王下長沙定王長沙陶公

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是以沒世不忘也夫爲政而沒世不忘斯亦難矣王之受命國于玆土蓋千有餘祀而民奉常之如一日也嗚呼此豈可以智力求哉某叨恩守土敢不告虔尚惟嘿祐俾克用乂

三閭大夫忠潔侯屈公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末媢嫉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洮厥穎矣某雖無似竊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屢絜含忠益當自勉

賈太傅

某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載而於太息流涕之書一讀一興嘆焉甚哉先生之忠於國也 下同忠潔

登胡給事墓

維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自昔熙寧以還新學穢日蝕春秋一王之法闇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

君討賊自任著爲訓傳大義炳然使洙泗之道復明
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某讀公書
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作竊用興歎
茲叨
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於武夷而老於衡嶽既鄉閭
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其丘實在偶里廬掬印
䟦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陳菲薦仍禁止其樵牧且
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庶其在是英靈不泯尚鑒此
心尚饗

祭胡侍郎

故致堂先生侍郎胡公之墓惟公早侍家庭實聞至
道壯登侍從屢進昌言正章蔡弄權之誅斥汪黃誤
國之罪英風勁氣獨立不回旋觸權臣遠擯嶺海方
且心潜聖語之大訓聽誦温公之遺編著爲二書垂
耀千古某既晚出幸同鄉邦顧瞻丘壟適在郡境往
致一酹慰其子孫歿而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五峯

故五峯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洙泗之門高第甚衆獨
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爲得其真自餘源
遠末分散爲異端其亦多矣某嘗竊謂子思之功在
聖門爲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而不能授之英賢幸
得昌斯文孰與之匹維兩程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楊得
其要旨文定早歲俱從之游既誠其身復以教子惟
公之生氣稟特殊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優游自得抱
道以終爰畀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
視子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緬懷遺風敬遣官僚往
致一奠尚雅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祈晴諸廟

東作方興惟雨是仰此豈禱晴之時也哉蓋氣數乘
除最爲可畏贏於今則或縮於後此守臣之所甚懼

也今潢潦川源在在充溢譬之飲食偏饜而已一或
過度則反爲蠹此又守臣之所甚憂也况積潦則麥
爲之傷食濕則蠶爲之病休戚所關皆非細事是用
齋心絜慮禱于有神掃除陰霾以煥霽景在神直易
爾以神之所易解吏之所憂惟其慈仁其亟念之幸
甚謹告

祈雪

考諸傳記雪爲五穀之精故盈尺之瑞可占豐年非
苟然也昔者消遝剛辰將有所祈於祠下而誠意甫
登嘉應遽形玉霙繽紛溥不欣覩是用易祈而謝焉

祈顧於隱前臨以三白拜神之惠其曷敢忘

諸龍潭祈雨

迺者甲寅以後之雨距今甫半月耳炎風烈日相為熇薄故雖下田之水亦有竭告者況高仰之地乎吏有從田間来者以為數日不雨則多稼可慶自聞斯言膺肺如灼蓋民之窘於貴糴于茲半載矣盻盻焉惟早稼登場是望以紓其困以救其急者非常歲比今嘉穀方苗而膏澤弗繼一或失望其將奈何此某之所以痛心疾首而有禱于龍君之靈也惟龍君之神變迅速興雲雨以澤萬物直一噓吸之勞而可以救數十里生靈之命龍君其肯動手敢再拜以俟

諸廟

在詩有之旱既太甚蘊隆蟲蟲又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昔蓋聞之今乃親見咎由守令民焉何辜以神之仁非無意於濟物者而懇祈屢矣迄未之應毋乃天數流行有非神所得專者乎柰諸耍言惟碧玉之顯功力最大已消良日秋按冲科蝗蝝之識懼艱上達願神哀此下土亟控請于昊穹庶幾回眷佑之仁而膺潤澤之賜使大田多稼不至甚損而生靈之命尚或可全所以圖報於神者其曷敢忘

諸廟

自龍君之来境內之雨者屢矣然潤澤則有之而霑洽則未也或謂龍之為神動則升霄靜則安江潭公庭之煩瀆非可樂也是用還于靈湫（五龍安濟云靈祠）就伸禱請今旱勢極矣蚕稼之傷者已不可復全而下田晩稻苟得一雨霈然充溢則尚庶幾中熟之望龍君亦何靳一噓吸之勞而不以救千萬人於溝壑乎菲為肅陳以寓誠意尚准歆饗亟副所期

社稷（以下城隍山川同）

聞道將用道家法致禱于紫微太乙之尊念螻蟻之誠未易上達也則有禱于神願為請命昊穹亟賜之雨越孟秋戊戌陰雲欝興膏澤容布實維明神陰相之力然旱乾既久滲漉未深雖槁苗少蘇而溝壑之水則涸竭猶昔也立秋之期近在旦暮事勢亟矣及今而雨足則早稼之未損者猶可全一或少遲則晚苗之方茂者亦告病矣危機交急莫甚斯時是用不避瀆煩復伸懇請以神之仁必不忍為賜之不竟也敢踊躇以俟

五處龍王　上封雷池

比緣炸改呂致旱災數有禱於龍君之靈龍君不以

爲憒曰是知過而能自儆者也入秋以來屢賜之雨雖旱稼或虧而晩苗甚茂倘白露之前更賜一二再之雨則歲功畢矣謹命僚屬且謝且祈龍君之仁其尚念之

佑聖

欽惟佑聖芘此一方雨暘之祈適應如響一新殿宇庸荅靈庥工役方興不無震動惟神容相迄用有成

保安赦祭諸廟

聖皇臨御餘三十年翼翼小心對越無媿茲愆調豫率土驚憂欽奉制書禱于靈嶽爾言降監容佑聖躬即遂清寧以福方夏

祭大仙祈雨

嗚呼噓風霆噴雨霧變化倏忽莫如南臺百丈之山而普熙靈澤寔以命與司其間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萬靈之所以聽命巖洞之幽邃湫淵之深窈又神龍之所蟠宜百數十年以旱致禱者莫不猶響之斯荅未嘗有如今日之艱豈佛與仙之仁無意於捄此土之厄乎抑天時之當爾而天意之未還乎嗚呼昔歲之飢民病極矣雖去冬一稔曾未蘇其痍瘵倘或再歉則顛連於溝壑歎呼於山谷殆將何所不至

豈容一日之少安無則今茲之豐凶乃民命存亡之決而賜雨之淹速則又豐凶之所關此其之所以望雲霓而涕泗瞻原野而辛酸也吾佛與仙之仁於此而不亟捄則是寘斯人於度外而坐其塗炭昊穹至仁必不忍以萬物爲芻狗吾佛與仙倘爲斯人而力請則天意可回化驕暘而爲霖雨殆猶反掌之非難嗚呼事勢迫矣民望極矣吾佛與仙真之捄不可不亟矣是用竭衷誠而噂懇敢殫竭其肺肝與玄雲之駿驂沛大雨之滂漫起禾稼之將枯洗瘡痍而復完則其將大惠深刻于巖石之上昭聖功之不朽嗚呼謹告

朱文公祠

某不佞自少讀先王之書知理之與事同出一源而明德者固新民之本也二十年間游更麾節亦知勉乎此矣然窮理未精故應事多舛明德之功未至而求民之新德乎被命以來益深祇懼尚思自勉庶乎無違焉

社神

惟神五行之主百物所生邦之群祀莫此爲重惟春之戊祇薦吉蠲蕆將民安犧神是賴謹以后土勾龍

配

稷神

惟神寔生百穀育我群黎爰以仲春恪修常祀田功方舉土脈未膏澤洽歲豊願垂嘉應謹以后稷氏配

后土句龍氏

惟神平易九州功垂萬古其在郡國祀典有常敬共以陳豈云故事併祈靈貺膏澤下民

后稷氏

惟神播種百穀粒我烝民配天之功振古無匹恪恭脩祀敢曰故常俾歲大豊于神是望

春祈諸廟

古者祈報之禮社稷而已後世徧及於山川百神之祠蓋有功于民固不容略也惟神廟食茲土亦既有年方春致祈專為農事甲申之夕雷雨作解固足慰三農之望矣自今以往曰雨曰暘必以其時然後豊穰之慶可卜惟神其幸惠之不腆醪羞其將誠意

社稷神

古者諸侯之祭惟社稷而已蓋稷非土無以生民非稷無以農重社稷所以重民某叨忝守土禮當祇謁其敢弗恪尚惟默相俾大有年

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風師之有壇也立春之後方修祀事而國之有郵典不及躬陳盥獻而以官僚代之每禀然不自安也謹涓穀旦按視壇壝且庀工徒稍加繕修惟神當此春和扇溫厚之仁以成生育之化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雨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而未知雨師之有壇也茲涓穀旦躬修按視之禮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農事方興而嘉澤未應某竊懼焉願神賜以霡霂繼以霶渥且霑足焉俾歲大豊而民有生焉則吉蠲之報其敢不虔謹告

雷師

某入郡之初嘗謁于社稷矣而未知雷師之有壇也茲涓穀旦躬修按視之礼且命僚屬稍加繕治惟今啓蟄既久而霆聲未發某竊懼焉惟神當此大壯之月誕推作解之仁俾百果草木無不奮張而泉源之竇流通衍溢耕稼以時迄成豊歲則吉蠲之報其敢弗虔謹告

東嶽王　西明烈　明德王

城隍之有神州郡之有守幽顯之不同其食於民則
一也夫旣旣食民之食則當憂民之憂此某於今玆
之旱所以皇懼怵迫而有求於神也守之憂民如此
神之憂也其可已乎然守能憂之而不能捄之能憂
而又能捄者神也今旱勢極矣神於是焉而不捄則
苗將枯槁以死民旣乏食必將飢餓流離以死神其
忍之乎夫人與天未能無間者也某之愚猶欲歆天
以捄之神與天本無間神爲有請于天而賜之雨顧
不甚易乎以神之靈之仁必能哀恫斯民而思所以
捄之者用敢頓首以請謹告

福逮廟

福逮廟諸位龍王乃季春以來雨不時若幾於靡神
弗擧矣而旱氣弥烈竊意廟貌之靈有當躬禱而未
及者乎考按圖志惟神之居於方爲東所主者生於
位爲辰其象爲龍　紹興申守臣因旱以請又有變
化飛騰之異某時在　嘉定亦嘗致禱而有獲焉昨
者僅命官僚而未果親謁此某之罪也是用消日之
良頓首庭下顧廟雖有號而封爵未崇願神昭示威
靈隨禱立應霈然大雨盡起欲枯之苗轉凶爲豐活
我黎庶則某當歸白于朝褒服命圭以爲神之報玆
言弗爽天日實臨謹告

北山神

某自仲春之六日以閔雨有祈于神信宿之間賜荅
如響及季春以來懇祈者至再賜荅乃若少緩焉然
所謂當小滿而潤澤豊來芒種而播藝畢則亦未嘗
不如所禱也荷神之休捄此民命謹再拜以謝且將
相攸吉壤以嚴壇壝之奉焉惟神益彰厥靈俾梅雨
時至載優載渥載沾載足使高原下隰無不稔之田
則某之所以敬事神者其曷敢有已謹告

三城隍謝雨

閒者以旱暵有禱于神越翼日遂雨又弥旬而雨大
擧遂告足焉種藝之事得以及時是用俯伏壇壝以
謝神之貺惟閩之俗以梅雨多寡而占歲之豊儉願
神哀矜斯民而幸賜之俾芃芃之苗賴以蕃養方苞
之穎迄于有成神之惠也民之福也某之大幸也其
曷敢忘報謹告

社稷神風雲雷師壇祈雨

六月之雨春秋書之于冊蓋喜之也以六月之雨爲
可喜則其不雨爲可憂明矣比自甲寅以來雨之弗
繼者蕪旬于比芃芃之苗無以暢閩其憂固不大矣

于既以禱于天又將懇于神祠甫未伸嘉澤已需盍爲之喜而不寐明發夙興敬拜于壇壝之下爲民而謝且爲民而禱焉惟王欽鄰數日以俟惟神終此大惠俾吾民均遂一飽之樂豈不休哉謹告

北山神祈晴

昔者稻方播而雨不時僕以懇于神神不以爲瞶而賜之雨矣今者稻方收而雨過度含神其誰懇乎是用冒霖淫而陟嵯峨爲斯民有禱焉惟山之靈開闔陰陽卷舒雲雨直噓吸間爾伏惟察其爲民之誠而即賜之霽非惟大田免淪沒之患而斯民亦逭昏墊

之虞荷神之施豈有涯哉俯伏以請謹白

社稷神風雲雷師城隍諸廟謝晴

廼者陰霖不止岌岌乎害稼之憂賴神之靈隨禱而霽是神有大造于斯人也然自今願終其賜焉託處暑而晴入白露而雨晴不過於亢雨弗至於淫則大有之年指日可待若時秋報其敢不虔謹告

福州謁先聖

惟孔門高弟若由之果求之藝聖師固嘗許以從政矣而求之所願爲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已由以千乘自許則夫子哂之蓋地廣則難治也民衆則難安也自子路之賢猶未易勝此况於一介之末學而遽叨一道之安豈不甚可懼哉惟脩己以敬之一言乃先聖示人之要指某也其敢不朝夕將共以期無負於大訓有臨在上其敢或渝

社稷神風雨雷師城隍諸廟

夏秋之交雨以時至此豐年之祥也然適中則爲美過度則爲菑刈早稼割獲方興而霖淫弗止豈不妨良農之功而損嘉穀之實乎是用祇命官僚赴懇于神伏惟賜以兼旬之霽使畢收成之事而後錫以嘉澤焉某之望也邦人之幸也敢頓首以請謹告

濂溪伊川明道三先生

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公惟三先生之道寔嗣曾鄒不傳之統凡今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分知吾道異端之辯其功有自來矣某叨恩作牢敢祗謁于祠庭高山仰止凜然興敬

勉齋

勉齋先生黃公惟公之在考亭猶顏曾之在洙泗發幽闡微既有補於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於師門未著衆言來以肴食英靈未泯必樂於斯

南臺廟

惟王之功德顯於漢而祠立於唐凡閭之人尸祝而社稷之者也某昔居建山猶展敬廷下以乞靈於王況今叨職于此覆護而扶持之將惟王是賴用不敢委諸僚屬而必親拜謁焉今之所祈於王者大畧有二旱溢頻年人匱於食休千艘而平市估時甘雨而兆豐年此其一也江右之盜未平而泉建之師遠戍我功早捷而振旅以歸此其二也若夫區區之心所欲爲鄉鄙之民興悠長之利者亦惟王有以相之使志得以行而事得以宜使後之人曰以閭人爲閭令

而不孤閭人之望者某也是王不獨有大惠於某而且有大造於閭豈不休哉敢再拜以請

東嶽

古者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而已巍巍岱宗遠在東夏而今之郡國莫不致祠毋乃與古異乎蓋其位在東其德爲仁所以佐天地之發育者也覆冒群生其功大矣故雖不在封域亦得祀焉閩山有祠靈響夙著臣奉

詔作牧敬謁于庭布宣

上恩臣之責也若夫時雨暘弭菑患使一遠元元各有生生之樂則惟帝是賴非臣所能及也用敢再拜以祈

諸處祈晴

維南山之詩有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蓋雨之生物也維足是求既足而過多焉適足以爲物之病此某之所以危懼怵迫而有祈於神王〔帝〕也夫苗方秀而窘於寒麥將黃而病於濕皆至切之憂願神王〔帝〕之仁以一噓吸之力拯而救之開麗象之清明掃積陰之沈滯俾穉者以長而實者某與斯民戴神王〔帝〕之恩其何有極

謁先聖

某仰惟先聖嘗言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神功化之妙猶必遲之三年之久況某之末學乎故自涖事以來孜孜汲汲日惟民隱是求嘗白于

朝願久其任而

上恩錫召弗容固辭凡所欲爲一二有䰟初心多矣然洙泗格言佩服惟謹既不獲盡施以及民則當恪守以事君勿斁而已其敢不勉

春祈慈濟廟

惟神之與春祈自某焉始今茲再叨假守思所以爲

民罹除疴癢匪神曷依是用以不腆殺蔬將此誠意
自春徂秋寒暑風雨晦明或過其度則疾癘生焉惟
神衷恫斯民有以潛弭於未病病之先俾皆躋于仁
壽之域則其有功於生靈大矣某之所以圖報者其
曷敢忘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二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三

十世孫任歸善縣典史劉拯綉梓

祭文

祭趙制置

惟公剛毅之資清修之節堂堂山立為世偉人臥護
荊襄追迹羊陸獨當一面迨逾十年如虎在山如熊
當道種曹遠遁邊塵弗驚近世儒師殆鮮其匹宜陞
樞筦遂肩戎師星隕中營聞者驚歎鷹揚牧野弗究
厥成某之於公欽鄉惟舊茲來守土實在寓鄉緬懷
英風遠隔泉壤載陳薄奠慨然于懷

祭熊大卿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
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
有家所以維天命於徒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群
生於寧謐未有不由此焉出者猗歟熊公世之德人
溫溫其容則惠風愛日抑抑其儀則威飈為尊大江
之東蒙惠尤烈惟公之德視民如子戮力一心拯民
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違既之溝壑寘之康莊聿來
吾閩亦師是道飫餞藥羸醒渴滋槁傷養為娛朕仕
所同獨安詹泊殺羞靡豐燕游相參導俗所尚獨勉

其躬不少怠故持牒在廷紛綸旁午康色佞荒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既瀕危尤勉自力朝牘方披暮筐已易仁哉斯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敢致一言未究設施閽人思公則無窮斯嗚呼哀哉昔公之未吊我倚廬今我來思哭公喪車酹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愁絶

祭慶元張知縣墓

惟公英邁之姿嶷乎其山立絜白之操凜乎其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豈弟

之稱柰何進不獲踐清華之膴仕退不獲享耆艾之遐齡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於君情深義厚而遣奠之行不得以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祔其掘此所以憮然於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爲誠唯此危酒雖欲見君掀髯抃掌一笑擧白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生有哀淚其如溜

祭葉夫人

嗚呼人生誰獨無親全美備福莫如夫人手教其子登魁斯文入從出藩蔚乎名臣粗美聞孫一枝重秀森其拜舞雖遲芳芬居中歷外輕軒重茵歲時歸來宴其親姻燁如金母髮鶴齡椿綠衣斕斑垂裳國鈞肩與内翰儀刑妣嬪條焉委蛇厥慧何因卷我霖雨爲淚零零訃音之聞疇不酸辛織辭往奠尚鑒恍恫

祭呆州李郎中

嗚呼哀哉仲冬辛卯晨興移徨覺中情之弗怡若氷炭之堆　粤有趙子之書來從右江發而視之則吾畏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霑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質清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志氣爽且溫而毅然有難

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愚君舟西旋我棹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豗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欿然念窮格之味精擧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盖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孶孶而弗自已者直欲古人之與儔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于時而居正署物之地則上將有裨於主德下將有功於

生人借不獲用尤當者書立言闡幽揚遠以邇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手徒貴志以況淪嗚呼哀哉薰猶不並柄鑿難入豈今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蒙蒼旻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太微而學太苦則其常以為言乃者鼇背之遊深衣大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咀道德之華悅理義之豢僎何慕乎腐殖殄别發時西問尋至豈

屯疾之為祟手捋以斯而捐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默壽不貳之理講之素矣予獨責咎而弗置者為清時而惓惓嗚呼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駑亡復警策之望矣嗟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告戒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而望隆山湫在天末欲拊櫬一哀而弗可得空實涕其如泉

祭趙經畧

維忠定公為國元臣如旦在周如摯在殷君為之子伊陟伯禽謂宜紹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扶尊安於廟祏垂光耀於琳珉而乃官止遷曹郎位裁桂林伯

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遽奪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脩身義以為質正直自持穰裏惟一其嫉惡若仇其與善若昵其遠利若浼其辟寵若疾思昔從遊於群玉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抵掌劇談凡所以發予之蒙而作予之惰者真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偉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鏗乎其在耳凜乎其在顏也歲月幾何而君泯然而獨逝遂掩恨於泉扃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所以嘗歎而感慨惜別而傷離嗚呼哀哉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之

悲豈為私乎聞君之喪遙在海隅往奠一觴聲與淚俱

祭諫議龔公國正

新天子有事于合宮推恩宇內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吏二千石致祠焉所以風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疇出公右是用敷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東鉤顛國之時榮悴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咄彼兇渠狸

骨猶土埋蘇尤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裴回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爲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幸斃于異邦而斃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垂列爲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君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亦免於誅僇是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祇以自禍也歟敬仰之餘併陳梗槩公之英烈尚聞斯言

忠節廟

忠節有祠自太守朱公始然公之既請于朝也命未

頒而遽去其後牧臣鮮或加意故祠室之立苟簡爲甚而其從祀之位次亦有可議者焉某蒙恩此來首修謁欵裴回顧省慨然久之謀諸同僚遂徙斯宇庀工命役煥然一新或出或升惟義之比至於近世將臣捐軀死難之死弗顧者皆附而祀之下至戎行亦許服食嗚呼是足以彰朝廷表勵之美而成朱公建白之本志矣像設告成肆陳薄奠英威未泯其鑒此誠

祭王侍郎母夫人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來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尤護驪龍之珠鞠育之切又如字舟完之雛然能養而不能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隣之深意歆勉經訓之菑畬廼聽岳麓群英所廬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羹顧謂嗣賢汝游汝居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胷中之奇偉吸長江萬里之淵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弗懷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爲迂其子若於慈爲未足追乎上天廷之大對䰟薄海之群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知爲教子之力蓋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蘭陵之

娛侍極綵服之驩愉謂耆齡之未艾奄長夜其云徂某也從宗伯游獲聞懿範之一二欲揚厲鋪張以侍後世之大筆之椽如噫嗟兮今晨萋𦮼兮在塗朔風嘯兮號空嚴霜慘兮冽膚悵莫留於仙馭徒泣餞於輀車

祭趙侍郎

嗚呼我公遽止斯耶始疑弗信今果然耶維暮之春拜公于鄱樽酒笑談神閑氣舒退語於人公壯且碩謂當百年爲國柱石越夏四月告別于公公時孔安有睟其容居亡幾何卸命相踵乃尹神臯乃正法從

喜而不寐泚筆作書書在手涂而公歸歟時止時行
孰非天命謂公安之不以為病御書親賜訊公安否
將命東歸廻以疾告維公德人勿藥以瘳川逝飈馳
奄其弗留位非不崇志則未究命非不通年則弗壽
開闔抑揚果誰為之茫茫太空孰其問之嗚呼盍歲
老成殄瘁檮嶽云亡公亦隨化鄉之學者其將誰師
鄉之仕者其將疇依翔狌飄生最辱知己別去幾時
邈隔生死冥冥長夜公今何之乘雲往來與汗漫期
鈞天清都公樂無苦唯在人情寧免嗟慕隕涕如泉
奠將我悲不亡者存尚或鑒之

祭詹大卿

嗚呼天乎子公以卓異之才而位不究其用賦公以
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疆埸多虞宵旰太息之
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謂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衋然而傷痛拊膺而問
天蓋公之為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
其淵源自群經百氏閎深奥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
會下至陰陽卜筮幽微細瑣往往探賾而忘筌惟其
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
屏居林泉不以為辱更榮悴而無二色處禍福不為
之遷改迨公遺聞明善叡登進乃後分太守之符持
王人之御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訢然而相賀柰何
人事之好乖方驛朝而馳訃音莫傳豈民之無祿不
獲彼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輕舉而高騫公於
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
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而全歸吾鄉邦人物之盛蓋
自昔而蟬聯比年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
之巋然後生小子尚得窺儀刑而興起奉教誨而周
旋若某之不才顧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可教每
更以留連憶初筵之別公辱臨分之贈言曰盡心則

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于
此若几杖而韋弦謂公年之未衰尚克拜於堂廷冀
鄙吝之復鋤甚沉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
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
之不脩涕泣下而淪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弥
堅誓名節之不渝以報公於九原

祭陳北山

嗚呼維公世之偉人有德有才有武有文闡洛之緒
弗絶如綫巍巍紫陽是續是演靜游一本動貫萬微
隱顯相因體用弗離公游其門見謂巨擘超流窮源

研幾探賾蘊而蓄之既粹以精發而舒之亦大以宏非如世儒汎濫訓詁非如詞人聯綴毫縷平居穆然色下言徐遇事劃然氣凌萬夫破賊東堆霆震電激袖手北山窮若深嘿能闔能闢可縮可伸嗚呼維公擧世孰倫經濟之謨戡定之畧幅塞通施道藏自樂思豪力雄坌涌厥辭鸞風犇雲而與並馳尊俎春容淋漓筆墨踏硯冰澌爲我僕役先天之秘人所莫闢公獨玩心皇羲是師問者書來辱以告我誰歟共談繄子其可千里相望數遺以詩學失傳訛形于歎杳觀公之志勇於任道將秩微言俾後有考我云斯文

寄實在公紫陽之志盍成厥終云胡弗淑奄忽長逝朔風怒号助我悲涕幸而有子公爲不忘靈兮來思擧我一觴

祭趙提擧

嗚呼維我 聖朝天枝蕃衍號爲磐石之宗三百年間英材輩出然徳著于家者未有如篤行之行功施于國者未有如忠定之忠蓋父子相承世濟厥美事親盡孝則庶幾乎曾子事君盡道則無愧乎周公惟其純誠大節昭格於上帝故錫以峻明哲叟之嗣軼高陽之八龍公之稟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沈涵漸漬不離典訓之中凡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礲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抉擇古今成敗之變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森而識之進者彌充鄕塵累持宗盟載涖介潔自將則氷壺秋月之瑩剛果立斷則太阿龍泉之鋒捂繫姦猾凜乎其霜肅惠鮮惸獨煦然其春融雖悄世疾邪常若過於激烈而尊賢友善則未始不極其溫恭凡聲歎之可紀皆問學之餘功璟轍雖炯不自晫其醫握蘭雖寵不自賢其途雖及物之是期曾靡訂乎稱崇早掛冠於神虎獨抗志於寅鴻有冕山兮峨峨有瑩湖兮溶溶

將卒歲以優游胡遽罹於鞠凶嗚呼哀哉我昔與公襟期寔同辱嫺盟之我締永世好於無窮聞樗衣而遄返思命駕以相從未巾車於北道已洒涕於西風令公之葬莫能躬築酒之奠徒目斷乎層空想英靈之不泯冀肸蠁之潛通

祭左翼軍吳將

嗚呼汝之年壁老矣討賊之役主將不欵汝而汝請行忠也同列貝旺以一舟而當賊之五舟他人不援而汝獨援之義也旺獲全而汝死豈不哀哉然人雖不死汝之死以忠義可謂得其所矣渠魁不日就擒

當今剖肝以祭汝官汝之子卹汝之家而廟于海瀕以祀汝忠死之士皆從享焉汝雖云亡必能爲厲以擊賊也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三終

缺字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六

三ソ空

○記號

○○建寧府重修府學

要

書中空處接寫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 卷三

十世孫任歸善縣典史劉楩瑒梓

記類

建寧府重修府學

建寧郡學實維本原風化之地由慶元初贍弗克修括蒼葉公以顯謨閣學士來牧清心飭躬以治以教固將爲國毓材以俟舉選寶璧玉而護椅桐莫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咸於是府

學正葉瑞甫等書來俾識厥事其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瑞甫等書再至諭勉愈力既獲終辭則誦所聞而告曰諸君所以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而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脩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隘者今屹然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然以新非以脩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而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汩焉邪說得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氣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務而仁存一念之悔善章而容淑又如圮隘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耳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善脩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致知至之功而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問思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耳口爲學講論

踐履析於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力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政府可覆此不書

重遷建陽縣學

建陽縣學在水東之滸其地湫隘偏仄迥隔木溪遇霖潦浮橋斷絕士子病涉焉慶元間邑宰儲公謀於識者以護國寺高明爽塏移學焉之士子咸悅未幾爲學之禁興水東人修怨於儲宰由是縣護國各仍

其舊文公答潘子善書云廼者改移新學復為僧坊聖賢塑像摧毁殆盡嗟夫吾聖賢道學尚不免迍邅於此乎久之無敢言其事者至是其具以本末白宰相已復移學嘉定八年九月蔡淮尙書者剏移建復以護國為學為學成予及記曰建陽為七閩剌治山川之秀人物之盛固非他邑所比自我朝開國以來羣賢間出如蔡陽朱先生倡道考亭而四方從學之士挾策于門者歷歷可數羽翼斯文則有蔡元定父子黃勉齋輩相為討論故我朝設科取士建陽為最呼不有學校則士之肄業者無所不有高明則士之

所起者卑下所起卑下則不能上達於高明矣此建陽縣學不可以不移為予建之末學目擊其事故述移學本末事蹟為記庶後之君子有考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則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埜一維弛則墜者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于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于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揚墨距而禽獸之害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中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狄

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於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降衷詩人賦物則人之性之出於

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闢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嘉定六年長樂朱侯仝表之萬載謁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

顯遺風餘韻在人未泯烟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烏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正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乾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設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罔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鉛山縣修學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德候之距今將五十祀矣鼎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瘁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弦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謙亨來環眡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脩財羨迺度功而賦役爲首闢肆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

祀于東西廡祠先賢于某所繚內達外莫與然矣又惟庠士之餼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入之取征推較三萬佐其費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砥礪益留厥藝是歲秋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寔記之格言至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學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

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猶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爲空言此古今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爲士者一以辭藝爲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爲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

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爲有用之業及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斷於士也若夫群居終日雖琱鎪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乎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爲作成爾士之意哉

敬思齋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雖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脩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要大學中庸盡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剟其大要書而揭之當槃盂之銘匪有志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爲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稍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釐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深居燕處息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照物能照之理無

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俱全正穆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空言亡補其尚戒之

矩堂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肆於己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專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專以梂蔔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揚歷事臺府矣其惰不吾察吾患爲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爲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怨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腹細民吾

嘗怫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凛凛焉猶懼其弗謹今君廼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敷衍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予言之乎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特以屬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顔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屬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絶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無偏吝有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推己

是營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横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爲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蟊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絶爾孟子壓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利義之分始吾子以謂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徑山三塔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尔廢墜莫不具修廼立叢塔三以爲蜕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圖氏以人世爲泡幻以死生

為夢覺以軀殼為墨礙委而去之不翅敝屣豈其死
也乃顧以腐之骸冀宅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
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
凡若是者咸與昔異獨死而葬葬而塔其可已乎然
死生無窮罔壠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
之葬者人人異究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爲法本
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
遷方其示寂秉畀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為塵
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
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

衆聞師此言莫不訢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為
宗故常苦身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晋魏而降
推佛是崇世人歆依猶水赴壑踊躍可指亦莫之措
况金錢寶貨手以故居處膳羞至于瘞葬日趨於靡
眯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為佛法之衰何者
末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
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智慧光明則生而宮
居死而塔葬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
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
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
人塵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為當世第一

定軒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貽書於某曰盍為之記予謂
定一也而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
偏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
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謂感通之體也自二氏
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
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
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
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

達果毅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嘗屏上游護天
塹開大幕府制置長淮而又法從近臣而揔六師之
賦其志存乎主功其韻韜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
比也則其所偏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
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猶百事息萬慮以求之
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之塗蹈富貴之境
凡為吾耳目之勝心志之蜮者交至錯立于前莞枯
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十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
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
鯛交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烏在曰

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
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
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爲萬物之主
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力酬酢
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
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
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
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爲用東萊
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蔡微公受學於
伊川之門人爲先朝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

嬰縶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攝其於定之一言用力
深矣顧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
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擺弃塵累受道家
法爲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巖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
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聚先疇之入悉歸
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之輩嘗譁而鄉厓寂矣矣
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供其祀者也今若是將無使
汝祖考爲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
恐爲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
不廣皆曰吾將世其悉嘗使萬子孫毋變也然一傳
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
來也屢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耶子孫不能皆賢
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常
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
俱存其爲慮顧不遠耶西嶽不能止遂以諗于有司
明年行可仙去西嶽屬予爲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
者理而不豫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焉
知常往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爲

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度其託而無負其
約饗其利而無吳於詛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
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俟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
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
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爲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
今以討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弘毅堂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
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未能也
旣又聞其立朝之盛卿勁挺貫金石徽厲如冰霜則

竦然曰是眞有志於弘且毅矣可與語乎繼人之生
具天地之性而爲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
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
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
用心之不剛則力小而弗及於遠曰吾非騄驥不可
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
學必以弘毅爲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復其問
仁也得克己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
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得其要雖旣竭吾才曾不少
辭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爲何如耶繼顏者曾君出

一授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紡
三省於前不苟急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稱其友實以
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追夫手足旣啓之餘
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陽生執燭者之言卽不安於
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
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歿
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
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孔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
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
也嗚呼爲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
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爲士苟能深味顏曾
氣象以廣大強毅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俛
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
道蓋信乎其有志矣雖然山成一簣之虧九十居百
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楙之篤信發行必期底
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首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
人

共極堂

粤山之君故無堂歲單閼始作堂南向又對爲小堂
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徧瞻辰極若在
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
而衆星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
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
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象爲樞紐在人
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四面而觀仰
也蒼龍主東赤烏司南於菟神龜儼列西北其舍二
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
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敍才而作屛也昊穹無言示

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鉞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一慮以同尊一五位之極昔之君子廸簡在庭則惟主闕是裨受任於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閑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義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邈隔層霄在我之極炳然方寸觸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

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爲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攷諸春秋於外傳與孟氏之書蓋以是爲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爲二凡有司之所當任悉使吾民自爲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己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所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爲浮梁以渡過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均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爲己憂迺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楶巨材以梁之經始于嘉定己巳至乙亥方告成凡爲屋五十有四

楹跨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爲僧廬以職守稅劃田立野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未濃墨大書扁以善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姓巧漁橫攫其不爲州里大蠹者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爲心者鮮况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貨謂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爲謀有富者之力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富称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

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綦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納非能顓而有之翻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繆簡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爲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爲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存齋

墨莊華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

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爲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則兢兢業業爲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操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

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勉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爲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爲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頗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歧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養正堂

予友莆田主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

思焉嘗以語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爲故合二卦之義當揭席之銘敢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閼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須臾舍者若順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

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買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去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順之養也先乎迹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脩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順之所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不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不相悖川流學化源源無

窮矣抑實之之爲人清明純粹蓋不待習而能若嶷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設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揚

政和縣修學

慶元四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脩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所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于時趨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詭爲漢之經生琱瑑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糾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今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肆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圮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

而殿堂兩廡皆新之象設蜀嚴藻繢輝奐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以藏本書射有圃先賢有祠截然脩葺悉無一或缺又以餘力稽其粮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庠序爲然哉雞鳴盥興鬱膳宴息皆學之時啟而瘠室屋漏闇而鄉黨朝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則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暘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

也若夫晃養涵含之間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慶元間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記其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

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率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董生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体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着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一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継出而主張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徵言于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為性亦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道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礼智而悪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

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袪世人之聾瞽千載之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之質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於此然陳君之所望於學比果然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物失職昔之君子懔然淵氷沒世弗懈者允以全吾所受爲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迂闊已之良貴弃置如弁髦有軒冕外物則以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懼之大戚乎有志於道此其將奚所用力乎竊觀性

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性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爲敬所以中不敬其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誠也象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於此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欽動静相因先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者之助若夫誦其言者而不反諸

躬惟其名之趍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慶元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南遷矣癸未年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廩然即歡而膠膠爲營營爲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荛叟相從於隴畝之上澗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爲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録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鄉令予不幸墮身古然然以舒學自老而未褒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諗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于朝匄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爲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識其思者一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汩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天地之純全聖賢藴奥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

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獨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

潭州重脩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旧作牧于星沙學重鎮俗如獄之弗徑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崔嵬貫舍先賢先師之

依在縣西廣殿坍學始數浮屠氏公爲慨然舉學從
郡屬學敢諂書於南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
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賦其役撤去陪廡敞爲新宮
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闇黯條亢爽於嚴奉祀事爲宜
又謂列戟之門學廟得爲亦既禮弗協則別爲大門
徙廟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煥然應圖合法既又
斥言羸財鶩旧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
功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屬記其曰
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
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貊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

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畫行
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
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管商申韓矜權智
鶩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
以爲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乎斯學
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
於正而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独斯宇爲然哉
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体也而
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失夫問
歸金人楊姓氏所以爲善啓發也因緝修之事而告
之以脩身之法若干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推
粗一致也吾學者虛其心以体天下之物何往非吾
進德之地又豈独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于
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今名梓
德搢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独所以
幸乎潭之士者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
生何功而祭於此耶盖嘗深思社之爲群祀首者以
其產嘉穀育生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

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
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也寧去食以存信而
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
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無斷歟後世先賢
有祠亦古之遺意盖不独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
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具存鄉人子弟猶有
所觀瞻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
有顯人若周孝候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爲百代
標表蔣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
國朝則有若紫岩蔣公者以儒術爲時所宗雖王金

簽儀擯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年甚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館尓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若是者耶自然晉逵今維周侯宴有俎響餘未聞尸而祝之者慶元某年浚儀趙侯與哲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爲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于位又推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公二周公亦近世鴻

碩或寔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要侑如礼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手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爲若是今昔豈殊吞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教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猷雖不覩覩求合焉見其無不合也祠在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此邑多美政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也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独見於樂記曰不敢反躬天道

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禮記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是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醇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爲独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彰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有可以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常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体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以上承先聖孔孟之統緒下開萬世學者之

華物也熙夫繼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
爲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
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
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天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
肆行義理汩喪於禽獸奚擇爲知人之天然後知性
善知性善然後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
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
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
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淳固誤斅
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

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服而先
生獨畀惡御力辭不就去之人而猶見思及其歿也
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
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
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
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
致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
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士罕有能言
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祠
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爲之記剛毅燕

毀者而足以風勵學者矣其主簿趙君師復即廨舍
之前爲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稱嘉定甲
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師守莆田劉公榘
增而大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玨繼至咸
相其役爲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爲
樓高明潔清因爲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爲小
室曰讀易分爲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爲亭曰靜觀又
將爲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程言于其壁危君
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爲之記危
公又申以爲請再三逆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

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
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
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
以用其力焉所以闡千古之秘而竟萬世之迷其有
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
爲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
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
其至也中外一融對越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乎
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遇不
自料次第其說以復之危君幸以爲然則刻寘其上

以示未遊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鉅高而用於有数萬一有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潮州貢院記

嘉定五年三月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梅溪王公詩知潮之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将新其舊邪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鯖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余年而今始復其旧也問其所以復之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

龍茵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縈帶双旌鳳塔駢羅而由折殁者昔人卜地之勝也考其序後追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聽市廛讙嚣之声迩而弗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興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决其議者郡太守蒲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復而力以任其事者别駕凌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賓客之賢曰王君洛符籍出納則郡庠之職曰方還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万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别駕半之餘則為士者合以助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蓋今之為守貳者有薄最舟墨之殿有牒訴听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乃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志并力以託于成則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将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顧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宮於舊觀者非以舍庳狹而就高明故

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尔夫以三日之識猶必雅庳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 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權勢莫汚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决取舍於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夫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将由科舉以進於
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識可不早辨也君知不謀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之士也哉陳公名譜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

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爲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營
者此不著

懿孝坊記

懿孝坊爲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盥盪易弗効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子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耳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治事善治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香祝天詞甚苦且刲股肉粥而進時其門鼓再通群鶴遶屋飛噪旋空中有大星三爆煜如月

正然欄楹間精曜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之者越翌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子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縢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縢之義叶顧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物欲昏爲利患怵爲殆喪其本真爾雖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翩然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曰豈妨能之兒不能耶盡二女子爭推爲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爲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力於學觀其女可知其父云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借堂以祀林公鑄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厲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

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爲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衆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者爲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然者何也曰孰不事親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顔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齊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爲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爲至曰事死如生事亡

如存者孝之至也竊爲擬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
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殆
自陶甓而墳之非苟以爲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
沒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
子曰家可以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
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
生而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
而卹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爲人子而死其親爲人
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爲
也故思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

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若乃拜寵之假乎天
爵號之加乎朝褒表於一時而焜耀於千載則非二
公之所計也蓋以孝而徼福其爲孝必不誠以忠而
望報其爲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爲之二公所以有功
於名教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人之所
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
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爲林
公則進而委質於朝廷盡忠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
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爲者也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留心以傳習脩
絜爲鄉黨所稱名鄉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
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
子孫曷若舉而爲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
是諏地於湖原獲吉壤焉五山輻湊蜿蜒如龍溪橋
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末曰君是
宜爲學者藏脩之地矣遂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爲堂
一宇列齋六起嘉定某年六月畢十月告成君捐產
之半以奉之廩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
屈邑佐或鄉之中第者司其爲尺日講月肄則君自

主之青衿來游莫不忻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
龍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曰應豪者
屢來委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六德冠居其首故爲名其堂曰成德而以成德
之目名其齋且侍以進脩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
爲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
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
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
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
聖人罔教殊涸亦必以知及仁守爲先與大司徒之

敎無異若今黃君書院之設其深得古人敎學之意
他日師道立善人多之效可立而待吁若黃君可謂
以義舉哉是爲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植僵百度咸
飭鄖山勤水之念油然有動于中猶惠顧吾民思所
以澤潤於無窮者乃以書諗于朝曰維建之爲州統
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歲甚
豐民食僅告足一或小歉則殭者挺爲盜弱者死溝
隍中備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

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
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爲緡錢凡五萬願悉
舉以平糴散儲屬邑田野間其誠力憊不能任郡事
請得上還印綬俟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主如
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
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愯然不敢言去於是顧爲
有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祕揔其綱觀察推官
鄭某掌凡究察之事又惟俗利疚非鄉大夫之賢者
不能知則以禮屬新知信州李侯庄前知黃州謝侯

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諸令佐之能
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助之凡倉以里居之有
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賦其境之廣狹爲置倉之疏
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
在浦城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眂崇安之
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設用社倉法斂
貴轉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
均備之擾或反以爲病於是粗常平斂散之舊糶以
夏糴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條
約成公命之識曰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

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密矣
發難非歲丁大祲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州州不稟
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可急民之隱不旋
踵而予之然迎者易賙避者易遺又其勢然也世之
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
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無獘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
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獘矣議者方欲舉而廢
之奚以廣惠爲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
然古今君子將有所爲患己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
莫我繼社倉之獘非法之罪也吏在位者有未公也

心修而後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欽有爲而處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終始之勤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鑄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比城郭完乎有司以地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郭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

在籍若屬於撻者教之率以發擲年一歲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本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屠未盡復荒萊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爲以廩吾兵俱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卹哉予爲二千石于此而奉養啬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肺膂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當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僅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屢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救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適能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糶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廩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者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可固人心人心固然後可固人心人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孟氏貴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致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illegible]爾始倉之

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劾其實又書來命其識之其欲以詒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重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穀玉書猶弗足紀特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于湘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邊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流神龍道宅壺衰斯人涵濡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屬于湘潛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澍歲以有秋特遣守張侯國均從事王

埜方被群巒紫岳麓湘江二水因巖役歸得地于境之左方面蒼栾俯流碧於置祠爲稱廼闢廼夷廼攻廼治我材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宮之神在境内者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蟬聯有疑而詭者曰雨者陰陽之氣和也謂龍尸之奚所據依與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靈爲予曰雨非雲龍弗與在易之乾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爲人飛爲龙變化往來不其躬然則壇而祭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

異宜豈以皆同苟可爲民予敢弗共是役也董督維謹靡金錢百一十萬有奇棄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叙次其事且爲之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而湫寒何爲兮安臥不我民兮顧憂旱暵兮良苦歲將饑兮誰想蹇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歘翕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緣滋殖崇崇新宮觴豆潔兮粢盛豐奠龍君兮我饗耕我民兮無窮

蕭王蕭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謫處之三十年臨江太守楊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諗於某曰盍記之某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文之門獲聞公尤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郡從事與權臣之檞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声其罪而磬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爲己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而已有諷其

太直盍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任直而已何以曲爲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愧矣非識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夫不二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二也二則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　孝宗非常之睠盖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公之賢盖以一言曰至誠無欺

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寡欲而
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
澹凡声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
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
無欲能之乎世降俗獘士大夫以苟得爲賢雖微幸
一時而朝榮夕悴有没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則唾
罵随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爲
郡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利得哉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
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

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爲之說如此使學
者得以覽觀焉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余余爲目之曰
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余曰潛之爲言也豈欲
使子爲節信粹明之所爲哉二君懷奇抱器而特爲
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逡巡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
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
可得已然則予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盍嘗有
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昔聖賢之教人常欲其

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
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
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
得於天不能無稟賦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
其天也今觀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其
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猶欲
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患
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亦必以晦
處之況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則智爲
而養之以愚實爲而藏之以虛精義果決而行之以

容與舒徐於沉潛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
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蓋無幾焉漢儒唯揚
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爲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
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指微矣至於論性則本
之潛莫之是省規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
異乎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盍亦即洙泗之
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
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
之蘊皆將粲然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四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五

序類

論語發微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爲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總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始以首章言之其論舉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永嘉陳公㮣少而服膺晚盡有見著爲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藴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

意之精深立言之簡有非後學所可遽窺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送金永叔

陳良楚産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謹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閩關河洛爲憚顛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鄉黨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竭書肆閲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焉而況遠乎金君永叔廼獨慨然思廣其所聞來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予朱子之學爲世之學也然其功緒序而不躐其言平

澹而無奇其守據正而不偏吾子素嘗聞之稱抑有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窮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爲游楊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論語詳說後序

論語一書乃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聞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譬之於玉集註其圭璧琮璜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火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不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者君何而

詳令若何而畧昔矣爲而取今矣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illegible]點化之妙益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人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孟子要畧後序

太守陳侯既刋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

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爲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論性之次曰仁義爲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之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術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咈乎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常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旨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姑論次

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自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耶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爲陽濁者輭者爲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禍福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爲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蓍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爲然自吾一心之正衺推而至於世道之否泰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關

相示者以告或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為吉凶者
故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

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塞於蹤迹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修飭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尊為職而君者立於無佚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周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乎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有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觀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譏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譏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

之闢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不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功甚深然未以為足也方將益致以思

探源作經本於以明當世其心術又行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事則太平之踏開禍亂之源塞豈空言哉予嘉坎默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劉氏傳忠錄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於晉而佗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継者猶無幾人况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

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御實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弦明主而天下信其忠識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爲忠肅之事實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値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考其本諸心而不盡於己者亦未有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己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其敢以爲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

脉連緜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又將以爲劉氏勉

孝經集義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公畢萬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釆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聚畢隆德于民者不過

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盖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公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瞻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

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鄕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姑以規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見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公於此用力甚勤辯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

續通鑑長編要畧

閔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畧以示僕曰予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粲乎有聞矣哉 朝治體有嘗問而考覈定次亦嘗考其顚末否乎某謝未能顯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 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剪剟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力有所弗暇間自尚書郎退佚林藪始得從事筆硯間盖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擧未閒中槖之與俱竊惟窮鄕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卽是而熟復焉亦足以粗知其大畧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如僕爲拊卷而歎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有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

書哉 祖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于千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畧其書以奉一覽者卒未之果今 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識得是書日陳于前則所以發 天聰而濬治源者其何可稱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徹公車之奏公倘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于篇首予將有待焉僕曰雅唯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

溫陵李茂先遊 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甸

恩爲遠且陋也俾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洲也始
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校官而不職其職吾
先子昉廖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
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歎曰中庸以善繼志
爲孝茂先者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
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
其言鞶帨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
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茍有其人
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
於科第時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

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
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發文獻輔國出爲
二氣五行鍾爲人物顧豈嘗有崩海之限邪特患未
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閫
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屨
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
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爲然
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
已乎茂先金玉人乎故以是勉之因其别筆之以贈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

簡田陳君均以其所輯　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
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
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録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
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
繁撮要爲前一書以便省閲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
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
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
録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亡慮十
數家博致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篇大綱本李氏而
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

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
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録
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無復餘憾均竊不自
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之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
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録而已不
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
浹月始盡卷則喟然嘆曰美哉書乎　聖子神孫
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
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
垂鴻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者蓋其以仁立國

而不雜王霸權利之識以偉立穀而不滋百家雜說
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為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
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討
謨縉紳之論建相與蔡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
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
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
謂參苓耆术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
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鼐琮彝不足以便用
而錯然前陳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
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迭述至于辭賈極矣

以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行事可喜可愕
可得者一覽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
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叡明在御奎精典訓
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於前則所以啟發
天聰緝熙　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閻下士雖無光可
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掩者
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　上者乎君速事
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
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畧而
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

君畢志　天子之學今以累齋恩留數　大庭不顧
就試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
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確者不憚千
百里橐其書而從之志其道途之艱羇旅之苦也此
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予不敏竊獨嘉之故為之
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

清源文集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
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
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也集猶緯也可

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
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盖畧備矣至若名卿鉅
儒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
夫碑碣所志楹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
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来鎮之明
年謂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為我輯之李君既承命則退
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篇合為四十卷而
公括田廪士之本與郡人所編島夷志則別為之帙
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而以

理若事者咨所之七大抵主於教化存與法否則
詞雖工弗錄爲集成而其至竊以謂爲此邦之吏者
不可忘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
俗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爲之弗逮其能自
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忘此書蓋凡前修故老德
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矩度也有一節爲之弗似其
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溉濯其芳潤抑末爾
公名卓字從元其爲此州建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
班見之集中云

贈蕭長夫

始予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
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
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爲之
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爲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
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
誇新聲之奇變使人喜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
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世風俗之變聲音從之雖
琴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
與江離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
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就衆響
雜用恃無恃獨不肯近效其聲以悅俚耳嘉定八年
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
拊脩竹長夫聽然爲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
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
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滎陽先生之門習聞君
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
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
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爲之歌曰古音之
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
已然況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兮琴可破志

不可徙兮彼斷方爲圓真予所恥兮霜風倏倏裂予
之袂兮予毋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於滄游從子
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壽夭
亨窮十不失一二甲戌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
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矣
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矣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
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嘿有時臨死生處
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謂知命也余於

嚴邑誦所聞以自信君性矣見世之役役撰撰辭異
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傅景裴文編

清源傅君景裴以所爲文編史說視予予熟復而嘆曰盛哉傅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爲元祐正臣一傳而爲忠肅再傳而至樂又再傳而樞容大坡之弟兄文章蘇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傅氏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李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爲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蚤歲親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

日漸則又出於伊洛翻不遠哉景裴樞容公之嗣子也自稚稱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容使於建安時景裴纔六七歲娛嬉其親之側眉目清拔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爲可羞也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之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景裴之師也予昔徜徉盤谷行慝間聆公餘篇蓋濟欲與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爲當師也予盡歸而求之異時造謁過予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

慶元四年戊午予從文公游武夷精舍即其旁葺雲莊山房居一日鳥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爲予規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

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于是耶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雖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怨而志遠遠爲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矣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養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能勇以去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渾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

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去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厲奮發如去蟊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予言非繆也然予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非獨以勵子蓋因以自勵云

感應篇

感應篇者道家佐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嘗喜刋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齋粮鏤之塾學頗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感必有應所感復為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也發也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類此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怪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余因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

予嘗歎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拙重而巧媚凡文章技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

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蹟一變而為篆再變而為隸又變而為真行變之極為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帶予嘗使之書聖賢言偈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歟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弟行當必有知予者

贈錢道人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為稱首予謂負輩弟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觀人之法盡於此矣蘭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

贈顧涇行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顓於一而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唯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難哉廬陵顧君涇逸於陰陽五行之術以之占天則入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也乙丑起朝遇之於衢淼君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已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於兩浙之間相與論考卜岡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淛之役故書此以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又枉顧欿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博浅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畧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繇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浼汙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審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泛濫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理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傳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始予與潘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數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立身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僑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過予海上文益工詩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爲古文不幸齎志以没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識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爲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舒餘有自

適之趣其文數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註釋往往闖其閫與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人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聞嘗取上帝臨汝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者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將恃虛詞之緒而騖高虛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已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手名于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

周敬甫晉評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至一也近世頗析而二焉甯評世變者指經術爲

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爲粗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爲併中賢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爲德三仁之爲仁子產之惠卞莊子之勇莫不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罪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於用言用而不及於理其得爲道之大

大全爭致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體道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爲學談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爲黨雖吁所以爲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䟽斯世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獘爲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爲無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史嘗爲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而遽斷敬甫其於

六經語孟之微指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瞭然於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疚將有如權度緊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它日吾將於子乎有攷也

釣臺江文集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繼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斷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褰裳法之脩然塵世之表萬物莫之能攖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禍釁抵龍鬬里爲當世僇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以驪黃觀馬非[illegible]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盡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也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孟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狎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識所移兆朕形爲豈非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

鄉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奈何正邪消長之勢一介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痼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蔡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儒而立懦使皆乎其與觀於子陵也嘉定末公之諸

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家集曰龂臺彙稾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參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為之序引親為小子何敢復云至它所為文又多出於笑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識其冗蕪往華不根至理其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耳故不復道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必以告于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致手此

送高上人

道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為

空儒之教以萬為實惟其以為實也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為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為空也然論為假合人世為夢幻漠然不以槩諸心道之不同以是焉耳釣臺高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為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身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居一日自言火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又將治措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悚然曰此則子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天倫之非假人世之非幻矣昔

唐元嵩師以其先人之喪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取之謂為釋之知道者且謂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先師之事而其心適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子其即是而參焉則行住坐臥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法盡在是矣傅賢黃洴藥損棄父母事緇徒以為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學佛者背親亂論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為題其後以詒觀者

贈歐陽可夫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聲法觀人百不失二一客有問予曰聽聲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稟一也而哲愚豐悴係夫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為哲愚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為脩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下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工也望車旗覘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以觀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

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
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獲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
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禀而
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辨有問者以
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為送歐陽處
士序

贈羅一新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亨窮若指諸
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
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

已矣其氣則陰陽之別其質則有柔剛之異而其流
行運動則或絪縕而薄醲成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
以生者其分有卑高爲其數有羸縮爲其性有通塞
爲造化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爲爾然富貴
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者
也至於柔剛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
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
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
漠然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遊閩浙間有訴於
予者其試以其術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

送陳宗望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輙盡
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歎世
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
未嘗求其肖爲何也夫所爲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
老之容而已似爲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爲吾之妍蚩
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
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
其名者貴其贊翊其藝者勸其工故畫雖小技必肖
爲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而吾之生有甚當肖者宗

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人爲之子原其所受之
理未有毫分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遷其神
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
幾豈其初之固然耶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
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耶予晚而知學方惴惴
焉懼不得爲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公乃寫予陋質以
示其肖耶否耶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歎者語之嗚
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

日湖文集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爲文也昔何

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因枚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哉思正其文深以典至於循也狂也學也詭也皆以一言蔽其為人夫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耶蓋嘗思之雲和之材不生荻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媲典謨儷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耀發為風霆之奇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資之薄學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

峭直之人其言勁慢肆者亡莊語輕躁者亡雅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新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涵六藝咀其精華則其形者亦不可掩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乎學氣充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特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以一鍾擬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寛洪而養以靜學乎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無書不觀而尤邃闡義理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豐衍寔似其為人自少時為歌詩暇釋政堂游里秋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真率之集倡酬迭發忘衰服之貴而洽布韋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也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和公之子建辰以文編見示某輙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本云

贈華相士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誚之曰夫二者於工為賤工於技為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嗜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

其所自起乎洙洄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斃執玉之容一敬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闚其形而闚其神嬉怡微笑娛媚可親吾獨許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以用人分丘畫井有熊始之經野濬封倉頡成之東徒千乘羅布從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関中為基力扼滎陽而項籍以亡入洛鳴鼓委梁絕饟而吳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逐之效而速是圖必

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備要弗討要其大勢而小勝弗事推吾之法可以禦敵可以變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憮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際

送造墨楊伯起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為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緻均調揉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

以成雖然是直其粗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夫雖然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稂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以告吾徒之用此墨者

送吳正叟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古有之矣括蒼吳正叟兼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謂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可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地為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不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之所歎惜也正叟將為江湖間遊求一言以別於是乎書

送徐元杰子祥

讀聖賢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殆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

應於上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爾而所謂程式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者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是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弗恤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功用之於戕記以市寵貿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之窮性未之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究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

於此耶者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專主於是也其是充為而非殊跖相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為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必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推是之安是業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足以病之上饒徐子舜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蜚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為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

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五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六

書箚

上皇子

某謹齋沐書百拜獻于　皇子少保國公閤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躐置清華粵自外郎筆閣肆求講席豈無儒足副隆妥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常有望輕責重之懼　皇子英姿玉格從善如流凡所開陳

丁無難色自　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為得不以逢除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于茲而未能仰裨於進脩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胥及其托猶思無負咒　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比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憂衆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瘝之咎蓋常熟思以為切於　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

孝敬昔文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
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
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
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
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違者則得之矣
愚不知　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
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昧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
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
者　皇子視膳自省之日也子曰爲人子止於孝又
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

是誠在我誰　皇子玩識心說親之旨謹先意承志
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爾何
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
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脩內治外之事夫其心
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
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
知　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養德否乎
勤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靡於養安驚外之事
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
爲　皇子進修之道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

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　皇子
深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
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
之生也師傅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朔
夕趍走于　皇子之先後者皆正人乎書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
辨其賢當親其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矣然後謂之
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

門明者猶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
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禔身惟恭儉可以
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以賢有識者能知
之嘉祐中　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請舜
本紀言舜孝友事年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
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暮內侍言恐饑當食
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饑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
好然司馬光于時上號猶謂　皇子雖姿性聰明端
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邪佞雜處其間誘
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齊之以詐偽則

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擧
邪僻卽時斥逐不令在側益常取其疏而讀之殆與
三王敎世子相表裏眞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資素
高自能洞照邪正擇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
失袪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敝毋牽和好毋
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疏公是非勿疑
勿貳持此寢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其前
三者之說實躬行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擧
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識存而欲自
克必容納讜論必祗畏淸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

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眞積力久從容中道聖
賢事業夫豈甚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
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間者
爲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
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動學問則學問
精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外邸肇開亦既
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
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省

觀熟自撿飭則學非徒學矣區區朴忠並曰規
皇子也愛　皇子之深而望　皇子之切　皇子矜
其朴忠實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脩可以擧宗社
可以答君親可以慊中外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
一或以朴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
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惟　皇子所未不備

又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起屛下塵瀆以寓區區朴忠愛
助之情私謂　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

屈意垂聽今旣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
昔之已斥者今復來歸矣某職在勸誦恐負君相隆
望爲之惕然踧踖無措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超獨
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爲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
未氷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
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
差閒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
殆庶幾乎乃若今是公非規過之與聞明知明蹈省
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
猶所不爲而謂超獨知識之殊異者爲之乎且所謂

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外邸外議
藉藉所以汨吾清明敗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
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屛邪慝爲
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守人常
患於過舉之不知　皇子則嘗爲疑似之問質之講
官矣人常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公非之
言啟　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姦
意　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侈至觀側目美王成
璣有識者氣堂堂外即納玆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
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玆恐詆譏之說日

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矣使
其可以率意爲之則視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繼
肆日熟乎旦真粹清明之氣馳奔電游而不可收君
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　皇子而聞斯言及今
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晉未害自今
有虧今閭噬臍何及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
喙冀　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其去就之機
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上相府

某竊惟海内不幸　先皇帝奄棄群臣　皇太后以
天下之母竊四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
援立聖朝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騰奉遺詔
罔知厥由驚憂疑惑往往而有未發聖德日新今聞
昭著於是縉紳士大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爲
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帝在天之靈亦庶
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
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
與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
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
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

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
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
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殆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
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謗
間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
篤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
之始輝映青史後世亦莫及至若秦隋之暴其於嫡
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辜遇之又不以其恩輕信讒邪
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自
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

興王李顯宗明皇之主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從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然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以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茅之錫寵數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是投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舉以自免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

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為寇讎不拒絕之不已

▲嗚呼天倫之變自相夷戮是自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也而欲天心不震怒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舉國未幾宗廟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祚綿國永其孰為得失哉昔漢文帝待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為有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何夫淮南狂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况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覬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意重之以怵迫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底有如盎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

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禮義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召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俟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霅川之變寤寐不違敢以一德之愚亟伸之執事者丹衷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任要職退揆駑
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揆駑之心則已飛馳於閣下
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
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眞情故
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遂前而間嘗思念當今
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自故
相竊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嘗恐一旦有潰敗
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社之靈大丞相爲時而出平
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綱首付

魁柄凡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內外
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
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
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
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爲誠秉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
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
馴致焉昨嘗奏計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
年坐致太平之効鈞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
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
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

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憸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
讒謟不得以敖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
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耳大丞相受委
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
官之除職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排門
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
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強直自許者亦或不無
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秉不堪之情以激其不
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若順承其意將有
時而移矣況辨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

黨則有分明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以彼此名群
驅衆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
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
眞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眞僞
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
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懼之心生君子小
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
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
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雖進豈皆當理議
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

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瑕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嘗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韻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誚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泰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賢能而蔡泰之世有歌頌而無箴規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

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若此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麾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說所移使正人嘗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強固根本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衆妖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翕然從之稍以少慰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効耶究事變之興未有不繇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托不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徒自利耳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闕庭三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肓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

某恭覩邸報　明天子以邊陲倣擾曉咨魁彥進長

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遊寇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攻少挫將帥率情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燕重者付之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為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問見制壇師閫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預聞遴辟僚屬最為重事要途消人主張薦送必如所

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决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勝可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志佽協濟用能卒服夏羌疾忠獻以相印督師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功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志情得表之間有所建

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僭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切數不敢盡言於朝或抑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政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上以聞言之不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遁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輒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君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

以服未服者之心劉者之志鳴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默聽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命踰兩月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途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幕中多文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

之爲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
左右願明公特賜覧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矣
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
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
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
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合
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檀猶存者幸取而觀
之亦足以致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
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
朝行盡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閫中所刊隨此申獻

原缺

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不墜正所以爲招延者德
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援循衆
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
特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
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已之要相與勉
勵爲善人之歸某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
以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允聽非
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十世孫任歸善縣典史劉秉繍拜

文

漳泉科舉諭士

某佐郡無堪已叨易地尚玆需代遂使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為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間有以場屋喧閙而生毆罵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申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

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為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今夫蹶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格言脩身之至要學者平時聞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鬭所恃勇力場屋所主者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譁敺躁奔走塡撼之餘精神氣血

交優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燦然義理條達難矣嘗憶甚少時屢更校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既坐試席從人之會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筆締思矣逸勞動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踈猶能連收科目其故往往由此今願邑之士父兄朋友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尚慮其間或不相察輙

煽浮言亦須老成有識之士開曉講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來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說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比邦之士登門墻承聲欬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俱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近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

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群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知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群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本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

二先生之書候其洽浹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儒所著次第就復而温公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于前聞人豈不盛哉願念迂踈輙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諭賊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尚不可犯何況其心爲亂爲叛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莫待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戮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能豪雄人莫與比横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犬猪妻兒併命財産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爲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黄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若迷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太尉見今亍登亦作邏刺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若此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黄龍之丁終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被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

咨爾父老爲我開諭迂爾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諭保甲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里某甚以爲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諭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恐其別有差役故也大抵保甲之行止是提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

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獲也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救也鄰里畢至則其救也必矣若夫捍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召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也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使之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搜隊處營之說未必當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矣某卜居于此條尔數年閭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也今因此遍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

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須不以士農工商爲間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爲陳說鄰里鄉黨相親相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之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令先曉隅官總首遍行告報仍爲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漳泉勸孝

當職昨以 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諸廟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愬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出其詳當職忝爲郡佐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慚懼無他自咎周承信等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惟此二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知訓勵

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民畧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此矣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孝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孝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甚明幸無疑然所謂養則

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天下高年之人心胷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双親年高嘗著綵衣為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愁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藹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也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湯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

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割肝割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返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為遣醫胗視藥餌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顧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傷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為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人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廣修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封宰羊豕酣酬杯觴當此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為常曾不思古者背親悖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為之子者何以付之烈焰使為灰燼半言之猶可痛心況復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顧其閒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況復為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齊飢貧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倘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顧其勿以火化為便苟捐可趣辦何惜辦尋丈之

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動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比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恭敬漸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其逆者濫職潭州嘗以四事諭勸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而其區區実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患者粗有可紀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此四事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潭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羡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污者士之醜行也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巧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

之際點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願同僚力脩氷蘗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刼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悟刻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己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手足擧體懔然爲之痛楚刑戚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唯恐不免狴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坐之者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勉强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情每以私勝公者蓋狗

貨賄則不能公當親昵畏豪强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寃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

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辜朝寄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酣詠遨放為高以勤強恪為俗此前世衰敗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必渝望加覺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見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莅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閩縣諭俗

當職以安撫一縣為職甲兵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繇於姦貪之吏又自聖上親政之後屏任憸倖懲治贓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守令皆以端方廉潔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閩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同僚官屬毋濫刑毋横斂毋狥私毋黷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之意今以申飭本縣行下諸都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鬬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事出未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是惑之人所為也）又曰訟終凶（言訟者終健必凶也）又曰好勇鬬很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因地之利（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勤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妄為節用是不妄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毫髮一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罰自害身命）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令其視十二縣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爾戢之盜賊剽竊為汝之害當為翦除之爾既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觀勉使之興起自今已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幾七閩之俗為鄒魯之鄉非為當職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委任也其敬之毋忽

福州勸農

仲春望日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爲州土狹人稠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凡爲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穫惰復何望勤於耕畲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既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必長勤而不慵是爲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爲功到此方知爲農而惰不免饑餓一時嬉遊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夫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閑四者有一

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爲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祐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爲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爲我開諭與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百丈山靈澤殿迎送詞

仙居兮岩嶤絳闕兮丹霄霓爲旌兮霞幌頫人世兮羅覽念我民良兮君子是真仙兮不顧旱太甚兮欲無年仙不來兮其誰怨鸛鶴兮趾趾我龍兮翩翩綵千里兮走百鬼風脩兮靈填風脩脩兮陰威靈填填兮雨後隨不崇朝而澤萬里仙澹然兮何嘗爲挽輜軿兮小駐曰吾仙兮民之母百丈之山兮龍湫之淵仙宮于茲兮不知其幾年仙毋我厭兮欲我去民思報思兮或革而材或畚而土飾新宮兮岩之隈儼侍衛兮繪雲雷淪椋魚兮腯稃筍糞仙靈兮長裴回別館兮何許有𡽴峯兮有白馬朝嬉遊兮百鬻夕容與兮太姥仙之樂兮未央顧我民兮毋或忘錫吾年大有俗欣兮樂康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七終

表

賀天基聖節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流華渚有開統　聖之
期九廟尊安八荒凱懌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
禀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景平之會龍行虎步
有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祺慶綿周曆臣項綴六卿
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堯封
三祝第慶鄭火之修

又

伏以光流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湘上天子
萬年之壽欣同簿海共贊昌辰臣實歡實抃頓首頓
首臣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日新君德已銷外侮
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於伸命衍遐
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闕在阿在[illegible]澗方賡
衛國之詩[illegible]多男請事封人之祝

賀皇太后慶壽

伏以奉冊東朝已霑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流電
之祥共贊與齡疇非戴后臣實歡實抃頓首頓首恭
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濬泊體道希
夷好黃老之言已躋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養志
於慈明掩前闈而有光與上古而不老臣遠班近列
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願
益增少廣之年

謝賜衣帶鞍馬

翰苑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廐更驚晉錫之蕃
繄遇何功服膺有耀謝伏念臣少無緣飾老益頹隤
衣敝緼袍奚與衡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畀於少游

豈徒承之於鑾坡復分珍於玉陛鵬錦之紋煥爛
中以七環龍媒之骨權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詞清切之班故
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衒微補袞之能燕駿千金
顧廣招徠之意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八終

十世孫任歸善縣典史劉稷繕梓

荅詔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
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劄子乞歸休田里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朕內脩經國之纂外講安邊之畫念端委廟堂而共
政惟二三臣知折衝尊俎之人賢有十萬衆鄕以魁
疊之器雄剛之材正色立朝眞後周之松栢同心輔
政有相濟之盬梅當風宵圖治之秋正上下交脩之

日眷時通列稀若晨星獨我老成屹如砥柱俾朕躬
之有賴諒天意之使然與其志在丘園冀私情之適
孰若心存社稷合大義之公往佩予言勉敉爾位所
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潼川府劉光
祖乞提擧宮觀一次不允

朕昔在先朝有臣趙抃立朝則忠於君治郡則仁於
民朕緬懷遺風謂不復見求之當世迺得其人卿以
剛毅正直之資兼慈祥樂易之德曩司言責識貫于
天淵比典蕃維令惠孚于江漢發諸前哲異世同心

維時梓潼緊乃舊服從得君重慰吾父老子弟之思
政雖家居何以過此奉祠之請非所欲聞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兼
權吏部尚書李大性辭免除吏部尚書兼職
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朕維銓綜之寄古今所難雖一定若權衡蓋自有不
欺之法非王明如水鏡豈能勝無窮之姦故非人而
莫行官以人而後重而况職亞近輔位尊文昌必得
耆舊之臣乃當選用之意卿蚤列法從爲時名流博
貫群書於典章尤所該治周行萬里於情僞靡不照

知必能以能以鑒裁之公收斂別之效任共乃職稱
朕志焉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川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使兼提擧潼川府界瀘州懷
安等軍兵巡檢盜賊公事劉甲辭免除寶
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兼本路安撫使填見
闕兼節制本路屯戍軍馬就送還人限一
日起發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時暫兼權
四川制置司職事恩命不允

朕顧眷南鄭屏蔽西陲鄰邦多虞王保邊之當急元

我新易念謀帥之孔艱非咸名素著不足以戡亂必
非恩信久孚不足以慰民望博參于衆未有如卿故
專帥閫之雄仍暫領制垣之重庶幾塵熾弗攻而氣
自精明鈇鉞未施而人自畏服此朕仰成之本意亦
卿夙負之重寄屈高年於扞禦之衝顧朕至懷良非
獲已諒以急病避夷之素必無辭難就佚之私亟拜
恩命徼寬吾憂顧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充荊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衛涇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不允

朕惟尊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之禮所以重
朝廷卿夙負軼才蔚爲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
日有弥縫輔贊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
靜綏懷之畧顧方深於嘉賴遽屢乞於歸休爲眷相
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
興牧伯餘四十八年用政塗之舊申加隆委就陟寵
名使周邦喜良翰之臨朕志軫斯民之厚尚體茲意
毋爲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權刑部尚
書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維我皇祖肇開邦圖首除五季之淫刑浸復成周之
中典俾天下元元蕃庶各保其生而國家世世康寧
皆基于此顧朕涼菲敢忘續承歸擇儒英進司邦禁
庶闡治德好生之化以爲祈天永命之原卿剛毅而
裕和清明而簡重博參于衆宜在此官昔文正除議
約之刑不欲開人主以殺戮之漸忠宣爭新州之獄
獨思爲朝廷存長厚之風詩惟世臣深識此意亟其
祗服副朕選掄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潭州衛涇上表
再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
撫使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日者豫章郡以缺牧聞朕睠焉四顧曰此孝宗皇
帝龍潛之舊服也襟江而帶湖物衆而地大非吾股
肱舊人功在王室而澤在生民莫宜居之顧咨近臣
咸以卿對朕於是有五月乙亥之詔焉詩不云乎在
彼無惡在此無斁夫能使政乎于湖南而不能使政
行於江右者非所聞也亟脂而車膚答民望所辭宜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　皇太子講毛詩終
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朕通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有師入則有
保既皆選用於正人冀通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深明
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善以元先卿蔚以鴻儒
久陪鶴禁周旋羽翼獨高灌園之功導廸性情匪頗
毛鄭之學屬覽終篇之奏備推横帙之褒矧吾元臣
可後寵秩其於予命益既廼心所辭宜不允
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爲進呈安奉　高宗
皇帝中興經武要畧了畢提舉官就差禮儀
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
制恩命不允
朕惟我　烈祖以天授之資再造鴻業雖神機妙筭
不可迹窺至於整戎經武之方安邊制勝之畫布在
方策煥如日星其在菲凉敢忘取法肆命畧輯栽爲
一書歷年于茲廼克登舉提綱挈領卿實頗之稽諸
舊章其可不賞昔下武之詩爲繼文而作也卿其
輔朕懋建長策以開昭于前烈時乃朕志區區秩
何足道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前知成都府路
安撫使黃疇若辭免除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恩命不允
維蜀萬里在天一方自昔祖宗之時已隆牧守之寄
當其臨遣必有以寵其行越既勞還必有以旌其最
卿曩繇邇列出撫遠民其威名立斷有張詠之風其
簡易弗苛如趙抃之政使蠶叢魚鳧之舊俗咸底樂
生雖白狼槃若木之諸夷亦皆効順既覺西顧爰命
東歸閶闔六年壽風神之尚壯諄勤三疏偉論議之

可觀宜登夏官常伯之聯併領春宮中護之職其思
美報毋事謙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
子黃疇若乞畀祠祿不允
朕以卿去國六年守藩萬里念不見賈生之久故式
遄山甫之歸置之大司馬之聯寵以中庶子之職方
將屢趣燕閒之對俾罄所懷庶幾力陳鯁諤之規有
俾予聽偶茲移疾遽欲節安既非盡瘁事國之素心
亦豈側席待賢之本意其思加蓄亟底有瘳苟未遂
於造朝攻何媿於予告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勑令官沈
詵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
命不允
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
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寂先然知取而
不知予合道而一於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
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爲時聞
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言命卿爲真常伯
豈直以是爲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
卿益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

盍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右庶
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江達辭免
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
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從我烈祖著在國史號爲
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風流未遠有子而賢學問淵
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
趣造朝之駕資其直清故使與朕禮倚其適誼故使
輔吾兒然循憮焉處進用之未亟也若將文部繁爾
世官其以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願試
所事焉用多讓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脩國史
兼實錄院同脩撰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
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輔導
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
要必顓其職庶幾隱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
首參鶴禁綿歷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
存尚有傅書之責孰若優餘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
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

一議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
仕不允
知止遺榮爲臣之高致尊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
舊人儀于法從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
思非以筋力而爲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
之機況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
自佚何以過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
若優餘在列使聲名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咈予意
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雷孝友乞畀祠祿不允

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就為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孳孳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恭倚朝野之所觀瞻何嫌何疑於遐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間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豈大臣求去之時乎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諗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太夫知興元府充利
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奏劄
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川制置
大使不允

朕以卿有憤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之畧誠節昭著勳庸赫然久欲造山甫之歸重哰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閫制仍秘殿而加美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崇則賚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之常典而卿辭之至再何耶勉循已定之規懋建無前之勳使邦人懷葛亮之愛而夷俗畏[illegible]之威豈不韙哉所辭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
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

惟事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輔獨不能使郡衆庶興禮義廣遜之風乎民苟相安以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田辭
免除戶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
恩命不允

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曩事潛邸有侃侃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傳恩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問泰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最式佇來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咳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廸朕德而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渥求告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
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

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舊人御事必曰耆壽下至
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則因所懲老成之士
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
慮策精德望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
實在此卿醇厚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
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歙然宗
之高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為方賚帷
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朕尊禮耆哲有未至歟不
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
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郤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

忘斯誼乎而況以志帥氣則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
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
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一
官恩命不允

朕承宗朝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于東宮粵二年秋
躬即大慶行冊命禮鍾鼓在虡衣冠在廷洋然和氣
充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愧祖宗付託之懿
者皆吾大臣輔贊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
一之姿夙簡朕心從遊資善迪我儲德底于光明容
決大計以安天下遂繇賓傅升亞維師敎諭德成既
顯且久未有丞相若者第進一官姑且循故實朕意
猶以為慊而卿欲辭之得乎亟祗渙恩毋遏朕命所
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正議
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
事宇文紹節辭免皇太子受冊命了畢各
得轉一官恩命不允

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
建儲闈宗祝之前舉行冊禮宏體懿鑠照映古今神
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祖青宮既殫
出入諭教之勤復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錄謂典
章何傳不云乎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
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祗承毋或多
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乞許歸
田不允

朕覩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流落不遇而終其身者

有校閱未就而還踵登用者公道之開塞乘於是焉
古之朕丕承祖宗崇尚儒直凡自初元以來錄論事
去者更化之後亦有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
蹇蹇匪躬名在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既
來歸寘在帷幄從容獻替朕甚嘉之間由貳卿進提
宗伯鳴佩澤宮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
元諫爭之臣嘗詘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厲頹俗庶
其在茲卿方懷歸殊拂吾意所請宜不允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
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三孫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況茅土
之封自元豐命曹佾之後施諸后族越不過六七人
今朕因青宮冊禮之成既擢卿于亚保之位又以累
朝待元舅者待卿可謂不世之榮殊常之遇矣非卿
老成靜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為私寵乎往祗朕
息圖所以稱此者循牆之避宜畧常文所辭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臨安府洞霄宮錢象
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
士充醴泉觀使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

朕以京輔之寄日覲萬機頼輔弼之臣共為一體每
擇謙而任責期措世於升平以卿剛毅質直有古人
之風博厚閎闊有大臣之度權在二府于今五年其
於體貌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
卿何謙何疑亟求於隱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
為關之慨然用甚自愧矧今外虞雖彌而元氣未充
多事甫平而長策當建逆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
水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往恩底義勿復懷歸所請宜
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免
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陝服畢公以四世之獨而
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生民不以老壯二
其心蓋如此卿時之舊德國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
所繫茲膺异卿上流之寄庶幾寬予一面之憂謂宜
遄驅乃以疾諗當時寒而遠役朕固怵惕于中為民
瘼而一行卿亦何辭之有亟承詔諭勿重有陳所辭
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此一行上題目上正文但先三字又自前行寫

曾從龍乞罷祠祿或特門俾卿州郡不允

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諮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鬚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席闔闔惻惻屢有諫正又如張酺之在經幃朕甚嘉之雖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冊之成命晉孫卿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朕心蓋庶幾焉毋容固辭咈我眷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錄院脩撰兼太子詹事曾映乞令謝事歸養沉痾不允

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說有二或時君信道而弗篤不足與有為或同列不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山全退傳之名今朕虛己待賢常若弗及衆正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有志可失斯時況卿位冠從臣責任不為不重職居官君尹寵遇不為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沃憂權與之謀乎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允

朕惟荊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興被兵為尤甚生齒流散畀萊荒蕪蓋嘗喟然西顧而歎曰孰能為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卿以法從之美首任閫寄撫柔遠邇得江漢之心政聲流聞朕意以擇維昭陵圖書之府邊在西清俾卿職其間庸示風勸往復朕命益綏吾民庶無負寵表之意尚何以辭為所辭

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年齒衰耄疾病易生許納祿不允

朕以卿為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從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從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宣力之勞何為上章欲辭厥事昔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年雖高未至於是其思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己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半月（未奏云有不堪奔走之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勑令

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致官偏量不允
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分人之憂卿
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多事之際當以盡瘁為心云
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遑將母之
歎今卿所遇固異於斯進則啓沃朕前退則怡愉膝
下苟能報國自足怡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
孝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
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

朕惟我朝之舊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道揆權法守

故能脗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刑名故能深厚天討
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蚤踐朝行久勤屬筆晚
參政路實與提綱惟心平可以酌律令之重輕惟學
博可以訂古今之沿革茲焉申命寔謂得人勉終已
試之功毋以不能為辭所辭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將軍鎮江都兼知
楊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宮觀差
遣不允

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師之臣克自
祇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人哉盍務功則志
易驕恃寵則身易危其勢然也卿技自戎行久董師
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淮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
道虧盈之戒便朝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
間矣然而旅力方剛精神尚强當勉未為之勳業益
思無負之恩榮姑徐以歸佇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

朕聞為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之彥使
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弭未形之患收無
競之功卿器度恢洪材猷英特迺者總戎閫風采隱

然暨登樞庭備罄忠藎今雖潢池之警蕩滌有期朕
心所憂正在賊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
而卿遽請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
中外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為去就之謀勉聽
朕言勿屢再請宜不允奏劄云今幸皇靈遠暢盜賊蕩平甲兵之間已幸少云云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

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臣體國之誼
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能斷自啓以嘗書寄

華之選[illegible]倚干城[illegible]禦之虞屏蔽江淮[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人御衆有鬼恂之材治軍理民無武侯之畧參稽輿論權貳樞庭鎮撫四夷正籍威名之素調娛萬務方觀智識之長疊攬來章遽祈去位豈有應鑒於昔者紛紛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茲閒暇之時舍朕而歸其義安在尚念倚毗之切勉抆經濟之圖期斯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充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制置大使安丙乞畀宮觀差遣不允

朕慨念坤維邈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略有餘不足以酬酢事變故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西顧之憂遽覽來章首陳故實反復申繹然知卿誠悃之深有如皦日顧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袁谷云細以蜀人爲宗舊制不大云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納祿不允

卿識於衛上為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為時之良將既越衆人而用豈容一旦以告歸矧今師律受修戎容勤蕭韓裴緩帶何與佐之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茲為國折衝蓋無踰於老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於將軍哉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再挂衣冠不允

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騰言誠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為說有二大臣之道固非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寬平若漢之長者則不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可去一也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孰謀繄我

元老其不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畧定中外向寧乃若建長策以起治功誘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斯時卿當勉留力輔不遑遠求自佚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章穎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昔朕之就傳也　先皇帝妙簡一時之望以從我于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漬以經術蓋無異商宗之學甘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者尚復幾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足以格君清脩之行足以勵

俗中緣直道去國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閣閣卿
惆動寓忠愛耿前為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
疇已試即念為貞朕於敬故尊賢庶幾兩得之矣抗
章求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
讀黄由乞畀外祠不允

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人臣之大節
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靡顧其私卿被遇祖宗
為時耆舊在潛邸以三善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
言而平讜論雖屢更於藩屏每欽佇於儀刑比趣來

歸許閒入告閑温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
洽民心方懋簡知遽祈閑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
君臣之恩深於伉儷豈以悼亡之故遂虧盡瘁之忠
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未奏臣妻胡氏今疾亡云云）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
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祿歸田
里不允

昔漢戴憑說經得重席坐者不窮居侍中之職晉戴
逵守道難進論者以為宜備東宮之官朕惟學問淵
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望是用擢登文
昌兼任詹者進則以忠規禪朕聽退則以經術輔吾
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云胡引疾亟欲來歸載閱
來章殊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闕）

導太子必以正人卿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
共稱鑒裁之公橫帙儲闈居多啓沃之助雖當盛年
留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
況進則容與於禁闥退焉容勿於親庭顧非有北山
之勞初何慶南陔之養尚其袪服勿復言歸所請宜

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作
賓乞宫觀不允

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為材而不以空言為貴以濟時
為急而不以輕去為高如卿屢祈守符著循良豈弟
之績薦司邦計知斂散取予之權恢牛刃而有餘試
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
兼崇職在近臣當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却羨直
館之安是豈急於濟時之宜乎先正名臣錄賞延而
植勲業者多矣而卿以此自懾非所聞也勉圖而功

答我琢選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宮諸廣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

朕惟國家眷奬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者豈獨以齒爵為可貴哉蓋其周旋當世之故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問焉則安車束帛猶足以徠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輒可其奏者蓋以是也卿膚敏之材通明之畧出藩入從蔚有壯猷年齒雖高精力尚富雍容祠館足以自娛豈必掛冠然後為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懌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命不允

日者聽朝於垂拱二三大臣以姑孰扶守聞朕睠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清靜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惟卿持身之德簡而廉愛人之心惠而篤遂東良牧孰如卿宜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況卿在鍾陵當蔡備之日比守吳門適旱澇之餘勞徠撫摩功績懋矣閔勞而處以佚非朕待遇近臣之至意乎式逸其驅慰彼黎庶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事兼太
子賓客宇文紹節再乞祿之閑散示以保全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朕緬懷先正當位樞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為人臣徇義之倡囓氈海上莫回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為立萬世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忠誼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才護戎軺則底綏靖之勳蹊政途則多弼亮之益克有令聞肖于前人所當寵予眷倚之誠懋乃經綸之業使中外寧壹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

所祈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俾予獲棄賢之譏而卿亦負克家之責於義兩失將奚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韞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資
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

朕以孟春元日御紫宸朝三事大夫濟濟在列緬惟更化之日厥有輔政之臣勤勞百為功績用懋久安閒館乔恆予心是用加秘殿隆名稗鎮方岳夫當三陽彙進之初而褒德錄賢以順天令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式遄其驅宣昭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

勸課農桑復潟潟一道與歟於春風和氣之中以助
所圖於舊猶者再命而僕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尙書兼修國史兼實録
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
祠祿不允
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于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官
傳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
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
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
豈不尤可尚耶今卿以白傅之年而數上澗槃之請

豈非闕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
爲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
使識者寬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
歸田里不允
鄉以耆艾之齡而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
之安憂勤百爲寧知閒燕之樂此斷去之章所以屢
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以爲人材者常朌天
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
可苟私志以圖安哉朕惟賢哲之逢辰幸多既老而
後進君受引年而謝事宜禮以乞身則澗濯黃髮之
更不得以究鷹揚之功而商山高皓之翁不當起爲
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章頴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不允
昔我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于潛藩二十餘年
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睠念疇昔懸焉興懷環瞻
在廷獨敏舊德可輕聽其去哉而引年之章屢却復
上夫尊耆艾重朝廷朕之本志也屬廣隅知止足卿
之至情也朕既不獲留卿於近班亦豈不能貴卿以
異數延閣之命人誰間言往復新榮以燕里社所請

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
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
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受春秋篇帙
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朕惟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法備在
春秋博求孝弟道術之英推明是非褒貶之言而卿
越繇時望又與賓僚每數繹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
俾王裕淵冲之愈粹猶膏潤冰釋而不知載加爾勞
命晉之秩顧循墻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褒崇

之思益殫輔導之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
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辭
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
官恩命不允
若稽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殿緬懷　藝祖之
風命李覺於成均載仰　太宗之懿顧予冲敃廢
講論韋篇幾於絶三卦畫明於重六卿惟時鴻碩客
侍燕間每當從容訪問之餘盡發潔靜精微之藴俾
予上窺天地之奥遠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

剛健之德當修研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既
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益之褒亟拜渙恩毋怠庸所辭
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事黄
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不允
朕聞之傳曰禮之爲國與天地並書曰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説攸聞大哉禮乎不可以一朝廢也大哉
學乎不可以斯須已也粤惟眇躬獨理尚淺方將治
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以鑒古今以御深窮周公致
平之書獨抱孟子敬王之志久去通列渴聞嘉猷故

命居爰發之官俾日陳堯舜之道屬任之意豈輕也
哉夫老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
虚竚以竢造朝陳義固詞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
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
供職恩命不允
朕觀古人之論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曰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盡用刑之權本出於天人主與
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夫以刑爲職者非一而

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告于朝是蓋佐朕行天討者
也任非其人命曰褻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
忠恕必能爲國謹惜民命茲庸俾爾進于秋官卿其
欣服迪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
以近無疆之休顧不偉哉退託弗能殊非所望所辭
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同
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吏部
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彖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陽

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與昔之治亂不論此
用並登群賢務布邇列蓋一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
以廣衆正之塗重本朝之體也卿以儒宗入陪禁從
讜言直道是似其先肆命正天官之除守常伯之位
論思啓沃寘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卿選舉清
平直餘事耳尚體斯意何以辭爲所請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兼
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侍郎
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

朕惟慶曆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之賢雖善人吾不

得見之歎九原之莫作然故家猶有存者蓋百世而
復興者蚤傳韋氏之經克寶鄭公之笏其毗諫者以
讜論沃朕心其登綸閣以英辭華國體紉邦典播承
之既又於禮文參訂以尤多載加爾勤就正厥秩朕
方慨慕先朝之烈卿其勉追乃祖之風用副隆知奚
煩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
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逵乞休致不允

朕延登正人務布邇列賴朝夕思論之益建國家久
長之基卿學爲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聽共屬

倚注尤深所當以遇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
之村而推及物之蘊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
之功豈惟多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
道方行而遽畫年甫至而求歸既非耿冲權任之本
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志尚安厥位無復有陳所請
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辭免除
資政殿大學士在京觀任便居住恩命不允

朕惟昔者舊之臣蓋或起於燕閒之後遠稽漢室若
園公綺里季之音來近憶阜陵若張燾辛次膺之復

用考其在烈曾不幾時未有更東西兩地之崇歷先
後六年之久凡更化以來之規畫賴同心相與以扶
持迄成庶邦嘉靖之休居多元老獨謂之助悵晚留
之莫遂顧跳寵以宜優冠秘職於殿廬頒其祠於轂
下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冀仲舒
之就問往欽時命毋有退心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
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休致不允

漢疏廣爲東宮傅自以宦成名立浩然勇退論者高
之夫知止之風在廣哉可嘉矣然知其賢而許之去

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既倍之自近而吾元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帳都門揮金田里悃誠雖切誼未可從所誼不允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九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參師傅之重厥有明命告於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環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光正名臣之風其踐政途非群議

於兵戈騷之間其登揆席翊萬機於朕躬親覽之初功命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虡協風揚從律之歆搢紳盈庭煥景曜重輪之瑞緬惟黃閣翊諧之老久宜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於潛南諒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勳學士象四時仍延恩恩之遼職孫御位九棘陟亞保之縣班珍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猷之猷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在莒之猷忠生懷乃心啟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illegible]
觀使嗣秀王師揆河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壹
百代之憲故嫡冑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
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
頒制册之公用登建綍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業
端醇速事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光考誼均同氣
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之舊辨
儀率寀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
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至道朝元

之故事顧瞻群彥紛鵷鷺以充庭有美宗英儼貂蟬
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仍節制於元戎峻等威
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星之躔申
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孫之重百辟所瞻孔化獨
予雖以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宣尼守
貴之吉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
不儔可特授檢校少師加食邑食實封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
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
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
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孫儔令猷淵邃雅量沖融早
歸沛轅之賢發嚴有度晚慕辟彊之節舊勳宜獎清
淨自娛以真王紹服於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霅水振
振信厚蹈承平公姓之風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
望北正前星之位聿彰洊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
丕隆國本鋪鴻藻而伸景鑠誕舉邦彝有偉奇英輿
陪盛禮爰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肴冕豪車俾
政咨於寅亮球臺閣館仍自適於燕頤增衍真畬併
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朕欲致本支之強三孫獨予

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斯無愧以
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
封加食邑食實封
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星聯壘辟
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兵師之衛惟予圻父扞
我皇家其頒贊書以詠群聽武信軍承宣使殿前副
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
戶具官震性資樸重風槩沉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勳
於盟府執戈衛從闕如虓虎之威戍鉞奮忠風迅若鷹

鶡之擊心惝向主誼不斷難遂更中權慮微遠千歷
之遼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紀疇其多
績錫以褒章建章建蜀道之武麾正嚴除之使頎豈
云假寵于以勸忠於戚若時將師之臣盖無越六旄
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百戰之多爾其思思遇
之難醻惜功名之易老惟廉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
人往其欽哉勿替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
舞陽縣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主者
施行

吳環特授少保致仕加食邑食實封

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舊惟有周社奴之
德終古難忘顧中興陰馬之家舊人無幾獨余一老
久列三孫遽謝事以言歸為披草而太息敫時顯冊
告爾庶工具官吳環遽事高皇馮休憲聖以位則絶
九卿之席以屬則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
弗懈退避如廣國未嘗以貴而驕入畏謹若樊宏但
欲謹守而全己維　太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
惠宅心端毋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内禪於三朝追
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心之未耄猶朕志
之少寬迺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屋俾更維師元
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仍舊服申錫新命於
戲老成國之耆龜鋭戚手之肺腑今其往矣寧不詎
然尚保垂車之榮未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保依前
昭化軍節度使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
三百户令所同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
統制王嘉加食邑食實封

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眷懷西土之勁臣雖軍國異容
莫與執籩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脤之恩渙是明
綸手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粟鋭風槩沉雄竊王帳

之奇每研窮於機略挽銅梁之叩晚震懾於威名識
存金石之堅功擢旂常之載久摠戎於順攻乃易戎
於武昌紀律精明足以屬三軍之氣笑談整暇居然
折千里之衝屬予拜況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閫用
荒禾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為尊
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為撫士之方益懋勲
庸永綏福禄可特授

皇叔師禹除秘校少傅

朕荛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遑大振
頽天地隆洋之慮屢獲豐年三陲晏清七政明潤迺

御賚輅迎弁喜賁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同姓
五十國疇表昌於周盟有偉者英賁參薦獻其明賛
冊以告朕庭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疑粹黃流玉
瓚挹之而有芬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驕倨
貴游之習廸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騎旋乂安珎館雖
疏北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祐之祠歷
祼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靈載之難顧近親慨老成
之無幾嗣予禋祀嘉乃同寅其進聯於孫卿併增陪
於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以伸冲人尊
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
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
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耆艾毋跌訓言可特
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祐神觀
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邸位檢察專長天水郡開國
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
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冊命

朕倚重天枝參伏園棣念昔仁祖獨優荊邸之賢若
特恭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為
其近親迎膝著英宜加異數其敎典冊以諭臣具官
師揆挺信厚之資蘊醇明之度風流紹其世美標望
冠乎宗盟爵為真王位列孫傳年高七袠德齒皆謂
達遵身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
惟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
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為稱首念典刑之足尚豈命
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顓
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綏眉壽式對
寵光可特授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

十世孫任歸善縣典史劉梗繡梓

批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朕聞予奪不同惟功是眡辭受何常惟義之歸當予而刓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循牆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尤嚴取舍之間苟有其名則燕金之重孟子弗以爲非不由其道則五兩之微揚雄猶以爲累

卿輔成儲貳之德於朕蓋有社稷之勳袛進一官顧形三請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衛翼之誠深伸虎拜之恭孰若師承之道重況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春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末奏云以疾不及贊龍樓之禮伸虎拜之恭故云）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照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褒同姓以壯藩輸其事雖殊其爲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爲之誼乎方將以是厲風俗厚人倫以敎天下之愛卿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虖有國家者其可不寵綏同姓以爲藩垣之助哉渺予小子嗣守丕緒惟脩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而忘庶幾行葦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况予

一人伯父之尊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虖升堂三孫亦既俛矣卿而不宜尚誰之可趣袛朕恩毋或多遜所辭不允仍斷來章

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惟世臣與國同休故當以安社稷爲悅不當以辭爵位爲高卿忠正勤勞素明斯誼兩者夙夜在疚尚能體眷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贊經綸

之功況今祥禫既終禮制無闕是固悉心輔政之日
也甲寅制書誕告有位群士庶正僉曰允哉卿其祇
服訓言迪朕不逮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
之休卿亦有無窮之聞豈不賢於辭寵之煩乎所辭
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
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昔漢明帝之為太子也能辨南陽之牘光武嘉之或
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以十歲而通春秋授

事應物之權未有不繇學出者然以察為明而昧君
之大體殆非當時輔導者之責庸睠吾元子蚤毓春
宮而能建至策以安朝廷舉宏綱以尊君父非深躬
春秋之大義者疇克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
以明理磨礲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為多豈以訓迪
之勞而忘褒陟之寵忱辭雖切匪朕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文武百僚宰臣史彌遠等上表奏請皇帝
殿復膳不允
朕以眇身獲承宗廟嘗懼弗稱以累付託之明屬者
風霆之驚歎澄其異惟德非善際于政理故天動威

以顯朕過在易有之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是用
惕然貶食避殿蓋不若是無以見朕畏威罪己之誠
惟卿等協同一心飭正庶事以輔予不逮乃所望也
若夫抗章所陳靳復常度顧寡昧方念弗足以御九
筵之峻享四海之珍省愆未遑其敢議此尚體斯意
毋其重有云所謂宜不允
賜史丞相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朝
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
朕惟治效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嘗
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奕世弗墜文王之謹永平故事

興漢以保存正觀元龜終唐而克鑒則其享國之有
永詎止如今之所觀肆惟耿躬祇蹈先訓寶若珪璧
銘之槃杅既以是而飭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
相繼視百王而光卿以元勳之才居綺園之任陪輔
最久講明獨深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磐石之基益壯
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永國公史彌遠上表再辭免勅令所修進吏
部修法總類及百司吏職補授法了畢特轉
兩官永例加恩仍進封國公令學士院降制

恩命不允

卿以經世之學佐王之慕自登翼於萬機首整齊於百度群材彙進蔚有慶曆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復以餘力裁成信書近酌唐銓別萬紳之流品遠參漢律旌刀筆之勞能垣然甚明未者可考如權衡之設輕重不得而私若涇渭之分清濁靡容其混迨底章程之定允資筆削之嚴渙汗甫頒謙辭已上知卿盛節居存避寵之心顧國舊章難廢懋功之典往欽詔諭亟服恩徽所辭宜不允

賜吳璞上表再辭免除檢校少保加食邑食

實封恩命不允

朕博觀圖史之傳歷考后妃之德苟內助之賢嘗有功於社稷則外家之福必流及於子孫故周之任姒世為諸侯而漢之馬鄧門多賢者天道非遠較然可知維我 國家壹儀最盛是生聖后光輔中興保佑三朝與定大策功德之懿有光前聞肆卿一門寵榮烏奕將旌公家先後相望而自比年以來老成周密環顧近屬惟卿獨存慨然興懷思所以褒異者久矣郊禋大慶中外所同錫于大廷俾眡孤保所以報層闈之恩而為內理之勸也朕志有在卿其勿辭所辭宜不允

朝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照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

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惟有大臣之材必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溥不能受人故常即其議論之間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醇裕德宇靜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為天下之偉人自陂朝行編居言責無偏無陂務持公道之衡不激不隨雅得爭臣之體僉諧既見圖任

何疑繇七諫而擢樞廷雖 先朝之式有不六年而參國論蓋近世之所無其思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無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上表再辭免以 皇太子講毛詩終篇轉一官恩命不允

朕聞六經皆聖人作而洙泗之間啓教學者獨於詩尤詳焉蓋可興可群之未究無以知事君父之方周南召南之不為必有正墻面之慮夫學者猶爾況於承祧貳極之重乎今吾元子刻意是經優而柔之德

器曰茂朝夕賴導弼賓之力爲多進秩眡功厥惟常
典御其毋辭所辭宜不允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一終

欽定）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十二

三少空

○生○詔

○○賜先塋相

正文

○生日詔

○賜史丞相

勑弥遠東方曰春萃乃乾坤之瑞西平有子為吾社稷之臣千齡符夢弼之占再世決和戎之議勲庸甚偉夷夏具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魯國方賡閟宮之詩膺申臺鼎之盼式侈門闌之慶

賜右丞相史弥遠

勑弥遠千載風雲之會式契休期四明仙聖之區實

鍾英氣屬此泰通之月生吾鼎輔之臣世秉機衡功施社稷往致便蕃之錫用祈耆艾之祥

賜嗣秀王師揆

勑師揆乃睠賢王惟時耆哲清心寡欲味黃老之格言廸德秉彝蹈間平之雅躅屬當初度爰錫多儀祝卿鮐背之年壯我犬牙之勢

奬諭詔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

勑再遇比者淮北之郊姦民嘯聚毒流瀰鄙害及烝黎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自新迺負固以囷後至弄兵而未已卿忠勇票銳為國爪牙布宣王靈指授將畧卒蕩平於群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踵聞威聲大振緬惟盡瘁良極歎嘉今氛祲既清式寬予顧瘡痍未復尤惻我心卿其收輯散亡拊循凋瘵盡鮮犢牛之帶佩丞安鴻鴈之哀鳴時乃之休惟疾以懌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賊盜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脇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

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誤國

之臣妄動邉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恤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謗怵而為暴婧言至寇敢肆貴躬近而荊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煬若與悛為之旰食今禁旅揭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脇從之衆豈皆好亂之徒弄潢池之兵諒非循忽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伊昔乾道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於蜂屯卒莫逃於蟻戮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

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特朕言而後喻今則宏開禁網誕布寬書推予不殺之仁俾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即為良民棄兵弩持鉤鉏苟知含逆而效順間田疇卜居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群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痛副朕心其楚州衡郴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外其餘協從等人為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科舉

朕惟我 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彥麗臣碩輔多此途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意朕以凉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非一時賢士大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枋臣崇飾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為偽忠亮鯁直之言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以不古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距詖行闢正路而條中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大比爾多士其各攄所韞試于有司賢書來上朕將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數昂士類蓋與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濯磨以副招徠之意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自以前去條忠規六十四字為紫改婁擬貼去重改今但存初本）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二終

勑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合夏藥

勑大性朕遴慶穆清軫懷炎赫睠言侍從之老方劇
錫以珍良助其節適尚廣蠲痾之澤亟蘇苦熱之民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

勑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曆紀倣
周人之頒朔逮暨藩方眷乃忠純為予屏翰念將更
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今賜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

卿以鮐背之年而任麟符之寄於王事念在朕心屬
當嚴沍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輔沖和

吊祭安南國王

維乃先王世守藩服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彌
奄茲訃告良悼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尚其節抑式迓寵光

賜安南王嗣子李昊旵嘉定七年曆日

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于出日之
邦式睠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龍宜新曆之首
頒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三終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 聖祖 天尊大帝

伏以皇矣有宋受命溥博僾然肇開自我道祖
發祥儲慶數遺後人粵惟眇沖 恭郊祀迎日之至
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假聖靈如在尚克相之
俾臻厥成以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 太廟 祖宗帝后

伏以維我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人顧

循菲涼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循舊章先
饗宗廟於赫 列聖威靈在天尚其相之俾迄
熙事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圜壇恭饗昊天上帝

伏以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棐惟 朕惟德誠以寡
昧獲承宗祧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之義其敢弗
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私予眇躬惟民之
安斯國之慶

圜壇恭饗太子配饗

伏以昔在周室禋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維我

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于古肆惟冲眇嗣守
慶基創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典升侑于郊成靈
赫然尚克顧饗

圜壇祭饗 太宗配饗

伏以煌煌寶命 太祖受之赫赫慶圖 太宗成之
二后在天如周文武眇末小子獲承丕基推述本元
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尚其歆歆克昌厥後

郊祀大禮 御禮

朕奄宅庶邦于今廿稔念宗社纘承之重若涉深淵
雖宮庭燧渡之微如對上帝矧當禋祀尤極嚴恭歸

更中外之多虞盍顯高明之埋古銷旱蝗之孽洊格
豐年洗戈甲之腥溢為龢氣既訖小康之郊盍崇大
振之儀况嘗游饗於堂庭茲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
英而迎日至又且奉琮而見雲陽為百姓以祈敢云
專鄉來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戒先期亶予畔聽朕
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
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四終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夙罄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念茲
蠶月重以麥秋詎意浹旬之間偶遭霖潦之變二麰
將獻恐妨就穫之功五穀最先懼失艱靚之望况連
歲旱荒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未紓重罹此災一至
斯極皇矣上帝本恩溥以好生今此下民將田窮而
阽死願回慈愍極掃陰霾廣寬寒餒之憂亟適菲涼
之責無任懇禱之至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厥咎惕然祇懼
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曜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尚虞四方
或睹茲異不忘祇懼冀格神休

祈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願梅林不已復罹積潦之災
既念平疇蚤為巨浸沾體塗足二時彈種蒔之功疾

首痛心一旦墮湫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奸至和彼民
何辜使就死地願收陰沴亟渙陽明庶幾高仰之獲
全尚或有無相補於神特噓吸之易而民免溝壑之
憂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沴田疇告病閭巷興嗟祇露
冊衷懇祈鴻霞大明有赫宿潦頓收仰繫善應之仁
獲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悃忱終祈大造之曲
成庶獲豐年之可望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潦為灾粢盛告病亟攄冊悃虔扣蒼穹曦馭
上騰陰霾盡掃火魃群元之苦仰繫大造之仁用控
精誠少伸報謝尚宜終於覆育庶迄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保祐自天方洪圖之丕衍誕彌厥月屬初度之
再臨睠句曲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菲薦祗按
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飈游來格歛時五福敢專鄉於
耿躬綏厥兆民冀同躋於壽域

太一宮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後
殿醮設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緯之光帝治賁隆七政順
璿璣之度奇或履有毫釐之媿斯災祥甚影響之隨
臣猥以耿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於對越而精神
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之言屢陳乾象之異火行壘
壁歲犯明堂顧譴告之相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
警震懼靡遑是用消日陳儀洗心歸命冀鑒臨之赫
赫消禍變於冥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齊無穢德彗
或可禳庶憑悔艾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陰陽

之和違者春夏以來雨暘弗節行都地震駭變異之
非常近旬水災痛生靈之何辜靜言咎證寔儆耿躬
既克己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以行寬卹之令庶盡
彌災之實嘿回眷命之祥更演沖科冀垂景貺五風
十雨長銷乾溢之虞四海九州共洽豐穰之樂控忱
以禱得請是期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節道場設醮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慚匪德三十六洞天之勝
無越茲山就蕆醮筵肅迎儀馭庶精誠之易徹致景
貺之遄臻敢冀耿躬獨超廣成子之壽願令率土悉

陶華胥民之風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五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六

春貼子詞

皇帝閤六首

五言三首

嘉定無疆歷纔開第五春金穰端有兆太歲恰居申

新歲朝元使龍荒萬里來至仁天廣大朔漠亦春臺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紫庭天顏知有喜班首是前星

七言三首

萬宇新歌大有年又看瑞雪粲瓊田太平和氣隨春

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東風昨夜入簾帷便覺深宮漏影遲一曲凉州花盡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陽進陰消屬此時凝旒南面盡深思微臣自媿無規諫願獻先朝學士詩

皇后閤十首

五言四首

寶勝千春字瓊林久醞香六宮齊上壽地久配天長

金屋春容早銅樓色正分奉觴天一笑聖子似周文

寶扇彩雲開宮妝觀玉海共持千歲柏爭獻萬年盃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成四時俱百順何但慶宜春

七言六首

柳眼窺春暖欲眠梅妝點雪鬪新妍一年好處如今是還勝清明寒食天

誰贊東皇轉化鈞宮中堯舜亦深仁祇將一點陽和意散作乾坤浩蕩春

烟花萬匝繞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爲要八荒皆壽域彩毫親跋庶人經

曉來寛大詔初頒物物咸沾雨露恩共仰生成歸帝力誰知輔佐屬坤元

笙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已知天意好十分妝點鬪春妍

御沼春融冰半澌偶觀流荇已參差因時有感關雎詠寤寐難忘窈窕思

東宮五首

五言二首

薄薄觚稜雪融融甲觀風晴光挾和氣先到少陽宮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來資善議猶自問窮民

七言三首

晝堂金榜揭居仁萬物如關念慮深一點陽春從震出助成天地發生心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墀清曉押朝班天顏喜見重輪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濟濟儒冠萃講庭韋編竟日共研精還將泰象參人事要使羣陽更彙征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三首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爽圖千萬歲從此愈光亨

玉帛交鄰後清陰滿塞榆苞桑存至戒猶佩辟兵符

有意甦民瘼無心玩物華祇求三歲艾休進五時花

七言三首

當宁求賢軫慮長每因佳節憶沅湘不須五色絲成線自有忠言補舜裳

延英晝永汗霑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恣驕樂粉團爭射學兒嬉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爐熏徹九天二麥登場蠶著簟平疇新綠又連阡

皇后閣十四首

五言六首

仙林浮瑱醴香菰菰寶盤漢宮三十六爭奉聖人獻
槐影綠成團腰攀綺館歸我躬惟服澣先織袞龍衣
翠浪兩岐麥冰絲八繭蠶今年收倍好歌頌滿周南
日永坤寧殿時將萬卷看從容聊灑翰寶扇舞龍鸞
玉佩響瓊樓天風五月秋人間正炎熱猶軫聖情憂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懸懸勤明主屬意在求賢

七言八首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菖蒲七寶盃應念臣勞如卷
耳欲將厚意酌金罍
愛民一念徹淵泉內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添無量

壽何須綵索續長年
紅榴紫槿映池臺玳席還當水殿開借問天顏何太
喜皇儲親奉萬年盃
水晶簾捲午風輕萬壑清寒凌室冰聞奏薰絃思解
慍肯教人世獨炎蒸
纔過端辰又誕辰天家風物鎮長新六宮競獻長生
縷一縷應期一萬春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無疆
壽認取蟾蜍頷下書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為福羣生從今物自無疵
癘安用桐君紀藥名
瑤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尤宜水殿涼聞說內家多樂
事前星親自捧霞觴

皇太子宮四首

五言二首

彩索金為縷香杭玉作團從今逢午節歲歲奉觀歡
銀牓青宮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耦耕者曝背向農疇

七言二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幕幕布庭除直將庶事銷長
日大學中庸兩卷書東宮雅好大學中庸常命制誥黃贖謹書之

焜煌八寶彩毫書鐵畫銀鉤照坐隅心正自能祛百
癘辟邪安用道家符東宮常大書八字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分牓于藏書之室詹
事載大遼常以語館閣同舍故此詞及之

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于四方春王三朝漢殿畢
來於萬國恭惟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古陳儀偎蹕
而下東廂衣裳而正南面賓臚並設肅大廷鵷鷺之
班傑侏具陳小異域魚龍之戲臣等忝居法部敢獻

民謡

口號

榆關玉塞靜無塵嘉定如今第四春兩國交馳通好使八方同作太平人翠鼉鼓奏娛嘉客白獸樽浮賞諫臣聖歷從茲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

勾合曲

雲上天需皇歡浹而羣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而四時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

致語

臣聞東風入律固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方之賓貢恭惟皇帝陛下天容睟穆聖德昭清當乾坤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悅之樂舉觴太極殿未誇唐室之元正置酒長樂宮更陋漢朝之十月臣等繆叅法部輒獻衢謡

口號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隣國信前星親挾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壽山太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顏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適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之觴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猗蘭殿上未夸漢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之張燕

口號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啟真人應運翔扢日預占恭邸

夢飛龍曾報曉山祥翠雲影外來金母紅霧香中擁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即祝聖人之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之音上悅宸顏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闕集英殿宴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于星傳設九賓之禮宴觴載舉于天庭伏惟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外弓載櫜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澠肉如京特

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匝春臣等身聯伶工敢陳口號

口號

時平朝野寂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遺纖塵驚塞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琛幣來鄰境雲擁衣冠會正衙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初筵之有秩治世之音安以樂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顔教坊合曲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六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七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厥謀迨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如晉其勢極矣一閒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

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慢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民承命雖謹曾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闚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

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
國之事秦是也今曰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重
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
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耻以志仇讎之復而非
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
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
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
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而行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
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絶隣國之援
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己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

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
能忘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
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
國者不觀敵情之輕重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
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弊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
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桀驁無異前日毋
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
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
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
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
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
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
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
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
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待和者太重一介行
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
志氣偷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政興彼方
貿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
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傍徨
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

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
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
討軍實申飭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
不張外虜不弛者未之有也臣一介微賤乍對清光
輒竭區區之愚惟陛下明察

二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
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禄靡然從之
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蠱壞人心大原乎是豈非更新
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歛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

宏博大養士氣以厲恥節禮淑人心固有大政事大
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
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
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
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厲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
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任蓋惟恐人之不
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
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
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
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檢邪

無行之人士有不為利疚不為勢怵者則目之以好
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於
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
道哉中興以旋深鑒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
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
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寵
回以為心復抑擯賢儁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
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
誣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
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脩身潔己以為

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
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
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循默謹
畏為當然以清脩自好為不情以頑頑無恥為得策
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同若出一口而
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皂隷稍握寸權則輻湊盈門名
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如此今日政絃更張之
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
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褒崇名檢明示
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名為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
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三

臣竊惟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宗祖之風
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
無辜而致死有辜而逭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
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
訂其情而研覈其精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
其人則委成于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
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由是而上之朝雖

刑寺詳審之明當憲部識決之稽詳欲問如皐陶不
過憑己成之案牘必加考閱焉且本源既失救之未
流何益哉臣 竊謂獄官之任雖輕而獄官之選未
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補官納粟之得官其間
非無才且能者然營進之路既窮苟且之念易啓精
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
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
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
其間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
之哉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

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
入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爲獄官者委
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
官治獄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注
之數其贓汚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蓋注授
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乃人知自勉庶幾小大
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
臣言可採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

臣寒遠書生至愚至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貢瞽
言陛下不以爲狂僭賜嘉納今者又蒙進瞻天光不
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實有辜臣聞董仲舒
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
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
漢儒之言天未有深切著明如董仲舒者臣濫綴館
職獲觀太史所申近日以來災眚荐至兩旬之間暴
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熒惑失次
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掖門譴告丁寧
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寖寖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

越無愧而和氣未臻咎徵遄至臣愚無知未測其故
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格
先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陛下裁幸
一日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暴風從西南來
翼奉以爲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一年三月大風拔木
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崇耆哲褒
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
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雖退斥而僥倖未盡
塞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
氣未伸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憂

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
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
曰陰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陰脅陽之證孔
季彥以為陰乘陽之證考諸前代允妾婦乘其夫臣
子背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
今日固無患然臣竊觀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
尉之官不得守法環列之職驟畀非人更化之朝詎
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甘言卑辟之請未能以
盡絕之乎夫陰邪之類長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源
其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社稷之

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證則升平可
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
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之又太微天廷熒惑守之為
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畏自將動循典法固無一不
合乎禮矣意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群情邪正或未
盡知故上天因之以示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洪範五事之證照然可考臣願陛下體重離之照炳
獨斷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
使奸邪不能壅蔽則火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
貪殘臣觀春秋成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冒取民之

所致漢光和元年螟蔡邕謂貪虐之所致貪者權奸
當國寵賂日章州郡監司掊克取媚愁苦之氣干冒
陰陽餘毒遺殃迨今未歇比者固常遴監司之選重
贓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餽遺者未戢臣
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
幾民瘼可瘳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
風景公一言熒惑退舍宣帝因雨雹而躬親萬機太
宗因旱蝗而施仁政致治之效于今可觀陛下誠能
側身脩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燮理於其下則轉
異為祥反掌間不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

無間民氣舒慘應之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
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既莩者無所
藏蓋陛下賑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
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
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無幾識恐風傳
過實或誤宸聽謂麥熟為可恃不復廣為振救之策
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敕內府封樁之儲及
今收糴以濟其飢是亦賑救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
命寄於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速救之
庶幾人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愁歎日滋變異日

熾臣未知所終也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復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為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檜秦之擅權專殺而不

猶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孰若順之以為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衡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義常少伸於父讎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夫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為主而不累於好惡偏黨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㊀

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地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敎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而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警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灾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覩近

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天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惘元元形於玉色上年降康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乾度告愆星文示異廷疊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灾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竊思之意者皇天祐宋之心欲陛下不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耶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拳拳服行至誠毋怠

則將不待善言之三而有退舍之處矣況今旱蝗告稔民食僅充然荐饑之餘公私並立如人久疾甫獲瘳而血氣未平筋力猶憊藥物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矜恤之念也恭聞閭者內廷屢蔵醮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醮禳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上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繇廷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消

於下而休徵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神毋忽

是時賀金國生日使余嶸至涿州將以燕城方被圍使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役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惟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勸心悅服之素也恃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歃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逆韃小夷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日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無敢畔者積威禁約之素也今其潰敗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免解土傾其形已露豈特智者而后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憂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

何憂彼自陷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邉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敵愾之心迨夫聘价交馳邉遽已但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流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要優我欵我皆安以此為謀尤非

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廼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釁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闚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虛寂内則三豎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恐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

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燬炎之故而謂讎恥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民當緩其器當修無日不講于朝而申訓之無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全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七終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八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銘既葬其孫其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乎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定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無疑

也子之欲顯其親可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還于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勤民如在刻時歲方饑賑而卹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遂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恥故求所以免其恥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豈不亦人之恥而惟賂

吏之恥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學而惟及物之學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緼以死此余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以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

嘉定間女真謀冦邊邊報至蘄蘄李公戒將吏條屬務修戰守備是年二月甲子虜絶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横槎橋破之君數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

至決湟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烏獸散虜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城下圍之數重虜嬉吾所立拂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虜攻西門射却之有棣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示之既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焚其書越二日虜以其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谷巨石當者靡碎煙餤所及蕩為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輙克虜屢奮數日嘗攻北門鋭甚我師縋而下勸其人毀其埒衝既又進攻吾西壕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鬬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幸援師迂延莫至我之叛將復導賊以登辛丑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巍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在朝著説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遇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陳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室壹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有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絶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閑禧中某會公于閩公嘗慨

然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其敬佩其言一日有詣書廟堂以糜指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勢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

褒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但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睟穆待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焉不可回奪某從公游覘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廣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

材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賊有蔽遮舒巢之功其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棄生不足榮而義死為足畏即是以任人人皆全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罷觀一時邊郡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而義烈照然與天地日月相為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公既闔門陷難死之子士宏適來省覲亦與焉其長子士昭以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不絕忠臣之後若是哉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言議皆不可擬歎賴天子仁聖

褒贈加與廟以寵撫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惟袁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特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其可默無一辭輒叙所聞與誌銘所未及也以竢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不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無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八終

墓誌銘

湯武康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稱諸公間雄秀麗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讀者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三嘆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于廷平相與論洙泗伊

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見處乃嘆曰升伯别我幾時而涵養至是耶非其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如是耶時予嘗病世之學者誦咏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敝或終其身而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哉此吾於升伯之沒所以嗟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君名千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自號臨齋手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氏為安仁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懋以閎而皆不偶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甲科授黃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莫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覿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嘗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縕大要談義理不騖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

以切實用闗世教為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至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逐教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君自為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疚心慎盡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辭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閒造諸齋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游之士望其眉睫已有

所與趣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遲選譔錢
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覓舉意同係信之家故清
貧闔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蔬食菜羹同堂一飽而
歡意常周浹遲次納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
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
惟一古甕甈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
晚年憂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無
固滯意嗚呼欲知吾弁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
守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積
思力踐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聞

亦從而究其說久之許然若有得也嘗語予曰儒
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
者則雖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
虛閑怡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
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款至到
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
居喪哀毀尤劇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思慕弗衰
宦遊四方每晨興炷香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拜
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妹皆少君撫視以養以
教俾至于有成諸弟遂成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
中類能淡書史閱儀壹則皆君發之也嘗稽中權臣
將開兵釁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
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吾
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沈伏下僚每聞
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為
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
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也
君定未家為邦人所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
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于俞氏之
館將屬纊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弟中護其柩

以歸自棺及斂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祔葬于
貴溪龍回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
卒涓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學
于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
女適張鑫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
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
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
議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簡十卷楮槧罪言一卷與
所謂通變策者藏于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
是歟銘曰心休乎理融融乎春風金語真乎自樂

等憂紛兮窮通遙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鬢髮遊之
莫續寫予恨於斯銘

宋通直范君

延平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富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意度嫺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嗇於營己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閑語太平諸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然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根本內虛識者凜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寵利曾無出一言以救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遐獨

隱憂憤歎若己任其休戚顧位下官薄不得爲所閑于朝則放古者風又託物之誼為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三歎焉冀在位者聞而惜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夫子躬親聽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絕之其先幽州人後徙毘陵又徙延平曾大父某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建寧府甌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襁負相屬郡遣君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處之其廩給錢粟皆有法竟事民得無轉徙溝壑以死感德君蓋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令畿內縣使客經行無虛日故例訟者有罰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廚傳若他冗費君駁窮民以貲廬鬻吾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

需率分配諸邑期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虜犯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閭父老舉建炎故事請徙邑大溈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能遽及吾圍令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宣撫使檄君兼幙府有謂君盍沿此自脫者君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己明年春虜游騎薄江陵潭師恐亟下屬邑調民為乘城拒守計君謂此祗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師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死者相枕藉君憊心疲精瘁其骨骸之暴露者為斛以飼其饑且羸者收育孩稚

之無所歸者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期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眡以求其知知君矣未嘗幸其知求其進也世道日卑士大夫以苟得為賢權門勢途有一蹊可乘雖乞播由竇不復顧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其力於詩清新雅淡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某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火也愛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滐嘗從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

繼之里人目其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耦而力學工文蔚有光烈士論韙之晚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眎世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甲以壽考終時年八十一也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煜早卒曰苟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趙功卿趙壽還黃夢夏靈孫男四人女一人

苟龍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公于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公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奚以然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夏畦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銘名矣無媿我銘其藏式示來裔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盖長樂福清之眷其中亥盖北縈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陂至麥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傑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芘生人屢膺 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廣祀凡百數命秩之崇惟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

來燁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出其家愬于神不崇朝迅震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於今餘五百祀邑之官若民以神為依敬之如父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俊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孚濟嘉定中又加封廣祐邑人既皆悅甚於是具官陳某録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某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扞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于茲土其尊爵號實甚宜迺推其事稗刻于麗牲之石且為歌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冀祚邦人於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龠淪無極兮魚龍之宮皇皇帝兮睠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噓吸雨暘兮指嘯雲雷溫滌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婁婁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額兮牆藩之羣恍䁔靈旗兮悖若獸犇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子視萬方曰民爾思兮我豈爾忘既賁之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覞煌其紫誥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焉從異材

出兮棟王國訊安居兮稼滋殖公家兮王圭將便蕃兮神之錫

附録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正直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孫度以前尚書郎三山陳公孔碩文狀來謁銘德秀從公游有年凡其脩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嘗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迦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

蔽之盖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
溪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蘊切在家庭耳濡目染
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
庵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
講貫者數十年能從游之士為最久而所造為特深
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
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
必正言行必可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脫登 朝廷
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陳忠謀密徹慮遠
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

一亡有焉故德秀以為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生
者詎不信夫今 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
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
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墓曰古者
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勿詞廼即陳公之
狀剟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綸字晦伯蓋漢之冑出有
諱幽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
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彖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
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
陰簿再調光州錄事參軍太部改理曹昌化司參有

患公著稱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毛髮無所得後其人
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摳其官反營護之
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連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
力勞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
為錢幾千緡樽節祂費尤多繇是得以稍蠲民間無
名之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
德之方士為翕然知向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清
靜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富公素
貪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安
業師守諸臺聯章論薦扶滿至都時朝多君子皆知

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固嘗有旨陞擢矣公自謂與
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以歸上新受內禪
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
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者是賢乎蓋指韓侂
冑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艱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
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學宮練軍實蛋戶舟舡有禁
為奏除之且罷兩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
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
議可無慮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
忠益網羅人才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譎詐時執政議

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某人闕縣之政吾知之縣
是僞學從胄誅自强遂以公提舉廣東常平茶鹽事
既至首覈諸郡儲備之實復白于朝欲令守臣歲以
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緩急鹽司積弊久逋亭户
給錢十萬漕司五萬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
償前負十五萬者奏請廣東諸州凡夏秋之賦即郡
以輸者雖外縣官俸廪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于南者
多自爲稗販奪州縣任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轉
販所經許州郡沒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曰人君
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

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
一茍有私意形於朝則朝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
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
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弊之餘履艱難之運
天下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
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危可
安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毛私心不聽左右私
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議而
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陛下主張公道
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矣大臣奉行

公道而小臣猶不稱旨亦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
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饑饉之憂可消矣
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
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
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于一路耳目不蔽姦
宄其知必能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
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弊利害特命公與劉彌正
詳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爲終
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内
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削爲外庭倡外庭冗費責

之大臣更加裁削爲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
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
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漕民裁損椿管專
爲收楮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淳
熙故事以進其畧謂孝宗於楮弊流通之時尚出内
帑金銀收之爲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
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楮幣自輕爲憂獻
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特論獨如此識者以爲不
可易轉對言陛下即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
嘗厭倦不知聖躬内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

耆日新之效手愚臣所對清光陛下臨朝訓對無言
循昔陛臨朝不與群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
闊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來義
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
又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意未決願詔大臣
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
絶黨偏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績咸熙矣乞外除提
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薦惟才是予至
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弗
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

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
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察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賕俾
緩其事公立黜之夏出處囚往來臺治下冢以小艇
聞不一入視聞者嘆曰真監司矣杭嚴水災朝廷獨
減桐廬稅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郵公力言之且
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
草之弊乞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
立身行己為先毋顓意程試汲汲利祿對言治道源
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
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

誦而傳之雖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
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帝於干戈
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
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
復明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
門大學中庸為準故以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
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
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
明趨向汙下人欲橫流廉恥日衰甚其既仕之後職

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偽
學而禁其書指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
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
但攷其藝而畧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
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
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請頒下兩學為
諸生齋規與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方學規正其
不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而
執正有任言責時亦嘗論列者事雖寢而太學諸生
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理居敬之說初公在廣東

常寓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公再相日語郎
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免强再來蓋事有未竟者第一
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今二公先以書抵朱文公
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薦諸賢文公住
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承先志言於上
取其著中庸大學論孟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
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其說於沈公
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啟於胄監俾學者誦習
焉兼國文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充接伴金國賀
正使歸對論經筵講讀乞加訪問郊祀恩特封建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
國子祭酒又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
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君子和
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同者隨
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濟之
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犯顏逆
耳之忠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奬忠讜
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宗社幸甚時廷臣爭務
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輙指以為異故公言及之十
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霸運已

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衆聞奸雄竊起外夷
倡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選沿邊守臣佐之
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如兵馬都
監之屬宜許守臣察其不足仗者易之帥臣制司寄
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庶謀慮有人
足知緩急又乞申儆諸帥各舉將才師守監司亦得
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
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
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蓋
沿邊之民習不畏虜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接伴

使至盱眙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人問其父老自
家長於劫寨虜兵畏之因思被才二三百家協力已
足自固況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之援乎願下邊郡
條其事宜以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虜事以獻曰契
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虜挐兵為喜脩獨憂其為
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
自出變驕心為惰志化隨卒為精兵則二虜交兵乃
虜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方始挐兵不
解强者為雄鄰有强國非我憂乎華亂未定盜賊將
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突而南拒之

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藩籬選諸將擇元
帥令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公以文弊為請
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議稱允
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學取進士
所陳切於利害者類騃以聞俾人知陛不以空言取
士時虜酋以殺殞韃帥來之燕城被圍久我之使人
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高宗當
耎虜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虜敗盟欲增築邊城竟
牽和議而止今虜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
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

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條築又言臣所
謂交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
長六合為固審爾是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成
然可以禦盜而不可以禦敵謂宜增築且創樓櫓大
畧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使景附
梁事以進其畧謂金虜危爭立成以欵塞為名或遣
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來索幣亦當
思所以荅或邊塵有警將孰可用財孰可取城孰可
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預圖毋謂虜方多事我得以
自安也未幾虜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辰使者之

論彼方奔竄不暇何抒禦之足言或謂使華不遣恐
啓兵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其
敢復為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本足以折殘虜異時
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
幣斬使亦可諉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迓姑延其詞以
荅之況我已嘗遣使而彼不受又嘗遣迓而彼不來
足以有辭矣姑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
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
畧以為今虜酋奔竄河北山東盜賊縱橫韃人夏人
攻擊未已使逆藏亡則中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符

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
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
舒彊勉之說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
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
獻此策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擇守藩城募兵選將雖
皆備邊良策然窮邊之守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制
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重
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雖
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然未嘗求和於此皆足自立今
也與吳蜀當戚亡之時王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

以奉垂亡之虜固不可彼方据吾故都尚遣使以覆
可乎願移屯以壯邊勢且責帥守豫為之防使疆場
有備彼欲以虛言恐喝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饑遺民
歸附日衆邊臣處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偽豫違兵犯
漣水韓世忠迎擊殘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曰淮
北之民皆吾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虜俘復
諭曰朕痛念西北之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為劉麟所
殘不幸至此所獲餘虜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
北之民如此烏乎仁哉則彼之饑荒流離而無告者
固宜一視而無仁也願詔邊臣以祖述羊祜陸遜為

法使仁聲仁聞播於華夷民心既歸恢復在其中矣
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秦
女真傚秦各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既失
大國之體復啓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將亡我
猶事以幣帛設若先以嫚書困而求釁邀我金幣何
以待之況河朔創殘而饑彼知淮甸豐稔江浙殷富
乖誕妄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
敢侮乎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於淮上移兵屯於
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
使予幣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責任不專臣謂合

肥鎮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
郡維揚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蔽南徐而不能援
郡無援而責以死守此迥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
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
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
地歷陽居中內蔽采石外接淮堧若顯建一司推此
地為宜使無轉輸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
一置營柵立倉儲從沿江諸軍三萬人以隸之無事
則按閱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
淮利害一切使商榷費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

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儆文細過生黥雖嘗有
功邊郡者或不免吏議公取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
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
以廉恥武吏取以財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
先武吏任將師以醲賞得士為先我藝祖任將之道
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
不可顧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為法四月
旱有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
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論
未嘗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

冬農事方殷旱旣太甚天變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
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闢闔
失而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詢人言應
故事則天下固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
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和之事之是非至
於義理而止臣願　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
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
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
言禮記年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
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年瑞慶節錫宴示

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絕屬使之名事雖不行時
論韙之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讀嘗取文
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苟明乎此
則他可迎刃而解矣公於講說不為文采至其切於
脩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覆開陳之嘗進哲
宗避蟻宮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曰鼓鍾于宮聲
聞于外聖人脩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
庭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
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笫之言無不
書也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謹

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
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強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
剛故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
相為消長而況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僻
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意橫生理為慾奪又
焉得剛所貴於自強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欲
乘隙而投之雖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
健乎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
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

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慾為害之時
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慾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
色即有欲非可絕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
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
則而不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
與焉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
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也七情之中其惟
制者忿懲為甚人能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耆欲動時靜而止

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
慾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
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
脩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脩故后妃化之而無險
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脩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
推之治國而國治推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國風
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邶風谷風之新興至
於墻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衽席
閨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己而後求諸人治其
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大姒其廢也以豔

姒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
之讀詩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
公每讀講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
及是數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
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還宮庶不復
與講東宮特謂講于上俾公乃兼講公以年過七十
屢請謝不獲自是凡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
趙抃留歐陽脩等事以諭公比疾又懇祈卒不獲命
公雖疾猶惓惓輔導不忘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

七年有三積階太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如式公為人簡
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見
四方前脩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
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夷易溫然可親然
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
應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病
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祐台學四先生祠記曰學者
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遇其名以為高
入乎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罪人也蓋其平生所

素皆在此故時方歆慕道學公欲然無所喜及以為
學為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已貴如初仕
每曰先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戌第與公接
武登朝叔季子姪相繼叔儒科或聯貢于鄉建人語
家學之盛必曰劉氏云公姻內外屬人之貧終始不
少倦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歲饑輒發
粟千價以濟鄉里其接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
至當官取予一介不妄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為
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帥使擱遺骸不掩議欲
葬之水大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反其初西方

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歛衽兀坐虛心省察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察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甚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志是君子思經綸之時晝之所待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薦賢舉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纂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堂銘故事若干卷雲莊外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奉議郎宗思之妹先公某年卒贈碩人子壆今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陳釋詹樞表宜中其婿也孫男一人欽宣議郎監福州嶺口監倉孫女一人適太學生江淵先六年卒曾孫一人尚幼其孫以十年冬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

聖學失傳　天啓濂洛　有開新人　如寐之覺
吾道之南　世有宗工　集厥大成　則惟文公
公生同時　而又同里　少登師門　以迄莫齒
孰疑弗剖　孰蔽弗祛　晝講夜思　歲充日餘
發而施之　或言或事　惟政是繇　毋有有二
曰此文公　實以教予　厥臨孔威　其悉叶諧
遂登桀逵　遂傅儲極　惟其心　以輔以翼
直辭婉諷　杜漸防微　思公之忠　可以涕洟
蠢茲孽酋　逃奔如鼠　狃于虛名　猶索我賂
衆曰可予　公曰不然　願取金贈　移以實邊
新敵鴟張　群雄蠭起　擾之中原　如鼎斯沸
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　願飭邊臣　固如是謀
必重制垣　必徙兵戍　必絕虜交　聲實迺副
公沒幾何　羽檄四馳　嗟者之言　亶猶者龜
天子念公　嘉名是錫　其義維何　曰正曰直
文公之門　今存者誰　不負所學　如公其幾
瞻彼桂林　有菀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卷之二十終

劉雲莊文集後序

元工部尚書贈金紫光祿大夫少師謚文簡雲莊劉公沒今三百五十餘年平昔所為詩文甚多兵燹散失九世孫輝始裒集之藏于篋笥人未能徧觀也十世孫梗由師府從事都臺知印贊幕歸善處事循理政得民心乃慨念祖德捐俸繡梓以廣其傳誠孝子慈孫之用心矣請予序其後夫治本於道道存諸心文也者道之所寓也惟其宏乎中斯能肆於外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不信哉若文簡公其道學之君子歟公鍾武夷山水之秀天分甚高師朱夫子友真西山著書立言耳濡目染闡明聖學為時名儒道之存諸心者素矣歷仕三朝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為時名臣道之用行矣大肆其力發為文詞鋪張治具粉飾太平無非道之所寓焉觀其祭享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燿德則有銘頌吟咏歌舞則有詩騷宴賓客則有致語歲時伏臘則有閣帖以至興學勸農儆行諭俗上自天理之精微下至人事之曲折一話一言皆本乎道粲然博古通今之學藹然忠君愛國之誠豈世俗之文之比哉公雖沒矣文之行世絢爛如星斗流峙如河岳光景常新精神無斁列之先賢祀之學宮傳諸永久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奚足為公輕重愚生末學安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然不可虛辱其請特書以致景仰之意云

大明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孟夏之吉

賜進士秋官員外太中大夫福建㭗政惠陽吳高書

劉文簡公文集後序

福之建陽劉文簡公宋之名相也其文章志節忠孝政為前序備言班班可考孰得首於公乎公名爚字晦伯雲莊其別號也予少時宦游湖海三十有九年公之所行善行玉響人口所以數得于聞其作述文章間亦見其一二然皆傳録經於多手烏焉成馬亘克去取後或釐正誦之絶無牛鬼蛇神之恠雲行水流金鳴石應抑且雄渾簡重如正人君子服古衣冠端坐拱手致人肅敬喜仰不厭柰乎予生於後與公世代相去甚遠由此詩文想公德容則必翬翬嚴重

得也何則文非梗則文湮泯不能顯白於世使公英華神彩終然而已梗非文則梗無據不能顯白証實公是厥祖使梗亦歸於巫皷說黔庸然而已所以公之所得而得再鳴於此歟梗之所得亦得鳴其孝敬於彼歟嗟夫不能得者天也不能得而得者亦天也又思當昔予不見之於文何得必公嚴重見公神像而符前言耶又何得必公福德延於今月而得遇於梗耶此亦上天眷合也良非偶然況公大宋名臣梗又惠之歸善賢吏是以於命不敢忤而故為之書

天順四年歲舍庚辰正月穀旦衡之衡陽教諭惠陽聶璲書

圖書